靳以文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靳以文集

下卷

靳以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靳以文集（下卷）
Jiny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5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5/16　插页2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书号 10019·3901　定价 2.65 元

下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创作的部分散文、杂文、特写报告等共七十五篇，大体按写作或发表年月编次。

这些作品选自《人世百图》(1948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靳以散文小说集》(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过去的脚印》(1955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心的歌》(1957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幸福的日子》(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的赞歌》(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其中早期作品，五十年代初作者编入新集时，某些字句、标点曾有删改，而《短简》一篇，部分章节是作者重新改写过的。

本文集上卷于1964年5月出版，稍后编就的下卷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现根据原定编辑方针重新编选。

《靳以文集》编辑委员会

1983年8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下 卷 目 录

《过去的脚印》序

这个小小的集子，是二十年（一九三〇——一九四九）创作的小结。这是在反动派统治下的一点微小的声音，是深夜里飘浮着的一星萤火，表现着我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与制度的愤怒与抗议。那时候，对我个人说起来，它们也许还是珍贵的；但今天看起来，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本来投下去的只是小小的石子，不过在池边漾起一点涟漪，力量不大，所达到的也不远。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在写的时候，观点并不十分正确，见解也不够鲜明，又因为要躲避“检查官”的耳目，行文间不得不隐避迂回，未能畅所欲言。更重要的是如同高尔基所说的“隔着书桌来观察世界，如同在一杯水里研究大海”，没有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只能写出这一些无足轻重的作品了。在我写的时候，写到最后一个字，几乎就失尽了勇气；而今天重新展阅，我看着那些苍白无力的字从我眼底滑过去，我的心中生着无尽的悔恨。别人用鲜血和生命斗争，我只用了一支小小的无力的笔：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我的胸中不曾澎湃着热情？即使我是一只飞蛾，我早该奋不顾身扑向火焰。二十年来虽然我没有一个细胞和反动派妥协过，可是对于人民

革命事业也没有什么贡献。我虽然暴露了一些敌人的丑恶与黑暗，但是我却没有积极地高擎火把，投身到斗争的行列中，为自己也为别人照亮面前的道路。

全国解放了，我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一齐欢欣鼓舞，我也分享着胜利的革命的果实；可是在我的心中，隐含着无限的羞愧之情。所以在解放二三年间，我只是想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使我自己有所提高；我大步奔跑，努力向前。

毕竟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不使用我的笔，就是放弃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在文学工作上停步不前，可是广大的祖国各方面却不我待、大步向前、绚烂多彩、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不能无动于中地只是旁观，我不仅要投身在这伟大的变化中，而且我还有责任捕捉它，从而加以表现，虽然一时间我不可能写出较好较大的作品来，我还是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及时反映前进着的祖国和人民。真的开端，应该说是在一九五二年初冬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起始的。虽然我在朝鲜停留的时日不多，所看到的未必深刻，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如果不写下来就痛苦万分，而且无颜来对我们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似的。由于具体情况的限制，我只能写些短文，但它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是没有信心的。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在全国第二届文代大会上，周总理的报告中特别提起了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这一伟大运动中，无论在朝鲜前线和全国各地所起的作用，我才认识到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

是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认识到应该怎样通过鲜明的人物和真挚的感情来感染读者，在人民的心上燃起火来，使他们得到鼓舞，提高斗争的勇气。

今年春天，我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在那里，我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联合大军，在党的领导下，向自然进攻。他们攻去了大山，治服了河流，在两山之间造起来中国第一座连拱坝。它将挡住汛期的洪水，存蓄五亿立方公尺的水量，灌溉七十万亩良田，而且还发九千五百瓩的电。它不但使人民免去灾害，受到它的恩惠，还把光明和力量带到人间。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在毛泽东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有移山倒海的力量，能够使灾害变为幸福。如果我没有眼睛，我听得到；我没有耳朵，我看得见。可是我什么都有，我还有一支尽管拙笨也写了二十年的笔，我就不能沉默。不管我的嗓音多么不好，我要歌唱，明知我唱得不好，可是我愿意用尽我的力量。我象一个学步的孩子一样重新开始我的工作。

这个集子，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但我并不企图深深掩藏它，我记得高尔基说的：“拿笔写下来的东西，用斧头也砍不掉的。”我只是把这些作品放在这里，看看我过去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路将如何走去。我相信在毛泽东的文艺大路上，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帮助与读者的热心督促下，在各方面我都会紧步跟随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前进的。

作　者　1954年9月5日

社会一相

在这个社会里，打着谎言或是欺骗着，几乎成为天性了。有谁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显给别人呢？有人说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静的街上，他也许把一个随了他讨一个小钱的乞丐踢一脚（他会说那是因为疑心那个追随者是一个歹人）；但是在日报上，他却是一个时常露面的慈善家。因为大额的捐款，报上会用红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赈济水灾，救助贫困，在小报上还有人赋诗以咏风雅，因为他化了二十万的数目，娶了一位"名闺"。

在我们生存着的社会上正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是"人物"，是"长者"，欢喜用教训的话来告诫年轻的人：

"你们应该遵从，不该怀疑，这个社会不是很好的么？想想看，好几千年了，就都是这样子下来的，若不然早就该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会，也许正如这些"长者"所说，是平顺圆滑地存在着，好象是没有破绽似的，……

我发了三天烧，没有走出家门；第一天坐了车去看一个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缕缕行着的妇人和孩子们。老的，年轻的，牵了母亲的手在哭着的，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悲惨愁苦

相为他们占尽了。从他们的话语中，我知道他们正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从孩提长成了一个人么？他们对我是熟谂的，生长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上。

"可是他们为了什么呢？"我不得不自问了。虽然是秋天，太阳还放射着炎热；他们走着，有的妇人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被扯开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颜色。

终于我知道了（这是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取来的），他们的一点生活的仰仗中断了，为着尚有这一点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门的前面，哀恳那些高贵的人们继续使他们活下来。

"我并没有以我的威权来宣布你们的死刑呵！"

一个高贵的人也许要这样咆哮着，随后他会要他们散开去，麕集着的人也许不会听从他的话，于是他可以吩咐些人来驱逐，为了"公共治安"的关系。

社会象是平静地、光滑地过着，没有一点什么不安。好象这是一个不移的真实。啜泣着的，哭号着的，自有他们自己的角落。偶然间一顾及，稳重的"长者"就会说：

"管他们这些人干什么，谁不要他们回家呢？他们不愿意回家，故意躲在这里和我们为难，今年水灾又那么重，谁还能顾到他们，而且，这些人……"

这个社会也许是那么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对能听些我耳边低低话语的耳朵。

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还生有一双眼睛的；但是

即使看到了，也不过增重自己的愤懑，嘴早就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了；除开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饭和水，如果发出声音来，自然就有一副铁钳放到嘴边。

有什么好说的呢，在这个“光荣伟大”的时代里？

1933年冬

火

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火是最无情的，会把什么都毁掉的，但是每次看到了那跳动着的红红的火焰，还有那圆圆的光晕，好象那点温暖舔着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忘记了一切。

记得幼小的时节，常常喜欢把纸捻浸了油来点燃，把灯烛都熄灭，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火亮。那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若是有别人在我的面前，定然会看到在闪闪火亮的后面有一张多么充满喜悦的脸呵！可是，一个闯入者如果走进来，是会惊倒我的，我便会向地下一掷，急急地用脚踏灭了它。也许还有斥责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我听得出那是父亲或是母亲，要不就是其他的人，说着要去告诉我的父母的话。

真就有一次，惹出过一场灾害来。那还有小我两岁的弟弟，我们又是在一间房里点起一些柴草来，点着了，又扑灭它，然后再点起来。我们怕它，我们又爱它，看它燃起来，我们就高兴起来，随后就怀着一点恐惧来扑灭它，到它熄止了的时候，心上就又浮起了一层快乐。渐渐地胆子大起来了，每次要更费力才扑灭它。终于，我们是再也不能扑灭它

了，它还燃着了这空屋里堆积着的书纸。弟弟吓得慌了，我的心却没有什么扰动。我领了他的手走出来，同时那扑上窗纸的火焰也为人看见了。惊慌的叫喊，引出了其余的人们，还有我的父亲；这时牵在我手中的弟弟哭出来了。我就站在那里望着，看着父亲和人们手忙脚乱地把水泼上去，于是，火连屋顶也不曾烧穿就熄止了。我还好象有点遗憾似地呆呆瞩视，私衷里原是漾着快活的，火熄了，心中象突然失去些什么，一直到父亲的铁一样的手掌打到身上，才因为疼痛哭了出来。这一次母亲也不来说情，也不给我抚慰，一任我哭得疲乏了独自悄悄地睡到床上。

在这一点，我对他们确是违拗的，因为我对于火的喜爱一直也不曾减少，即是才被责打后的几天，也要偷偷地跑到厨中，替代女佣来烧火煮饭。那也是颇费了一番唇舌的，因为她们怕被申斥，总是好好劝我离开。我记得我象是用着哀求的调子和她商量，还说是决不说出来也决不会惹出祸来。终于得到她的应允，我就坐到灶口的小凳上，听着嘶嘶的木柴上水气蒸发的声音，望着灶中渐渐大起来的火，我的手也正把木柴放进去。有的时候我还要故意使它熄止，看它冒着烟，然后又插入红烬中，使火苗重复伸了起来。为了一阵自己的高兴，我会把柴架空，使火大大地燃烧，那么女佣一定会抢过来，抽出几根柴，浸到水中，还要叨唠着说这一下就要把饭烧焦了。于是她又用哀求的调子请我走开了。

“这总不是好习性呵，——”

记得父亲私下里曾和母亲说过，还很严重似地。

“——是学来的还是生来的呢？那一回幸而没有成灾，再晚一点，怕就来不及了！想法子改正一下才好。”

“他只是爱火，平时他又是那么静，他又总不快活。”

父亲于是就感叹似地说：

“古怪的孩子呵，一个和一个都不同！”

这是说到我和我的弟弟们。

当着孩子的我被投到陌生的孩子群中，我已经是十三岁了。我沉默，欢喜独自消磨自己的时间，被所有的人都目为乖僻的家伙。只是到了假日露营，许多人都住到帐篷里，才引起我的兴致。那时，我每天焦灼地盼望着太阳沉到地下去；我们把用剩的柴草捡在一起，大家团团地坐了，由一个人把火点起来。原野中不辨一物的黑夜为火的光亮劈开了，我们和着流水声、虫声和风的声音歌唱，我们笑，把林中的鸟也惊动了。我更热心地望着那堆火，还有那一些黑暗中为火亮照着红煦煦的小圆脸，每张脸上的乌黑的眸子也闪映着火的光亮。我那时候变成多话的了。我们把存在手中的燃料投下去，还有的人把山芋也丢到火的里面。看着火势小一些下去了，我们会不顾路的高低远近去寻找更多的柴草。我们愿意看它燃烧，它使我们忘记了夜，忘记了黑暗，也还忘记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一点怨恨。我们都很好，我们只愿意它永远烧下去，永远能使我们快活下去。

那火终于还是熄止了，只留下了青烟和红烬。别的人用树枝拨寻着投进去的山芋，我则不胜哀伤似地独自躲到

一旁。他们的笑语声都成空洞的了。于是，我自己就钻进了帐篷，我睡下去。我强烈地嗅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远地的更柝和犬吠声又传到我的耳中。我象预感到什么似地怕起来了。

即是那一点小小的欢快也不能永有的，因为岁月不曾忘记我，把我从幼年带到成人，我走了一个城又是一个城，永远我只是一个陌生人。我对别人是陌生，别人对我也是陌生的，只有火，对我还是那么亲切熟谂。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友人的家中，我为它消磨了大半夜。我自如地坐在壁炉的前面，我象是呆了，望着友人把树枝投进去，看着火烧得旺起来；它烤热了我的脸、我的心，带走了我的疲劳和寂寞。作为主人的友人夫妇也尽自默默地坐在一傍。他们曾为了我孤苦的日子说了不知多少话，但都没有说动我。他们不忍惊走我的一点向往，也许是看出来从这里面我得到了些快乐。一直到我为一声小小的爆裂所震动、把头转向友人时，他才说：

"你很喜欢壁炉吧？"

"不，不，我是爱火的。"

"从前我在欧洲北部的时候，天气多雨雾，就是在夏天里，他们也要生起壁炉来的，——"

"那为什么呢？"

"——只是为使人快活一点。"

"对了，火就是能使我快活一点的。"

我说完了，便又把头移向着炉火，我忘记了时间，忘记

了身边的友人，胸中荡漾着那一点快活，好象早已想到，若是失去了它，就绝也不能寻回来的。可是一声钟响，敲醒了我，看看友人们，都已偎在椅子里睡着了。这时我才蹑手蹑脚地站起来，取了大衣，涂写了一张告别的纸条，放在桌上，就轻轻地拉开门，又轻轻地关上，走了出来。街上已人静路寂，夜寒如水，但是想起了熊熊地烧着的火，就觉得温暖宜人，踏着大步子走着了。

是的，我爱火，我爱火的燃烧。记得三年前我住在家中的时节，有一天邻居的屋宇失慎了。于是：人们都跑出去看。有人担心着火的延烧，有人发着同情的叹息，我却大声地笑着。为什么不笑呢？——火已经抓住了梁柱、器具，疯狂般地吼着，在一场火之后，有形的将成为无形的了，什么都要换个样子，旧的早已厌了，为什么不来些新的呢？一个象是比我还世故的弟弟，拉着我的衣襟低声说：

"哥哥，不要这样笑，别人多难受呢！"

我还是笑着，他又说：

"——一场火就毁了别人的家，不要再笑吧。"

他象是哀恳似地说，我就停住了笑，告诉他：

"要烧得大，要烧得大，把什么都烧掉……"

可是当我说话的时节，那边的火已经小下来了，我象是十分懊丧似地，颓然地走回去。

此后我的家冷落了，一个人独居在旧城的一个小小院落里。我成为更沉默的了，只有每当夜晚的时候，自己把酒倾在圆铁盒里，用火柴点燃了，放在面前的桌上，熄了灯火，

凝望着这荧荧的绿的火焰，心才感到一点鼓舞和温煦。随着火的跳动，我的眼睛也在闪着，象是为了过于疲乏，它们蒙上了一层清泪。

突然一个黑的影子闪进来了，他随手开了灯，用责备的语气向我说：

“你这是做什么？”

强烈的光刺着我，我闭了一下眼才回答他：

“我看看火，你不知道我爱火么？”

“好，我领你去，如果你真是爱火的话。”

他领了我的手，我就随他跋涉。我越过山渡过水，在疲困的时候，我从也不曾休息。我只是问他：“火在哪里呢？”他不回答我，只是把脚步迈得更紧了。

“我将献身在火的怀抱中，……”

我自许着。可是我还望不到火的影子。然而我却知道了，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冲天的火在燃烧，我将用尽了我的力量，淌着最后的一滴汗，奔向那里。

因为我，我原是爱火的。……

1934年春

处　决

这是一个美丽的、爽快的、北方的秋天。看见过北方秋天的景象的人，可以任意把它想得如何美好，说是有高高的蓝蓝的天，象一团花一团花的白云，还有带了哨子的鸽子，翩翩地，负了耀眼的阳光，适意地飞着，……

一阵军号鬼叫一样地响着了。

却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天也有人要被处决了哩！

有多少个“勇敢”的兵士坐在汽车里把枪口朝外警戒着，坐在那中间的，却是一个比我们都年轻的孩子！

“就是他么，就是他么？”

有多少行路人是这样问了自己，谁都不相信，问过了之后还是不相信，只是紧紧地跟着。惯于以欢悦的态度来欣赏杀人的那些人，也觉到一点黯然了。

他真是年轻，他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很善良的样子，他的脸色苍白，但却很镇静。

“为什么他要被处决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不好回答的，可是有那么多爱杀人的人，就不得不有许多无辜被杀的人了。

载了他的那辆汽车是缓缓地缓缓地行着，多少人是随

了走着，平时惯于喝彩叫好的，现在成为默默的了，他们只象送葬的、哀伤的行列。

阳光照在街上，他看着那渐渐移后的景物，他瞥了最后的留恋的一眼，于是就过去了。

车在路的尽头停了，由两个兵士把他搀扶下来，他摇着头，摆开了兵士的手，自在地走着。他却象一个英雄一样地被处决，他的手和脚没有一点拘束，他的眼睛也没有蒙着布。他望着四周的观众笑着，好象在说："朋友们，再见了。"观众中有的人已经在抹着眼睛。

本来是喧嚷的一群，现在已经成为哑然静默的了。

他向前走着，一步，两步，……

"站住！……"

突然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象雷一样地响了起来，"拍"的一声，一颗子弹穿了他的胸部。他的手突然张开来，伸向左右，痛苦地叫着，又是"拍，拍"两声，两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头部。他的身子伏着倒下去，红的血在溢着，血泊中他的手脚和他的身子在打着抖。

"拍！"又是一颗子弹穿了他的心脏。于是他静止了。他不再动一动。

围看的人无声地走开了，有人在尸身上盖了一张破席。

这是一个美丽的、爽快的、北方的秋天！

可是一个年轻的善良的人，就这样被处决了。

1934年秋

鸽

设想在春秋的佳日，天空是一片无边的蔚蓝的海，云彩象一朵朵的花，被太阳照映得又洁白又明亮。宁静中忽然响着由远而近的鸽铃，有的高，有的低，嘹亮的和凄咽的，使每个听到的人不得不仰起头来。——呵，那是飞着的鸽群，自由自在地翱翔，驮了两翼一身的阳光。

自由原是渴望着的，就叹息自身为什么不是一只鸽子，任意穿碎白云，在高处来看这人世；停足于参天的树顶，承受因风吹动的树尖的膜拜；飞上矗立了几千年的古塔，不只听那铃声，更得如意地窥视着塔中的隐秘；更向上飞，达到了积雪的山巅，傲然地立在没有人迹的顶端——呵，世界该怎么样地开展去呵！

还要飞，飞到远远的地方，再没有被压迫的人群，再没有微笑的虎狼了。向上飞，一直钻进天空的海，那无染的青澄，该能得到尽性的洗浴吧！

若是能知道为若干人所钦羡，小小的一颗心该更为快乐充满了。

徒然地怀了不可比拟的羡慕之心，仍然只和做为人的样子活着。一旦来到这大城市里，不只翻飞的鸽子，连一片

蓝天也多凭回忆和幻梦才看得到呢。也许不都是阴霾的天，一抹雾，一层烟，天空早就成为灰灰的了。这也没有廓寥的远天，为一些对立着的高大建筑，切成一条条的形状。站在窗口，若是不探出身子去，只能看到对面的窗口。整个的城终日叫嚣着，忙碌，焦急，倾轧，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没有友谊，没有花，挂满汗珠的额下，就是一双瞪得象牛一样大的眼睛。

这样，我用出来最大忍耐的力量，过了许多许多日子。

有时候我不能忍下去了，我就会斥责着自己：活着不只是安逸的，这也是磨炼的一种呵！精神的，身体的，还有……

我的住处是北区的一个小巷里，因为邻近大路，从清早到午夜都响着不停的车声。每一辆重车过去，我的房子就要颤抖一次，随着颤抖的是窗门、书架，还有桌上没有放平的什物。我每天下午出去，到半夜才回来，打开门，在黑暗里摸索着爬上三层楼。（最初是困难的，熟习了以后却一点也不算一回事。）进了三楼的我底屋子，开了灯，坐下去，这时车声少了，人声静寂下去，我起始我自己的工作。

那一天我从楼上下来，经过厨房，正要去拉开后门，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有几只花鸽：三个是花的，两个是灰的，只有一只是白的。我的高兴相同于一次在晒台上的墙缝里看到一株小草，我立刻就俯下身去，有两只立刻被我拿到手中。

它们是那么小，它们的身上只长了细细的绒毛；我这才

知道并不是我的手法敏捷，却是它们还都不会飞。它们的鸣叫也是那么细微，若有若无的，如果我不留心，那一定是什么也听不见。它们的眼睛闭着张着，温热的身子在战抖着。

“先生，您不怕弄脏了衣服？”

走进厨房的女仆看到了就慌急地说着。

“不要紧，你看它们多么小呵，多么好看呵！是你买来的么？”

“是我买来的，您也喜欢鸽子么？”

“是的，我很喜欢，小的时候家里还养了许多，到后来都飞了，散了；可是这，这是谁要你买来的？”

“太太要我买的。”

“太太也欢喜鸽子，真好，——你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呢？”

“就在菜市上，多得很，很好吃，又补人。”

我的心突然向下一沉，我好象听见握在手中的小生物微细的声音，正在向我申诉：

“我们只来到这世上四个月或五个月，没看见过蓝天，也没看见过白云，只是养在笼里。现在我们就要死去，说是为了人的健康。”

我象不信似地又问着：

“太太也是买来吃的么？”

“不吃买来做什么呢，先生？”

听她的语气，好象把我当成一个愚騃的人了。可是那

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有一点呆的样子，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两只鸽子从我的手中滑下去，它们象是有着重得自由的欢快，立刻追到墙角下那几只的群里。

我不再说什么了，又跨进房里，于是我就听见嘤嘤鸣叫的哀音。我急急地走到厨房，就看见在女仆的手中一只鸽子已经被活拉去一半的毛。没有毛的皮是红的，每一根毛都带出一滴血；那个小生物用了所有残余的力量挣扎着，叫着，可是它本就没有多么大的力气，它原是一个雏呵！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心中只在想着：如果我是一只鸽子，……

那六只鸽子的哀鸣总是在我的心上响着，多少天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想。有的时候我的身上象是有着难耐的疼痛，正如为人拉着羽毛一样。

从此在我的回忆或梦幻里，鸽子不只是在蓝天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回旋，它们的全身还淌着血，羽毛被活活地拉了去，做着最后的挣扎和哀鸣，在“伟大”的杀戮者的人的手掌里。

1936年

邻 居 们

那是最好的时候，那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那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那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无助的冬日；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走向天堂，我们都是走向相反的路——

——狄更斯：《双城记》

在艰辛的生活的压迫之下，在苦痛的日子的煎熬中间，人们的情感多变得粗糙了。他们都过分地夸张着他们的喜悦和悲伤，今天有嚣喧的欢笑，明天又是无言的悲伤和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眼泪，把我这个孤单的人包在他们的激情之中。我是住在那么一所大楼里，四面都是人，头顶上和脚底下也无非是人；不同的人和永远在变换的情感紧箍在我的周遭，显得我是那么渺小，几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唉，唉，在这里，我不就是一个顶可怜的人了么？我想这些空洞的语言，不能使你们得着具体的印象，我还是停止我的烦躁的漫步吧，安静地坐下来，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笔，勉强地画出一个轮廓来吧。首先我要说到的，就是一对

青年夫妇。

我知道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不知道究竟是女的工作来养男的，还是男的工作来养女的，总之他们的生活是一重一轻。现在，我听到玻璃的破碎声，桌椅翻倒声，女人的尖声的号啕……可是简直听不见男人的声音。我还以为她在和自己呕气，一直到从楼板淌下许多水来，才有一个慌张的脚步，在我的门前停住；敲过门，推开来，一个男人带着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来向我道歉，说明打翻了洗脸盆，一定把水漏下来，然后又急匆匆地上去了。可是那个女人把哭泣换了斥责，还在不依不饶地叫着：

"我嫁你，有什么好处？受了这么许多罪，还不知道体谅人，难道是我前世欠你的？"

那个男人并没有回答，也许我正在忙着拂拭桌上的水，听不见那较低微的声音，我只听见那个女人吼：

"你说，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天天跑出去，早出晚归，可曾抱怨过一句？想不到，你倒管起我来了，我的爹妈都没管过我！"

那个男人还不说话，这连我都惹急了，我都要代他回答："要是你的爹妈好好管过你，你也不会凶到这样！"

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别人夫妇争吵，最好什么话也不说，尤其是青年夫妇，他们自会和好的。果然不久我又听见女人的哭泣，声音是平和多了，还夹着男子低音的哭声，隐约地我还听见男人断续地说着：

"唉，为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有三百六十天都过得不愉快呢？难道我们不该好好过日子么？都是我不好，引你生气，你原谅我吧！"

在这一节话之后，好象那个男人为更大的哀恸抓住了，呜呜地象牛似地哭起来，那个女人好象止住了哭声，反倒劝解着：

"你不要难过，也是我的不好，我太疲乏了，性情就躁起来。我还忘记告诉你，今天发了五十块津贴，明天正是星期，我们可以去买点东西，唉，那面镜子，怕二十块也买不下来。"

男人也慢慢止住悲伤，时候已经是深夜，别人怕早都睡了，楼上的争吵平息了，接着是亲爱的蜜语；可是我却又听见我间壁的那位小姐往返的脚步声。她是××医院的一位

女 看 护，

平常人们都称呼她王小姐，其实她说她已经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军医官，在×战区服务。

她至少也有三十五岁了，可是问到的时候她总偏着头笑着要人猜。她的脸颊好象垂下来，她的眼睛时常眯着望人，那是因为她近视可是不戴眼镜的缘故。她的工作有时在日里有时在夜间，可是每次她下班回来，她穿着那双半高跟鞋咯咯地由远而近到来时，必定要敲我的门问着：

"×先生，有我的信么？"

为了客气，最初我总是含笑地回答："没有。"可是这简

直成了她每日的课程，我有时就不耐烦地告诉她了：

"您的信，我想最好还是寄到医院方便些。"

"不，医院太杂，我自己有邮箱，因为我的信实在多不过，我生怕朋友们会把信寄到这里来，尤其是我的先生，——"

"您的先生常有信来吧？"

"那才多呢，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一天两封，现在是少了些，哼，最近有些天没有来了。"

说到末一句，她的声音低下去。

"好，好，以后有信送了来，我一定给你代收。"我同情地和她说，"不过我自己会送给你，——"还有半句话我没有说出来，那该是："请你不要敲我的门。"

可是我的话并没有生效，她仍旧来敲我的门，有时候我真气了，想和她不客气地说几句，不过一看见她那么焦灼的神态，我又把话忍下了。

她搓弄着两手，抖着一条腿，头偏着，眉皱着，用极平和的声音和我说（我听得出，她的声音实在有些颤）：

"密斯特×，是不是这一向的 Air mail① 断了？"

"我想不至于吧，不过，非常时期，邮件照例慢点。"

"I worry②——"

她并没有说出来她担心些什么，只是把眉皱得更紧，摇着头走了。

---

① 英文，航空邮件。

② 英文，"我担心——"的意思。

到晚上，应和着我的踱步，她也走起来了。我踱着，是在想什么事；可是她的脚步，扰乱了我的思绪。我就停止了，躺到床上看一本书，可是她的脚步还是没有停止，"咯——咯——咯——咯——"，等我快要入睡了，那声音还是"咯——咯——咯——"，睡了一大觉醒转来，发现曙光已经偷上我的窗口，那声音还是"咯——咯——咯——"。

早晨我们又遇见了，她照例和蔼地和我说：

"Good morning, Mr. ×.①"

我也微笑着和她点头，然后她似乎很活泼似地走了，那"咯——咯——咯——"的声音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终于算是消失了。

不知道是她的行走的姿态引起他们的好奇，或是受了他们的父亲或母亲的暗示，一群大大小小的

孩　子　们

象一阵风似的追上去了，"咚咚咚咚"地下了楼又"咚咚咚咚"地跑上来，相同的是他们的五官四肢和好闹的性情，不同的是各有一副讨厌相，肮脏相。对于他们的双亲，当然每一个都是可爱的小天使，在别的双亲的眼中，他们又都是小鬼也不如；可是对于我们这单身人，我们是既不爱，也不恨，只希望他们能安静点，不要震塌了这座楼，不要吵得人坐立不安。

① 英文，早安，×先生。

有的时候门上被敲了两下，也许正要午睡，就赶紧起来，一面说请进，一面拉开门；可是门外却什么也没有，迟疑了一阵后，才关上门，就听见那尖细的笑声，再推开门望出去，就看见黑暗的角落里一对对闪光的小眼睛。对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这也许算是聪明的举动；可是对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自然引不起好感。由于一点可贵的经验，才什么话也不说再关上门，如果有点不满的表示，那么他们的母亲便会挺身而出替她的小天使说话。她先说孩子小，犯不上生气，而且打打门也算不得什么，不信去问问警察局，敲敲门算犯罪么……这都还算客气的，如果这些可尊敬的

女　人　们

自己碰上了自己，那么整个楼就要在她们的愤怒之下战抖了。那起因也许是一碗水，一条柴，孩子的一块饼干，或是两家的小狗起了些争执，她们真就都是一个个勇敢的战士，虎虎地发动了。吼叫的声音是上天入地，好象要一口把对方吞了似的。如果亲爱的丈夫也在家，他虽然为了身份和面子的问题，不便直接参加，但装着看报，用报纸遮住嘴，也要为太太想怎么能骂倒对方的语句，象躲在幕后的提词者似的。她们甚至于象历史家似地追溯到对方的祖先，又象预言家似地说到对方的将来，总之要骂到使对方无地自容的地步。若是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双方很容易就凑到一处，互相揪着，翻到地上，象两只在坑里的猪似地滚着。于是整楼的人都被惊动出来了，有的去解劝，有的叫好，有的

鼓掌……可是只有一件事使全楼的人的情感一致，那是不久才发生的，在我们的

顶 楼 上

住了一家人。说起来那好象是一个化外之地，原来是一大间矮小的屋子，在三层楼的上面，用以堆积什物的，现在却被他们那一家人占据了。我是最近才上去过一次，在他们的房里我简直不能伸直腰，可是他们就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了。他们原来是一夫一妻，三个孩子：丈夫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当了一名科员，总算不愿意做顺民才跑到这里来；大孩子有十四岁，是女的，原来在××中学读书；小的两个男孩子，没有读过书，一个十岁，一个六岁；生活一直也没有舒适过，不久之前孩子们的母亲死了，是因病重而死还是因为没有钱治疗耽误死的，旁人一直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自从米价高起来，那一家人简直就陷在悲苦的境界中了。

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孩子强迫毒死了，他自己也服了毒；他的孩子们死了，可是他倒被救活了。但是从此他就变成一个疯子。

正巧那天我们的房东派人来收房钱。我们的房东是大囤户，那是社会尽知的，可是他神通广大，没有人能伤他的一根寒毛。我们就想要他出点钱吧，我们正派了一个代表和那个人商洽，他却误认那个代表是来替死去的一家缴出三个月的欠租。这激怒了我们，七手八脚地就把他打倒了，

打不到的人向他身上吐口水，还不断地骂着："刽子手！刽子手！"这小子却机灵得很，不知怎么一溜烟跑了，我们大家想："明天一定要有事，我们得组织一下来应付。"到明天，果然来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正想给他点颜色看，他却和蔼地和我们说：

"昨天的事，我们东家很抱歉，人死了疯了，欠的房租当然不算数，我们东家另外送十块钱，算是一点意思。"

十块钱！我们都在想，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也不能说送的不对，不知道由谁接过那张纸票，立刻买来纸帛，当着那个人的面，在顶楼上烧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处理没有意义，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法子好想，最表示不赞同的就是那位

牧　师。

他有一个高身材，象一段烧枯了的秃树干，他的脸色恰巧是乌青的，他住在我们的楼下那潮湿的房子里，他有六十岁了，可是他的太太不到二十岁。由于每天关在那狭小的笼里，她的脸色是苍白的，从来低着头，不敢看人。

他反对的最大的理由，是说那是一种迷信的举动，非科学的行为……我们之中的不晓得哪一个忽然哈哈地大笑起来。立刻，他带了一副极不愉快的脸色向四周搜寻，笑声顿然消失了，他才恢复了上帝告诉他的应该对人的面容，那永远的微笑又挂在他的脸上。人渐渐地散了，他又回到那潮湿的房里去。

他简直是介乎神和鬼中间的一种东西，他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人的灵魂，他显得那么和善；可是回到他的房子，他就是一个魔王。他会吼得象一只饿虎，他的那个可怜的少妻，就只有尖声的啜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矛盾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配合呢？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当他们才住进来的时候，已经费了我们一番猜测；想着是祖孙，或是父女，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是夫妻的。如今我们对于这种无边无涯的猜测已经厌烦了，而且谁没有自己的生活的烦恼呢？就任他们那样存在下去吧……，不是我们这里还残留着欢乐的人家么？那个男人原来是一个

投 机 商 人，

从前本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最初囤了些洋钉子，这一笔生意就使他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于是他把家眷接出来，在我们的二楼最好的部分租了三间，特别修理一番，别有天地，和我们这一群仿佛是隔绝了。他辞了××公司的位置，就起始他个人的冒险。

他的太太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永远抱着一只猫。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份家眷，原来是从清唱班子里接出来的。他们有一个男孩，和他们一点也不象。有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宠上天，有的时候就锁在家中，整天没有人管，哭号一天，那一定是又没有找得着合适的用人，丈夫出去了，太太也出去了，剩下那个孩子独自在地上爬。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我们那里最阔绰的一家。她丈夫往返上海、香

港、海防（不，最近是仰光了）、昆明、重庆之间，他还立了一个公司，替他经营一切，当着物价高了，人人都忧愁，他们却高兴起来；当着物价又跌了，人人松一口气，他们却忧形于色。有一次，仿佛不是价格的关系，他们，也着实忧愁了，男的就几天也没有回来，可是雨过天晴，一切照旧，他们又复满意地生活着。

他的太太真是那些女人们羡慕的对象，她总是在馆子里吃饭，理发店里梳头，话剧和电影没有一次缺席，她有用不尽的三花牌化妆品，“寇的”香水，……每次她的丈夫“远征”归来，总要为他的太太带一件新式大衣，流行皮鞋，一九四一年式的手表，或是法国丝网，和那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到冬天，连她养的那只猫也穿了一件极好的毛衣哩。说到

我 自 己，

我可真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些人的中间，他们生活在我的旁边，他们的情感包围我，淹没我，我甚至于连一点呼吸的自由也没有了。

我的屋前原有两扇窗的，可是我不能打开，随时都有呛人的炊烟钻进来，到夏天，还有一股不能耐的热气。

我有往返踱步的习惯，为了不惊扰别人，我常是换一双软底鞋；可是这样也不能使我的楼下邻居满意，他们常用极粗暴的声音从下面顶上来：

“不要走了，烦死人！”

于是，我就真象孩子一般地听话，坐到椅子上或是躺到

床上，可是底下跟着又叫起来：

“听见没有，要你不要走！”

声音还是从我的下边钻上来，可是这时候我才听到原来是隔壁的女看护在“咯——咯——咯——”，那我怎么办呢？我当然是无从负责的。为了不愿意听这两种声音，我就用被蒙了头。

可是我不能入睡。夜是深了，春二月间，田野中的青蛙的鸣叫已经隐约可闻了。市声沉寂下去了，人们都已安睡，他们应该得着精神的休憩。可是那又是谁呢，在梦中大声伤恸地哭起来？更有谁呢，又在梦中高声欢笑？在这么静谧的境况中，还有幸和不幸来扰乱他们的安眠么？

我，我可是可怜的人，隔壁的“咯——咯——咯”渐渐由地板上升到我的头脑上，她简直在踏着我的神经。我感到一阵昏乱，顿然间好象眼前的世界缩小了，不，是我自己缩小了，一直失去了我的存在。

1941年2月26日么店子

珊 瑚 坝

湍急的浊流滚着淌过去，只是在枯水期中才又把那不毛的沙滩从河底托上来，于是水流就被那尖角劈开了，过了这一节复又合成一股洪流向下游驰去。

人们用慌张的脚步赶来了，跨下了几百级石阶，忙渡过一条水，便又得用那慌张的脚步跑进那座席棚。守在那里的还只是一些冷清的木椅，这才使那样一个赶来的人放了心。他们喘着气，冒着大汗，用手绢擦着，——冒着，擦着……

一船，一船又一船，把那些焦急的旅客，惜别的送行人，潇洒的关员，情感麻木了的航空站办事员，那些无喜无忧终日接货送人的干员，还有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全都送过来了，这时候，那个火辣辣的太阳也被送到天上来了。

人多了，嘈成一片，连那办事员也皱起了眉头，咕噜着：“从香港来，从仰光来，从桂林来，从成都来，从兰州来，从昆明来——到香港去，到仰光去，到桂林去，到成都去，到兰州去，到昆明去。”一阵台风，把这些航期都聚到一天了。人已经满了，可是人们还是不断地一船一船装过来。

挂在那个肥胖商人手臂上的是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她

有一张姣好的脸，却有那么瘦的一条身子和两根手臂！前后左右都是人簇拥着，他们自然有坐位，自然有好茶，过不久之后，她那涂了深红唇膏的嘴自然地在吞着一块含着鲜血的牛排。

那边，到香港去的在过磅了。有的不辞炎热，连秋天的大衣也披在身上，衣袋里还塞了两本书。行李已经磅过了，放在木架上，于是就开始检查：违禁品、钞票、货物、文字、书籍……检查人象对犯人似地再三把眼睛从相片上移到各个的脸上，再由各个的脸上移回去。

这一批客人被检查完了，正待结束，突然又赶来一个黑矮的胖子。他戴了一副眼镜，那么大声地喊着：

“我也是到香港去，我也是到香港去！”

对于这个最后的客人，大家象故意似地多给了他一点麻烦。先是那个看磅的人不给他好气，过后那个海关关员就应用他最详细的检查，——那个仓皇的旅客，毛手毛脚地一面在擦汗一面在应付，那个关员还故作礼貌地向他说：

“我可以把你的箱底撬开么？”

并没有等他的回答，他的箱子底层已经被掀开了。那个关员看见一无所有，才表示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个旅客可忙坏了，他不断地擦着汗，不断地说着话，而且他的脚随时都想拔步跑去。那位检查员却细心起来了，他不放过他的每张册页，每面日记。那个旅客要笑不笑地咧着他的嘴，他的心里一定以为旅客已经上去了，马达已经发动了，所以当那个检查员把手一挥，他就迅速地盖上箱

子，转过身就跑，不提防身后的行李，绊住他的脚，整整把他的头送到地上，脚向着天，他赶忙爬起来，喘着气，拭着汗和泪（他的身体和他的年龄都不该摔那么一个大觔头的），又仓卒地向机场跑。没有人拦阻他，没有人告诉他一句，一直到他在白花花的机场上转了一圈又回来，那个收票员才擦去眼睛上笑出的泪水，那么悠闲地和他说：

“先生，飞机还没有到呢！”

这才使他的心放下来，也许他还以为那架飞机丢下他飞走了！他还是喘着，嘴张合着，象出水的鳜鱼。他想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坐位上，所有的坐位上又都是人，那边有一个空椅子，他坐上去，那个椅子就散下来了。

这场哄笑并没有继续好久，天空的机声引去他们的注意，他又要跑，一个报告的声音止住他，他知道这个飞机虽是从香港来，还要飞到成都去。许多人跑到棚边仰视那个打着旋的飞机，一个大声谈笑的人赶紧穿上他的制服（连长裤也是才套上去的），他不慌张，临了他还喝了一口茶。当着飞机已经从跑道上过去的时节，他才缓步地走出去。

一块不许入场的木牌挡不住成群的文武官员，一群进去了，一群又出来了。这时在前面走着一个大官，他不时地皮笑肉不笑地微笑点头，不时地又保持他那高贵的严肃，严肃得有些杀气腾腾了！后面是依着等级有次序地跟着那群人。

又一些人围上来，他一摇头一挥手，那些人只得怏怏地散开了。想不到那个肥胖的商人赶上去，他们象老朋友似

地握着手，交换了几句亲切的谈话，过后才互祝健康和平安分手了。

大班轿已经等在外面，他坐上去，随送的人和空着的轿子都渐行渐远渐小地过了河，象一群蚂蚁似地爬到石阶上去了。

那边可出了事，不开眼的人惊奇地说着：

“这一下查着了，十二只表，二十支自来水笔，你看，不就在那边么？”

顺着那呶着的嘴望过去，却是一个非常安闲、嘴里叼着烟、穿着“鲨鱼皮”夏装的青年商人，惊讶的倒是旁观者，他自已好象早就知道这么一手，就毫不动情地数着钞票，准备应缴的罚款。

“哼，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谁那么低低地说着。

那边，正检查一个女客的衣箱，年轻的关员把每件衣服都用鼻子嗅着。一个人取笑着说：

“这个人前生要不是一条狗，——那么他就是今世的贾宝玉，他虽不吃残脂剩粉，却爱闻女人的衣裳！”

“算了吧，别人在执行职务呢，那是在分辨新衣旧衣，要是新的多了，免不得给国家尽点义务。”

衣服倒没有什么，零用品可多了，那个关员一面看，一面捡在一边，那个鼓着眼睛的女客忍不住用粤腔的国语爆发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要上税的。”

“我又不做生意，凭什么要税我？”

“你带得太多了，——”

那个关员说着顿了顿，那下半句咽住的话仿佛是：“谁知道你做不做生意？”

“你们真不讲理，本港都许我带过来了，——”

“哼哼，那是香港，外国人的地方，——这里是中国。”

那个关员轻松地回答着。

那个优哉游哉的关员，知道如今只有一件事情要他做：那就是接受罚款，便很自如地把烟斗装上那个驾驶员才送给他的英国烟丝，叼在嘴里，两手插在裤袋中，全身松快地抖着，用剩余的那一半嘴还在哼着一支歌调。

“哼，这种人，连一点Good-manner① 也没有？”

她已经一面挥着烟气，一面打开那个钱包，掏出来印着英国老头子的花纸。

可是这边又起了争执，原来那个去香港的矮胖客人乘着那一阵变动找到了一个坐位，想不到方才坐在那里的人又回来了，他就是大声谈笑临时套制服的那一位，当他动了气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大。

“老爷，难道你要把我吞下去么？”那位客人低声下气，十分可怜地说着。

“我就是吞了你又怎么样？可惜我没有那么大的嘴！”

他吼得这么响，嘴可不小，脸上的大汗珠一颗颗地朝下

① 英文，“礼貌”的意思。

落，闷热加上叫嚣，全席棚里的人都把厌恶的眼光投过去。

“我怎么知道你要回来，我一直看你上了坡我才坐过来。——”

这句话象是伤害了他，他更大声地吼着：

“本来是么，我为职务所限，我忠于职守，我每天都得到这里来，随时要上坡下坡，不信你去问。——”

“唉，你要我问什么哟！——”那个旅客好象有无限的感慨似的说，“你不能够给我留一个最后的好印象么？这一年我住够了，我告诉你先生说吧，三年五年我不得回来了，我受不了这些闲气，临走的时候我还得受这许多欺负，好，好，我让你坐。……”

那一个还不满意，一面脱制服，一面坐下来，还翻起眼珠子说：

“这也算是欺负你！”

那个走开去的旅客，听见这句话就回过头来摇着手：

“不算你欺负我，算我欺负你好了。”

这时飞机不断地来，不断地走，人们都被那些正事给忙住了，这小小的争吵慢慢沉没下去。过磅，检查，上机，下机，检查，放行 ，来往的人就象那两股水流似地淌着。人生中一些离聚悲喜的小小插曲，在这喧闹的席棚中也不断地扮演着。一个短小精悍的人跳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就惊讶地说：

“怎么，你也走么？”

“我不走。——”

"那你来送谁?"

"我来送猪猡。哈哈哈!——"自己笑了一阵才说:"你想不到吧,我现在××公司里做事。"

"我还当你在大学里当职员呢。"说这话的人并没有惋惜的意思,还颇以为他的相识的变迁是值得欣忭的。

"大学职员! 哼,那不如到我们那里当一个听差! 你看我这身衣著象在大学里的那副寒酸相么?"

这样他站远了一步,使他的朋友看个清楚:那是生胶底皮鞋,缩口花丝袜,白哔叽短裤,透明的胶裤带,箭牌衬衫,巴拿马草帽;怕朋友看不出来,他的手一挥,给他朋友看看夹在指间的半根烟:

"我这是Camel①,才到的,你来一支吧。"

他说完掏出那个烟盒,一按,盖开了,一支烟跳上来了;再那么一按,一个火燃着了。

"你怎么样? 是送朋友吧?"

"我,跑跑香港。——"

"你也不在中学教书了?"他还象很诧异似地说着。

"再教,连我自己的命也得送上了!——反正就是混个热闹,抗战终了,再回到本行去。"

"可不是,都得图个热闹。天下事尽如此,就说那个中央航空公司吧,有六七条航空线才有三架飞机。说起来是个笑话,事实却如此,不过他们工作态度倒顶认真,每次机

---

① 英文,美国"骆驼"牌香烟的原名。

件检查很仔细，有一点疑问都不飞，所以他们倒从来也没有出过事。”

“那就好，那就好，我刚好买的是中央的票，听说驾驶都是中国人，我的心正在发愁呢。”

“那倒不必，老兄，如今看起来还是我们自己人可靠一点！”

那个人沉默了，想了想，换了话头：

“怎么要我们七点钟来，到现在还不飞？”

“还早呢，全是为乘客安全，要天黑的时候经过敌人占领区，没有警报的话，总在下午两点钟起飞。”

“唉，那可怎么得了！”

那可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人来了，人走了，那个席棚还是黑压压的一片。阳光恶毒地晒着，江水潮湿地蒸着，从嘴里冒出来的是热气，从毛孔钻出来的是汗水，整个的席棚象架在火上，象放在热汤里。那位大声说话的，已经几次穿上脱下那套制服，如今更忍耐不住了，他敞开汗衣的扣子，露出来毛茸茸的胸口。谁说他不是完成一件辛苦的工作呢，每天他都得忍受这份炙烤，他还不能离去，大约还有要送迎的人。

水都没有了，每一只杯子都是空的，人们忘记了礼貌和身份，一壶开水才提来就犯了抢。过后，许多人捧了杯子直奔那个炎炎的火炉旁去了，还顾得了什么。那个肥胖的商人，也亏他有那份涵养，还能伏在桌上睡着了，打着鼾；他的美人却皱着眉尖，扯开衣领，用一条浅粉色的丝帕绕在颈子

那里，她放下了那把细罗扇，拿起一把乌木黑纸扇搧着。连风也是热的。

没有一株绿草的地面，把阳光反照到没有遮掩的席棚里边来，受着热气袭击的人们，简直是无处藏躲。正在这时候，两个宪兵架着一个嘴角挂着白沫的青年人走过来，谁这么说着：

"政治犯？"

"不是，不是，政治犯我们就看不见了——"一个职员接过去说，"他要到兰州去，才上飞机就发了羊角疯。"

"唉，可惜那么一条好汉子！"

"总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年月，谁没有刺激呢？"

可是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却坐着那么一个安静的青年人，他也是很早就来了，没有人来送，也没有一个相识，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当他来的时候，他整齐地穿了两件衣服，为了热，他只敞开一件的衣扣。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用那无邪的眼睛望着熙攘的人群，——高官，大贾，学士，美人……他既不怨，又不喜，他也并不感觉到自己的那份落寞。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喝一口开水，只是有时候他象小孩子似地把一个手指送到齿间咬着，——突然自己记起来了，用闲着的那一只手拉下去那一只，可是过后不知不觉地又送到嘴边去了。

一直到昆明的乘客上机了，他才站起来，随着人群的后面走着，他的帽子可笑地顶在头上，他那宽阔的肩膀和壮硕

的背影如同阿波罗的雕像。一个职员指点着他说：

“那就是最近打落三架敌机的那个华侨空军，昨天临时订的坐位，调去防守昆明空野的。”

1941年11月12日

红　烛

为了装点这凄清的除夕，友人从市集上买来一对红烛。

划一根火柴，便点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开了黑暗，还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阴暗的网。

在跳跃的火焰中，我们互望着那照映得红红的脸，只是由于这光亮呵，心才感到温暖了。

可是户外赤裸着的大野，忍受着近日来的寒冷，忍受那无情的冻雨，也忍受地上滚着的风，还忍受着黑夜的重压，……它沉默着，没有一点音响，象那个神话中受难的巨人。

红烛仍在燃着，它的光愈来愈大了，它独自忍着那煎熬的苦痛，使自身遇到灭亡的劫数，却把光亮照着人间。我们用幸福的眼互望着，虽然我们不象孩子那样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跃，可是我们的心是那么欢愉。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风雨，还忘记了黑夜；它只把我们领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时代，那天真无邪的日子，用朴质的心来爱别人，也用那纯真的心来憎恨。用孩子的心来织造理想的世界，为什么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为什么有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呢？为什么有鲜血和死亡呢？为什么有压迫和剥削呢？大人们难道不能相爱着活下去么？

可是突然，不知道是哪里的一阵风，吹熄了那一对燃着的红烛。被这不幸的意外所袭击，记忆中的孩子的梦消失了，我和朋友都噤然无声，只是紧紧地握着手。黑暗又填满了这间屋子。那风还不断地吹进来，斜吹的寒雨仿佛也有一点两点落在我的脸上和手上。凄惶的心情盖住我，我还是凝视着那余烬的微光，终于它也无声地沉在黑暗中了。

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眼前只是一片黑，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一对辉煌的红烛呢？怎么样还能想得到那温煦的火亮呢？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

于是我又想到原来我们是住在荒凉的大野呵，望出去重叠着的是近山和远山，那幽暗的深谷象藏着莫测的诡秘，那狰狞的树林也是无日无夜地窥伺着我们这里；日间少行人，夜里也难得有一个火亮的，我们原来是把自己丢在这个寂寞所在，而今我们又被无情的寒风丢在黑暗之中。……

我们还只是坚强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难道这黑夜真是无尽的么？不是再没有雨丝吹进来了么？不是瓦上檐间的淅沥的雨底低语已经停止了么？风是更大了，林树在呼号着，可是它正可以吹散那一天乌云，等着夜蚀尽了，一个火红的太阳不是就要出来么？

"是，太阳总要出来的，黑夜还是要消失的！"我暗自叫着，于是不再惋惜那一对熄了的红烛，只是怀了满胸热望，等待着将出的太阳。

1941年冬

窗

在记忆中，窗应该是灵魂上辉耀的点缀。可是当我幼年的时节，象是有些不同，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无窗的暗室里，那窗口也大着呢，但是隔着铁栏，在铁栏之外还是木条钉起扇样的护窗板，不但挡住大野的景物，连太阳也遮住了。那时我们正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真是象监牢一般地把我们关在里边，顽皮的孩子只有蹲在地上仰起头来才看到外边——那不过是一线青天而已！那时我们那么高兴地听着窗外的市声，甚至还回答窗外人的话语；可是那无情的木板挡住了一切，我们既看不出去，别人也看不进来。

就是在这情形之下，我们长着长着，……

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五光十色使我们的眼睛晕眩了，一时张不开来，胆小的便又逃避般地跳回那间木屋里，情愿把自己关在那一无所见的陋室中；可是我们这些野生野长的孩子们，就做了勇敢的闯入者，终于冲到纷杂的人世中去了，凭着那股勇气，不顾一己的伤痛，毕竟能看了，能听了，也能说了。于是当我们再踱入那无窗的、遮住了窗的屋子里，我们就感觉到死一般的窒闷。

最使我喜悦的当然是能耸立在高高的山顶，极目四望，

那山呵河呵的无非是小丘和细流，一切都收入眼底；整个的心胸全都敞开了，也还不能收容那广阔的天地。一声高啸，树叶的海都为那声音轻轻推动，霎时间，云涌雾滚，自己整个消失在白茫茫之中了，可是我并不慌张，还清楚地知道，仍是挺拔地站在峭峰之上。

可是实生活却把我们安排在蠢蠢的人世里，我们不能超俗拔尘地活在云端，我们也只好是那些蠕蠕动着的人类之一，即使不想去触犯别人，别人也要来挤你的。用眼睛相瞪，用鼻子相哼，用嘴相斥——几乎都要到了用嘴相咬的地步了。

于是当我过了烦恼的一日，便走回我的房子，这时，一切该安静下来；为着从窗口泻进来的一片月光，我不忍开灯，便静静地坐到窗前，看看远近的山树，还有那日夜湍流的白花花的江水，若是一个无月夜呢，星星象智慧的种子，每一颗都向我闪着，好象都要跃入我灵魂的深处，我很忙碌地把它们迎入我的心胸。

每一个早晨，当我被梦烦苦够了，才一醒来，就伸手推开当头的窗，一股清新的气流随即淌进来了。于是我用手臂支着头，看出去，看到那被露水洗过的翠绿的叶子，还有那垂在叶尖的滚圆的水珠，鸣啭的鸟雀不但穿碎了那片阳光，还把水珠撞击下来，纷纷如雨似地落下去呢！也许有一只莽撞的鸟，从那不曾关闭的窗口飞了进来，于是带来那份自然的生气，它在我那屋顶上圜飞，终于有点慌张了，几次碰到壁角或是粉顶上，我虽然很为它担一份心，可是我也不能

指引它一条路再回到那大自然的天地中。我的眼和心也为它匆忙着，它还有那份智巧，朝着流泻光亮的所在飞去，于是它又穿行在蓝天绿树的中间了。我再听不到那急促的鸣叫，有的是那高啭低鸣的万千种鸟底声音，我那么欢喜听，可是我看不见，我只知道少数的几种名字。还有那揉合了多少种的花草的香气，也尽自从窗口涌流进来。是的，我不能再那么懒睡在床上了，我霍地跳起来，也投身到窗外自由的世界中！

我知道人类是怎样爱好自然，爱好自由的天地。我还记得，当着病痛使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医生的时候，我象一只羊似地半躺在手术台上，更大的疼痛使我忘记我的病痛了，额间的汗珠不断地涨起来，左手抓着右手，我闭紧嘴，我听到刀剪在我的皮肉上剪割的声音，我那半呆的眼，却定定地望着迎面的大窗，花开了，叶子也绿了，白云无羁绊地飘着，"唉唉，"我心里叫着，"我为什么不是那只在枝上跳跃的小鸟呢？那我就不必受这些苦痛了！"

我渐渐也懂得那些被囚禁的信徒们的心，看到从那高高的窗口透进的一柱阳光，便合掌跪在地上，虔诚地以为那就是救主的灵应，大神的光辉，好象那受难的灵魂，便由此而得救似的。是的，他们已经被残暴的罗马君主拘捕了，把一些不该得的罪名全都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中的一些，早被丢给那凶猛的狮虎，他们只是生活在黑暗潮湿之中，忍住啜泣，泪淌到自己的心里。忽然那光降临了，也许突然间使他们睁不开眼，可是那只是刹那间的事，那是光呵，那是

不死的希望呵，那是万能的上帝呵，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划着十字跪下去了，求神来接受他们那些纯洁的灵魂吧。他们深知，那被照亮了的灵魂，该永远也不会走上歧途，纵然他们明天也要追随他们同伴的路，丢给那些野兽，或是再加以更残酷的刑罚，可是他们已经没有畏惧了，他们已经得到整个的拯救。他们把幸福交付给未来，他们眼睛一直望着遥远的所在，追随着光明向远飞去。

可是我并不曾得到拯救，我只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我为每日的工作把背坐弯了，眼看花了，可是我还是在不安宁之中。当我抬起头来，我却得着解放。迎着我的那窗口仿佛是一个自然的镜框，于是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我的心又舒展开了，我的眼又明亮起来。我把窗外的景物装在我自然的镜框中。我摇动我的头部，因为我具有一份匠心，想把最好的景物装在那中间。我知道蓝天不该太多，也不能都被山撑满，绿色固然象征青春，可是一派树木也显得非常单调，终于我不得不站起来，于是蜿蜒的公路和日夜湍流的江也收在眼底了。我好好安排，在那黑暗的屋顶的上面有轻盈的炊烟，在那一片绿树之中，虽然没有花朵的点缀，却有经霜的乌桕；呆板的大山，却被一抹梦幻般的云雾拦腰围住，江水碧了，正好这时候没有汽车飞驰，公路只是沉静地躺在那里，夕阳又把这些景物罩上一层金光，使它更柔和，更幽美，……我更看到了，在那小桥的边上，还有一株早开的桃花，这还是冬天呢，想不到温暖的风却吹绽了一树红桃。

跟着我象有所触悟似地打了一个寒战，我就急遽地摇去了那株桃花，因为我分明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看到一些人埋葬他们冻死的同伴，就是在那株树下，他们挖了一个坑，那三个死去的人，竟完全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精光光的，被丢到那个坟里去了。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那正是一个极冷的天，严霜把屋顶盖白了，树木变成淡绿的颜色，江水好象油一般地凝住了，芭蕉已经转成枯黑，死沉沉地垂萎下来！……

如今，水绿了，活泼地流着，枯死的芭蕉又冒出尖细的长叶，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却使那棵树早着了无数朵红花！想象着它也该早结成累累的果实，饱孕着血一般的汁液的果实，我不忍吃，我也不忍看，我已经急遽地把它抛在我那自然的镜框之外了。

可是现在，我那自然的镜框只有一片黑暗，因为这正是夜晚。我已经伏案许久了，跳动的灯火使我的眼睛酸痛，我就放下笔，推开了窗。正是月半，该有一幅清明的夜景，不料乌云障住了整个的天，凡是发光的全都隐晦了，我万分失望，不愉快地摇着头。当我的头偏过去，我突然看到在那不注意的高角上，有一点红红的野火，那是烧在山顶上，却也映在水面。红茸茸的一团，高高地顶在峰尖，它好象不是摧毁万物的火，也不是博得美人一笑而使诸侯愤怒的火，也不是使罗马城化成灰烬，而引起暴君尼罗王的诗兴的火；它是那个普洛米修士从大神宙斯那里偷来送给人间的，它是那把光明撒给大地的火。

我尽顾书写，当我抬起头来，那火已经好象点在岭巅的一排明灯，使黑暗的天地顿时辉耀起来了。

1942年2月2日

被砍伐了的树

如果再有一只想吞食它的恩人的中山狼①，随同那个行善得恶报的愚笨的东郭先生，也以那棵大树做为他们的公正人，那么那段已经躺在地上的大树干，必定把全身的苦痛、全心的悲哀都迸发出来：

"吃掉他，人是最负情的动物！"

我同样地担负这一份斥责，我既不能有所辩，又不能无动于中；我只默默地在炎阳下看望着它躺在路边的沙土上，失去了深入泥土的根，也不再有那苍绿的蔽天的枝叶，只是那段臃肿的树干，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干，不是在天地间直立，而是躺在沙土的上面，在两端凝积着泪水一般的汁液。它已经被人类斫断了生机，可是在它的身上，还有嫩绿细小的枝叶钻出来，远来的小鸟，还是在它的身上快活地跳跃着，感到那应有的恬适。我也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许久，许久都不想移动我的脚步，一任炽热的路烫着我的脚，阳光象火一样地从头顶炙下来。……

记得两月前(那还是春天)，正是土地从寒冷中苏醒过

① 事见《中山狼传》。故事讲述东郭先生救了中山狼，等脱离了灾难，它又想吃掉东郭先生。

来，各物都孕育着无比的生机的时节，我也同样伫立在那里；我的心随着它的尖顶而参天，随着它的枝叶而向四周伸展，也随着它那看不见的根钻向土地的怀中。那是一棵多么高大、多么美丽的树啊！它巍然地立在旷野之中，既不受人的浇灌扶持，也从不会为人类增添一点点的灾害。它岸然地站在那里，远远地向四方招引，使远行人得顺着它的指示走过来，坐在它的荫下，承受那一份沁人的凉爽，抹下额上的汗，休憩疲劳了的身心。于是人们得着那份闲豫来观看了，高高仰起头来观看，——那还是一棵连理树呢，两支大干象两只铁的手掌擎向天空，托住了那云盖一般的枝叶，看那上面，跳跃着的，鸣啭着的，有多少大小的鸟啊！它是众鸟的依托，那些鸟啊，就成为它美丽丰富的点缀了！鸟大约是从天间得着那些灵感，再唱出来，使休憩着的人觉得那么熟识，就忘记远离的乡井，忘记心中的所恋；热爱土地，热爱广大的自然。

风来了，群鸟惊慌地鸣叫着，它的尖梢也微微晃动和风接语了：

"呵！你是想加害那些无辜的小生物么？……呵，你是想使它们巢破羽折么？……还是停了你的邪念吧，……在我的翼护之下，一切都不能蒙受些微损伤的，……去吧，滚回低洼的洞穴去吧！……"

雨又来了，人们张皇地用手掌遮住头，用身躯挡住简单的行囊，它又大声地说了：

"你想损伤那些在旅途中的人么？……你想执行你的

惩罚么？……你是说那些恶的应该被惩罚么？……可是善的你并没有使他们受福，你还有什么权利来惩罚恶的？……而且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走过一节迢长的路，……如今他们疲乏了，……应该得到休憩，……你不能弄湿他们……好，如果我说不动你，我就承受你的惩罚吧，……可是你忘记了我是一棵大树呵，……你是不能损害我的……风也对我无用，……我无所喜，我无所惧，为了他人的幸福，我情愿担当一切苦难……而你，可怜的小丑，你忘记了我的力量了……几百年前你若是不能损害我……如今凡是灾难早已远离我而去了！……”

风雨果真就停了，是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呢，还是认识了那大树的挺拔广溥？它并没有受到损失，枝叶更显得青绿了，鸟又愉快地唱着，雨后的空中，浮荡着清新的香气，远行人站起来，拍拍土，又肩起行囊往前行去了。在一切的感觉上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步一回头，望着那棵大树渐渐地在他的眼睛里小下去，“唉，不知他年何日才会再和它相见呵！”

可是不知几千万次了，它和这些陌生的远行人相聚相别；几百年间，它兀自不动地站在那里。它置身于寥廓的旷野中，既无所求，又无所争，它也应该不必蒙受人类的灾害。

它高高地站在那里，观看人类，它看过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再追溯上去的祖先，它看过他们是在沙土上爬着的婴孩，渐渐地长成了人，于是就在人群的社会中活动起来了，把贪婪和自私发展到极度，把那点善良的赤子之心全

部蒙蔽了，为利禄为虚名把一身的筋骨都使生硬了，赢得满头的白发，伛偻的背，和一双发蓝的眼睛。终于，虽然是极不情愿也不得不爬进坟墓中去，当他们是孩子的时节，嬉戏在它的身旁，它用绿荫来遮住他们，不受阳光的残害；当他们又躺到土地的怀抱中，它用细语为他们唱着眠歌，时时看望着，不使他们的骨骸受到兽物的啮咬。但是最使它伤心的，是当它看到：每个人的正直和热情，只是刹那即失的善性，渐渐地就没有那颗人心，重复着自己父亲和祖父的错误和罪恶，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羞愧，还有一点可耻的沾沾自喜的心情，觉得人该是这样生活的，该是这样贪鄙地生活的。他们的雄心，只是用在个人的私利上，一生的劳碌经营，不过使他更快地走近老年。于是有一天，他也许又得着那份余裕，扶着拐杖，走到这大树的根下，坐在那里，使他又想起了从前他曾经在这下面过的，人是有生有死的，只是这大树是不可撼地挺立在宇宙之中。

是的，它看过了不少的人的生死，世事的兴与衰，它却从来不笑人类的愚蠢茫昧，每当他们来到它的近旁，它总是那么温柔地给他们一份爱抚。想不到有一天，这愚蠢的家伙们，竟会用斧斤来砍倒它了！当我看到的时候，它是就要倒下去了，那丁丁的声音使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不是悲伤，那仿佛是为了疼痛而流出来的泪呵！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那些愚蠢的人们它必得丧失它的生机么？唉，唉，可怜的人类呵，你忘记了生命是无所不在的了，你不看它的躯干又长出细小的枝叶

来么？小鸟还以它为依托的。它是不断地生长着的，总有那一天，它还会长成为蔽天的大树，可是你呵，早化成了灰泥在土地中腐烂了。

合　唱

我曾努力提着我那喑哑的声音，想与你那在蓝天上划行般的高音相合，——不，让你那嘹亮清朗的歌音在我那低沉的声音上高高地浮着。我看着你的脸，永远挂着微笑的脸，还有你那自如地翕动着的嘴，生怕我会被你的声音丢下，便从此沉浊地、寂寞地被遗落在地上。我并没有失败，因为我的全心全神都在注视着你，我那一身的力气都运用到我的喉间，我是那么小心谨慎从事的。

你戛然停止了。我也赶紧收住我的声音。我不再看你了，我只呆了般地望着窗外的远山，和山顶上不成行列的杉树，和挂在树林间的白云。一切都是宁静，一切都是安谧，不知在哪里的流泉在山石中淙淙的碎响，小鸟在林间跳跃着，微微在树的梢顶轻轻地低语着，触着了雨后附着的水珠，纷纷地落在绿径上。在无言的天地中，我自己才感受到和谐和恬适，我才感到我自己已是这世界中自然生长的一草一木，我不是这世界的累赘，世界也不再使我苦恼，我生来是只做这个世界小小的点缀的。

“你吃力么？”

你抬着那孩子般的脸向着我。我看见你的眼润湿了，

那是为情感激出的眼泪。

“不，”我摇着头，用手抹去眼中为用力而蕴着的泪水，和挂在额上的汗珠，“我不怕用力的，可是我的声音却这么低。”

“不，只要相合，低也不算什么。”

“谢谢你，——”在我的脸上挂着劳苦工作后的微笑，下半句我该说：“你不知道我怎么用力来的！”可是我没有说。

我想沉默该是最好的，人的语言恰足以扰乱那天地间的宁静，——天不是沉默的么，地也不是沉默的么！为什么生存在这中间的人扰攘不休呢？凡是有音的必该合乎自然的节奏，才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呵呀，漂走了！——”

我忽然叫出了口。当我知道我的声音扰乱了这一切宁静，想来止住，却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你又扬着你那小小的圆脸，微微皱着眉，轻轻地询问着：

“什么？”

“我说是挂在树枝的那朵白云。——”

“呵，我也看着的，——”

“它没有坠下来，是向着云天的蓝海漂去了！”

“那不好么？凡是能够脱去羁绊的都愿他们重得自由，天和地都是自由的，它们既不相近，又不相远，它们守着那伟大的默契；为什么万物不在一个默契之中自由地走着它的路呢？何必有所附着，又何必有所依恋，只要在一个韵律之中，人人都可以张开他的嘴去歌唱。”

“那么，这宇宙不是全被这噪音充满了么？”

“不，不，那是一个大合唱，象我和你这样调协一样，那是人类的声音，应该充沛天地的，天地都应该在这万万人的合唱之下颤抖的，——”

“那不是违反了自然？”

“我们要创造自然，最合乎人类的自然，天地也应该在我们的面前俯首。——”

“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么？”

“人的力量是大的，不是个人，是众人的，你要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于是当你歌唱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不会抖颤了。我们再唱一次好么？”

“为什么呢？”

“也许我不久要到远处去了，在我离开你之前，让你熟习这歌调，那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唱了。”

我听从你，我们就又唱了。我不再望着你那发音的嘴，我望定了远天，——天依然是蓝的，飘着的云朵却烧成红的了，而向西的太阳，正把柔和的晚晖，洒向山岗和丛林，那光是那么辉煌又那么寂寞。我好象看见我的歌音已到达那边了，因为，我望到它们应和般的婆娑，拨开了那寂寞的境界，风又吹向万山的孔穴，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合唱。

万物齐鸣了，那嗡嗡泱泱的伟大的合音填塞在天地的中间，将要降落的黑夜为它支住了，即逝的光明又为它牵住。那光辉映着宇宙的一切，凡是嘈杂的都噤住了；凡是沉默的，都张开他的嘴，顺着这大流人们齐声歌唱，这是光明

的赓续，这是人类的力量的显现。

呵，发光的原来已经不是太阳。我看见了，那是遍山遍岭的野火。它烧得大，烧得高，点亮了天，也照亮了流着的河水，——河水也炫耀般地在流过石滩的时节高声地唱着。黑夜不是没有降落下来，却为火照退了，不知缩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那大合唱一直响着，响着……

鸟和树

鸟的王国该是美丽的吧，不然怎么会引起那个老雅典人的憧憬(那是希腊的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剧作《鸟》中暗示给我们的)？佛朗士又说到企鹅的国度，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上，在我们居住的国家里，治理国家的虽然也用两只脚支持他们的体重，可是他们既不能飞，又不能唱；他们却是万能的人类中的万能者，承受万人的膜拜和爱戴，役使万人，也使万人成为孤寡。

使人类添加一分幸福一分喜悦的，该不是人类本身的事。清晨，窗外的鸟声就把我从烦苦的梦境中抓回来了，我张大了眼睛望不到；可是我的两只耳朵，全被那高低的鸣啭充盈了。被露水洗清的高树，巨人般地站在我的窗前，使它的枝叶晃动的，该是那跳跃的、飞翔的大小的快乐的鸟呢！如果我有双羽翼，也该从窗口飞上枝头了。可惜我那暗哑低沉的音调，即使是一只鸟，也只好做一只不会歌唱的含羞的鸟。

是什么样的叫出那清越的高音，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曲折婉转？是什么样的叫得那么短促那么急，更是什么样的叫得象猫，又象一只哀怨的洞箫？还有那快乐的，细碎

的，忘却人间一切苦痛的，在为那不同的鸣叫击着轻松的拍子。以不同的心和不同的声音高啭低鸣的众鸟呵，都不过使这个世界更丰富些而已。

可是当我站到树的下面，以虔诚的心想来静聆它们的鸣叫，我的身影就使它们惊逃飞散了。这却使我看到它们华丽的羽毛，翠绿的，血红的，在蓝天的海上漂着，我极自然地心里说："山野间怎么能有这样好看的鸟！"——随即领悟到鸟对于人类的厌恶不是无端的了。

是的，人类惯于把一些樊笼和枷锁加在其他生物的身上或颈项上，只是为了自己的贪欲，所以鸟该是不爱人类的，可是它却爱树，那沉默的大树伸出枝叶去，障住了阳光，也遮住风雨，可以安置它的巢，也可以供它短暂的休憩。它站在山边，站在水旁，给远行人留下最后的深刻的影子；招致仓皇的归鸟，用残余的力量，迅速飞向枝头，它就是那么挺然地站着，那臃笨的身躯抵住风雨的摇撼，小小的鸟呵，在它的枝干间自在地跳跃。

如果我是一株树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壮的树，把我的顶际插入云端，把我的枝干伸向辽远。我要看得深远，当着太阳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来迎接四方八面的失巢的小鸟，要它们全都栖息在我的枝干间，要它们全能从我的身上得着一分温暖，用我的汁液做为它们的养料。我还为它们抵挡风雨的侵蚀，我想那时候它们该真心爱我了，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属于使它们厌恶的人类中的，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贪鄙，为了小鸟的幸福我情愿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

雪

“……还是腊月天，桃花却已开了，乍看到那一丛丛深红浅红，还以为是另一种冬日的花树，待走近了，果真是伴着春天的艳桃。其实燠热的天时也告诉我那真的是春天了，溪水涨着，河边的垂柳柔软地挂着，被暖风吹得打皱的水面，——可是人们还正在忙碌着过旧历的新年呢！

“汗淌下来了，早临的季候使人们有点失措，中午的时分，太阳高高地挂着，简直有初夏的那份炙热，‘唉唉，真是到了夏天可怎么办啊！’象这样想着的怕不只我一个人。

“一切都不必忧虑，陡地起了一夜寒风，把我们住的那座小楼好象丢到海里一般，门窗开了，四壁和屋顶都簌簌地响着，整个的楼都在抖着。惊惶地起来，不知怎么样才好，星月早被乌云兜盖住了，四围也没有一点火光。我们真象孤独的航船，遇到恶劣的气候，知道危险包着我们，可是我们无能为力。林间的宿鸟惊鸣，山中的野物慌奔，凄惨的啼叫增重我们的恐惧；可是我们只得坐在那里，先还警戒地张望着，过后倦意压到身上来，便又自然而然地倒在床上，任凭那风声雨声，化成了梦中的滔天白浪：仿佛到了极寒冷的极圈，波浪都是凝固透明的，当着它们相碰的时节，便清脆

地响着，散了满目的灿烂冰花……

“原来天已亮了，一阵风又吹开床头的窗，不曾盖严密的棉被里溜进去一股寒风，天是真的冷起来了，我仓卒地关好门窗，又钻进温暖的被里，懵懂懂地过了一刻，再张开眼，使我更留恋地不肯起身了，可是我要起来，猛地一下我就跳入了冰凉的大气里，冷确是冷的，可是我并不为它吓倒。

“‘这才象冬天，’我的心里总是这么想着，于是那冷落了许久的小泥炉，又烧起熊熊的红炭，我不想出去，为我厌烦的是那无休无止的冷雨。顺着风势，斜吹横打，就是张了伞也要弄得遍身湿淋淋的，在遥远的北方，雨和冬天原是有着极遥远的距离。

“可是什么落在我的屋瓦上细碎地响着呢？什么象是轻飘飘地落在大地上发出微细的声音呢？我放下给你写信的笔，站起身来，推开迎面的窗，——呀，一片白色已经罩上对溪的屋脊上了，在我的视野里那白色的片絮兀自纷乱地坠着，那不是迷濛宇宙的雾，那不是凋零万物的霜，那是雪，是雪！——”

我简直高兴地叫出来了，我不再伏案疾书，我站起来，深深地吸着那清冷的空气，顿时感觉到非常畅快。我贪婪地望着它，它从那灰濛濛的天空一直落到地面沾水的地方立刻溶解了，高处却增厚了白色。它对我是熟谂的，可是我们已经阔别了几年，谁知道是哪一点因缘我们会在这温暖的南方相遇。我妄想掬一把，伸出我的手去，可是立刻它就不存在了，只是点点的水，沁入肌肤。于是我大踏步地走出去

了，让它自由自在地堆积在我的发上和肩上吧，我恨不得要雪片飞入我的心胸，使它涤去或是净化我那被忧烦与愤懑所腐蚀的心。让我回到往昔的日子里吧，人们那么和善相爱地活着，一面抵挡着作乱的魔鬼，一面反抗那云雾间的大神。

突地我想起来了，我不能徘徊终日，我该在泥雪中跋涉我的旅程。于是我加了一件寒衣，真的走在路上了。路可是泥泞的，它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光滑，细石和黄泥搅在一起，它吸住我每一步向前的脚，笨重的衣履又压住我的身子，才自走了短短的一节，额间的汗就涔涔地渗出来了。我也感觉到一点疲惫，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喘一口气，拭去要淌下来的汗水。我抬头一望，戴雪的高山好象慈和地热望着我，飘飞的雪花在引着我，不可见的路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怎么应该停下来呢？纵然路是艰苦的，我也要向前。于是我紧了紧鞋，脱下一件外衣放在肩头，我又努力走向前去了。

那封写给友人的信，是当我走到山城的那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的：

"……我很困倦了，可是我也很高兴，毕竟我还是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雪送了我一程，泥泞滑了我一路，可是我并没有跌倒，也不觉得灰颓。当我走在城中的石板路上，我的心都笑起来了。我的鞋上全是泥，我的裤脚也沾污了，也许那些城里人会笑着我这个赶路客，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走过这样的一段路。今天我停歇下来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旅途

等待我。我不惧怕，我想我能如愿，我相信我自己，我想你也相信我的……”我就这样结束了写给友人的短简，我的心全被愉快充满了。当我放下笔，又推开窗，积雪的冷辉照亮了天地，不断地飘着的雪把黑夜也冲淡了。我是那么高兴，竟自呆了般地凝望着无声地落下的雪花——不，它是有声的，可是它不会惊醒任何一个睡着的生物。

1942年冬

等　待

夜终于等尽白昼，太阳被压到不可见的世界去了，转映着它的光辉的星月也被乌云淹没，凡是发光的都阴暗了，这大城顿然象黑茫茫无垠的原野。风呼啸着，从一个街口钻入另一个街口，孩子们也惊恐地叫着。我象所有的行人一样匆匆地赶着路，我是跌跌撞撞从高坡上下来的，我找寻一个藏身的所在，我找寻一张亲切的脸，当我跨进一间草房，连那灯火也倏地熄灭了。

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没有听见一个人声，我摸索着坐在一张长椅里(我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我倒有些失悔了。我是从黑暗投向黑暗，我虽然坐在这里，正如同我行走在闹攘的街路上，或是独自蹲在大野里寂寞的岩穴中，——就是我自己。甚至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充塞我眼前的是无边的黑，而我的心胸中还是一片填不起来的空白。我才抓到悔意，它又离我而去，不知谁又丢给我希望，等到我意识到希望的时节，它又无影踪地破灭了，使我什么都感不到，但是我并不失望，我一直在殷切地等待着。

那摇天撼地的大雷雨来了，青白色的电光是从窗口闪进来的，雷是从不可知的地方滚过来的，大雨落在屋顶

上，——只是几分钟，它便从屋顶又落到我的头顶上了。

我不知道向哪里躲藏我自己，虽然我有在雨中独步的癖好，可是我并不希望挟着积年尘土的雨水打湿我的头身，倒是借了那一闪即逝的电光，引我站起来，知道该向哪里趋避。我把我那挺直的身躯依在墙边，静聆室外和室内的雨声。我盼望着更大的雷雨，摧毁世界的雷雨。

雨声似乎小了，过些时才觉察到的的答答的原来是屋顶落下来的雨，外边的雨已经停了，纵然雷电还在滚着闪着。这时候我不得不走到外边来躲避雨了，云间露出几颗雨水洗过的星星，好象站脚不定似地要投向我的怀中，我张开两臂，可是它们仍然远远地在空中。

清新的空气洗荡着我的心胸，顿然觉得减去不少沉滞。人仿佛能凌空而起。一看到包住我的黑暗，我的兴致又消了，我只得垂下头走进去继续我的等待。

时间、空间和我都好象扭结在一处了，谁也不曾移动，各自都等待着。我是在想些什么事么？或是在想什么人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突然我的手被另外的手抓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响着：

"你早来了吧？我知道你是早来了的。……"

气喘使他的声音断续着，可是我知道他是谁，虽然我看不见他，我就和他说：

"你为什么跑呢？路又这么黑！"

"我早就要跑回来了，那阵大雷雨又阻住我，我想到你在等我了。"

我顿然象被解开一个大谜似地彻悟了，可是我却这样说：

"不，不，我没有等你，——没有等多少时候，你，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多么喜欢坐着呢！就是，就是这屋顶有些差，差点弄了我一身水。现在你回来了，那，那，就好了，我还是要坐在这里，你跑累了，你去睡吧，我自己留在这里等。——"

"等什么？"

"等灯火呀，你看，这不是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么？除了睡觉或是死去，眼睛总要看到些什么呀！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坐得这样近，不是谁都看不见谁么？"

他沉默了，他不说话也不移动，这时他的呼吸已经恢复了平匀，没有一点声息地坐在我的身边。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除开他那对在黑暗中转动着的大眸子，这样使我记起他，记起我们的手原来还在握着。他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猜得出他是要睡去了，我分明看到那发亮的眼睛一闭一闭地，只是为了补偿他的歉疚，他才强忍在那里的。

"去睡吧，你等什么呢？"

"我等你，——你所等待的。"

忽然，他惊喜地叫着：

"你听，你听，——"

"你是听到鸡叫么？"

"是呀，是呀，……天就要亮了！"

"这是午夜的鸡啼，天还正黑得浓呢！"

"难道天，天不会亮起来么？"

“不，总是要亮的，只需要——等待！”

“只是等待有什么用呢？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走向发光的地方，那么我们会迎着光明的。”

“对，对，你说得对，我们要冲出去，只是等待没有用处的。”

我猛然站起身子，拉着他的手，打开屋门，跨到外边去，向闪着微光的天边走去了。

1944年8月26日

沉默的果实

我醒来了，鸡正叫着，天还没有亮。我仿佛是被有力的一击打醒了的，颈项一直在疼痛着。我看不见伸出去的手，它在黑暗中仍然抚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点热，我意识到那原来是发炎。我应该记得的，它已经使我痛苦了三四天，使我疲倦了睡不下去，睡下又不能转侧，到早晨我又不能起来。就是那一点小小的病痛，使我的半个头和半个身子都痛了，而且我的半张嘴好象封住了，还有那上下十几颗使我疼痛的牙齿。有时候我那么愤怒，可是我的牙都咬不上，我的额上凝着疼出来的汗珠。我想举拳来打掉那半张使我痛苦的脸，可是我的手才握起来就有一股牵心的疼痛又使我放下来了。

我是过着多么无味的日子呵！我早就盼着天亮了，可是早晨来到之后，接着就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动作的一天。从无望到无望，我的心就涂上一层黯灰的颜色。我失去生活的意味，多少天我就是守在斗室中。我有时虽然喜欢一人独处，可是如今伴了我的是这可厌的无尽的痛苦，使我怎样也脱不开，正象初夏还驮着大棉袄的人。这使我认识了痛苦，不但使我明了我是在苦痛中，我也更能同情那些苦痛

中的人们。是的，在苦痛中，人们的心才贴近了。当我不眠的时候，我也想起，这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在不眠着呵！

那些鸡是骗人的，我记得，它们是属于一家农场，无日无夜地叫着的——并不是那带来黎明的啼叫。我是多么殷切地盼着天会亮起来呵！我张大了眼睛寻找，我忍着苦痛动着我的头追踪！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丝浮游的光明的影子。我突然想：一个人大约就是这样死去的，面前只是充塞着黑暗，慢慢地连苦痛也不觉得了，沉入永恒的安息。

可是我还没有死，因为疼痛还在扰着我；我也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许多人都活，我们都要活得好，活得快乐！可是眼前的苦痛使我把快乐都忘记了。我不知道人是怎样笑的，好象我是被笑遗忘了。不，我忘记笑了。当我勉强想笑的时节，又牵动了我那肿起来的肌肉，我是笑不得也哭不得的。假使我有一面镜子，我就时时可以看到我那张呆板的脸了，只要不是那么无表情，就是哭也好吧？但是想起我那发炎的脸颊，我只得保持那份呆板了。

那无尽的夜呵，那死一般的呆板呵！不，它一直在跳着：我的心，我的血管，这更使我感到疼痛。“只要能消失我的苦痛，我是什么都肯献上的。”我不知道该向谁这么申诉。要不然，给我力量吧，让我击退黑夜，牵来太阳，用一柄锋利的长刀，削去使我疼痛的半张脸吧！

生命也许是值得宝贵的，因为它可以为他人争取生命。如果死是必要的，那就是为了下一代更繁盛的生。埋在土中的不该腐烂，应该有新生。可是他呢？可是他呢？……

他就是那么默默地埋在土中了。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那喜欢抱怨的嘴已经不说话了，只是紧握着我的手流泪。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见了，那一堆乱发下，显得他那张脸更瘦削了。他躺在大床上，我也在一边躺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着，可是我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些时候，他睡着了，好象我也睡着了。当我醒转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下来，我就揉着眼睛站起，他这时也醒了。

"好快呵！——"

他迟缓地说，我感到一点茫然，不知他指着什么说。

"是说天么？"

"不，不——"他摇着那蓬松的头，脸红涨着，"我说的是日子。你还是那样子，可是我连人形都没有了。"

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口，可是只吐出一半，就接不下去了。突然又引起呛嗽，他的妻忙碌着，孩子们也不知所措，使我站在那里也不知怎样去和他告辞了。

那一次，我还记得，我是摸了夜路走回去的，正是雨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水的小路，到了住处的时候，裤管全湿了。我一点也不抱怨，现在想起来还是如此，因为那一次就是最后的相见。之后我一个人走了一条远路，寂寞地住了两年半，他还是住在那里——不，他睡在病院里。有时他伏枕写来几行，要我为他写文章，而且还说到："不必说医药费了，只说每一次警报吧，我都需要一个人把我背进山洞，这里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这样，我也尽我的微力帮他的忙。可是他不知道怎样，也许是久病和他的个性揉合在一

起，使他和好友吵翻了，和出版者也弄不对。可惊的是，他的心那么细，连那在商场上争逐的人也敌不住他。可是他自己，渐渐地连声音也失去了，人只是睡在床上，做为人的活动已经失去一大半。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个城到另外一个省份的乡下养病去了，把他辛苦经营的一份刊物轻易地交给一个人负责，这是我们后来谈起的时候认为又是一桩值得惋惜的事情。

谁也没有想到他以为可以安静养病的乡间，敌人过来了。于是他带着妻儿老小又跑回来(实在说，是妻儿老小把他拖回来的)，回到他那个住了几年的大城。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一层皮包着骨，还不断地吐着血，终于在敌人占领那座大城的前些天，他就闭上眼永远也不看这混淆、黑暗、贪婪、无理的世界了！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那坟，也许被炮火荡平了，也许为修筑工事给掘翻了……但是，这对于他都没有什么妨害了，他不会觉得什么，他再不张开眼睛；这些身后的事情，只劳和他有关的亲友焦灼、烦恼。在他也许还算是幸福的，不然的话，若不是落在敌人的手里，还不要在更进一步的流亡的道上丧失他的生命？不要说他，就是一些更健康的、更年轻的也在这条路上很悲惨地死去，既得不到渴求的生，又说不上殉难，只是那么一点价值也没有地死去了。

象我们原不必殉难，因为既不享受国家的恩俸，也没有守土之责，当然也不会在敌人的膝下讨生，做一个顺民。我们不会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倘若一天敌人来了，我们自然有

我们的路，人民该有人民的力量，人民自有人民的道理，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他也许算是一个聪明的，退到乡边的小县里，那边原来还有一位穷苦的可托的友人，于是喘息方定，不得不把几件衣著摊在地上出卖了。过了两三天，看到只是那些没有胃口的乡下主顾，只好打点一下，想到一个大城去卖一点钱充路费，然后再把家小接出来。他好容易搭上一辆“黄鱼”车，不曾想坐到半路就坏了。他又上了一架摇摇晃晃的板车，看着只有五里就要到所到的大城了，一声叱喝，斜刺里跳出几位“好汉”，别的话没有，身边的拿去不算，连身上的也剥个一干二净。好在他们还看不起书，所以到了地方还可以把垫在底下的抽出来给我写这一封信：“我真不知该怎样办好了，我的家小还在××，我没有法子接她们出来了，我自己也是既不能进也不能退，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这样写了来。当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不但他的妻子住的××早已陷于敌手，就是他光着身子到了的那座大城也早已无声无息地陷落了。

一想到敌人用战车在大路急驰的速度占领着我们的土地，我自然也就想起来在大路小路上蠕蠕动着的老的小的、饥饿的、散乱的逃难的人群。他们一步一步爬着的，原想奔赴祖国，想不到为敌人超越了，再没有向前的路，只有向后的路了。原来抛家荡产，只为的做一个自由的公民，想不到吃尽千辛万苦，又落到敌人手中！到那时候，连愤恨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示了。

幸而跑过来了，一路上风风雨雨霜霜雪雪，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一程又一程只是向前走，可是最终不过是这座不平的山城。它是昂首向天的，只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大官而存在的，除开那泥泞的大道、冰冷的小路之外是什么都没有。不该恨，只该歌颂，扯开嗓子唱吧！

呵，呵，我是战时的心脏，
我喷出又吸进
南来北往的人。
从西向东，象游龙
还有两条大水，把我
夹在中央。我的天上
又是天，地下又是地，
天上是烟，地下是泥，
一片灰，就画得出
全城的风物，我不留意：
哪个在愤怒，哪个又在
抛出无情的嘲讥，我只是
雄伟地，不动地站在那里……

唱的是别人，我只是沉默，沉默，凡是发声的早已喑哑了，我也只是沉默着。早晨我起来了，推开门，望望天，可是浓雾遮住我的眼，不出三尺远，便什么都看不见，谁知道哪里是河，哪里是山？既然没有鲜明的天气，我就尽快地关上门，生怕那些水珠一般的深雾附着我的体内。于是我就起始在我那斗室徘徊，我说不出享乐，我就是这样虚耗我的生

命，而我的生命从鬓边的白发、脸上的皱纹看来，已经消失大半了。

我望着门后的水缸，才知道江水已经清了，想着那清澄的碧流，谁还能记起夏天它曾经那么汹涌地夹着河泥滚卷翻腾而去的雄姿？它吼叫着，受了阻拦便更大声吼叫着，无畏地向前而去！如果你不服便把你卷去！如果它瘦损了，它那青碧的水色使人们想起了遥远的海，它那平静的水面使浪子们顾影自怜。它只是那么平静地，使人一点也看不出地、无声地缓缓地流着，使人会担心到有一天它会流尽了，使人们忘记它曾是一条大河。

我原来没有对镜的癖好，可是我俯身在那水缸上，我却无心中望到我的面颜了；它是一张多么呆板的脸呵，不喜，不怒，无生，无死，使我自己也憎恨起来了。我不相信原来我就是这么一副嘴脸的。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我勉强地笑着，可是那多么象一个没有修养的画匠所造出来的一张笑脸呵！我就象逃避般拔脚跑开了。

我不能到远处去，我只能在我那小天地中转着，象一只拖磨的牛，因为没有那副遮眼罩，所以我看得清斗室中大大小小的事物：在屋角的上端，一张蛛网还黏着几只蚊蝇的尸骸，下端就是一个堵了又开了的老鼠洞。当我低视的时候，正有一只大鼠，从里面阔步而去，它昂首四顾，意气自得，一点也没有因为看到我显得胆小的样子，它跑过去，我的眼睛追着它，它一直跳入米缸里，立刻就有声地吃起来。

“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呵！”

我自己低低叫着，蹑手蹑脚地走到近前，轻轻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缸盖，很敏捷地盖上去，我说不出我有多么高兴。可是被盖在里面的老鼠一点也不慌张，它仍旧安稳地咬着米粒，发出微细的声音。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捉住它，就是想弄死它也没有办法。难道我就这么守下去，要它吃尽我的米么？苦苦地想了许久，我只得又敞开缸盖，可是它动也不动地在吃着，一直到我叫了一声，它才不慌不忙地走出来，顺着原路走回它的洞口。我也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它那么清闲地走回去，仿佛它是很理直气壮的样子。是的，只有它们是必须喂饱的，如果没有可吃的东西，那么衣物也好，书籍也好，甚至连器具也好，总得要遭它的殃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它们是比人还要高一级的。

不知从哪里来的呵，那无尽的笑声。

从清早起，室中就浮荡着笑了：高的，低的，男的，女的，从四面八方都传了来；这使我惶恐地从床上跳起，疑惧地自己想着：

"谁在笑呵，为什么笑呵？"

"不是在笑我？为什么在笑我呵？"

于是我霍地站起来了，向各面张望，我看不到一个人，只听着不断的笑声。有的好象笑得喘不过气来，想得出他的眼睛上一定沾了泪水，使看到的人不知他是哭还是笑；有的却大声哈哈着，仿佛要散尽积在胸中的被压制的情感，还一面笑一面用手掌有力地拍着桌子；有的笑声该是属于女

人的，不是高得要刺破蓝天也刺破人的耳朵，就是那么偷偷地低笑着好象用手帕捂着嘴，生怕会被人听见似的夹着孩子的稚气的笑音，……

这笑的海象是要淹没我了，我不能忍受，用两手掩着我的耳朵，可是那笑声很容易地便穿过来了，使我得不着逃避的所在。我愤怒地叫着：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高兴呵！”

“什么事使你们这样快乐呵！”

我仔细谛听，仿佛那笑声又是发自我的心中，我知道，我自己许久都不曾笑了，我早已遗忘了笑，我每日忍受着苦痛，不知怎么样，我的心竟在笑了。我恨不得抓住这个笑着的问：

“你说，你说，你在笑什么？你不知道么？有人说过：‘有这么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可耻的！’难道你这个懦夫，没有用的家伙，你连耻也不知么？

“你说，你说，就说你是只顾自己的一个家伙，你看看你的这副褴褛相，你的孩子都还没有衣服穿呢！他们因为两天没有吃过饭，在一旁哭着呢！你还笑，你还笑点什么？

“这倒怪了，你说你在笑我，我有什么可笑的？我不是那个样子么？和五年前十年前的我一点也没有分别，你凭什么要笑我呢？我还有什么地方足以逗你发笑的么？你活着的目的，就只是为笑别人的么？或是我的存在只是引你发笑的么？你实在应该好好想一下，如果你自己不觉得无聊，你就实实在在使我觉得无聊了，我希望你收回你那无聊

的举动，再留给我们一片清静的天地。我们是既不笑人、也不被人笑的，我们懂得怎样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们。”

到我这样责备着那个笑着的人，我才发觉到我的身边阒无一人，那原来是笑着我自己，我自己又责备着我。我呆了一下，于是我悲伤地想着：“我怎么会这样子呵！”

站在那里，我默默地哭了。

可是我很快地抖落了眼泪，牙齿咬着下唇，我的双手不知不觉地紧紧握成两个拳头。

1945年1月4日

孩　子　们

我站在那里呆看了许久，从那简短的说明我看不出什么，可是那挂在玻璃窗里的照片告诉我许多。那中间是一个几年不见的庞大机车，没有水汽，没有烟，想必在那里停止着。两条铁轨，堆满了煤屑，躺在它的脚下。在机车的前面，一个穿着大棉背心的十岁左右的孩子坐在铁轨上，他的两手拢着一个坐在他的腿上的五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他睡着了。旁边蹲着一个六七岁的好象要哭出来。从那说明上我知道那是从湘桂方面逃难来的。

那正是春天，我打了一个寒颤，看到他们缩手缩脚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是冷的。父亲呢？天黑了呢？饿了呢？可是从孩子们的脸上和身上我早看出了他们父母失散了，或许已经远离开他们了，他们已经孤单地经过多少黑天，已经许久没有吃什么了。看着那两只用麻绳拙笨地绑起来的破鞋，趾头伸出两只来，再看到那疲乏无力的神情，我更知道他们走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路了，——是他们到世界以来所走的最长的路。没有人领着他们安稳地放在车上，他们自己走，困乏了，就在一小块安身的地方瞌睡。而那个小的，他不能睡那么湿冷冰硬的地，又没有母亲的温暖的怀，就只

有由那个小哥哥抱着他，怕他着凉，还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弟弟的身上。他们那稚秀的、微圆的脸，正说出他们是有过家的。可是现在那家，早化为乌有了。他们的衣服，谅必是那些大慈善家的恩德，仅有一件罩在那微小的身躯上。至于吃，我看不出来，可是那紧蹙的眉头，痛苦的脸，仿佛已经告诉我了。而更使我关心的还是那三个微小的生命，谁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抚养他们既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失去他们当然也不是什么罪过，正如同一脚踏死路边的小花草，没有人会惩罚你，你的心上也不会觉得不安的。

我控诉，我为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控诉！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一点也没有承受过人类的温情，却惨受这残酷的困苦。如果说人类是有罪的，那该是我们这些成人，我们中间那些把幸福建筑在别人不幸上的人们。我们快乐过，经过和平的日子，如今我们悲伤，我们过着愁苦的日子，或是遭遇死亡，那也是应该的；可是孩子们不该有这不公平的遭遇。他们来在这个陌生的宇宙中，还没有来得及用他们那天真的眼睛望尽这世间的形形色色，这个大劫就落在他们的头上，让他们也分担人类应得的惩罚，这是极其悲惨而不公允的。

我知道，这一次逃亡的，有多少母亲忍心自己的儿女弃在道旁，因为要躲开亲爱的儿女们的寻觅，不得不淌着泪藏在路边。难道当年似宝贝看待他们的不就是这个遗弃他们的母亲么？如果她不爱他们，她为什么要哭呢？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几次把背着的有残疾的女儿放在地上，几次又

拾了起来。我也知道，一家人，落在荒郊，撑着一把伞遮着冬日的雨雪，经过漫漫的长夜！唉唉，这应该是谁的罪过呢？敌人是不必说了，他们的恶行早已一笔一划地写在我们的心上，我就说那些要人民遭受这不必要苦难的，造成他们损失，使他们伤亡的。那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群至今还在大笑着的人。可是孩子们在哭着，我好象听见哭声了，那不象是从玻璃窗的照片上发出来的，我回头观看，原来是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小女孩发出来的。不，我说错了，她不是站着，她是抱在站在我身旁的她母亲的手上。

她大约有六岁吧，穿了一身才从衣箱取出来褶纹都还没有消失的童装，看那质料，总该不是我们这个后方的产品。她的头发烫得打着卷，亮亮的油好象要滴下来，她的脸上涂满胭脂粉，还有一张红嘴唇。眼睛那里还抹着青晕，使得一双大眼睛更大了。她穿着一双没有沾土的皮鞋，她的母亲是她的放大，所不同的是孩子还有一点没有全遮住、没有斫尽的天真。她们的身边站着一个捧了热水瓶、小衣箱、食品袋的女仆。

“妈妈，我要！”

那个孩子在指点着。

“宝宝，等比赛回来我再买给你好不好？”

“不好，不好，我要，昨天你去跳舞你说今天我要什么买什么。”

“嘘，小声点，有人听见。”

“不，我要，我要，我要……”

孩子一声声地哭起来了，那个母亲再也不敢违拗她了，抱着她走进店门了。这时候我又转回头去，我才知道原来我站在一个大百货商店的玻璃窗前，那上面贴着一张用美术字写成的纸条：

"本店特由湘桂抢运来渝儿童用品多种。为纪念本届儿童节，凡今日选购者，一律九八折计算，以示本店爱护儿童之真心。"

我看进去，那里还有尺大的洋娃娃，各色绒线，五磅装奶粉，"来路"童衣，小花帽，胶质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妖怪……

那边还有一张大红纸，上面显明地印了四个大字：

"狂歌热舞！"

在这下面还有几个小字：

"请密切注意开映日期和地点。"

我恨不得挥起拳头来，打碎这不平的城和这不平的天地！

1945年

散 文 三 试

苦痛和快乐

我逡巡在苦痛和快乐的边沿上，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原以为它们中间有遥远的距离，不曾想它们却是那么相近。我左右顾盼，它们就在我的两边。我的胸中充满了愉悦和恐惧，我只得更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

我不怕苦痛，可是我也不拒绝快乐。这么长久的时日，我只在苦痛的沉渊中泅泳。它虽然是静止的，可是它的波面上停留不住一粒细尘。我用绝望的声音歌唱着我那痛苦的心，从遥远的天边外，响着微细的回应；我的眼前倏地闪了一道光，我瞥见快乐的影子，但当我伸出手去，全身俯就它的时候，它却远逝了。

是谁把我拖上来的，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是被一只温柔的、好象无力的手把我牵引上来了。我重复看见花，看见树，看见了穿碎白云的飞鸟。我用感激的目光追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我的面前。我低下头来，看到附着我心上的永不磨灭的影子，原来他早已投入了我的胸怀。

我从苦痛的沉渊中爬出，站起身来，才看到快乐原来就

在面前。可是我转回头去，我又望到仍在苦痛中的一群。我虽不曾自去攫得快乐，把苦痛掷给别人，可是我也不忍心独自跨过去，无视他们的苦痛。我们的苦痛是一个，快乐也是一个。我们都要跨到快乐中去。我看着我那无力的两手，我不知道先向谁伸出去。我注视着他们，每一张脸都是我熟悉的，都是不曾被苦痛淹没而怀着希望的微笑的。我们共过苦痛的，我怎么能把他们遗忘在苦痛之中？

我奋力引他们上来，一个又是一个，虽然在困苦中，他们仍有浓厚的兄弟般的爱情，他们并不争先。可是我的力量还是不济了，当我又引着一个的时候，几乎把我又拖下去，幸亏有另外的两只手拉住我，我回头观望，原来是早被我引上来的得到苏息的人的手。

我望着他，好象说："你应该休息呵！"

他望着我，好象回答："当着我的同伴还在苦痛中，我不能安心休息的。"

于是我们共同伸出手去，共同把陷在那中间的都引上来。我们都从苦痛中抬起头来，站直了身子，还是我们那一群，一齐大步向快乐中走去。我们最快乐，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穿过苦痛的快乐。

生命与爱

我抬起眼来，无数的雪白的云朵向上飞翔，我细心观望，原来是浴着朝阳的鸽群，愉悦地飞向蓝天的阔胸。

那边，高摩天际的大树的高枝上，正有小鸟快乐地叫跳着；一头小松鼠，钻到尖顶，扬着鼻子望过那一片无垠的湛蓝，便迅速地沿着树干奔下来了。那树还缠绕着青青的藤蔓，开着小蓝花，在空隙的所在还有象安放在那里的小圆菌。美丽而骄傲的牵牛，从黑夜的磨难中过来，满心都是泪，迎着初起的太阳。小草顶着一滴露水，一星光辉，昂着它们的头。土地都微微地动着，原来那下边还有不被看到的想翻到地面上来……

呵，生命是无所不在的，爱也无所不在。

我有生命，我也有爱。我有旺盛的生命，我有固执的爱情。我用我的爱情，滋育我的生命的树，使它在大地间矗立，不怕大风雨的摇撼。让它满身流着血，全是伤，只要它能托住天的一角，不使荫蔽在它下面的蒙受些微的损伤。为了他人的生命，我要生命；为了他人的爱情，我要爱情。爱使生命丰富，爱使一个生命联起又一个生命。为什么太阳从早到晚用殷切的眼热望着受难的大地？为什么绕着太阳的月亮以太阳的光为光又转照着人间？为什么潮水如约汹涌地奔向海岸，在岩石间留下它的话语？为什么星星和流萤相互地眨着眼睛？为什么人能忘了自己，用发亮的眼睛凝望，随时都有可以奉献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不在，欣喜地看着他人享受生命？是这爱情使天地广大，是这爱情使日夜分明，是这爱情拯救了受难的人群，是这爱情使一颗心成为万颗心——一人的生命联起万人的生命。

如果生命没有爱情，太阳不顾恋地远去了，月亮不再有

光；海水涸了，不再有波浪；土地把树掷出去，星星也四散消逝了，流萤跌在地上。人们互相恨着，象鸵鸟一样钻到岩穴里，等待着死亡。不，不，我想没有一个人甘心世界这样达到它的末日，这不是为自己不到百年的生存，是为了那必须继续下去的、永不灭亡的人群。

我歌颂生命，我歌颂使生命常青的爱情。我爱自己的生命，我更爱别人的生命。我不因为我那困苦的生命就加以诅咒，我用爱来洗净它的困苦，我用爱使别人的生命丰富，使别人享受他们生命的内容。

让我们同声歌唱吧，让我们同声欢呼吧，当着我的力量还没有失去，我的爱情还浓重，我的生命还健壮的时候，让我的歌使太阳对大地更亲切，星月更明亮，涛声做为我的低音，萤火是照亮了我的曲谱的微光。人们不再只是无助地互望，用他们有力的臂膀，尽情地拥抱，都有了生命，都有了爱，得到了宇宙的大和谐。

如果我的生命不在，就把我的爱在人间留下来。

希望的花朵

若是没有那希望的金色小虫，最后从装满人间灾难的宝匣中飞出来，人类怕早已达到灭亡的境地了吧？

希望使种子发芽，希望使枯树抽条，希望使生命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给人间装点了无数的美丽的花朵。

如果当夜之后没有白昼，人们看到沉下去的太阳，不只

是悲伤，还要对统治人间的无尽的黑暗发着抖吧！无边的夜呵，该只把人带到灭亡。如果种子是死在土地里，谁还肯大把地撒在地上？如果树是不生叶子的，谁还要它站在那里遮住生长万物的阳光？因为有希望，才有热，才有光，才有生长。

当希望的花朵闪在你的眼前，谁还能迷醉般地闭起眼睛，只等待一个美梦？希望引你大睁着眼，充满了喜悦和坚信，伸出你的双手，顺着它的路向前走，你要奔向前去，用你全身的力量冲刺，直到你把它抓到手中。希望的花朵不是一颗，在你的掌中，它就化成无数颗。你把它分给你的同行者，让每个人都捧着他的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告诉我，当着希望的花朵开在你的手中，你要什么？

你要幸福，是么？也要我的幸福，——呵呵，还要万万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就忘了别人的，正如同我们不能看重了自己的生命便忽略了别人的生命。你要笑么？不，我要你歌唱，把你的歌唱，投在宇宙间的大和谐中，让你的歌声把那和谐送到至高的天空。

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的声音！你的歌唱好象在我的面前筑起一条七色的虹桥，我毫不恐惧地走了上去。迎在我前面的是透明的、蔚蓝的天空；随在我后面的，是不尽的万人的行列。我们是从污秽中来，我们是从困苦中来，我们是从无望的悲伤中来。我还忘记了，我们每人的手中早就捧着希望的花朵。有了面前的希望，我们才能在那缤纷的彩桥上跨着脚步，不战颤，不打抖。万人的希望结成一个

大的希望，万人的快乐集成一个大的快乐，万人的歌声汇成天地间的最大的最强的声音。

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大和谐了，凡是能发音的都歌唱，歌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歌唱万人的快乐和幸福。尽管我们的声音有高低，可是没有一个人障住别人的音路。若是水，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流；若是风，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吹；若是歌，我们就有一个相同的曲调；若是有爱情，我们就该尽情地拥抱。让我们的理想是一个，快乐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也合成一个，因为我们的手中都有一颗最大的、最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1946年4月6日江边

失去了题目

在这个倒霉的年代中，好人活该发疯的。

——俗谚

我那么好奇地注视着那个衣冠整齐、有高大身材的一个青年男子，看他每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却又无所事事地站在路边，不说一句话，好象永远谛听着别人。他的头发梳理得很光亮，结着一个领花。我时时看到他坐在学校后面小山上的墓地前。一个人好心地低低和我说：

“这个人，他是一个疯子。”

和我说这话的人那份神秘的神气，倒使我觉得有点诧异了，因为那个人和我相比，和其他的人相比，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

“疯子么？”

“是个疯子，就是因为坟里的那个女人疯的，有一年多了。”

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发疯，减低了我的同情，我想，等待一个人的，该有更多的事。

“是不是因为他爱的人死了？”

“他是为她的死才发疯的，可是那个女人生前也没有爱过他，使他受了刺激，神经有点不正常。到了她死了，他就疯了。”

这挚情也许是足以打动人的，可是我再看了他一眼，便离开了，以后我也不再注视他；因为想起疯人，在我的记忆中有更打动人的，更不能忘记的。

象一场梦似地使我记起那时我还是住在内地的一个小镇上，大清早人们便大声嚷叫起来了。我知道那有的是船夫揽客的，有挑煤炭的，有卖白糖糕的……忽然有一阵哄笑惊起我，我就披衣起床，从窗口望下去，看到一个打红包头的女人，还裹着红绑腿，她走在前面，后面有一堆人跟着笑着。

她一面走，一面说，她要扫街的人把街扫得干净，她要在街边的狗都听从她的指挥。在她前面的狗和人，习惯地听从她的话了；可是身后的人，哄笑着，叫着，淘气的孩子拿小石丢她。这激怒了她，猛然间转过身来吐一口口水，那些人每人吐了她一口口水。这使她满头满脸都挂着口水了。她去追他们，他们哄笑着，散了。一个好心的老年人拉住她。

“莫和他们淘神吧，刘大嫂，——”接着这温和的语调，他扬起胡尖朝那散开的人大声骂着：“你们这起人，要不得，她又不害你们的事，为啥子要鼓到她吵！”

这时我来到街上了，我看到那个平了气的女人朝前走去，我就问路旁的一个人，他告诉我她逢场必到，说是要维

持街上秩序的。

“她做什么要管这许多事？”

“唉，先生，她是一个疯子嘛！”

“怎么没有人管她？”

“谁管得了她，她疯得名正言顺。”

听者误会了我所说的管的意思了，我是说为什么镇公所不设法为她治疗，收留她；他却以为我赞助维持治安，把疯子“管”到黑房子里去。怎么样疯得名正言顺，我想不出来。于是他又告诉我，她是山上的人，逢三六九的场清早赶下来，照例是这样的装束，她要维持赶场的秩序，街上的人都认得她，也还尊敬她，都算听她的话；和她闹的不过是小孩子和不务正的游浪子，只要有什么争吵，人们都还是站在她那一面的。

“为什么别人都尊敬她呢？”

“吭，她三个儿子都去打国仗没有音信了，人们哪好不尊敬她！”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剩，就剩下她一个。她还说，她也要去打国仗，你不看她一个人在那边操练么？”

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果然看到她一个人两手叉着腰在一本正经地开步走。她不侵犯别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逢场要下来维持秩序。那个人又和我说：

“她常说国家秩序不好，需要人来维持，她就每场不辞辛苦从山上赶下来，维持秩序，她不过是要别人放出人行道

来，不要把烂菜随地丢，不要打架，都还说得过去，知道她的底细的人，也没有人和她争。那个可就不同了——”

他转了半个身，向街东一指，在青石墩上坐了一个很安详的、大约有四五十岁的妇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除开那一双呆呆地瞪着前方的眼睛。

“——你不要看她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发作起来可不得了，不是缠着向你要儿子，就是拿你当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呢？”

“她的儿子死了，死了三年了。

“死了一个儿子也会发疯？”

“不，先生，你不知道，她的儿子是打死的。”

我误会了“打”字的意思，我以为是空袭时被机关枪打死，或是不小心被流弹打死；可是那个人用力地摇着头，有一点气急地说：“不是哪，不是哪，就是活生生在面前打死的哟！”

“怎么，会有这样事！”

其实，我本不必惊讶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不是亲自看见一个逃兵被吊在树上活活烧死么？不过那是烧给他的同伴们看，这却是在一个母亲面前打死她所亲生的儿子。

“说起来也怪，原来是独子，不知道怎么给抽了壮丁——”

他虽然说是不知道怎样，可是我们谁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是因为穷，好欺负，便是开罪了保甲长，本可免役

的反倒抽上。

“——这已经给了那个老太婆一个打击，她不知道哭哭啼啼了多少天，东求情西讨饶，可是那些青天大老爷硬是铁着面孔，一点也不含糊，她的儿子到底被爆竹给送走了。”

“那么怎么又会死在她的面前呢？”

“你别忙呵，让我慢慢说，那小子也有点路道，走了约摸半个月，有一天傍晚他忽然溜回来了。也算冤家路窄，恰巧被烟馆的小伙计石海青看到了，原来他们就因为赌钱有点过不去的地方，这下子石海青可抓到把柄。石海青开口也不多，才二百元。当然，那时的二百元，抵得过眼下的二万元。也是他不好，没有给钱不算，还抡了石海青两拳头。石海青那小子本不是好东西，当夜就报告了镇上的驻军，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从热被窝把他抓去了；那天正走这里过，他知道事情不好，脸象纸样白，他母亲跟在后边，大声喊冤，可是没有一个人睬她。

“——在早，怕她也想不到会活活打死的，以为不过是皮肉遭殃，等到拖到山上的队部里，她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那大门紧紧关起，只听见儿子的熟悉的哭喊告饶，最初声音是洪亮的，还听得见脚手挣扎的声音。她捶着门，大声号哭，用头去撞；渐渐地里面的声音小了，只听见皮鞭挥过空气打在皮肉上的脆音，最后门打开了，一副血肉狼藉的尸身拖了出来，那个母亲猛然间就扑到那上面去，她也一声都没有了。

“等到她缓过这口气来，她就向别人要她的儿子，或是

爽性把别人当做她的儿子。你看，你看，她走过来了，她一面走一面吐口水，她说只想朝这个人世吐口水。我们还是躲开她吧，免得要她撞到身上来。”

和我说话的人，有一点厌恶地先自溜走了。我倒并不这样，因为我既不能找回她的儿子，也无法做她的儿子，所以就站到一旁去了。我看她走过去，好象祛除不祥似地吐着口水，这就使我记起来那两句俗谚：

“在这个倒霉的年代中，

好人活该发疯的。”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

我是从群山中来的，远山连着近山，一眼望不断。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也是坡坡坎坎，如果有一方平地，早就在地名的下面加一个“坝”字，表示它是多么难得和希奇。这些年来，我一直就生活在山里，山是我的亲人，它日夜地望着我。如果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我抬眼就可以望到矗立在远峰顶的一株老树。它的背弯着，驮着年月的重累，可是它不曾倒下去，在大风雨的摇撼下生长着。它只是一个，没有向一个人说过话——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走在它的近边。它就是那样站在高不可攀的峰顶上。如果我感到不能忍耐，大江在我脚下流过，它挟着千万年和千万里的不平和愤怒，吼叫着翻滚着流向远方。

因为山高，河也就深了。枯水过渡时虽然免不了抱怨那二三百级的石阶和半里左右的石子滩，可是洪水来了，每个人都想河床为什么不再深些呢？石阶为什么不再多有七八十级？看着，看着，还有三级五级就要上岸了。

水是大的。撞岩过滩的吼叫声反倒没有了，浩漫无涯，河心的水流高凸着，岸边旋着白色的泡沫。不是没有声音，伏在门板上，抓住一根木头的人力竭声嘶地喊着救命，可是

谁还能救人呢？船是早已没有了，住在岸边的人连夜抢救杂物和自己，有的什么都没有拿上来，光着身子发呆地望着水流；住在岸上的也在整理物件，有的已经抬到高坡上去了。

这个大城的河水终年和两岸差不了一尺两尺，到了夏天，雨大了，积水宣泄不尽，河水虽然没有上岸，街道却变成小河了。那水，发着腐臭的、见不得人的气味，因为是从阴沟泛上来的。那不只是污泥，脏水，还有垃圾和粪便，在那被高大的建筑压低了的街面积得更深。没有淹死人的力量，可是困住人，使人们走不出一步，只好成天守在鸽笼一般的小房子里，望着那灰色的天，灰色的墙，还有那灰色的水！

这臭水对我倒没有什么，我没有去做计时论资的工，我也没有要签到的公司办；我倒想起来没有地方住、躲在贴了封条的空大楼前阶上树下的无家可还的露宿人，他们不知要到哪里才能得到一夜的安息。

有的人要睡觉可是没有地方睡，有的人该睡却不去睡。在这个大城里，不睡的人可多着呢！舞女，妓女，和她们作乐的人……等在门外的车夫，有钱人家里牌桌边的四位女战将，吃鸦片烟的老太爷，还有在身边一直打瞌睡的小丫头……那里可不是这样，就说有了电灯，因为是水电，天旱，灯光从七点到九点就完了。用油灯"照亮"的人，为了油贵，吃过晚饭，就把灯熄了。在暗中，大家张着眼睛静坐，过些时有点困倦了，就摸到床上去睡。睡不着呢，就睁大两眼望着黑暗，望着从窗缝飞进来的萤火虫。墙外轻轻地走过不

睡的人，低低地吹着口哨，做为互通音息的记号，那是贼。在那里叫做强盗的，捉到的话免不了一番死打，他们所采取的对策是“文进武出”，遇到事主追上来就应用身边的武器先下手为强。

这里的偷是日夜进行的，时时有人丢失些什么，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人被偷了，卖票的人不管，同车的人不管，甚至于同行的人也不敢管，因为怕那些成群结党的人下毒手。偷到了就卖，有许多街巷是他们的市场。小偷大偷，小骗大骗，小卖大卖……造成了这个繁荣的市面。

这里都是买卖，都是生意，亲子间，夫妻间，兄弟间，无非都是买卖。要不然就是一角五的利息。物品有用，钱更有用，只是人没有用。如果法律不禁止的话，人肉倒也有它的价值，说急了实在就可以咬一口的。

到处是声音，到处是争执。到处是买卖。交易所，大公司，小商店，街头上的玻璃柜和地摊，还有一幢房子里的二楼卖到三楼，三楼又卖到客堂间。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卖，正如同高尔基说过的：“从猪一直卖到良心。”

良心的行市是多少呢？怕没有一个人知道吧，良心是商品，许多人却都知道。在这个大城里，良心是不存在的，正如同高悬在国际饭店上的四个大字：“礼义廉耻”。

人们都在隐藏自己，用不同的脸对不同的人，多半都懂得见了狮子就是羊、见了羊就是狮子的原则。善变的不只是脸，还有整个的人。让我们这些从山里来的人，更感到说不出的惶惑了。

只有加油站的工作者是把自己完全显露给人的，他那小小的屋子是用玻璃建造的，他坐在小办公桌的前面，当他有点什么事要背过身去做的时候，后面正和前面一样，也是街路，也是来往不断的行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把我放在那里面，不到三天，我准定会疯了的。我想每个人也都该如此吧，就是极短的时间也好，极小的地方也好，使自己能躲起一下。因为职业所关，不得已生活在四面见人的玻璃房子里，站在十字路口，总该是很少数的人吧。再没有想到在一个大建筑里我也看到了，几十丈宽的房子，从这面一直可以望到那面，中间却用玻璃隔了许多的小间。我不知道这边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一个问题不得解决忽然往返踱步而另外一间的是否还能安坐办公？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偶然因为无聊对镜拔着鼻毛是否许多望到的人都要发笑？我不知道万一一个人实在因为疲倦打了一个呵欠，是否象传染病似的使许多人都应和着他的呵欠？我总记得在什么地方见到这个场面，一直到引我上来的朋友低低地在我耳边说："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厅象不象水族馆？"我才恍然大悟，想起十八年前在青岛所看到的。我更好奇地隔着玻璃望进去，坐在那里的人很安然，很愉快，很自足。他们的自信心仿佛都很强，只要每天能按时办公，天下就太平无事。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可惊的，正如同在下雨的日子，走在街上，看到穿着全透明玻璃雨衣的男女在雨中得意地穿行，我只觉得有点不惯，有点碍眼。同行的友人却一语中的地说出来：

“你记得在桂林时我们吃的纸包鸡么？”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朋友也笑起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瘦的，胖的，穿花衣服的，裸着手臂和腿部的，正象我们隔着纸望到哪里是鸡腿，哪里是脚，那里是翅膀，哪里是前胸，……

我还是怀恋我那山中的日月哟！逢三六九的场，使我不忘记从身边转过的日子；在空中成群飞过的敌机，使我不忘记我们的苦难。可是没有人笑我的寒伧，因为如果在我的衣上找出一个破洞，那个人的身上也许能找出两个。我们熟悉了他们的话语，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爱那秋冬大雾，虽然那对人的身体有害，可是它给人们半年宁静的日子。我们可以及时起身，及时工作，及时吃饭，也及时睡觉。四围虽是群山，脚下却展开一片平原，那有四时不断的花草，晨午夕夜鸣啭的好鸟。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傍江的梧桐荫路，还有从小路走下去的江边。如果江水是安静的，又有月亮，天上是光，水上也是光，拢着膝头凝望着一去不返的水，听它低声的鸣咽，好象诉说藏在深心中的情感。那是没有字的诉说，如同无音的美乐，只能用细微的心去领会。当着一个人，百般疲惫了——他正好在这里得到好休憩。他伸直了身子仰卧在软沙上，月光洗荡着他的心胸，他感到那样的恬适，好象睡在母亲的或是最爱最爱的人的怀里。

可是现在我来到这个大城了，这里没有山，却有矗天的大楼，那楼上长满了眼睛，好象永远瞪着我，使我这个渺小的人更不知道怎样镇静自己了，我再也不能安步在街心摇

摆，我也得象小偷似地东张西望才跑过街去。别人用好奇的眼睛望着我那变了色的防空裤，更望着我那十年没有上油的、微风就使它变成飞蓬的头发，他们更用希奇的眼睛看着我这许多年来逃警报赶场两用的布袋。他们也许以为我是还了俗的游方和尚，还舍不得丢掉那讨钱讨吃食的布口袋。

他们看我觉得新奇，我看他们觉得糊涂，我弄不清他们该是些做什么的。那西装革履的我向他握手，原来他是让我坐的理发匠。我起身点头接过鬈发时装的主妇的一杯茶，主人却告诉我她是女仆。我向一个大官痛骂汉奸的无耻，我的朋友好心地拉一下我的衣角，过后才低低地和我说为什么不留心那个大官微红的脸还有那不快的面容？因为他曾经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一个人，他两边送情报，两边拿钱。

对于路，我也是如此。八年的相别，已经使我忘了许多，它又换了许多名字，更使我弄不清东南西北。有一天，我迷了路，我向站在高台上的指路人请教：

“对不起，××路向哪边走？”

“在北边吧？”

“我找过了，没有。”

“那么你向西边去看看。”

“我是从西边来的。”

“那么你向东去试试。”

我看到他那样子，听到他的话音，我并没有移动我的脚

步，却反问了他一声：

“你也是从××来的吧？”

“是呵，”他很快乐地和我说，好象遇见一个亲人一样。“我才来了一个月。”

“你的路也不大清楚吧？”

“可不是——”他的声音低了，失去了脸上的笑容，“总是两个名字，搅也搅不清。”

“我也是这样，想这个城太大了，街道又多，记不得算不了什么。”

这我们才互相原谅，互相了解，脸上都露出来惶惑的、莫可奈何的苦笑。

1946年7月21日

大 城 颂

喂，你没有看见过上海么？就是那边，你看，那一派红光。那不是火，傻孩子，那不是我们那里烧山的野火，那是那个不眠的大城冒出来的光。

你说我们这里早就黑了天，邻舍家有的都睡着了，不错，上海的天也黑了，那是人的力量使它发光。你看不出吧，那一边是出卖宇宙牌雨衣，这一边是找寻礼义廉耻。有的在推销香烟或是蚊香，热心的宗教家，还借这五颜六色的灯光在说教呢！你要问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无论你有多么大的罪恶，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立刻可以升天哩！你看，这多么方便，做了一生恶事，只要你皈依上帝，不但洗去了你的罪恶，还可以一步升天，和那些美丽的安琪儿在一起呢！

你没有看见过安琪儿么？地上也有安琪儿的，就是在那说教牌的下面每晚都立满了“街上的安琪儿”的。她们从头等，二等，三等，一直到没有等级，没有房屋，只好在街灯的下面向路人微笑。她们是不得不笑的，你不能责备她们当着人类在苦痛之中，她们还要笑的。她们是用笑来卖钱的。

在这个大城里，谁是最快乐的，我说不出。到处都是欢笑，谁知道在那笑声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神经敏锐一点，这笑声会使你发疯的，因为那不是笑，那是一根根的利爪在抓你的神经，使你的神经变成一团糟。想想看，假使神经变成一团糟，人还怎么能受得了？可是上海人不怕的，他们在喧闹之中取得镇静，你看每一个电车停站，每一辆装满了人的车，说是沙丁鱼都不足，因为挤得不分彼此你我，只好说象阿根廷的碎牛肉（我用这些外国罐头做比方，因为你更能了解些）。你再看那两条马路上的黑市场，你穿过一次就通身是汗，满耳是吵嚷；可是他们整天在那里，眼忙，耳忙，口忙，两脚也忙，那是怕万一有想捞外水的警察来了，不得不拔脚跑开，免得人财两损。再有那交易所，“理论家”说那是多么利国益民的，可是事实上那是一座扰攘的大臭坑！投机家在那里睁大了眼睛，不，我说错了，真正的大投机家并不在那里，他们只坐在公馆里，电话旁，从那里发出他们的一吸一放的命令；忙的是那些楼上楼下的人们，汗珠象黄豆大，拥在那里，手掌向外或是手掌向内，在那里桉听着那无数的嗡嗡地响着的、要塞住一只耳朵才听得到的电话。你一分钟都站不住，他们的一生都在那里，全部的理想，全部的情感也全在那里。明天他发财了，什么都属于他的；如果他失败了，连他自己都不属于他了。

更奇怪的是我曾经在一座大楼里闻到檀香的气味，刚好门开了，我看到一间雅致的佛堂，问起来才知道原来也是屠宰公司经理的办公室。你以为这是一个讽刺或是一个矛

盾么？不，事实是这样的，比这还巧妙的是不久才发生的绑票匪把肉票藏到市政府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说起来真象一个虚构的荒唐故事哩！事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可是，昨天我在街上却遇到严密的搜查，仍然是那些巡捕执行的（从身材和态度上我只知道他们是忠于大英帝国的巡捕），照样是提了手枪，手指还扣在里面，准备任何时候都能射击。当我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时时受到他们的搜查；二十年前在另一个城里，通过日本租界也常常受到日本兵的搜查，今天我又受到搜查了，你相信么？而且还有冲锋枪，手提式。等着你要是拒检，不但打死你，还得打死路上许多行人，好在我们的命不值钱，打死也算不了什么。

这是说你走在街上，就是住在你的家里呢，不久就要有人来拜访你了。他们是奉公来的，什么问题你都不能拒绝回答，他们要造成纪录，将来分门别类，把你定成几等几级，有个风声草动的，马上就可以得到线索，想逃也逃不出去。你就变成了孙猴子，这个大城的主宰，就是如来佛的掌心。

这么说来，居民应该高枕无忧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有一次的绑案赎金竟到了五十万美金，你算一下看，有多少圈圈？绑匪的口气比贪污的官吏还要大呢！论本事，也着实惊人，俨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体，周密、敏捷，在效率方面说起来实在是不可比的。有一次，几个绑匪带着肉票，舞场、饭馆、公共场所……什么地方都到过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发现出那极不自然的关系。我想，如果我是其中任何方面的一个，我却会手足失措，形色张皇，早被别

人识破。可是识破有什么用呢？这个大城的居民向例是不管闲事的，遇见邻居有盗匪，照例是关门闭户，除非失了火，那是因为怕连累的缘故。

不要说路人间没有感情，不是前两天有一件案子，一个妻子把丈夫杀了十二刀！这十二刀怎么砍下去的，我连想也想不出。可是一个男人就是这样被砍成多少块，那个犯罪的女人（还是一个瘦小的年轻女人）还有那好事的记者把照片制版刊出呢！

这里反正有的是制版材料，有的是白报纸，也有的是那许多无聊的事。记得前一阵，曾经创造了一个父亲节，一个最伟大的口号是："如果不纪念父亲节，就是不孝！"（我想那一天，"不孝"的人实在太多了。）当天的报纸上，就有一个孝子向父亲献花的照片。彬彬有礼，假里假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这一对孝子慈父流传千古？这些天呢，你没有看见么？在选举小姐皇后，满纸都是照片哩！选举票是用钱买的（这一点也还爽快，说明是要钱救灾），可是我无论如何总没有这样想象的力量，不知道怎样把瘦骨嶙峋的灾民和花枝招展的女人想在一起。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矛盾。

这个大城，原来是以大矛盾出名的，不是前些日子有过一次粮贷么？那用意也许是怕米粮涨价，可是这笔钱一来，制成涨价的资本。说是利民，反倒害民，有点看不过去了，火烧出来了，于是大雷大雨一阵，等到最后的有关人物也从外洋回来，反倒一点声息都没有了，谁知道这又是怎么一

回事？

这米粮，真是一桩古怪的东西，它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可是它支配人类的情感，主宰人类的生命。这许多年来，它不知道使多少人升上富有者的天堂，使多少人堕入贫贱者的地狱。我只可怜一位老教授，他因为错领了二斗米，受到处分，因此羞愧致死！还有一个粮官，因为无法从百姓那里压榨出米来，自己投水死了。一死并不能了事的，人总还是要活的，这又使我记起多少年前，曾经有一些没有饭吃的穷人，啸聚山中，自称是“米党”。用米当做党名，当然是前后所无，倒也一语中的，开门见山，没有废话，充分地把米的重要性表现出来。

只要肯说一句真话，在中国，就是最值得敬重的。遍天都是谎话：美丽的，强项的，连自己都骗不过的，……没有一个商人说他是垄断居奇、贪图万利的；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商人在四民之首，过着最豪华的生活。没有一个大官不夸说自己的奉公守法，廉洁清明；可是他们从来不感觉生活迫人，他们一直骑在人民的颈子上。没有一个汉奸不说自己是为国为民的，再切实一点就说是“地下工作者”；可是他们没有被日本人发现捕捉，一直到胜利了，也不曾邀功侯赏，却多半是费尽心机抓了来的。在这个城里，连妓女都夸说是贞洁的；可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会被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强奸了，还染了淋病！

这就是上海，我的孩子，这就是使许多人做梦的上海，这就是那些飞来转去的大官富贾时常夸说的上海！

怎么，你说这不该叫做上海，该叫做下海。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可是下海我们也说不上。我们只是些水上的浮萍，上不去也下不去。今天我们漂到这里来了，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就是有了大风大浪，我们也不担心淹没，海水不过能滚过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冲不散也沉不下的。

好，我的孩子，今夜有满天星，明天该有一个炎热的响晴天。如果你不怕发痧，让我明天领着你们到上海去下一遭海吧。

1946年9月1日

短　简

一

——你看见过一个沉默的人么？他屹然地站立着，两眼笔直地望着远方，紧闭着嘴，却用自己的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也许都有血渗出来了）！他的肌肉凝固着，好象大匠从巨石雕斫出来的，兀然地迎着风雨雪的吹打，他连睫毛都不曾闪动。他不用一张嘴发音，他却是用全身来说话。

海是沉默的，可是它并不柔弱。沉默不是屈服，沉默也不是顺从，沉默是看不见的力量，听不出的声音。

我不曾哭泣，我是挺着身子站在这里的。我很感谢你，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对我真挚的关怀，可是我不能不说你，由于年岁的差别，由于生活的远离，对我的见解是错误的。

难道我喜爱过雾里的生命？难道我怀恋过凄惨的月明？难道我歌颂过朦胧而美丽的夜景？难道我只想用眼泪来美化这悲苦的人生？难道我只要你等待，我也等待，便可以实现我们的美景？

我要好好地告诉你一声，我的孩子：“不！”

认识我的人也会告诉你许多声：“不！”“不！”

但是当一个人驮着遍体的伤痕，他又是百般困乏，他也要在没有人的所在，轻轻地透出一声叹息。不是一只大虫也要到静僻的地方舔着伤口的鲜血么？

你记得《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得莱亲王么？当他受了重伤，和死亡相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看到青天和飘浮着的白云。这时候一些自然的小点缀来到他的眼前了，细微的情感在他的胸中起伏着，平日所忽略的、所不曾留心的都涌上来了，为了不和这个世界隔绝，他自然也不能推开这些小物件的闯入。假使你知道别人正遮住一个人的视野，把他的天地限在一小方中，你会很快地同情他，站在他那一面了。

你也许以为我不该歌颂人，个人的友情和爱情。别人是走着由窄而阔的路，我却是由大路跌入深坑中。当我张开眼，我也看见云天，我看见无所不在的生命。我又看到远逝的亲切的一些面容，还有那远逝的熟谂的语言。于是我记起来了，那些难再的日子，我更看重坚贞的至情。人要是懂得爱他的邻居的，才会关心到万人的快乐与悲痛，当着一切都是那么困恼着，我自然地想着一些使我愉快的人；我知道如果他们在我身边，不，如果他们充塞了这个世界，那么人间就不再有悲苦存在了。这是我的心，我并不甘心把自己囿于狭小的笼里，我也并不以可数的他们就使我满足，我还是要把苦痛和忧愁的字样从人类中抹去！万人的安乐，才是我的安乐，这一直是我的心所向往的。

也许，有一天我永远放弃语言，那时我全抖落了一切羁

绊，我就和你们手牵手向前走去。

二

想不到那封信竟引起那么多的反响，仿佛这情绪原来是深闭在各人的心的深处的，一旦提起了，就再也按捺不下去，从远的近的不同的地方，纷纷地送来你们的话语，虽是陷在忧郁之中，却充满了情热。要我怎么来说呢？在摇曳的灯光下，我怀着同样的热情展读那些来书和文字，仿佛我的耳朵里听到高的低的男女的不同的声音，都争着要我先听他们的诉说。似乎我还看得见一个个郁结的眉头，一张张忧愁的脸，我想来说你们了，含一点训诫的微意，当我拨弄灯花的时节，在那青灯的油面上，我分明看到一个结得最紧的眉头，愁得最深的脸。我张开嘴，才意识到那原来是我自己的眉和脸。我只得恍有所失地闭紧我的嘴，放下笔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凝视着那跳动的灯火，从暗夜里，从窗门的隙缝中，虫蛾不停地飞进来。它们迳直地扑向火焰，一旋再旋之后，不是被火焚化，就是落在油中淹死；想到那小小的虫豸，竟能那么勇敢地奔赴死亡！

若能有殉道者的决心，忧郁也该不复存在了吧？几年来血火的磨炼，那些闲愁闲闷早该抖落下去了。放在肩上的是一个重负，要完成的是一件大事，要打击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伟大的感召之下，忍住了千辛万苦，把要流出

的眼泪淌向心头，咬着牙齿丢下生死的兄弟们，一颗火热的心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在这里，在那里，为了这个在苦难中的国家，随时交付自已宝贵的生命，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人民，死在敌人的手中也该是快乐的。

我知道你们的多少亲爱的人民就这样躺在地上了，我们那些受了伤的不死的人，怀着热情遥远地飞回来，你们是疲惫了，象采食归来的晚鸦，你绕树三匝找不到一个能收容你们的栖巢，也许那守林的巡鸟正因为你的到来发着警报，于是群鸟就磨啄以待，等待你的血肉做为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呵！眼泪是不宜流淌的，还是奋力远飞吧，我知道你不情愿死在这里，即使中途风急翼折，坠在荒原的手掌上，那你也还是回到母亲大地的怀抱中，不落在恶人的肚腹里。

幸而你找到一个栖息的所在，你住下来了，体肤上的伤痛和疲惫或许能很快地消失，你的心却陡然为愤懑填实。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了你不怀疑自己的时候，你便怀疑别人了。我知道你禁不住要大叫一声：难道几年来的苦斗，还为的保全这许多蠢货？

是的，这些蠢货，这些只顾个人利益的蠢货，灾难从来不曾落在他们的头上：你们的家没有了，他们的家更兴盛起来；你们的骨肉死亡了，他们的人不曾损伤一根毫毛；你们穷得没有一件蔽体的衣裳，他们有万万件放在仓库里腐烂；你们没有一间蔽风雨的茅舍，他们有无数的大厦在市内，在郊外，在香港的山上，在瑞士的湖畔。他们是擎天的撑柱，——真的，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自信压不到他们的头

上。你们可不，精神的和物质的灾害不断地朝你们来，抱着不饱的肚腹，反侧着寒冷的身躯，夜半醒来是满腔的怀恨呵，到朝来就有一只无形的手钳住你的嘴。那嘴不是用来喊叫的了，不是用来说话的了，那是一道紧闭着的闸，挡住了要冲出来的怨懑。抱怨就显得软弱，诉苦就显得无能，有所指摘那就显出你心浮气躁，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还是咽住吧，为人看到的就是那愁结的眉头，为人看不到的是那无人处从眼角激出来的泪珠。你们不是哭泣，点点的珠泪揉合了千万种不可说的情感。唉！在这个大苦痛的时代，谁不曾暗地吞饮自己的眼泪呢？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的，当着众人苦痛忧郁的时节，他们却张开大嘴哈哈笑了。他们原来就是活在别人的不幸上面，以为人们都能好好地生活就是他们的不幸。于是多少人，不曾死在敌人的手下，却无声无息地死在安宁的地方，他们是冻死的，饿死的，……当我听一个人说到："我真饿极了，隔着窗口我看到里边热腾腾的饭菜，随着那打饱嗝的红光满面的客人钻出来的一阵香气，我只得紧紧裤带，我的眼前一片黑……"我要哭出来了，因为那象是我在饥饿中，我们许多人都在饥饿中……

也许我们还算不得饥饿之群，有一大段时日我们不还靠腐烂的米过日子么？那米的霉臭气，一闻到就使你打闷嗝，可是你又不能不吃，这是那些"慈善家"的"恩惠"呵，总算打开了陈仓，给我们一条生路，那是老鼠和霉菌吃剩下的，我们真是还比不起那为害人类的卑贱的小生物，更不必

说比不得一条狗了。狗大约是不懂得忧郁的，也不知道恐惧的，可是它自然得着主人的爱抚，能横亘长空万里；我们却只能为忧郁所腐蚀，为怨恨所啮咬，成日成夜地在苦痛之中。

还是想一想无数在战斗中和敌人肉搏的勇士们，在各角落流汗生产修筑的工人们，在那些伟大的英雄之下，我们真是显得渺小了，那就让我们这点不宜有的忧郁之情也随着渺小下去吧。

1942年4月2日

三

……这里是雾引着云，云引着雾的，早晨才推开窗，雾气便拥进来了，半厌恶半愉快地又关上窗，以为阳光是可期的。那真是一片大雾啊，锁着山顶，压着水流，塞住人们的嘴；细细的水点，连面颊也扑湿了。可是过不久那水点渐渐大起来了，乡下人赶忙收拾他们陈在场上的谷子，狗也仓皇地跑到屋檐下去了，那实在不能说是浓雾的水点了，那是雨哩！

我充满了厌恶地倚窗而立，又是雨，雨，雨！再也想不到在冬天，终日喘息在豪雨的低气压下，什么山呀，树呀，江呀，又都被雨脚和水气全盖住了。在我的心中滋生起来的一半愉快的幼芽，也连根拔起了，太阳没有了，人们只和在湿冷的寒雨中过日子！

我望着雨中的天地，我挑战似的站在那里，我想观看天地自然能给我多少损害；可是我的心蓦地一跳，跳到千万里之外，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居住过的，你们还在住着的那座雾城来。我象被什么啮咬了一下似的，我的心感到疼痛。

好象我把我的爱和恨都留在那个城里了，做着千万里跋涉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的只是空空的兀然一身。我时时会呆住了，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似的，——面前也是一条汹涌的水流，前后也是淹没在绿树的海里的大山，只是失去了别人的和我的相通的心。而且在早晨，眼前的一座大山把阴影盖住我们；近黄昏，身后的一座山又把阴影盖住我们，我简直象是生活在山谷里呵！只有在中午，阳光才从顶上射下来，虽是冬天，却有着夏天的燠热。不管怎么样，它总是可爱的，可是云遮住它了，雨中带来潮湿和寒冷，使人抖战着。那条水流也变成粗暴了，发着更大的响音，三五天前，把横在江中的一条浮桥也冲去了。于是我们就烦闷地活在这里，和其他的人中间有一条宽浊的河，却失去了可往来的那座桥。

我们就被孤独在这里了，一条小船，载不了多少来往的人，一不小心，便顺流而下，——湍急的险滩等待着，矗立江中的，隐在水下的岩石等待着，……于是我们就成天地等待着，等待着那座可以通到外面去的桥呵！墙还没有拆去，桥又断了，难道人与人之间只能这样隔膜地生活着么？

生活在这里的人呢，也和那里的人一样，矮小，瘦弱，每个人都是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言说

话，“安达的”原来是“不知道”的土音，现在变成本地人的别号了。他们富足，懒惰，也是有既笨又狡猾的特性，可是他们并没有那张能说话的嘴，只有在对本地人卑视这一点上，和一些人们的意见是相同的。他们虽然是同一个省份的人，却因为不同的地区就存在了显然的不睦。他们不能站在相爱的这一面，却以为人们应该在相互的仇视中过着日子。

这真是我不解的事了，仿佛我不止说过千百次了，人为什么不能相爱地生活，而使仇恨在人与人之间滋长呢？难道人类还不够不幸的么？难道他们从上古以来，从神那里接受的磨难和压迫还少么？是的，人类是渐渐忘记自己了，只知道对神献上血肉和牺牲，对于同类却露出无情的爪牙，忘记了消逝的和善的日子，以为人从远古以来便这样无耻地生存着。……

还说什么呢？路也走得不少了，眼睛也看得不少了，还不多是那一副寡廉鲜耻的脸！把谎言当作真实，把欺骗当作至理，看别人笑脸过日子的，把小小的头颅好象夹在肩膀中间的，打着空洞的哈哈的，象马戏班里的丑角跳跃着的，成天袖着手流清鼻涕的，……这里，那里，真是不少了。可是我的愤懑永远是那么新鲜，因为我热爱人类，我缺少那份死沉沉的涵养。

也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才能和比我年轻的人在同一的境界中生活。我同样地感受你们的喜怒，我没有那超然飘渺的心。当着你们笑了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为什么笑，于是我也笑了，当你们忧伤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忧伤，

于是我也同样地忧伤。我能与你们同息同感，接受那可贵的丰富的生命。

这里也是雾，也有山，也有水，也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他们多半曾经在社会中滚过一遭，有的染到那份浮躁、不实；但是多半还是纯良的。我还有什么可求呢？我只准备自己，不使他们丢下我也就是了。我谨慎地记住那句话："凡是忘记了今天的，明天也被人忘记。"我想让时日不忘记我们，我们相互地也不要忘记吧。……

四

……要他们到我这里来吧，和我过几天日子，我不会使他们烦恼的。当我听到你说起："他们还欢喜你，不过他们从你这儿只得到忧愁，只得到苦痛，——"那时候我知道你要说："为什么你不能使他们快乐呢？"你没有说，可是我从你那稍稍扬起的眉毛张大了一些的眼睛，和那微微露出一抹牙齿不曾闭紧的嘴唇，……我知道你要那么问我的。我没有回答，那时候天已黑下来了，窗外的细雨在日间使天色阴黯，入晚却又冲淡了夜色。我们都守着沉默，于是我们就默默地分开了。

我穿过夜，在雨雾中走了一节路，任细水珠湿了我的头发，我只是缓缓地行走，远远地望到从我的窗口透了出来的灯光，我才仓促地赶回来，象对不起久待的友朋似地，我坐在灯边，铺下一张纸，于是你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响着，我

就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

下面我又要重复我自己的话了，“我从来不把不快活的脸给别人看的”，凡是和我相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喜欢谈笑的人，我想这你也知道。我们原不是陌生的友朋，你不记得么，我是最喜欢笑的了，虽然我笑得并不好。我也时常要别人笑的，尤其是在最愁苦的时候，或是在最不愉快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在那时候，你们就笑吧。”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面前立刻涌起一张苍白的脸，和一个张着的嘴，原来她是歌唱着的，可是当着她自己唱到最高亢的时节，她的声音仿佛枯竭了，于是在她的嘴角那里显出那么微微的带一点痛苦的苍白的笑，——这救了她自己，也救了听着的人，她的声音就此圆转过去了。

只是在极少的时候，我忽然沉默了，我退到静僻的角落去，终于守着我的沉默，我和众人远离了，我只是一个人，象现在一样地。当着天黑下来了，我就点起灯，我静待着人们的声音沉下去，于是我就象从枯泽逃出又回到海里的鱼那样快活了。没有人和我说话，可是我能够说给我自己。许多夜晚，我都是这么过去的。当着一个人说给他自己的时候，他该没有什么顾忌了吧？夜是这样静谧，除开细微的虫声，什么都没有了。人睡了，大地也睡了，我感到这样愉快，想到人世，想到可怜的人，于是当着这时候我就把悲苦流泻到纸上了。有时我是那么抑郁，我是那么沉重，我不得不把我的头抬起来。我就望到窗外，那也许是大月亮的夜晚呢，这样我看清了窗前的花架和那上面象细发一般的茑萝，它

又为月光遮了一层纱，就使夜更美丽了。可是我一想到又将到来的昼间，我又忍不住了。我原不是不爱光明的。但在那光亮下使我看到的是些什么哟？我的心又黯然了，于是悲苦的人生，无望的世相都一齐闪过来了。让我告诉你吧，有时候我不但是悲苦，我还时常哭泣呢！

你还记得我的笑么？你也象别人一样地感染了我的忧愁而得到苦痛么？那么你向我要什么呢？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么？"苦痛是快乐的母亲，也是快乐的儿子"。我们是快乐过的，我们正在苦痛着，但愿它能快些生出下一代的快乐吧。

（1944年9月1日）

"——这雨还不曾停，这雨还不曾停！"当我践着发光的地面赶早路的时候，我这样大声地叫着。我是独自一人，我不知道在我之外还有谁听得到，可是我毕竟这样叫了，使那堆积在我心头的郁闷才稍稍消下些。我不是只为我的脚找不到一方干土而气愤，也不是因为雨雾和灯光的混照中使我在这个不平的城中迷失了路途而怒恚，我只是想到你，想到你告诉我的："天下了雨房里也下雨了，我什么都不说，缩到墙角那里静静地望着。我的心境也很平和，我不知道我的性情算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你没有变坏呀，不是你见了谁都笑么？你用笑代替了皱眉。我记得，这还是我告诉你的，你向人笑，向事笑，有时独自一个人也笑了。唯其是我告诉你的，所以我才知道你笑是为了什么。

可是，这是深夜呵，不，这是黎明前最浓最浓的夜呵！你一定在酣睡吧？你是多么渴睡的一个孩子，我知道的。有时我会为此责备你，可是我知道睡眠对你该是一片多么好的乐园呢？你也许有梦吧，你梦见什么了呢？你梦见一颗莹澈的星星，从天上落下来了吧？落在你的头上，呵呵，就是你的发上，多么沁凉呵，呵，又是一颗，落在你的脸颊上，象什么了呢？是不是一朵花？一朵冬天的花，连同霜挂一起落下来了。它溶化了，因为它洁白，它就不能在尘世久存，你也许正为这叹息么？可是一朵一朵地都落下来了，堆在你的身上，你都不忍翻身，怕伤害了它们细嫩的花蕊；可是那溶解的冰霜仿佛把你置身大海中，呵，那不是海，那原来是水！当你叫着惊醒你自己，你才知道什么都是空，自己还得仓促地披起衣裳，躲到一向荫护你的角落里，这时候，天还黑着呢！没有人看，也看不见。

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安抚你，最使我牵记的雨还在落着，从天上落到屋顶上，再落下来，落到房里。那单调的、无味的声音怕不只打到地板上，也打在你的心上吧？你会想到偌大的世界，你还没有找到一小方天地足以使你躲避风雨的侵害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快乐满足的天地，可是你还没有。你要为这些人生的小琐碎、自然的侵袭和伤害发愁。可是你，你还是正是该享乐的十八岁的人呢！日间你要跃动，夜间你要睡眠。可是当着日间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总是那么疲惫，象一个远行客一样，手脚都是沉重的，随时都要把自己交付给一张舒适的眠床。到了你真该睡的

时节，你又不得不爬起来，向着一无所有的黑暗张着你的眼睛。有时你也许支持不住了，但是你必须猛醒过来，把低垂下去的头突地抬起，为的免得自己滚到那积着污水的地板上。你守候着——你守候着什么呢？雨是无休无止的，夜还是很浓的，……

我告诉你，那一天，当着我走尽了夜的时节，我是倍分地愉快；因为我想得到，障在你面前的黑暗也消褪了，自然所给你的威胁也少了；待得太阳出来，雨也就不再是你不欢迎的客人了。

（9月15日）

“——太阳终于还是出来了！”当我看到墙角的高处映了一方黄色的金光，我就是这样叫出来的！在纸上，我却只能这样平淡写着；可是当时，我叫过之后立刻跳下床来，双手打开昨夜还担心会吹进雨来的窗门，耀眼的阳光猛地扑到我的身上来了。在这二十天的阴雨之后，谁不象等待亲人一样地等待晴天呢？地早湿透了，心也潮湿了，在阴湿的地方发着绿霉，可是太阳终于还是出来了！

我跳到外面，清新的空气好象洗荡着我的心胸，麻雀在湿地上跳跃着，我俯下身去，看到它们留下来细叶一般的爪印。我再看过去，这几天才从土中钻了出来的细草，象顶着珍饰一样的戴着水珠。那是发着光的，有的是红色，有的又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的又是天蓝色。当我稍稍移动我的目光，那不同的美色，就纷纷地变易了。每一茎顶着它的新

色兀自闪着，好象警告我似地，若是我再不看取，它就又要变换了。我就好象听从什么似地那么注视着，在那小小的方寸中我找到富丽的天地，这使我记起了勃莱克的诗句：

一粒沙里看到世界，
一朵野花中找到天堂。

在这短暂之间，我却忘记了这闹攘的世界（也许是世界忘记了我），我忘情地沉没在我个人寻到的小天地中（它是那么小，还容不下我的一只手掌）。那里是一只蚂蚁死拖住一只小甲虫的腿。其实这说法还不恰当的，实在是那只甲虫拖着蚂蚁的，虽然它死死叮住它。过后又是一只蚂蚁来，迅速地又叮住了一条腿，过后是三只五只，总有十只上下，每一只都是那么用力地咬住，甚至使那只甲虫翻了一个身。它虽然还能动弹，可是它已失去行动的力量了，就这样被那些蚂蚁簇拥着胜利地拖过去了。

我追随着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就失去它们的存在，跟到它们的穴口，那么小，仿佛在它们平静的生活上，无端地又增加一番烦扰，可是毕竟它们还是胜利了。

我又抬头观看，杂沓的人影在我的眼前晃着。原来人的活动重复起来了：有脚的匆忙奔波，有眼睛的左右转视，有鼻子的向四方尖着闻嗅，有耳朵的象风帆一般的张了起来，有嘴的大开着——露着发亮的利齿和血红的长舌，有脸的早已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9月19日）

五

——我知道你病着，吐着血回到北方的家里去了。有谁在家里张开两臂欢迎你呢？你不是说过，你的哥哥姊姊早已不在家中了，他们首先投到战斗的怀抱中。你是和你的妹妹一同走的，——呵，我还忘记一个更重要的人，你当时得意地告诉我，说你怎样说动她，她也热情地丢下一切，随着你们走了。你还告诉我她的表现一直很好，比年轻的更坚定，当时使我证实了《母亲》① 的典型在我们的国家中也存在的。你还说当你感到疲乏的时候，只是想到后方来休息一下，批评你最严刻的就是你那从前生怕你们风吹日晒受一点伤害的母亲。你告诉我当你们离开的时候，还是母亲把门倒锁了，你们以为既不回来，还锁它做什么呢？难道你现在走回去，还相信七八年前倒锁的门仍然完好地关在那里？当你病了，真需要休息的时候，只要能有一把钥匙，打开它，就可以拂拂尘土，躺在你从前睡过的床上？

我想当你走回家门的时候，自然会得到最好的解答。那时候你也许会记起来你曾经要给我一封永远也写不完的信，可是我一直也没有收到，等我从远方跑回来，我们总是在许多人的面前相见。我们一直没有说什么，我记得我的脸是红涨地低着，偶然抬起来，便看到你的殷切的要说话的

① 指高尔基《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尼洛芙娜。

眼睛。那时候，我躲开你了，我知道当我的激情澎湃的时候，我只能沉默。

现在，我们离得很远了，我知道你那枯寂的、受了伤的身心多么需要一个朋友的问询，我就毫不迟疑地铺下纸来书写。

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大路，可是许多人没有很好地把他的路走到尽头。有的是遇到歧路就犹疑；有的是疲困了，就躺下来，朝着路边滚，不管那是青草地，那是腐臭的泥沼或是多刺的荆棘林。到了那时候，全然忘记了怎么跨到这大路上来的。

你总还记得你是怎样跨到生活里？不，那不能只说是生活，该说是战斗。你是中国的好女儿，首先应着人民的召唤，忘了自己，投身在人民的当中。你不但把自己给他们，还扮着装满了苦痛的人民，使他们因为同情别人的苦痛因而意识到自己的。你就是这样忘记疲乏地工作着一直到敌人来了，不久，你就投身到战斗中。

没有人不爱你的，你也把爱给所有的人们。你是他们的骄傲，你是他们的光荣，你和他们驰骋在生死的边沿上；可是每人对于生都有最大的信念，也许不是个人的生，是我们大多数苦痛人民的生。

接受别人的鼓舞，又能鼓舞别人，这是人们的不可见的伟大的力量。你有了它，正该把它向广大处开展，可是不曾想你却慢慢地收缩了，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总还记得有一天清晨，你拿出一束信、一本书，还有

几朵干了的花，你告诉我那个人和我也相识的。是的，我记得他，他是一个诗人。我想不到一只夜莺，飞到荒凉的北方，还不忘记它那呕血的歌唱！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责备你，我尊重你的感情，因为你也是一个人。可是我到底还不了解你为什么退出了战斗，而离开了你的人间的夜莺？

你说你倦了，需要休息，于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回来。连你的母亲都不同意你，也不肯和你回来，可是毕竟你还是回来了。

在过着腐烂的、无耻的生活的人群中，你仍然是一朵顶着露珠、昂着头的好花朵。你先使别人受到你的感染，只觉得你是纯洁、正直、勇敢、向上的化身。不但好人和你来往，你的明澈的眼睛洗涤着他人心胸中的不洁和自私，使他们也不敢在你的面前为恶了。人们都欢喜你，爱你，如同他们自己的亲姊妹；你也不忘记你自己，尽你最大的力量，争取人民，使他们看清面前的路。

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和你相遇的。我是从南方来，那个大城在被轰炸之后立刻要陷在敌人手中，我是狼狈地跑来了。到了这个城，我的弟兄解除了我的困苦，可是我还爱我那份困苦。当我看到你的时节，我也感觉到，你虽然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也还没有忘情于你过去的日子。在这一点上我们该是相同的，因为我们不是只关心个人的苦乐的。我记得那时你住在一个食店的楼上，和一个朋友合住在楼上，中间隔了一张布幔。那条街是从清早吵到夜晚，那间屋中成天渗漫着煤烟的。

后来，你就和他结婚了，那也该是必然的，因为在早你们就很好，这次回来，你就是向着他。他没有使你失望，张开两臂欢迎你，让你安然地栖落，他做一个忠实的守护者。

他是一个好人，我该说，只是缺少热情。对朋友，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到了你对我也说到这一点，却使我很惊讶了。谁想得到，说是象你们那样的生活，也会感到这一点？你说他既不喜也不怒，在家里和在外边都是一样，象一个刻板的时计。钟只是为人报时的，在他那一面，却包含了某一个时间中要做的许多事。他不多不少都做完了，就算是一天的工作。若是对一个平常的家主妇，这该是一个好丈夫；但是对于你，是呆板，是死寂，是绝望。你有时要说就是他肯骂我一声也好呵，可是他也不骂，只是让日子无味地流过去。其实，说起来安静的日子不正是你们需要的么？正好使你休憩，有一天，你还可以飞走的。也许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翅膀已经失去飞的力量，你想长久的栖止，你要和他过着忧戚相关的日子。淡漠生了暗影，这暗影是一天天地涨大，终于你们离开了。

离开对于你们也算不得什么，你说，正如你所想的一样，在他的生活上仍然没有一丝涟漪。你们各有自己的工作，都对工作忠实，恰好可以发扬自己，不必合在一处背负那个共同的枷锁。在我私下里，多么希望你还飞回从前的地方呵！他们是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你的。你没有飞，你是象麻雀一样跳跃着的，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你就去啄食地上的粮食。不提防一张大网从上面罩下来，于是你就成为

他人的俘获物了。

当别人为你感到悲哀的时节，你自己却早被养在金丝笼里，洋洋地高啭低鸣。你唱着，你快乐地唱着，在那小天地里，以为从此不再有灾害，不再有悲痛。你连自己都抛弃了，以他人的生命为生命，以他人的悲乐为悲乐，你更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工作。在朋友间，在人群里，一直都看不到你的踪影，听不见你的声息。谁曾想到那么一个中国的好女儿，竟会走上这样的一条路！苦难足以磨炼人的，使人向上的，怎么会引人走着向下的路？人们谈着你，感到是自己的侮辱，不，人类的侮辱，正象那二十六个面包工人，看到他们至高的、美丽的象征遭受到践踏而感到说不出的衷心的悲哀一样①。

但是，我还记得你，记得你那要说话的眼睛，记得你那被病菌侵害而日渐瘦弱的身子。我仍然把你当做一个亲切的友人，大路还在你的面前伸展，人民的苦痛还是无涯无边；让你好好休息些时，重复得到你的健康，抖落一切幸运和不幸，重新再跨上去，用你的高音歌唱，用你的全心应着人民的召唤，用你的生命再投到战斗中，争取千万人的生命。那时候，让我们再快乐地相见吧。

1946年4月29日

---

① 指高尔基《二十六个和一个》中塔涅被践踏事。

六

这是一座大厅的一个窗口，有素养的主人怕窗外的喧嚣，怕风沙的闯入，一直紧闭着窗门，深悬着绣花的窗帘（那花纹也许织进了人生的一点点欢乐和一丝丝哀愁，可是它绣得那么精致，使粗心人都无法看到它，更无法欣赏它），使厅内的空气静穆，庄严。在厅内，有淡淡的灯光，照映着也闪了微光的一些陈设。那也是极其精致的，有的在世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有的自然也免不了是精工制造出来的赝品。幸而经过了兵火不曾毁去，幸而经过了轰炸不曾倒坍，每个人正好坐在里面安静地想着往古，哀怨着近十年空过的岁月，美丽地皱着眉头强寻手上的或是镜里脸上的时日的遗痕。

是的，每个人都希冀着：一个静谧的所在、一段静谧的时间来休息这疲惫的身心。

我这个鲁莽的仆人，一旦来了，由于我的不耐，一下子推开这窗门，让我，让所有不怕风、不惧阳光的人，都能俯身窗口，眺望窗外的广漠的天地。

如果这土地是贫瘠的，我们怎么能够要它在我们的眼中变为丰腴？如果窗下有一个瘦弱的人，为了躲避野兽的追赶，试渡一条急水，他是不得不以生命来渡这湍流的；我们怎么能使他变为壮汉而在缓缓地流着的丽川边嬉戏？如果窗外麕集着那么多不幸的人，为了困苦的生活和悲惨的

遭遇而哭泣；我怎么能说他们在唱和谐的圣乐，想念着来生的美丽？如果窗外烧着一片大火，城市和人民都在惊惶呼号，走向灭亡；那怎么能使我们弹起竖琴，引起我们的诗意？如果看到那悬在中天的毒太阳，不是使万物生长的，只把大河晒干了，石头化成粉末，吸尽了人间的水分，每个人都想把它抓下来暴打一顿；我怎么能说它是温暖的，它是值得歌颂的，它是人间最大的圣主，万世未有的皇帝？

人不该是一个盲者，也不该掩着自己的眼睛，更不该深深闭着开向世界的窗口，我们该是息息相通的。

如果有一个人饥饿，自己就感到抖颤；有一个人裸行，自己就感到耻辱；有一个人忍受强暴，自己就感到痛楚；有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自己就感到窒息。而有这样多这样多苦痛的时代，快乐是极其可耻的。

在这个倒霉的时代中，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压住一切个人的悲伤，吞进他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果。凡是属于自己的，只默默地咽下去；我愿放眼观看，观看窗外的大千世界。人，是不得不把自己沉没在众人的海里，和众人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只愿在这苦难重重的时候，为他人点起一支小小的火亮。

若是有太阳照耀的话，这小小的火亮就不足为贵了。

谁能知道在这黯黑的寒夜里点起一支火亮是多么困难的呢？你曾经在大风雨的夜晚独自赶过路么？你曾经在冰天雪地中迷失过路途么？你懂得颠踬的苦辛、绝望的追寻、

到手而终于又熄灭了的火亮的悲哀么？你也了解生而至死、死而复生的感觉么？

但是磨难不该使人气短，困苦也不使人灰颓。生机是无所不在的。在大苦痛、大压迫之下，长出了更坚韧的茎干。

夜尽管是最黑最黑的，在黑夜之中还有人民的声音。那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愤怒的呼号。这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不是安眠的时候，也不是独善其身的时候，我们必须应着人民的召唤，发出我们的声音。

因为是最黑的黑夜，才更需要光。这光是为照亮别人而存在的。明知它微小，不能象太阳普照人间，只希望它能照亮一段路，一个小小的角落。

愿这里那里都有这微光，照亮各个角落，驱走黑暗的压迫。

它不是太平的点缀，它是一个苦难的花朵。只愿它将来不是一朵谎花，真正把快乐的果实带到人间来，成为人们快乐的种子，使万人重复快乐，重复享受生活。

那时候，窗里的和窗外的人互相观望，交换着衷心的微笑。也许那窗口太小了，我们要把它开得大些。或者，那还不够，我们就推倒那堵墙，使窗外和窗内的人都坐在一处，手牵起来，心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那时人间才有大的和谐和大的快乐。

如今我们的笔为的是写出人类的悲痛、人类的苦难和人类与恶斗争的血淋淋的记录。将来是要用以描述人类的

快乐、人类的喜悦和人类克服了一切虚伪和不义而达到真的美善之境的情景。

也许那时候，文章和笔都没有用了，实生活才是我们最好的说明。

1947年5月13日

（以上二十一篇选自《过去的脚印》）

沉默的旅车

风雨吹打了七天，到我上路的那个清早，田间的泥水灌满了我的鞋，冲毁的山径断了我的路，横风斜雨淋湿了我那不能被油伞遮盖的衣裳，仓皇惊险又使我冒着大汗；我是上下里外都湿了，我的心还在不停的跳着。当我跨上了那辆舒适的旅车，把我那疲惫的身躯交付给那柔软的椅垫和靠背，听着马达的怒吼，觉出来那车已经开动，我那忐忑的心才静下来，把一个惜别的笑容留给送我的人，就任那些景物迅速地退到后面去。

我早就厌恶这个城了，可是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却又生了依恋之情，我贪婪地望着窗外的那一条雨雾山水，恰象米氏的一卷长幅，无尽地伸展过去，那是树，那是山峰，那是迷漫的天野，在乳白的上面覆着一片翠绿，在苍碧的丛树间又是一抹素绡，……突然这急转的景物，在我的眼前静止了，我的神收回来，才知道这辆车在路边戛然地停了。

"唉，唉，才走出来五公里呵！"

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旅客拖长了悲哀的语音这样说着。

"没有事，只是喇叭不响了。"

那个年青力壮的司机很乐观地说着，随后就跳到车下

去打开那个铁盖。

“我早就听那声音不对，象伤风似的……”另一个穿中山装的这样说，随着就很悠闲的拿起一本《西风》看。

外面还在落着雨，司机弄了五分钟，便放下车盖走进来，还没有等他坐定，大家异口同音地说：

“修好了么？”

这本来是一句多余的问话，却得着一句想不到的回答：

“没有修好。”

“那可开不得呀，危险得很！”

这又是那个长胡子旅客的话，可是那个司机显然没有注意他的话，已经在发动马达准备走了，这可惹怒了那位看《西风》的乘客，他把书一丢，猛然地站起来，好象要扑到司机的身上似的怒吼着：

“你怎么，你拿我们这些国家人材的生命做儿戏！”

“好！那我们不用走了。”

那个司机又毫无其事地把马达关了，掏出一根烟来点着。

“你怎么，你想把我们放在这里，耽误国家大事么？——你简直是汉奸！”

“先生，你为什么要骂人，我们做司机的就是当汉奸也为害不大。”

“算了吧，算了吧，想个好法子，这样吵也不是事，——

这是别人的声音。

“这又不是我的事，我还不明白这一段路？自从抗战以

来我就为公家服务，从来也没有出过岔子，再走八公里就是修理站，二十分钟就可以修好，还有得了什么危险，想不到这就算汉奸？……”

“少说点吧，我们赶路要紧，走吧，走吧！”

果然车又走了，不到十五分钟它又停下来，这时那辆车连同二十一个乘客都停在修理厂了。

司机转眼不见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工匠起始修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扬着那张污秽的脸，请乘客按一下试试。可是连响声都没有，他皱皱眉，抹抹汗就又跑了。

“你看，那个司机还不是汉奸？他把我们放在这里，他连影子都不见了。我是公事呀，他误了我的事那他可没有好处！”

那个公务员样子的人又咕哝着，可是没有人附和他，因为我们那些老百姓不便张口就骂人汉奸。他自己就又端起那本《西风》。

又是一个大工匠来了，他弄了一会，敲了一会，那个喇叭真就响了。全车的人都觉得爽快，就不断地要它响，把那个司机喊出来，于是我们的旅车就又继续我们的旅程。

车愉快地走着，山在我的右边，水在我的左边，斜飞的雨丝飘在空中。人们都觉得很满意了，闭着嘴，闭着眼睛，谛听在山谷中可爱地叫着的喇叭。我是一个好张望不好说话的旅客，我东看西看，有时还得留意我身旁那个熟睡的青年人时常侧过来的烂泥一般的身躯。我正在想不通那个不平的河床，上下有五尺高的瀑布，怎么还会有航船往来；突

然有个人大叫：

“不好，什么烧起来了，臭橡皮味。”

“停车，停车！”

在大家一致的嚷叫之下，那辆车陡地停了，没有睡觉的身子一摆，睡着的把前额交付给前面的椅背，砰地一声醒了，司机又是很敏捷地跳下去，掀开前面那个盖，才发现是电线碰到电线，燃起来了。他很熟练的捏断电线，不再冒烟了；可是他又报告我们那个不幸的消息：

“喇叭又不响了！”

这次，人们却沉默着，并不是把性情养好了，因为知道争也无益，不如还是任那个司机摆布也好。我呢，我也正在闲静中观察，自从车停了之后，我的眼，就向前望，挡住我的视线的是一颗长满了大小疮疤的肥大的脑袋，几条纹路，几个坑窝，还有几个小肉疣，那份凶恶的形状正合他的身份，因为开车的时候，他曾向宪兵说他是稽查处的工作人员。

车又在走了，好在不远又是一个修理站，这次那个司机早就和我们说好，修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饭，免得等起来心焦。看情形这一次他是下了决心把它彻底修好的。

其实我倒觉得无所谓的，没有喇叭的喧哗，我正可以静听鸟语水流，我既不能有那份清福在车上睡觉，又无法静思学问人生之道，——而且我还得时常记住我是一个“学而无路则商”，我的身份证明是属于一个半官半商的机关。一切都还可以遮过人的眼目，也许我的那份悠闲不大合我的假身份。我也一点也不急着赶路，吃过了饭，我还在那里吃

茶，别的乘客就不同了，有的埋怨，有的暴跳，可是那位国家的人材，却一手很有趣地捧着《西风》细读，一手抓着自己的脚。

远远听见喇叭叫了，我们就象是听见娘唤孩儿似地，急匆匆地跑去了；可是当我走到的时候，修理还没有全完，司机也还不在，喇叭原来是心急的乘客按的。

十分钟之后我们又上路了，我们起始爬一座小山，当着转弯的时候，司机大约多按了两下，它一气又不响了，司机爽性也不再按它。就是那么一言不发地东弯西弯，在山谷中盘旋。还是一个不曾睡着的好事的旅客问了一声，司机才答着：

“可不是么，早就不响了！不要紧，明天爬大山才重要，今天到了宿站再好好修理一下。”

旅车的沉默，对于我们不过是存在着可能的危险而已，如果不出事，还没有什么影响的；一路上却惹得鸡呵狗呵的，惊飞狂跑，担米的乡下人落了挑子，赶场的女人跑掉了鞋。原因是还没有听到声音，这个怪物已经来到身边了，那些生物们就不得不张慌逃避，只是当迎面有车来了，在这荒寂的路上该有一个热烈的招呼，我们这个哑了的车只能避开一点，一声也不响，好象有些失礼似的。

才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宿站，其实我们还该走一段，司机有他的充分理由，我们就不得不在那个小镇上消磨一个下午和一夜了。我倒真是无所谓的，虽然在赶路，我的心却徬徨在中途，我离开那个生厌的城，那里面却住着我的一些

亲人；我奔向一个陌生的所在，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我鼓舞的对象。我的生存原也只是一种苦辛，我只是一个苦作的人，我的身心永远和安乐有极大的距离。旅途中我倒可以忘却一切，我记得我是在走路，——在行旅中仿佛我还可以得到一点休养。

很早我就上床睡了，依照我的习惯我面壁而卧。谁想到那熏黄了的壁纸上歪歪斜斜地写满了欠通的诗句，我转了一个身，惊走一只偷油的老鼠。

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赶去上车了。那辆车静静地停在那里，它那蒙尘的车身被一夜的寒露冲出本来的绿色。每个人都想到今天要走一天险路，爱胜过恨，一位军官还象抚摸他的良驹似的用手拍着车身。这时候正在上汽油，那个军官赶过去捞了一把擦着军装上的油渍，随着他就自语的说：

“唉，糟了，这是代汽油！”

不管是汽油或是代汽油，总之，它能把我们送到远处去，我们很满意的跨上车，那辆车也就很傲岸地冲出了那小小的停站。

果然一匹大山迎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的车毫不迟疑地便奔向前去，虽然马力大，气势足，遇见那陡坡也只是象一辆牛车那样迂缓地爬着。上了一个坡又是一个坡，过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向上望是无尽的山路，向下看是螺丝纹般的盘道。

山谷原来是寂静的，马达和喇叭搅翻了它，那声音回荡着，撞击着，群山响应形成一份闹市的嚣喧。我时常警惕地

想着："如果它多爬一步呢，如果它少爬一步呢？"于是我望着崖下，那里不还有一辆破烂的车身，一株不知名的开着小红花的植物还从它那隙缝中钻了出来。

还没有爬到山顶，那个喇叭又不响了，这可怎么办呢？斜坡上停车是困难的，而且也没有好处，回去的路和向前的路也差不多，再说好容易爬到这么高了，再下去，必须得重来一次，那个司机不管乘客们的咕哝，抽完了一根烟，象一赌气似地说："走吧！"

明明知道这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可是也无法反对，但是从此这四十四只眼就瞪得溜圆的了。有喇叭的时候，它随时可以超越笨重的货车，只要它不耐烦地叫着别人自会让出一条路来；现在呢，它只和随在别人的背后吃尘土，要不爽性停在路旁，等扬起的尘土平静下去，再走那孤独的路。但是谁知道在路的转角处会遇得见什么呢？猛可地一辆滑下坡来的车，几乎要相撞了才擦身而过，这时候就每个人很自然地冒了一身大汗。

"唉，唉，真险，我的这条老命呵！"

只有那个带胡子的旅客还有这份余裕来发出他的叹息，此外，再也没有人说话了。可是我猜得出，每个人的心都非常迅速地跳着，有的人紧紧地抓了前面的椅背，有的人一遇见惊险就把手蒙着眼睛，有的人不断地用手绢来抹头上的汗。……我呢，我的心也在想，我想：如果要是出事死了，那我可冤极了。

到了山顶，车停止了，司机走下去，松松手脚，拭去满脸

的大汗，山风带来的是寒冷，我们再朝来路一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那个沉默的旅车走过这样的路而不出事也该算是一种奇迹了。

“前面就好了，下坡路。”

司机掏出一根烟来，很高兴地说。

“下坡可更要留心，出事总在下坡，千万可不要关油门。”

“先生，你放心吧，我比你还得仔细，我不能坏了我的名气。”

“哼，坏了你的名气，出了事连你的命也得送上，还管什么名气！”

一个旅客低声地说着。

“司机，到前边站上不管早晚都得好好修理。”

那个穿中山装的公务员郑重其事地说。

这些话说得虽很顶真，可是一两天来的行旅，人们已经生了一点感情，并不象先前那样激动了。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大家又都上了车，那辆沉默的旅车无言的把我们送下去，我们不再催他赶路了，在那个小镇上安顿下来，那辆车只是喘着气，它还是一声也叫不出来。我们就各自带着随身的行李投奔小镇上的旅店去。

1941年10月6日桂林

我坐在公路车上

我坐在公路车上，大山以它那狞恶的巉岩想吓住我，长河以它那澈莹的绿水想诱引我；可是我的心却那么空，任那些都遗留在我后边，我不动丝毫的情感。忙碌的是车的轮轴，幽静的是我的心，——若干年的苦辛压住它了，来处和去处又牵拉了它，所以途中之情再也不能沾染些许了。

当着 K 城近了，我喘一口气，热心的旅客已经高兴地指手划脚，肯定地说是只有八公里或是七公里，那旅车，因为是在宽坦的公路上，也快活地鸣着喇叭飞一般地跑着。在远处，横在路的中间，象是有一群人站着，——原来他们在挥动手臂，要我们的车停下去的。走到近前，车是停下了，我那近视的眼睛才看到卧在血泊中的人和马，倾在路边的还有一辆卡车，不知道是取了一个什么方向翻在那里。车上的木桶打破了，桐油流满地上。那个司机呢，头挂着，手垂着，已经走上永恒的沉默的路。还有人叫着，原来是几个不曾受伤的人，扶着八个变了形的伤人，想要我们带到K城去的。那是什么样的脸呵，鼻子和眼睛都看不出了，只是在那染满污血的象发糕一般的脸上转着那苦痛的眼睛而已，有的手臂断了，自己用另一只手臂托着，脸全是姜黄色的；有一个头骨裂开了，血不断地流下。……女人们和孩子

们吓得叫起来了，我也不忍再看，把眼光移开；可是在地面上我又看到躺在血里辗断了腿的汉子，他咬着自己的嘴唇，流出血来了；可是他一松开，就不得不大声地哀叫。我的心在颤抖，我把脸转向车中，一个军官也用手掩了眼睛。

我们的车并没有载那些伤人，实在因为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了。说是后面有一辆空车，他们要求我们做一个障碍，果然，三五分钟之后那辆车到了，我们的车挡住它之后，才又继续向前去。

那份快活的心情全失去了，每个人的心都被这一笔抹得黯淡了，那旅车也象是无趣地驶着。

“那就是和我们争渡的那辆车。”

这是那个司机说，我的心中就想着：如果他若是知道自己是奔赴死亡，他也许就不那么抢着争先了！

我不断地想着那辆争胜的车，它以高速度向前飞驶，不提防路上的一支队伍和走在前面的骑马的军官，那匹马惊起来了，它冲上去，连同那个军官都在刹那间失去了性命；可是那辆急遽间要停止下来的车，把那一队兵士横扫过去，还不能止住，就翻了一个觔斗，把车上的人和油都倾倒下来，从他们的身上又翻了一下，便倾斜在那里了，而那个失去控制能力的司机也就那么了结了。

我想当时乘客中这样想着的该不止我一个吧，而且时时想到自己的车辆若是遭到同一的命运会怎么样，也该不止我一个吧？

快要到 D 站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在中途耽搁了，还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天就黑下来。我们的司机就拧亮了那个独眼的车灯，好象斜着身子似地载了二十多个人的旅车就在暗黑的路上驰骋着。

山谷间的夜怕是更要黑得浓些，在望不见面前几丈远的崎岖的山径上那辆车跑着，山猫和狐狸之类被惊得跳向树林中去了，可是在道旁，从生的树下正遮蔽着万仞的深谷，设想那辆车向外二三尺……

有的人已经在悔着了，觉得与其赶这样的夜路还不如就在方才耽搁的小镇上歇下来，现在是不能后退，只有向前的一条路了。日间也许还看得见绿丛中一朵不知名的小红花——或是红色的果实，也许就是经霜才变了色的树叶；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独眼灯光所照出来，特别显得不大平坦的地面。

要经过一个小谷间的桥了，车的速度更慢下些来，那么使乘客们就看到了一辆倾斜的货车。

"抛锚了，——那才麻烦。"

"你看，那里还有人，躺在车轮的旁边，——"

"是睡了么？"

"哼，死了的，——"

这话象电一样通过了我的心脏，我觉得我打了一个冷战，坐在我的前面的那个一直低诵着佛号的中年妇人，本来也停了嘴，从窗口大胆地望了一下，之后，她又大声地念起来了。

在桥的栏杆上，我又看到一个俯在那里的人体，——还有一个乘客大声嚷着说他在桥下又看到一个死人，这些人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就谜般地存在人们的心中，只是因为意外的失事使人死了，那倒还算一件平常的事；当着有一个人说着：

“这有点奇怪，怕是图谋。”

人们的心便陡地又紧张起来了。车还是在走着，过了些时，忽然在路旁看到两个蠕蠕动着的黑影，人们就象又得到一番证明。当着我们的车从他们的身旁飞驰过去的时候。有人还用手电在那两个“凶手”的脸上照了一下，并没有看得清，因为已经望见D镇的灯光，那车是欢快地迅急地驰行着。

我们该舍弃无轨的旅车走上有轨的列车了，可是我们还得忍耐最后的一番磨难。当我们到了H镇的时节，那里的旅舍再没有容下我们一只脚的地位了，难得遇见的好心的站长，他把女人和孩子们留在车站的办公室里，我们就象没有家的狗般地在路上巡着。卖饭的馆子摘下了高悬着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旅店也收下招牌去，我呢，幸好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想不到会遇见的旧相识，我就分了他那间湫隘的小室中的那张大床的一半，才睡熟，我们就被一个女人的尖叫惊醒了，以为是火灾便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想不到还是一个无意识的梦呓，担着这场虚惊又睡在床上，心里总象记着些什么事似的，仿佛才闭上眼，又被鸡啼叫醒，于是匆忙

地又起身，攀上了最后三十里的公路车。

C城安静地躺在那里，它只有下午到晚饭后才显出它的辉煌，当我去的时候，(那是上午七点钟)守卫正在执行强迫疏散，我们几乎被阻于那座美丽的桥的一边；当我走的时候，天还早得很，人和城都在酣睡着，我们被领上那辆破烂的车上去，先是不相信它就是到G县的车，过后又不相信它能完成它的使命，再后我们又不相信它怎么能装那许多客人。

我们的忧虑是过分了，二十多个人居然都坐下去，虽然我们不得不扁着身体。纳了费的行李又堆到自己的面前，其余的空位，就被二十几号以后的客人占据了。他们并不争执，很安然地坐在污秽的车板上，想来他们过惯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连一声叹息也没有了。

天才亮的时候，车抖着，以它衰老的姿态前进了。幸而路是平的，小山不过大坟堆那么高，那还都适合它那消化不良的胃口，车板上的破洞，使车轮卷起来的灰尘一直扑上来。B笑我，我笑他；可是我们把眼向那边一望，坐在车板上的几个简直变成了几尊泥菩萨，他们也不拂除，用一方手帕掩着嘴，闭着眼睛，我分外看得清他们那沾满土珠的眼毛，我甚至于想到，如果他们再不张开，眼睛怕就要瞎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瞎，到了停站的时候，他们张开眼，阳光的照耀下我看到那簌簌下落的细尘，真是象春日的细雨一般的哩。

中途的站上，有人下去了；在中途的路上，时时也有人上来，先是那个司机看到路上肩了雨伞，提着小包袱的人就大声喊叫，我还以为是喇叭坏了，可是开到行路人的身边，速度就减下来。

“是到××去么？”

“是呀，好多搭上去？”

“五块钱。”

“三块半吧？”

“不可以，顶少也得四块。”

成交了，于是那个赶路人跨上车，把四张花花绿绿的纸塞到司机伸出来的一只手里。

一路上象这样的事多着呢，检上来又丢下去，到后来，爽性踏板上也各站了两个，有一次遇到迎面的车，那个站在踏板上的慌了，想跳下去，还没有等他落下，那辆车就擦身而过，我们的车因为急遽的煞车，倾斜了一下，过后一车人都骂那个慌张的“站客”，可是他也早吓呆了，脸上失去血色，又跳到路上去踽踽地走了。

还没有到F省的时候，一路上耳朵里早已装满了耸听的言词，他们有的是F省人，有的是从F省出来的，他们竞说山高路险，我不说话，我的心里可想着：“我走过更高的山，更险的路，这些话也吓不倒我。”其实他们没有吓倒我的必要，一个青年的旅客激动地说着他的故事：

“……那可不是玩的，……车子没爬得上去，……那个

助手赶紧跳下来用三角木去塞车轮……一下漏了空，……这可好了……顺着那个陡坡溜下来了……站在外边看的助手倒嚷起来，……在车上的却苍白着脸一声不响，……那个司机跳下去了，车一直下去，一直撞到那棵大树，……我的天，……大家才被震了一下，恢复过知觉来，大声地喊叫……可是那时候，……危险已经过去了，……车子卡在那里。……”

我还是不大相信，我还以为忽然有了那棵树和忽然有了那桩意外是同等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严重性。

到了R县，天黑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和它告别了。只有二小时的路程就可到C县，我还想可以早些到那里，早些找到一个住处，得便就看看那个城。

我们上了那辆一吨半的又破又小的客车，我那化了十分之九票价的行李原来也和别人自己抬上来的一样放在乘客的中间和下边(那车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坐在行李上)，好在只有二小时，就是走也走得到的，当着车一开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一会儿就可以到了。

真的，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中间站K镇。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们：轮胎坏了，要等C县开来的车把轮胎带来，我们才可以开行。

“什么时候可以来？”

“总在下午四点钟，C县的车三点钟开出。”

好了，这个小地方，大家只有蹲在路边的份了。一个内行的乘客不满意地说：

“我就看出来前胎不中用，在R县怎么不换？”

“R县根本就没有。”

“那么从C县开出来的时候怎么不检查一下？”

“检查？哼，我早就知道这辆靠不住，——”司机悠闲地吐着烟说，他还算是一个爽直的汉子，所以毫不顾忌地说出来：“站长他一定要我开这部车来，有什么法子？老实讲我开这部车就一点把握也没有，象一个八十岁的又干又瘦的老太太！”

这还有什么说的，如果真是一个老太太那我们还得搀着她上路呢！现在只好在它的身边蹲下来，为的是它还可以为我们遮住南方的炙人的阳光。

我们真就在那个地方等了八小时，C县车开到的时候，黄昏的影子已经洒下来了，幸亏我们的司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家伙，他一个人敏捷地修整，乘客们都站在一旁恨不得替他用力，到我们的车又能移动的时候，天真的黑下来了。

我的命运注定又是一只独眼的车辆（有人说一只眼还比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看不见路的险峻或坦荡，我们的司机倒是一个好手，他精悍地迅速地转着轮盘，两只小眼在黑暗中也射出光芒，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和不时起伏的车身，想来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终于看见C县的灯火了，我们的车不久在狭窄的街路上走着，有些地方，那些点着灯草的食物担子不得不提向边些，我们的汽车才能勉强地通过。

怀了满胸的欣喜，跨上从C县开行的汽车，因为那是我

最后一天的旅程。

车上也是挤满了人，问起来才知道那是些三十里五十里便要下去的短程旅客。中间有许多是来C县开会的乡长，有一个很象我们的旧友，便无端地也觉得这个人颇可亲了。

他正坐在我身旁，也象很关切地低低地告诉我说是昨天晚上有一小股匪，经过二三十公里外的××乡。

这却给了我一个希奇的感觉，因为我的全神经一点也没有准备接受这样的意外，我也想不到，千辛万苦地来到F省却把自己和小小的什物全交给盗匪，他也许注意到我微惊的样子了，便又低低地耳语："不要怕，已经派队伍去了，他们也不一定到公路上来。"

我用微笑来表示我的镇定，可是我的心真是在不安之中，我的心思很复杂，最后我想只要我能平安到Y县也就是了。

车开行了，在我意料之中的，不到一小时便停住了，前面停下来的车上的人，好心地大声叫着："停下来，停下来，有匪，有匪！"

全车的旅客都震惊了，没有带武器的军官更显得不安，那些乡长却把身边的手枪拿出来，于是大家就拥到小站的办公室里。电话忙碌着，有的人不断地谈着遇匪的经验，胆小的人苍白着脸又惧怕又要听地坐在一旁，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一小时。没有消息，也没找到匪的行踪，先是那个开邮政车的司机不耐烦了，他站起来，上了车，开走了。

另外一辆货车也开了。还有在我们后边的一辆车也抢先地走了，我们的司机也催促乘客上车追在它们的后边。心里暗中想着的是：即使有匪也是他们先遇上，可是我们的司机好象不甘心落在别人的后面，用更高的速度追过去，在那狭窄的路上飞奔，烦躁地掀着喇叭，一直等到那辆被追上的车服软似地让在路旁，我们的车才得意地擦身过去。司机并不顾及乘客们心中的不安，他还是逞能地迅速行驶，他一直想追过第一辆的邮政车，可是他不但追不上，一直连影子也没有看到。

才走到一座小山岗上，突然在路旁窜出几个拿枪的汉子，挡在路的中间，我的心一沉：那个司机发怒地骂着。

“你们这群人，为什么不能跑回去，硬要挤上来，车的载重已经超过，出了危险谁负得起责任？”

原来他们是派在这一带搜索匪踪的××乡的团丁。

当着那一场虚惊过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车真的在走一条险路了，山并不高，也没有大水；可是桥面烂了，木架也残缺了，车走在上面的时候象跳远，因此我们坐在里面就象跳高。下面没有水，却很高，我知道如果我们扔下去，连车带人也都得破碎。可怜的人们，没有法子保护自己，只是紧紧地抓住前边的椅背或是窗口，聚精会神地注视前面。如果车在向上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更紧张，好象都在用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帮助那辆喘着气的车爬上那个四十五度的徒坡，而且这一路，那不必要的高低弯转是那么多，右边是

伸着石牙的山壁，左边是三五十丈的深谷或是河流，在路面上，全是尖角朝上的小石，这里缺了一块，那边又高了一块，汽车行走的时候，恰象在海洋中遇到不好天气的一只船。当着那辆车好容易转过一个弯来，正在调直了方向，不提防路面的一个深坑，立刻那辆车象受到巨浪的冲击，左右凶猛地晃着。胆小的叫起来了，许多人不说话咬着自己的嘴唇，心里觉得一阵冷一阵热的。

是的，别人和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虚假，一个陡坡又是一个陡坡，一座破桥又是一座破桥，有时我都觉得是奇迹了，不相信地问着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呢？"再看到那不平的路，想着如果故意把那些石块排成那样，倒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他们计算得那么准确，当着车在高山上转弯的时候，路面恰恰适合，再要是跨出一寸或二寸，自有那三十丈或五十丈的深谷等着我们！

所以当我们好容易渡过这一段天险之后，车又奔驰在一节平坦的路上，我们简直象坐在穿行白云间的天国的车里一般。这时候人们才记起来说笑，识途的旅客又有把握地说前面就要到Y县了，可是天已经黑下来了，怕是山遮住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到的仍是一片黑，转了几个弯，果真看到灯光了，车就更快地跑着，不久就在那明亮的车站里停下来，这时我们才放松了手，拭去掌心湿漉漉的冷汗，把随身的小件从椅下拉出来，半愉快半懊恼地自己说给自己："以后我再坐这段车，我就不是人！"

1942年12月12日

萤

郁闷的无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浓了，炎热也愈难耐了；千千万万的火萤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象亮在泡沫的尖顶上的一点雪白的水花，也象是照映在海面上群星的身影。我仰起头来，天上果真就嵌满了星星，都在闪着，星是天间的萤的身影呢，还是萤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们都发着光，虽然很微细，却也为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该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经看见过一尾赤练蛇横在路的中央么？它不一定要等待人们去侵犯它才张口来咬的，它就是等在那里，遇到什么生物也不放过，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才得生存的。

可是萤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为人照亮了路边的深坑，也为人照出偃卧的毒蛇，使过路人知所趋避。群星在天上，也用忧愁而关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发光的，就更把眼睁大了（因为疲倦，所以不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声喊出来，告诉人们："在地上，夜是精灵的世界，回到你们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阳出来了再继续你们的行程。"可是它没有声音，因为风静止着，森林也只得守着它们的沉默。田间的水流，也因为干涸，停止它们的潺潺了。在地上，在

黯黑的夜里，只有蛙发着噪聒的鸣叫，那是使人觉得郁热更其难耐，黑夜更其无边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叫着，怕也因为没有猎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许意识到萤火对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头来，想用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两只；可是可爱的萤火，早自飞到高处去了。向上看，那毒蛇才又看到天上闪烁着那么多发光的眼睛，一切光，原来都是使人类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颓然又垂下头，扯着那斑驳的身躯，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万的萤火虫，却一直愉快地飘着，向上飞在高空中它的光显得细弱了，它还是落到地上来。落在树枝上，使人们看到肥大的绿叶间还有一丛丛花朵，那香气该是它们发散出来的吧？落在路边的草上，映出那细瘦的叶尖，和那上面栖息着的一只小甲虫：落在老人的胡须上，孩子更会稚气地叫着："看，胡子象烟斗似地烧起来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骄傲的孩子的发际，她就便得意地说："看我的头上簪了星星！"

它们就是这样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当着太阳的光重复来到大地，它们就和天际的星星互道着辛苦隐下去了，等待黯夜复来的时候再为人类献出它们微弱的光辉。

忆崇群

当我第二次又离开居留六年的北碚的时候，好象是无形中有人开我的玩笑，让我因为留恋它而怕再多看它一眼的对岸夏坝，在我的眼前又显现了一次。那些陌生的，好奇的乘客欢呼着，我却默默地守着窗口，望着大渡口，过去是那一片好桑林，再过去是那一座桥，东阳镇，然后是岸边的一排法国梧桐，下边就是那留下多少人快乐和悲伤记忆的沙滩。我有快乐，我更有悲伤，快乐是属于我的，悲伤也是属于我的。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被大水攫去的我的三个年青的友伴，如今水退了，沙石裸露着，死去的人埋在小山的顶上。可是我望不见那小山，等我那迷矇的眼睛又望见车窗外的事物的时候，市街的尽头的医院也过去了。可是我还望到在更小的山坡上，一座不为人注意的坟墓，他还是斜躺在那里，那是我相识了二十年以上的缪崇群。

我们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那当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的时候。可是我们并不相识，因为我们都是沉默的。一直到了我们相见的时候，我才记得他的名字是熟稔的，他的脸我也仿佛在哪里见过，只是他长大了，瘦了，脸更苍

白了。

我们那次见面的时候记得是在他的老家里，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找到他，听说他的家也因为他的父亲的故世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才把他找回来的。说起来那也只能算是一个寒伧的家，几间破屋，还有一具新漆的棺木。他们住在一间小房里，那正是冬天，燃着煤球炉，他和他那有着圆圆面庞的脸的妻子都是红红的，而且不断地呛咳。可是过了不久，我也呛咳起来了，因为那耐不住的煤气。我们还是谈了许久，到分别的时候还依依地拉住手。

这许多年来我们总是这样，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相见也说不了多少话，可是到了告别的时候总是不舍，想多留一些时候，多留一天，或是只那样无言地握着手，好象我们早就觉到我们相聚的日子是有限了。

不论相见或是相离，我总是记着他，尤其是他的健康。比他壮的侯朴，看起来比他还健康的他的妻，都先后地死去了，他却在意外中生存下来。当战争起来的时候，他也在困苦中辗转流徙，使我在金刚碑和他相见的时候，不得不惊为一个奇迹。这不只引起我一个人惊讶，许多相识的人也惊讶他竟能拖过来——十几年的时日，一大节艰苦的行程——而且都相信只要他再能拖过几年，一切疾病就都不能对他为害了。

金刚碑就在我所住的地方的对岸，中间隔了一条湍流的嘉陵江，可是那阻止不住我们，只要能抽出闲暇我们就相见，可是相见时我们还是没有多少话说。有一次我们到温

泉去，还有B，记得有很好的月光，他过分殷勤地招待了我们一顿晚餐，就在那个大楼前的石阶上各人兀自拢着膝头坐着。各人都有好理想，各人都有自己的苦辛，话语在我们中间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共同喘息在人类的苦难下。

在要离去的时节，他留我多住一天。我不敢看他那好象包着泪的诚挚的眼睛，我低下头去；可是他那轻微的，温和的语声使我的心战颤。他也知道他留不住我，我必需被迫离开那里，他不过留我多住一天，共享一天的沉默。不知那时为什么我也没有答应他。我的心是非常烦乱的，我只能和深知的友人相聚时得到短暂的静谧，我知道面前留给我的是一条漫漫的长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平安地跨上去，或是能到达我所要去的地方。那时我都没有想过我所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丢下失望的他，丢下燃烧着愤怒的火的青年伙伴们，我一个人走了。我也不是一个没有热血的人，可是我不能说出我要说的话，不得已我用另外一个笔名，在《人世百图》的总名下，我一节一节地写着简短的文字。为着使它犀锐，为着使人看不出是我的作品，我把笔调整个改换了。说是《人世百图》，所写的题目无非是禽兽们，在那中间巧妙地寄托我的憎恨和喜悦。为了时时不使我的文笔显露出来，我写得很吃力，有时好象我必需忘掉我自己才能下笔。可是这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在信中告诉我知道是我写的，而且表达出他的说不出的喜爱。用文字代替了他的话语，这对他对我都是一个大解救。不然的话我知道他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他说他爱我的新的格调，而且谦逊地说着他也要试写一些，定名为《人间百相》。随着他就说他没有勇气，除非在朋友的督促之下，他会什么都做不成的。

他总是很谦逊，又怕累了友人；可是一点也没有虚伪的成分，或是在那后面找到一点骄傲。他诚心诚意地那么说，对我们几个朋友，只有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一个被折磨的灵魂的最恳挚的心的微语。那并不乞求人的同情和怜悯，他原来有超越多数人的孤高的性格。

我还记得他写了一篇短文，在《人间百相》的题目的下面，说到人们从大江里救起一个几乎淹死的人，好容易把吞进去的水倒出来，缓过一口气，翻着眼睛，一个好心人建议到澡堂里洗洗身，喝两碗热茶一定可以恢复精神。许多读到的人不能从这篇短文中得到什么启示，我却一下抓到了中间所含的人生的大讽刺。心地也许是好的，却常常无意地把才从悲惨中爬出来的人推回悲惨中去。

他就是这样沉静地观察人生，表现人生，正如同他的生存一样，不为人所知地在一个山谷中的一座古庙里和一间小楼中静静地度着岁月。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可是由于健康的限制，他只能枯守在那里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甚至于连声息都忍住了。一直到了我经过近三年的流放之后回来，仍然在那个小地方找到他，使我不得不感觉惊讶了。

“你还是很好——”

当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激动地说着。

“我总算拖过来了。”

他从心里浮起满意的微笑。我们不能责备他，在此真是健康第一，而且这些年来，他对于健康是多么渴望呵！

我好象看到他胖了一些，脸上也多了一分红润，而且他还得意地告诉我他每天怎样爬上爬下使我们都喘气的山坡和楼梯。不过他还加上了一句：

"每次爬上来我总要休息许多时候。"

"我们还不都是一样。"

这句话好象给了他一点保证，在他的眼中，我们是属于健康人的。他的自信力更强了，他笑着，立刻我们又到了三年前分别的北温泉。

三年的日子是又长又短的，我是来往地贯穿了南中国，到了东南的一个省份；他是几次想离去，终于还是在那个小山谷中找到他。在乱离中，得以相见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盼他换一个环境，可是对于他的身体，实在还是不宜动的。他好象胖了些，脸红了些，自信强了些。我们也想他的身体，既然能拖过这几年，一时也不该成问题了。他自己虽然很谨慎，也从来不再忧虑他的健康，谁也想不到，在一个冬天，由于疲劳又引起他的病，三五天之后，就此永远闭上眼睛了。

朋友们检点他的遗物，看到他只是准备好好活下去的，一点也不曾想到会突然死去。只知道最后他失去自信了，失去支持自己的力量了，一再说着：

"我好象睡在山坡上！总是向下溜。"

就是这样没有一张熟稔的脸，没有一句亲切的语音，他

独自从人世溜下去了。等到我们赶过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山坡上，盖着黄土。他不会再向下溜了，可是他再也爬不起来。

也许他实在不愿看这个世界了，他厌看这“人间百相”；假使有一天，当着死去的人复活的时候，世界该变好了。那时节他会爬起来，用快乐的眼睛观望人生，再继续他的有希望的，快乐的生活吧。

1946年6月22日

怀念衣人

不相见已经一年多了，一相离又有千万里，可是想起他，仿佛就是昨日眼前似的。记得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和许多人又走到他的墓上，在他那寂寞的墓前，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看那周围长起来的墓草，想着不知哪一年再来，怕那小小的坟墓也被草淹没了吧？他死在洪水的底下，埋在小山的顶上，他生活在大地上。他的身躯原来很瘦小，可是沉在水底，过了几十小时，他的身子很大，象一个魁梧的汉子。这一切都是这么不调和，在人世的大不调和中间，他悄悄地结束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很快地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是束衣人，恰巧是一个瘦小的身躯，使我把他的名字和形貌很快地就刻在我的心中了。记得不久就有人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叫做束衣人的，我急急地回答说认得，若不是怕不好意思，我还要说出来他真象一个束了衣服的人。

可是来人却告诉我说他想来看我，怕我没有时间，而且他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我立刻就说我欢迎他来，我不吝惜这一点时间。

不久，他来了。我记得他坐在我书桌旁的木椅上，没有

说什么话，过了些时，到我的书架上去看，检了一两本书向我借，我借给他了，于是他告辞了。

之后，他陆续拿给我他的译作，他并不大到我的住处来，有时是在路上交给我，有时托别人带给我，就是来了的时候，他仍然是沉默的，苍白的脸，低着头，许久都不说一句话。所以当他故去以后，他的中学先生，和我原不相识的，突然写了信来，首先说起因为衣人说过我是他在大学里给他最大影响的人，所以才写了信来，使我不得不感觉惊讶。我说的话是多的，可是向他们许多人，也许他从那里得到一些意义；此外就是当我看过他的稿子，我的意见总是很详细地说出来。

我没有想到我所看过他的稿子不过是他的作品的四分之一，我已经以为很多了，我总想在他那样不良的物质条件下，更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当他不在人世了，人们把他的一束束稿件陈列在那里，我愕然地望着，别人也许看到天才的光耀，我看到的是汗和血的结晶，那光辉不是属于一个天才的，是属于一个辛勤的苦作的人。

有一天，我看到他。那已经是夏天了，却风风雨雨的时冷时热，那时正飘着雨，有一点凉，可是他披着棉袍从对面走了过来。

“怎么你连棉袍都穿上了？”

“我冷，”他笑着回答我，“没有别的衣服了，就把棉袍穿起来。”

那时我还在想：也许他是害疟疾吧？可是我没有问他，

我只看到他从河边走下去，跨上渡船！

“他在忙些什么？”

我心里想着。那正是小河发水的时候，雪山的寒流下来了，不但河里满了水，而且把寒冷也带下来了。可是无论怎么说，棉袍总还是合宜的。过后我才知道他是送许多朋友到远方去，他自己也要去的，自己安排在最后。

当他把人都送走了，他却永远走不成了，汹涌的河流吞噬了他，寒流一直从头顶灌到他的脚底。

他从此站不起来了。就是当他埋葬的那个晚上，暴风雨来了，雷电亮着响着，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他也许从他的坟墓中站起来了，他的长发披散着，他手擎着雷和电，他的眼睛瞪视着，怕正在搜寻他的对象，想一下劈开这个不公平的天地吧？可是他没有起来，他一直就躺在那寂寞的小山头上。

1947年春

忆陆蠡

因为相近，因为自己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我虽然时时想起他，要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关注，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了。

当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时常希望能赶回来，出乎意外地他回来了，我们热烈地握手，说着离别以来的事情，说着敌人所给他的刑罚。可是我来了，有六个月了，我的期待是依旧的，不但他没有回来，而且没有一点信息。朋友们相对时不说到他，我们的心中却殷切地盼望他，天上的地下的出来了不少，那中间偏偏少了我们所切望归来的人。可是我一直不放弃我的心愿，希望有一天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有活力，那么一个不该死的朋友。

我们不相见已经有八年了，为着上海沦陷，我们都转到内地去，只有他一个人撑在这里，其实，就他的性格说，他实在是不该留在上海的。他刚强，正义感和责任感都很重，是我们的良友，有些人和他合不来。表面是镇静，寡言，甚至有一点孤僻，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他胸中怎样燃着热情的火焰。他怎么能够和敌人周旋呢？只因为他原来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平时又不大和人往来，就是从事文学的工作

也多半是在翻译的一面，也许可以少遭一点敌人的忌妒。所以他就把这与他个性不同习惯不治的事放在自己的肩上了。

尽管有许多麻烦和波折，最初的几年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我那时是先向南，又向西行的。随同我的只有一个长篇的开端，那就是《前夕》。我也是被一时的激情所使，看到全面的战争开始了，就想建筑一座小小的里程碑，纪念这么多年来挣扎奋斗的青年们。在上海时我已经起始了，多半是属于全篇的计划，小说不过有几万字，当我流徙的时候，它就做了我唯一的伴侣。

到了重庆，我的生活有了变化，那就是说我也到大学里教书了。可是我不是一个会说教的人，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担起这工作来，可是它是那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不只使我疲困，还使我感到羞愧。想不到，我为了生活，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每次上过课，我的身心都陷在疲惫之中，唯一能解救我的，还是我的长篇。那才是我心中愿意做的事，一切对于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装在那里面了，我也正象活在那中间的一个人物，我不是旁观，我简直分享他们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我惯于夜间工作的，到夏天，蚊蚋的叮刺还不必说，那强光所带来的热，使我的脸上永远浸润着汗水，可是一两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又成为那么干涩；在冬天，寒风从上下左右都吹进来，我必须把腿包在棉被里，才能维持体温，使我的手不致因为寒冷而战

颤。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完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

那时候，在重庆，印刷出版存在许多困难，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作品。当它最初几章和读者见面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它的厄运。我自己呢，也要起始一次远行。几年来，我们知道上海的出版条件很好，在圣泉主持下的文化生活社，虽然很困窘，仍然印了不少好书。所以我想：与其在内地出版，被删得七零八裂，何必不在上海出版，那时上海，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也相信我的作品，没有一点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圣泉的回信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还说自己为我设计封面，记得用紫色，加白边，还特意很精致地画了来。我就听从他的话——多亏朋友同学帮我的忙，从头到尾为我抄了一份，用编号的航空信，一封一封地寄到上海，收信者和发信者都用了许多假名，为的怕万恶的敌人检查信件加以扣留。现在使我想起来，四十多万字的原稿，装在每封二十公分的航空信里，只是这些麻烦的手续，就使我忍受不住了。我还记得，到我离开重庆的时候，还有许多封信留给我的四弟，要他每天为我寄出三封或是五封。

他收到了这些信，立刻加以整理，缺少的就通知我，那时我已经在福建了，就又写信到重庆，要他们补抄补寄。总算很幸运，在重庆存了原稿，在上海有了副本。居然第一册，第二册在上海也顺利地出版了。

再没有想到十二月八日的变化，敌人把上海整个抓住

了，一切消息都断绝，后来才知道文化生活社和其他的书店一样，遭了严厉的检查，许多书都加以没收，尤其使我们牵记的是圣泉也被敌人扣留了。

那还不是敌人的直接行动，虽然出于敌人的本意，却由法国巡捕房执行。（想起来在这八年抗战中，英、法租界当局和巡捕房，不知替敌人出了多少力，做了多少歹事！）好象是第二册的《前夕》才印出，全数都被搜去了。而在那些书之中，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

《前夕》自然要遭到敌人的大忌，那是不必说的，尽管有许多字眼已经用××代替。如果不是坚强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描画出多少年来和敌人的斗争，多少青年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当时圣泉不在书店，回来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以为没有什么大关系，自己去投案。这是他的一点错误，他还以为可以把事情弄得清白，免去书店的损失；忘记在敌人的毒手下，怎么能有真理和正义存在！

从此，他就再没有走出来！甚至于没有下落。朋友们用了许多方法，想知道他的一点消息；或是用任何方法使他出来，结果是一点用也没有。一直到胜利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企图，仍是没有一点消息，不知道他是藏在天上人间的哪一个角落里。

从希望跌到失望里，正是这一年来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心情，我们再也不敢多问询了，再也不谈起了，只希望有

一天象奇迹似地他推开门回来了，他那有力的手和我们握着，使我后悔着写这篇短文是一桩多余的事。

1947年11月10日午夜

（以上六篇选自《靳以散文小说集》）

熊的故事

在动物园里，在图画上，孩子们对于熊是并不生疏的。它没有狮虎那样凶鸷，也没有猿猴那样狡猾，生来一副肥胖的躯干，怕是最讨孩子们欢喜的了。平时虽然用四只脚走路，有时候也会只用两只后脚站起来，仿佛象人的样子。不明事的孩子们，更会以为它是同类，也足以增激他们的好感。

可是在它粗笨的外形之内，正有一颗玲珑透剔的心，这是为孩子们，或说是为人类所看不见的。

在黑龙江北部（孩子们，你们记得这个地方吧？你们不会忘记的，我知道你们不会忘记的。）一座森林里，盘踞了一族熊群。它们沿用它们祖先的方法，来残害人类。人们看到残体碎肢，发现了熊群，于是派强悍的猎手到森林内去搜索。结果是双方的死伤，而且因为人类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大熊小熊，都饿瘪了肚子。于是它们乘着一个昏黑的夜，迁到另外一座森林里。

这时候就有一只杰出的熊，它是最肥胖的，眼边还有两个黑圈，仿佛人类戴的阔边眼镜。它用鼻音说话，起先熊们都不耐烦，后来听出点道理来，居然就拥之为王，他的意思

是说："我们不必吃人的肉，那是没有什么滋味的，咻咻——"它喘了两口气，"我们只要找到血管，把血吸尽就好了，那是最补不过的，对于身体最有益的。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躯，人类就不会和我们做对了。"

果然。这匹杰出的熊的计算是不差的，人们不再和它做对，看到倒在林边毫无血色的死尸，就以为是害痨病死去，赶快抬去埋了，而熊们，就一天天地肥胖起来。

苍　蝇

"嗡嗡，嗡嗡，嗡嗡，……"

才跨进息烽那个小县份，什么还没有得着闲空上眼上手，便被这不断的嗡嗡的声音搅得自己仿佛头晕似的。它们好象欢迎重要人物的专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围冲来，然后密集地落在旅客们的头脸上，手臂上，还许有一个不谨慎的家伙钻进鼻孔或耳朵里去。这样的刺激将不为那个旅客所能忍受，就霍的一掌拍过来，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时节，那个苍蝇又会安然地，闲逸地飞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们每人捧着一个饿瘪了的肚子走向道旁打尖的小饭馆，俨然是钻进了苍蝇的王国。在一阵骚动之后，眼快翅快的苍蝇们，早又检定它所喜爱的部分落脚；于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装满自己的肚子的时节，它们也乘机装满自己的肚子。一个不小心落进汤碗或菜盘里，就连同满胸未酬的壮志，死了自己，也糟踏了别人的食物。

苍蝇并不只是一种，有麻而大的，有金头绿身看起来仿

佛有八面威风的生物。其实说起来不过肚子里多装一点蛆虫而已，表面却象煞有介事的样子，而且飞起来嗡嗡的声音又特别大，和人与物相撞，也不至于自己先就昏厥。本来是的，当这荒乱的年月，能养得那么肥壮，自然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啊，何况在太阳光下，飞起来灿烂夺目，俨然是一方长了翅膀的宝石，不会使人一下就想到是那么污秽，可恶的东西。凸出两只大眼睛，又象戴了一副厚玻璃的眼镜，如同一个饱学之士似的。飞起来又平平稳稳，目不斜视道貌岸然的样子，而且停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么不慌不忙，又好象时时都在沉思之中。

人们不是不讨厌它的，可是又厌恶它那一肚子的蛆虫，果真拍死了，在清洁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头发上，不就会弄得恶心终日，一身都连带得不爽快么？可是它却懂不了这许多，尽自飞着叫着，极象唯我独尊的样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苍蝇群里忽然引起一番争执来，那是关于地位的问题，小蝇子自然是无分的，它们一生一世不过是为别人助威，为自己图个温饱而已；麻蝇和青蝇却要分个高下。青蝇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颜色，就想居群蝇之王；可是麻蝇从鼻子里出气，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还说：

“你不过徒有华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学问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点，正如同人类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读书史，才能治国的。”

这纠纷从此就起来了，嗡嗡的声音比平时更大更响，谁

也不肯服谁，各立门户，颇有互相敌对的样子。可是不知就里的人们，觉得它们更絮烦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绿的，一下驱散它们，要它们飞到更远的地方去。

蛙

小时候好逗弄蛙的，因为它时常鼓起肚子，好象宽洪大量，其实是心胸窄小。我们是玩弄到鼓起肚子就完事，一松手放了它，要它自以为胜利地跳入水塘或是跳进田塍；残忍的孩子们，一看到它鼓起肚子，就用脚拚命一踩，拍地一声，稀烂的一堆，就放在路的中央了。

到后来就不大喜欢了，因为它通夜的鸣叫，不是吵了我的读书，就搅了我的睡眠。夜中不眠气更容易发，就立誓见蛙必打；可是这个誓言，是随立随忘的时候多。

来到这里，住所的后面恰巧有一垛颓垣，一座废井，夜晚人静时井里面发出象鸭子的鸣叫，可是谁家会把鸭子养到那里面去呢？疑神疑鬼，一夜间倒使自己颇为不安起来。第二天清早到井边一看，在苍绿的苔萍之中，安然地浮着一只很大的癞皮蛤蟆。它适意地浮着，用两只眼睛翻翻我，就不再觉得我的存在，傲然地盘踞在下面。

自然，从这一次看过后，我也不再疑惑了，每听得仿佛鸭子的鸣叫，就知道是那个大蛤蟆不知发的哪一份春愁呢。

一天，那垛墙被大风雨吹倒了，正巧地盖上那口井。在我呢，自然不觉得什么；可是井中的蛙，却惶惑得不知该怎

样才好了。

它还自尊地骄傲地浮着，突然轰的一声，都没来得及使它思索一番，便一下钻到水底去，好先躲躲眼前的灾难，在它的身边不知落下去多少石块泥土，砖头之类；好在水中的浮力，减轻地心的吸力，所以才没有使它受伤。可是受了满腔的冤气的它，咧开大嘴便边叫边哭地起来了：

“瓜，瓜，瓜，我的妈，
地又陷，天又塌，瓜，瓜，瓜！
打碎我的梦，毁了我的家，
搅烂了安静，摧残了高而远的美丽的花！
瓜，瓜，瓜，瓜，瓜，瓜，瓜！”

这一悲伤，情感摔了一个跤，才被它虚心下气望到一线光。它追着那道光游过去，居然游到一个池塘中，顿然这个陌生的地方，使这只一直生存在井下的蛙，感到一点惶惑；天地大了，不知名的事物多了；而不多久间，一群同类的蛙很快地把它包围了。先是问询，知道了原委之后，大家又安慰它，爽快的还极慷慨地请它做它家的上宾；可是它却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受不了呀，我住不惯呀，我自己的井是多么安逸呀，我怎么能到这么麻烦的环境下生存呀！……”

一群围着它的蛙，感觉一点失措，不知道再怎么安慰它才好。

“我的天没有这么大，我的地也没有这么宽，我的周围也没有这么烦，……”

“哼，原来是一个个蛙主义者！”一只蛙说了这句，就不屑地跳开去了。

一个年长的，好心的蛙还谆谆地劝着它：

“天原是这么大，地也原是这么宽，社会原是大众组织起来的，……”

“谁说的呵？我偏不信，在我的立场上，由于我的主观，天不过是圆圆的一片，地也不过是圆圆的一片，我是在那里生活惯了，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句话，惹动了众怒，正要群起而攻之，那个年长的蛙急忙挺身而出，劝开了大家，然后和蔼地和它说：

“好吧，那就是你的天，只一跳就到你的地，你还是回去吧。”

一经指引，它果真精神百倍地向那边跳去，年长的蛙才向大家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死它，要它自己跳进自己的坟墓去吧！”

雄鸡的死亡

每天，由于它的鸣叫，才驱走无边的黑夜，引来使大地重复光明的太阳。一些穷苦的人们，迅速地爬起来了，赶到温煦的阳光下工作着，极其辛苦地，换来了一天的温饱。

入晚，暗夜来了，他们又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回自己的窠，把身心全交付给一夜的好梦。

虽然雄鸡每天把他们从梦中惊起，他们并不怨恨，因为他们要生活，不能永远在梦中。

他们一直是和穷困搏斗，所以那只可怜的雄鸡，也是极其可怜地活下来；它是枯瘦得连保温的羽毛也因为和邻家的恶鸡争斗而不全了，可是它永远不忘它的职责，它总是引吭高鸣，为光明划开一条路，使它更快地、更完全地落到人间。

可是有一天，它没有声响了，于是那些穷苦的人们一直昏睡着。到饥饿使他们不得不抱着疼痛的肚子爬起来的时候，太阳又将西沉了。

这时他们才真的怀了痛切的愤恨，准备去惩罚那只失职的雄鸡。庭院中不见，笼里也没有，走到路旁，才看到它是无声地倒在那里。它的躯体已经僵硬了，没有血，没有显

明的伤痕；它的眼睛是大张开的，显出它的死时也有过一番挣扎的。只是在颈下有一条小小的破口，还是没有血。

他们无法知道它的死因，也不忍分吃它的骨肉，虽然他们的肚子原是极饥饿的。他们还好心地把它埋在土里，要它安静地躺在土地母亲的怀抱里。

可是他们，因为它的死亡，已经在昏睡中消磨了一个昼间。他们是极其悲伤的，约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哀悼那个忠实的伙伴。

他们的住处是那么荒凉，不但没有富贵人家，连那些人的影子也不见。于是当哀悼的时候，为他们守门的是瞎了一只眼的老狗；檐前的麻雀、田鼠、青蛙，都成为他们荣誉的来宾。和它生前斗过的那只鸡也来了，虽然是仇敌，它也尊敬它生前的英勇，算是一个值得追念的对手。可是当着一个有黑嘴圈的黄鼠狼也出现了，却使一切人都奇怪起来。

黄鼠狼却很斯文地、有礼貌地向各方面招呼，然后坐下来。但它那滴溜溜的眼睛却不断地转着，心里怀着一点鬼胎；它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在这场所出现，争取一些拥护它的群众。而且它还可以乘着这机会，看准了另一只鸡的行踪，然后乘其不备又可以把它做为自己的一顿美餐。

性子暴躁的，早预备把它驱逐出去了，可是顾全大局的年老的人却阻止了他们，说是留它在这里吧！我们的人多，看它要得出什么花样来。

哀悼会在悲痛中进行着。有的说伙伴虽然死了，他们要另外找一个伙伴做为他们忠实的引路人。话才说完，不

晓得怎么一下，那个不速之客，已经仿佛很昂然的样子站在上面了。

它装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紧紧地皱着那对三棱眉，亮亮嗓子，把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后装腔做势地说道：

"这是一件极大的不幸，呵呵，……伟大的同志死去了，呵呵……它是伟大的，总而言之它是伟大的，呵呵，……它给我们带来了太阳，太阳是多么好的东西呀，正好晒着我的屁股睡觉……"

轰轰的声音从四面响起来了，它却养成一份镇静的精神，面容不改地说下去：

"——对于工作我本来是努力的，我不分昼夜地努力，所以有时候，在日里，我也不得不睡了——"

可是下面轰轰的声音，还不曾停止。

"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工作上我们是极好的同志，我们是共存共荣的，……"

下面不但轰轰，连砖石也飞上来了，这时却有一阵涨天的臭气，每个都不得不背过身去掩了鼻子；当着他们再转过身去，那个黑嘴头会说话的家伙，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于是麻雀和青蛙合唱一节哀悼的歌，由那一只鸡模仿它的音容叫了几声，可是总没有那么雄壮有生气，那么充满了阳光的意味。

父亲和猪

隔着一堵薄墙，那几天的夜晚，总是被那衰老的病人的痛苦的呻吟所惊醒。于是就被扰著，再也不能安宁地睡了。墙是那么薄，仿佛那个病人就在我的耳根咳着，夹杂着迷糊的字句：唉唉，……我不得活了，……你们哪一个来看我一下呀！……”

稍远处，还有几个沉静的语声，他们极其冷静地商讨，大约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光身汉的弟弟。他们好象有多少事要安排，就一件一件有条不紊地商量。

那正是冬天，离过年还有二十天，那个老病人果然两脚一蹬，死了。

于是他们极其安静地把他装进早就备好的棺木，趁早就把他埋掉了。——什么都没有变异，只是他们的头上缠了一块白布的帕子，门楣上贴了蓝纸的丧联。

我的同住的友人和我感伤地说：

“唉，生活磨人，连哀恸也没有余裕来表示，还有比这个更使人伤心的么！”

那正是快过年的时候，他们真是很忙碌，不断地把存粮

拿去卖，逢场就去，不管十里二十里。

有一天大清早（那正是过年前的五天），忽然一个哭声从远而近。那时候我们都睡着没有听清楚，在哭声中夹着什么话，接着就起来了更洪大的哭声，这一下震醒了我们，知道这是三个人的合奏。

“这阵子哪个还得死呀，哇哇哇！”

“我的活宝贝呀！……”

“怕是那个龟儿害死它呀！”

这哭声又由近而远，我已经完全清醒，我的友人也和我一样，他还正抽着一根烟。我故意望了他一眼，好象告诉他：他们在发泄他们哀恸的情感了。

我的友人却象一个深思的哲学家似地，一言不发，任那支衔在唇间的烟自燃，忽地他跳起来，披上衣服，趿着鞋，说着：

“我们到外边看看去！”

我们一齐走出去，在门口就看到一只死猪，那三个人还在抢着哭。

我觉得有点诧异，友人也如此。

也许是看见我们出去，有一点不好意思，哭声止住了。只是那个妇人还止不住抹泪，兄弟两个就很客气似地商讨起来了，哥哥说：

“这口猪儿，原来说是你的，该是你的。”

弟弟却把两个大眼珠子一翻，他那黝黑的肤色更明显地反衬着他那一双眼白。

“不得，不得，那一口才是我的！”

他说着，就把手向竹林中一指。

“这是一样的猪儿，有啥子分别么？”

“没有分别，为啥子死的就该我的。”

他又把他的小黑脑袋一摆。

“那一口是我的，别个不要想！”

这是那个妇人挺身而出，把眼泪抹了，大吼一声。

“算是你的呀？”那个黑小子把两只眼睛瞪得更大，“死猪也轮不到你的头上！”

这一句话惹出了是非，这三种力从三种不同的方向冲到一处，又是哭，又是喊，重复起来了。

我们又走进去，我又故意看着我的友人，他就说：

“这正是生活的压迫呵，否则他们不会这样急的。”

大富之家

我在战争中的中国活了八年，我在战后陷于饥馑的中国中穿行了若干里，使我惊怪的不是那过着贫穷的、卑微的和虫子一样的生活的人民，却是那些大富之家。

想起大富之家，记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张影片，就是以此为名，述说欧洲的叫做罗斯采尔德的一家犹太人。他们真是受尽人间的践踏，含辛茹苦，锱铢必较，终于成了大富之家的。他们，正如同一般人心中所想的犹太人一样，把钱看得比性命还要重。可是当着国家危急了（国家还说不上是他的，不过是他所托身的），他还肯把什么都牺牲，甚至于那比性命还重的最后一文钱。

可是我们的大富之家多半是在国家危难中成长的。他们原来是有一点钱的，一些投机家，买空卖空的，随时都准备遭遇破产的厄运；可是战争使他们的地位稳固了，使他们的口袋涨满了，使他们不必去投机，而机会自己投到他们的怀中来。米涨价了，他们不担心，因为使米涨价的就是他们。敌机七日七夜的疲劳轰炸，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的防空洞的设备是完全可靠的，防空指挥部有专线来通知他们敌机的情况。他们可以出来散步、消遣，就是在洞里，也有摆

好的方桌，舒适的软椅，麻将、扑克，样样俱全，就是炸弹直中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除开八层钢筋水泥，还有十丈厚的青石。就是敌人过来了，若是他们愿意走的话，西康和新疆早预备好了别墅，若是不愿意走，敌人也自会保护他们……凡是使大多数人悲苦的都使他们快乐，快乐还是空的，正是大多数人的贫穷成就了他们的富有。

你看到那门前排列的汽车，你不会再抱怨那难行的山路；你看到那穿著整齐的家仆，你几乎不敢说你是一位来客；你看到那无数的房屋，你会想到为什么那些"愚蠢"的人竟会找不到一间房子。等到主人留你便饭了，那时你才觉得中国是"伟大"的，几年来你没有吃到的，一下你都吃到了；假使那时候你提起青菜要多少钱一斤，米又涨了多少，那将是很寒伧的事了。

等到你出了这富家的大门，你才又回到你所住的世界中，彷佛做了一场荒唐的繁华梦。可是那不是梦，汽车还象甲虫似地伏在门前，辉煌的大门兀自闪着金光，隔墙传来的是无尽的欢笑，……

当着胜利来了，我来到另外一个大城。这时候中国在饥馑中，全世界在饥馑中，居民排着长长的行列等待买米；可是米呢，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而我不知道由于怎样一份因缘，去到一家，那一家据说是金融世家，换一句话说，就是钱鬼子世家。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城，所以他们的房屋不曾倾颓，庭园不曾荒芜，因为和敌人"善意合作"，所以他们没有一点损失，没有一个人死亡。

我走进那个大富之家了，（我不该说走，我是坐在朋友的汽车上，若是走，当门的豪仆早会挡住我了。）通过曲径，就是无垠的草地，草地上有两组打网球的，有无数的旁观者，穿白衣的侍者正象蝴蝶似地在绿草上飞，送着冷饮和三明治。右边是五座不同式样的大楼，每一座里都有人，淫逸的乐声穿出来，我想如果我的眼不短视，我该可以看见婆娑的舞影。再过去就是那在阳光下发亮的游泳池，水是从巨兽的阔口里吐出来的，人们就象爬虫似地在浅水中蠕动，每个人有一身好白肉。

我没有再走进去，我没有再停留，我厌恶地逃了出来。于是，我又看见将要倾圮的房屋，发臭的水沟，褴褛的衣服，缺乏营养的苍黄的脸……

我想起这次战争把贫富的距离更拉远了，大富之家高踞在人类的尖顶上，——因为太尖，该是最不稳当的。

跳　蚤

跳蚤却真的是传播鼠疫的家伙，它一向吸食人类的血液，当着一发觉有点痒或有点痛的时节，它早已一跳两蹿地不见了。人类奈何它不得，所以当着鼠疫流行的时候，人们只得把袜子穿到裤脚的外面，做着消极的抵制。可是那也难保它不一跳两跳地落到颈项里——其实吮吸点血还是小事，把疫菌从老鼠的身上带了来，那才是使人惧怕的。在《浮士德》中的那个魔鬼梅非斯陀，曾经唱过一个跳蚤歌[1]：

从前有一位国王，
畜养一颗大跳蚤。
国王将这个东西
如同儿子般爱好。
…………

接着他又唱：

蚤子现在穿上了
天鹅绒衣和缎袍，
衣上并且有飘带，

---

[1] 所引译文，根据周学普译《浮士德》。

十字章也不缺少。

蚤子立时做大臣，

有大星章在辉耀。

他的兄弟和姊妹，

也在朝廷做官僚。

宫中绅士和淑女

都被蚤子所烦扰。

女王以及宫女们

都被蚤子所刺咬。

而且不敢伤害它，

痒处也不敢去搔。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于是那合唱又重复了最后两句：

但若有蚤咬我们，

我们就把它杀掉。

说是能杀掉跳蚤，我想也是人类的一种夸大，因为它那么小，穷目力所不能见，它又跳得那么快，蹦得那么高，简直是无孔不入，实在很难得对付的。它既不是一个相打的对手，而且又依附在别的事物之上，攀得那么高不可及，微不可察，那可要人类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应付呢！

除开那天赋的本领、人为的地位之外，它也有高超的智慧。不是在马戏班子里，跳蚤戏也占一项么？——那么渺小东西，竟可以用细发做韁绳，拖拉起车来了。彷彿还有艺术

的修养，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居然也能闻乐起舞，还象是懂得节拍。那时候看的人笑了，因为那个小动物竟能使他心旷神怡，而且那些一见了就使人发痒的东西，现在正吸着那个卖艺人的血。

但是这种种好感，毕竟是暂时的。想到由于它，多少人都陷于死亡之中，即使算不得一个对手，人类也把无比愤恨放在它们身上，只是它们跳得那么高那么快，人类的眼睛和手实在是跟不上它们的。

官　人

那官人把肥胖的身躯紧紧塞在那车厢里，兀自象一座小山般地在路上移动着，显得更加矮小的车夫不停地挪动着他那两条短腿，——那份重载推着他，坡度推着他，他的那份忠于主子的心推着他。这个车夫的矮小正好遮不住大老爷的视线，他的右眼笔直地有力地望着前面，左眼却斜着看天，天上是什么都没有的——原来他是一个斜眼的官人。要不是他那一把子年纪，他也会到医院里来一次新法割治；可是他想：人这么大了，闲了这许多年，差不多快躺到那定做的大棺材里，如今当道借重他那一把子的年纪，还是老翰林的头衔，出山也是不得已的，又何必管那些外表？而且他的眼斜得那么好，当年御前召见的时候把个皇帝都招笑了，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行不通的？

在他那向天看的左眼望不见的路边，却奔跑着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大些的老头，左臂挟着一个公事包，右手捧着一个很精致的磁罐，每逢听见坐在车上的人咳嗽，他必得赶上两三步，把那个磁罐送上去，等那官人懒洋洋地把痰吐在里面，他再把它接过来。这样一来，他的嘴更大张着了，白胡子落到口腔里，他不得不象马似地喷着气。可是他的主人

没有看见他，因为该看到他的那一只眼睛恰好朝天，他的心中只想着他是那个年轻力强的刘贵或是李顺，当年陪他读书，为他上树取鸟蛋，进京的时候为他挑行李，还带他去逛天桥。

“怎样，你要告老，这是什么话？连我还不老呢——”他记得那一次想不干了的时候，官人曾这样大声申斥他。官人很激动，所以眼睛瞪得很大，还是一只朝前，那一只好象盯住了屋角缀网的蜘蛛。“说老，你看看，天下不还是我们的，年轻人有什么用，他们自己也明白，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拥护起来，我还不是为了忠于——”他本来想说“皇上”两个字，到底觉得有一点不方便，就象吐痰似地厌恶地喷出来：“国家！”他又接了一句：“这个国家，才正合我的胃口！”

“——我是做官的，当然得忠于国，你只配忠于我的家，你忘记我怎样把你从小养起来的？”

这一说，老头只得含着两泡眼泪，抖着白胡子打了个千退下去了。从此他就不得不卖着他的老命为老爷奔跑。

恰巧一个上坡迎在前面，那车夫再怎么用力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伏在车把中，头伸出去，四肢努力地拔着。这正好，给那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头子一个喘息的机会——可是他还象一尾丢在岸上的鱼大张着嘴。这时候迎在眼前的只是那个土坡，老爷不必再那么费精神地瞪眼睛，于是他唏嘘着，想点不高不下的事，他想起从前他是被抬在肩上，后来又被牲口拖了走，再后来他就坐上那个什么也看不见却能飞跑的车（他只接受这一件鬼子的文明），现在又

说是节省汽油什么要他坐在人力车上了。这，这象什么，一点也不气派，要是没有挟皮包的当差，那连个官都不象了。车拖得很慢，又很稳，他彷佛坐在一块缓缓移行的云彩里。他看看那个挣扎的车夫，心里想："这真象一个——"可是再一想到，万一他失了一步，那不是连车带人都要倒滚下去了么？还是闭起眼睛来吧。

等他再张开他的眼睛，原来那个坡已经爬上来了。那车夫仍旧迅速地移动着他那两条小腿，那老头又吁吁地跑着，他自己也就又瞪起眼睛来：还是一只朝前，一只看天。

年

年，年，又是年，这是涂抹不掉的，深刻在老百姓心上的年，老百姓是任性的，从前是被捺住了，不许过；现在是连捺的人也忙起来了，大家一齐过新年。

人忙着，忙着买，忙着卖；天也忙着，忙着下雨，这许多天一直淅淅零零不断，可是还浇不熄人们过年的火性，猪也忙着，忙着去死，——不是情愿的，是被人类捆倒去杀的，这样，就有了不平的悲哀的鸣叫。

鸣叫是不好的，并不是怕引动人类的恻隐之心，一来怕上捐，二来怕那些买主赶到门上来。是的，猪肉不容易买，大家都赶着去，连那“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圣人之徒，也是仓忙地在雨中奔波，想分到半斤八两的，用耳朵，用鼻子，在泥泞中东找西寻，还是什么也没有弄到。就要在雨中踱着方步回来了。

近处却起了钢琴的乐音，还有男女的合唱，在静雨中显得更嘹亮。那女高音象缺油的车轴吱吱扭扭的在人的神经上搔；那男低音，胆怯地用那粗哑，破沙锅的嗓音随着。那钢琴就象不听话的孩子在楼板上乱跳一般，东东当当，又象不熟练的铁匠把铁锤向人们的脑袋上乱敲，那位圣人之徒

忽然踱到我的房里来，才推开门，就怔住了，木偶般地站在那里谛听，随后突然地问我：

“你听见没有？”

“什么？”

“猪叫！”

“不是，——”我肯定地说：“明明那家从香港来的归侨在弹琴唱歌。”

“不，也有猪叫，你听，你听——”

我本是虚心的，就遵命静听，果然在歌声之中还有猪的哀鸣，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很佩服他们，实在比这些在内地生长的老百姓聪明。

“好了，”那位圣人之徒得意地笑着，“还是我听得准，他们在杀猪，我们既有邻谊，当然可以分到两斤，我是无肉不饱的，何况年尾？”

“算了吧，他如果想分给你，也不必费这么大的苦心，来这一段人猪的合唱了。”

“不是，不是，夫子陈蔡绝粮，还弦歌不辍；他们杀的是猪，自可作乐消遣。说不定他们是替猪念一段外国的往生咒，是不是，外国也有神，也有地狱也有往生咒？”

“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我不懂。”

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又抢着跑出去了，这时候，乐声停止了，又起来那个女人神经质的高声亢笑。那是我一听就头痛的笑声，要每个人的神经打抖，毛孔收缩，恨不得有地缝也钻进去的笑声。每天她都要笑的，她一笑起

来我们就说是受难的时节到了，在她，今天好象是特别起兴，笑声格外大而持久。一阵杂乱脚步声音之后，那位圣人之徒乱步地跑回来了，我知道他受不住的。

“糟糕，糟糕，她又笑！”

我忍住我的痛苦，故意问他：

“你买肉么？”

“什么，什么，……”

他睁大了眼睛两手塞着耳朵这样问着，我知道他听不见，也就不和他说了。

在那笑声之中，我却听见猪的咻咻的喘息，这我才了解为什么今天她笑得这么长，这么有兴致。可是她的气力到底比不上猪，而且猪是发着最后的声音，所以她的笑还是先停了。这时候“圣人之徒”也放下了双手，他好象猜出来的，我知道他不过是掩耳盗铃，要听的听，不听的就算没有听见，这次却是我告诉他：

“猪还在喘呢！”

他却皱皱眉头，仿佛对于猪已经没有兴趣了，从袖口倒出来一卷他父亲的遗诗，倒在我的床上大声吟哦起来了。

这却是我个人的受难，他的音调正象哭着念经，每天我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就站起来到外边去的，今天却下着雨，又是人们忙着过年的日子，我知道无处可去，只得忍耐地坐在那里。可是那声音实在使我受不住，引起我说不出是喜是悲的情思，我就好意地和他商量：

“对不起，老兄，老兄，……”

我叫了许久，他才愕然地意识到我是在叫他，虽然不大声，还是摇头晃脑的哼哼唧唧。

“这最好，这最好，何必要那么大的声音？你不觉得伤气？”

“呵，啊，……”他好象并没有听懂我的话，又跟着说：“诗若是不高声吟诵如同吃好菜嘴不响一样，食而不知其味，——”

“不过，老兄，你的味一大，我的味就小了。”

“那，那，……”

他说不出什么来，又把眼盯在书上，过了两三分钟，他又大声吟诵起来，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因为我一直知道和这些圣人之徒是有理也讲不清的。

我跨到楼下，在那间堆积什物的小房子里看到滚出来的香烟，原来是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敲着木鱼念经，迎门伏着一堆，不断地叩首祷拜。我被这新奇的景象吸住了，停下脚，等着那伏着的一堆站起来，我才看到原来是我们那位有钱的房东。他看见我，赶上来和我说出他请了一位高道，禳解一些凶险，原来他近来觉得：“他们都想害我，用魔法镇我，我每天夜里都出一身汗，好象打过一场架似的……”

我也没有话可说，雨天又走不出去，只得又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里边是静悄悄的，那位圣人之徒只保持开卷的姿式，已经扯起平匀的鼾声了，我坐下去，天也渐渐地黑下来了。

远远近近地响起鞭炮的声音，为人们加重了威风来度

这新年。可是当着天又亮起来的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象死去一般。

真象死了的，连店铺把门板都关起来。雨还在落着，添加一份凄清，到黄昏的时候，穿着单薄衣裳的警察捶打每一家的门，有人应着之后就大声隔门传话要他们把国旗扯出来。原来这不是年，这是“庆祝平等新约节”！

父 子 俩

“你看，你看，我有儿子了，我们十年不见，我的儿子就恰巧十岁，不多不少。哈哈哈，我的儿子是由我自己教育的，我用的是天才教育法，明年就可以考大学，读大学用不了多少钱，我连留学费用都给他存起来了。自从他下生的时候存起——”

我的老朋友说得那么热心，使他那上宽下尖的脸显得非常灵活，满头的汗都顺路淌到下颏上。他只要用手掌抓一把，就把汗水都拭去了。在他那得意的谈话中，我不得不打断他，因为这几年战争，把纸币打得不值钱了，我很担心他为他儿子所存的留学费用已经不足半年的小学用度，我就老老实实地说：

“那你存的钱，怎么能够呢？”

“唉，你真是书呆子，谁存钱呵？我存的是实物。不断地存进抛出，一点问题也没有。最近我可存了点款子，在美金外汇从二十升到二千二十之前夕，我给他请准了二千，老兄，你想，这还会上当么？”

经他这一番解释，我觉得自己的过虑实在是多余而不切实的。我只得又放出了呆相，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凡事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才可以一步一步做去，有条不紊。我做学问，经营事业，对自己，管理妻子，教育儿子都如此。我要科学化，合理化——”忽然他放开喉咙朝后面叫！“小狗子，小狗子！”

看到我为这个名字有一点惊讶，就赶紧加以解说：

“这是先母的意思，取一个吉利，好养得大，这是本乡的土俗。”

那个叫小狗子的并没有听到他的叫唤就跳出来，这好象惹怒了他，他进去寻找，才一分钟，果然跳进一个来，就好像经过一番魔术，把我的朋友给缩小了，同样是三角脸，下垂的眉梢，又哭又笑的面容，可是他不认识我，转身就向回跑，和我的朋友撞上了，这才使我放了心，他们的确是两个，不是说他是他的儿子的放大，就只好说他的儿子是他的缩小了。

“跑什么，傻瓜，还不给×叔叔鞠躬。”

他来到我的面前，把头低下去，再扬起来。我看到他们连眼角的皱纹都是相同的，我简直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欣赏我的儿子，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来，告诉×叔叔，将来你长大了做什么？”

“我想做一个大人物，象爸爸一样。”

“为什么呢？”

“为了我下一代的幸福。”

当这个孩子说到下一代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显出一副更小的人形，我想果真有那天，三代都站在我

的面前，那才真是一幅更有趣的图画呢！

可是当我正遐想的时节，我的朋友好心地提出一个问题来了：

“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面了，我愿意我们能多谈一下——”

“嗯，嗯，……”

“就留在我这里吃便饭吧。”

“那何必呢？”我这样谦让着，可是一想到要我走出他的家，准保一小时之内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因为他的住处在群山中，我费了许久时候才找到的。“那么，那么，也好，可是请千万不必麻烦。”

“也没有什么可麻烦的，我早和内人有约定，凡是我的客人来吃饭，她就只好牺牲一顿，因为我是要陪客人的，我的儿子正在发育期间，不能影响他的身体，该把饭让给客人的只有她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她的客人，那么只有我来让了。你看，是不是既科学又合理？”

“怎么，怎么，我没有想到。”

这种慷慨的行径倒使我吃惊了，我赶紧站起来，我想我不该这样自私又这样残忍，因为我的到来，竟使一个人饿一顿饭。

“我们一直过的有规律的生活，又住在山里，处处不方便，我们习惯了这种牺牲精神，你倒不必过意不去，让我们再多谈谈吧。”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谈的，他想留我的举动恰使我要

快些离开他，使他们一家人得以安心，因为我早已看到那一大一小的两双眼睛灼灼地望着我，在门窗后，我仿佛又看到一双女人的眼睛殷殷地望着我。

“不，我一定要回去了，”我先只这么说一句，过后当他送我出来的时候，我象心有未甘似地边走边说着：“我住在一个好心的朋友那里，他算定我要回去的，他一定等我吃饭，如果我打扰了你们，使你的太太牺牲了她的一顿，我的朋友也会饿着肚子等我，何苦因为我一个人的关系，使世上多出两个饿肚子的人呢？我想还是我走的好，如果没我这个闯入者，一切都很好的。”

显然我的话很中听，他们父子俩一齐送我出来，那个儿子生怕我走得慢，他老早就赶在我的前面。

在分别的时候，我们相对鞠躬。当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他们才抬起来的头，他们笑着（可惜嘴角都有点向下挂），加上向下的眉毛，忽然使我想起这父子俩不是在笑，在哭着呢！

献给大神的人们

我自己虽然不信宗教，可是我敬重那些献身给信仰的人，为了一个理想，牺牲自己，这总是勇士的行径。我钦佩他们能全然忘情于世俗的名利，可是我不同意他们所走的路向。所以我不反对人类中存在着这样的人，我却不愿意人类都走向这条路。

在历史上，他们虽然有一些事件使我忿恼，可是使我最不能忍的是当我从杜斯退益夫斯基传中看到那个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修道院长，拒绝了作家的遗体埋到他们寺院的墓场中。那本是遵从作者的遗嘱，他愿意埋在涅克拉索夫的身边。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看重作者生前的令誉，只着重了钱，这是最好的讽刺，伪善者的现身说法。

但是这些也过去了，他们不知道是如愿地升了天或是落在地狱中，总之在人的世界中，他们是早已不存在了。当然也还有的，一面不属于这个世界，一面更热中这个世界，甚至于说为了避免将来更残酷的战争，祈求战争立刻就来。这正如同那个死去了的刽子手希特勒的说法，为了人道，他才用最凶残的武器，以便战争早日结束。但是在张天师也可招摇过市、报纸上还刊登玉照的此时此地，这也只好算是

那个主教的自由。他可以信口开河，也许有的人还以为他的话中听呢！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言行不足以动人的人——那许许多多眼望着天，而生根在地下的圣徒之一。他是穿了阴森森的黑袍和我相见的，他的年纪并不大，可是满脸严霜。那正是夏天，我的汗都不流了，还打了一个寒噤。我不必问他的姓名或是请教他的职业，我知道他是站在天和人的中间，我只觉得我的渺小，还有我那说不出也想不到的罪恶。我猜想我是有罪恶的，可是一时我说不出来。

我们虽然见了面，他并不看我，只有我看他的份。他的嘴好象也不是用来说话的，紧闭着，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有什么跑出来的。别人叫他 father①，我想我不必叫。我的 father 不是他，而且我也用不着这样称呼他。他没有话，我也不会说话，尽管初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是很快就分开了。

在敬佩他之余，我的心中也想到：可惜一条有为的汉子，何苦把自己套在外国袈裟里，把生命弄成一个不死不活？除开耗费粮食和做不必要的祷告之外，他该好好做点事。

那也许是我们的缘分，没有过一个星期，我们又相见了。我原来是赶路的，可是战时交通的一切困难都降落在我的身上，几乎没有一个宿站我不休息两晚的。在相近 C

① 英文：可解作父亲，亦可解为神父。

省的一个小镇上，我在一爿简陋的旅舍停下来，当我吃过饭正要入睡的时候，隔壁忽然起了喧嚣的人声！有男人，有女人，接着女人的下流歌唱刺耳地响着，使我感到入晚的郁热更不耐烦了。

歌声才停，就响起了男人的爆炸般的喝采。有个男人的声音更高，揉合着笑和欢呼，好象控制不住自己似的，同时不停地把手掌在光腿上拍击着。

起先我是愤怒的，可是当我转身向壁，顺着从缝隙透过来的灯光望过去，我顿时惊住了。我记得该是他，可是我以为不该是他。自然，他的黑袍早已不见了，他穿着短裤和香港衫，左手腕上一只新手表，眼睛上架了一副浅绿色的眼镜，当他笑着的时节，从他那大张着的嘴里象毒雾似地喷着唾沫星子。

我知道我是睡不成了，我的好奇心又鼓舞着我，我这么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竟自起了去拜会他的念头。我翻身起来，穿上衬衫，拉开门，一下就站在隔壁的门前。声音一时都停住了，我就说：

"您是×神父——"

"噢，×先生，我们五天前见过面。"

我想不到他是那么活泼，简直是跳起来和我握手。

"我还当您不记得我，当时您好象没有拿眼睛看我。"

"不，我们是用灵魂看人的人，看了之后，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呵呵，我想不到您才走到这里，我还当您早已到了F省。"

“我简直烦死了，赶不上直达车，每次换车至少多停一天，——您怎么也走这条路？”

“我，我还不是找点生活！”他坦然地说着倒使我这个脸皮薄的人感到有点忸怩了。

“您是行商？”我好象不敢说出口似的，小声地嗫嚅着。

“是呀，可是我还是本着济世救人的教义，我的货品就在那里。”

他说着，朝墙角那里努努嘴，那里放着一只三十六寸的皮箱。

“不多呀！”

“也不少，值百八十万，都是西药。阿的平，扑疟母星，大健凰，药特灵，灭疥，还有六〇六，”他怀疑了一下才说出了，接着又加以解释：“六〇六是治疟疾的特效药，也治回归热。”

我对于商业原来没有一点趣味，当时我的身体还健康，对于药品也不发生兴趣。看他那么有办法的样子，我倒想起来要他帮我弄车子。他听到我的话，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了。

“那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好了。明天早晨车站见，我给你找一部到 C 城直达的车，免得换来换去。”

“那我真该感谢您了。”

“不要说这些话，我的天职是帮助人的，为人类减少痛苦的。”

他还象老朋友似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三下，使我的心

顿时象有了可靠的着落。

我怀着这满足了的心，向他告辞了。略略把行李整顿一下，就又睡在床上。尽管隔壁又起着猥亵的、歇斯的里亚尖笑，好象因为那是出之我相识的人，而他又那么好心地答应了我，要我明天就可以成行，我也就不再为那声音所扰，很快地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很不巧，天下着雨。隔壁没有一点声音，我担心他们早已走了。我就赶紧洗了脸，算了房账，提了行李，冒着雨走向车站。在路上，我的心就盘算着怎样向他说抱歉的话，可是到了车站，我并没有看到他。时间不早不晚，正是客人起始忙碌的时候。为了方便，我只好把行李放在污泥上，东张西望，想找到我的"救主"。可是没有他的影子，一辆客车，又是一辆货车，开走了，我的心也起始忙乱起来。雨水和汗水混流着，我不愿揩拭，实在是我也顾不得了。

突然我看见他了，他是坐在一辆货车顶上，好象在半天空。我朝他奔了去，他微笑着向我招手，只是向我告别。我追赶，可是汽车比我快得多，终于我放弃了一切希望，收了脚，望着他坐的汽车和人渐渐地在我眼睛里变小了，最后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既不能责备，又不能咒骂，因为他想来帮我的忙，原是出于他的一番好心。他骗了我，原是他的职业。

那个姓苟的

曾经有人说："站着做人，爬着做狗，……"

我虽然常看见他站着，可是总觉得他象是惯于爬着的，再加上他那无肉的两腮——这也多少形成了他的尖嘴。他那一双手，照例是夹着，半举着。最可怕的还是那一对炯炯发光的小眼睛，无论看到什么总是搜索一番，上下左右，骨碌碌地乱转。同时他的尖鼻子咻咻地嗅着，好象他永远是丢了东西的失主，而你不幸正是那个他所寻找的小偷。

恰巧他又姓苟，不过是"苟且偷生"的苟。你看，他就从那边远远地走来了。

不错，那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不象是他的太太，等下你就该明白了。

"久违，久违，幸会，幸会！"他的闷鼻子发出嗡嗡之声，接着他就指着跟随他的人说："这是我的秘书，也是我的学生，——"稍稍放低了点声音又说："他的思想是很前进的。"

我抬眼观着，见到一个比他还矮小的人：戴了一副大眼镜，满脸菜色，身子伛偻着，原来两手捧定了他那大皮包，看得出分量极重，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宝贝！

"怎么样，到舍下谈谈如何？"

“太远了，下次再来专诚拜访。”

“一点不远，就是那座房子——”

他用手一指，我猛可地一惊，为了他指的是一座大洋房。他仿佛看出点什么，就加以解释：

“我住在一个资本家的家里，他们剥削了人民，自然可以供养我们，我是剥削剥削阶级，走，去坐坐。”

我欲逃不能，欲去不愿，可是他在前用手一提，他的秘书连同那个大皮包在后一推，我就做不了主，被簇拥到他所要我去的地方。

那真是个富丽堂皇的所在，有门房，有草地，有排松，有前厅，有说话都有回音的大客厅，我就是被推到那里的。我坐在那里，仿佛椅子太大了，可是他虽然比我还小，却提高了嗓音，使人觉得威武非凡。

“对于老兄我一向非常佩服，因为和我的意见差不多，今天我们受压迫，有一天我们总会得意的，”他说着，咽下一口唾沫，“其实最近当局还请我负责××省政，我不想接受，我永远不忘记我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淹没了我（这我稍稍夸张了些，只是他的唾沫星子象细雨般地撒来），只是最后的那句话使我记起十九年前他硬派我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那时他就是代表人民大众的。

我还象呆子一般地坐在那里。

“来人呀，来人呀！”他大声喊叫。

许久都没有人来，他的声音也愈高，在呼喊的中间，他

也没有忘记他的秘书，照样象申斥般地夹着叫：

"怎么不去倒茶？——"

那个可怜的秘书懒洋洋地站起来，他象连珠炮的话语催促他：

"秘书，秘书还不是帮我做事的？再说，古书有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怎么样也逃不脱你的责任呵！这些青年人，半瓶子醋，时代既赶不上，旧的又没有，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就是一条狗——"他顿了顿，好象引起他一点联想，终于又接下去："我也能把他训练成一个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大人物！就是赶不上我，也差不多了。"他得意地一笑，忽然听见门声响处，一个老头子，踉跄般赶进来，他才又转成怒冲冲的样子，把下颏向后一拉，脸长了一寸：

"怎么连一点规矩也不懂，客人来了，不知道伺候在外边，死到哪里去了？"

"我是看门的，荀老爷——"

"什么老爷，封建思想，叫我先生，你不听见过么，大人物都称呼先生的。"

"是，先生，我是看门的，侍候客厅的去接小少爷了——"

"我不管你们那些闲事，吩咐预备饭！"还没有等我张口，他就朝我说："不必客气，没有什么好吃的，粗茶淡饭。"

我再三婉辞，最后几乎是恳求了，可是他却接着说：

"你看你的脸色，证明营养不足，你要吃点好的，营养营养才是。他们也做不出好菜，调味和文化有关，这家人教育

水准低，什么都谈不上。不过原料还好，各种维他命都不缺，是我最近才根据科学方法给他们拟好菜单的，譬如我们用脑子的，每天至少要吃半斤肉。——”

“不，谢谢你，营养一顿也没有用，我还有事，我还有事……”

我再忍不住了，拔脚就逃，还没有等他来得及，我已经又逃到门外了。

从此，我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立刻躲开。还是他先前说得对，他代表一种人，我代表另一种人，我们中间本来没有同样的是非。如果他真的代表人民大众，那么我也只好如他所说的是代表资本家了。而我们这些资本家，只用可怜的血肉当资本，他却站在人民的头顶上，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果然，过了一年我看到他，他成为“社会贤达”；再过半年，他成为一部之长。我们的对立，也愈来愈尖锐了。

他再见到我，只是皮笑肉不笑地用闷鼻子哼两声，从我的身边得意地摇着尾巴溜过去了。

1948年3月3日

俑的复活

朋友某，有一腔热血，原来是一位摆在什么环境中都使人信任的汉子，胜利之后，突然杜门谢客，终日与俑为伍。在他那终年不见阳光的小书斋中，墙上，壁角，橱里橱外，书上，地上，……凡是可以放点什么的，无非都是先后出土的俑：有番客，有舞女，有执戈之士，有骆驼，有马，有牛车，有房屋的雏形，还有一些有人形而长了禽兽头脑的衣冠楚楚者，……本来就不是活人，又埋在土中若干年，阴森之气，在在逼人，要不是一瓶大红花插在那里，那小房子简直象大坟墓哩。

有一天，他突然郑重地和我说："昨夜一梦甚怪，我梦到这些俑都活了，随在我的身后走上楼来，……"

"是真的么？"

"你真呆，我原说是一场梦。"

"喜欢做梦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也不见得不是真事，我仿佛就看到他们真的复活了，长袖善舞的参加竞选，番客当顾问团，人身禽兽面者在各层社会中一展所长，生前执武器的，此时此地，正大受欢迎，入京觐见，贡献良策，妄想非非呢。"

“是么?”他反倒问我,“是真的么?”

“谁说不是,他们在土中躺了那许多年,还自以为是的呢。他们忽略了历史前进的意义,或者相信历史只是一个圈子,到他们复活时恰好正逢其时,于是又把那些不入时的谰调说上一通。——”

“什么谰调,可得闻欤?”

“还不是那一套。有的不忘他那生前赫赫的威势,有的还记得跪在他面前索索抖的善良的人民,有的还想着登高一呼便可集合的五十万子弟兵,而且口口声声不忘父老子弟,好象那些好人民真是对他们有什么感情来着。”

“难道没有么?”

“谁说有来着?你不信找一个人问问,看哪一个人会说他们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生前没有一个不是活在人民的头顶上,他们从来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他们制造法律,他们滥发钞票,他们拿人民的脑袋当冬瓜砍,他们出来的时候黄沙铺地,他们的衙门周围三丈以内若是有人误走判定要罚跪的……只要看这许多年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这些人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就可以知道了,他们还有脸自诩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真是不害羞哩!”

“这不是害羞不害羞的事——”

“这简直是不要脸!他们还是应该滚到土里去,——”

我猛地一顿脚,忽然天地在我的上下摇晃起来了,我正惊于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忽然连我也几乎站不住了,只听得乒乓乒乓,天旋地转,在上边的滚到下边来了,在下边

的又飞到上面去。我和朋友互相扶持着，幸免跌倒地上，耳边嗡嗡作声，零零落落地夹杂着：

“地震，地震……”

几分钟之后，才又安住了脚，张眼一望，满室狼藉，什么复活的俑，连那许多俑都摔得粉碎，不复少具人形了。

我的朋友痛定思痛，苦笑言道：

“这也好，爽性化成一堆烂土，让他们不必再在世间充人了。”

从考古的意义来讲，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充满了惋惜的深意的。

1948年3月5日

猴　子

在报上的"市民之声"中有一封来信，说是在某弄堂有一个说是从重庆来的人，带了一只重庆来的猴子，每天放出门外，嘘声咬人，追得小孩跌跌爬爬，偶而有胆壮的还击一下，那畜生的主人就要加以痛打，还要说："我是重庆来的，谁再多话，就送你们到法院去关几年！"

重庆来的人有说不出的威风，想不到重庆来的畜生也有说不出的狠处！

畜生的威风当然是靠人的，人又靠什么呢？若说是从重庆来的这一点，象我们许多人就不足为例，因为重庆上海对我们都是一样，多住些日子，还会感觉到后者不如前者。别人也许并不这样，只靠重庆来的这个头衔，就是衣食住行，无不齐备，甚至于连畜生也都能依势凌人，可见它还是有不可埋没的功绩的。

做为畜生的猴子，本身也自有它的智慧，和人有最大的差别的，就是它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不管它经过怎样的训练，它也不会说人话，只是啾啾地叫着。有了人的智慧，而说不出人话来，猴子自己怕也颇感难过的。如果想得更深，也会引起悲哀，因为无论怎么样也只是猴子，不会攀到

人的中间。尽管它有利爪，它能攀援如飞，它也算不得人。记得在福建有一种最名贵的茶，叫做“猴子采”，因为茶树生在峭岩绝壁，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去，所以只得借重猴子，猴子听从人的指挥，把茶叶取下来了，可是一切焙制，将来的饮用，那全都是人类的事，完全与猴子无关了。猴子模拟人的吃烟还看见过的，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猴子能正襟危坐，端着一个茶杯品茗的。猴子原来是长于模仿的，尤其是模仿人，可见想做人的心非常之切，可是他毕竟不是人，虽然也用两脚走路，——甚至于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现在说这样的话，应该没有罪过了，不象达尔文的时代，这么一说，把教士嘴里上帝七天造人说打破了，慌了手脚，先把达尔文驱逐出教会再说。）

除开没有语言文字之外，它不如人的，怕是它不能安静。若不是两只红眼睛一闭，睡觉了，他总是手脚乱动，一时也不得安宁，假使戴了官帽，那就更不知道怎么是好了，那简直该手脚都没有放处，仿佛要升天的样子。世界尽管荒唐，猴子做官还只是见之于虚构的小说《西游记》，孙猴子一做了官，因为它发挥它那用不尽的精力，就把天宫搅得天翻地覆。后来总算归入正道，历尽千辛万苦，去保那御用的瘟和尚去取经。几次要发猴性，都被那头箍给制住了。正如同那个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受制于那块不大不小的轮癣。经取来了，证了正果，不过成为一尊菩萨，我想对于猴子，要他整天动也不动守在那里，这是比什么都严重的惩罚，最深刻的悲哀。

猴子也不是没有悲哀的，因为智慧比较差了一着，免不得要受制于人；不止此也，还要被做牺牲，置身刀俎之间。一个在南洋住过的朋友曾经看到一只烫了的猴子躺在水盆里，毛已经剃去，恰象一个可爱的肥胖的婴孩，他就连饭也吃不下告辞了。可是这究竟是少数，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连人肉都可以吃的，何况猴子呢？吃虽吃，礼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据说是最考究的吃法是把猴子带上来，向所有的客人行过礼，于是在一旁剃光了头毛，便把头伸进特装的桌子里，引颈待敲。因为有智慧，又有情感，免不掉知道大难已至，扑簌簌地落下泪来。那高贵的客人们，当然不会被猴子的眼泪所打动，他们是向来吃人的，照样无动于中地用银锤在光头上敲击，等到血浆和脑花齐流，然后再用金匙一勺一勺地舀着吃，我不知道被敲破了脑袋的猴子是否还活着，更不知道它是否还有那么大的耐性不发一声，因为我连旁观者都不是，不过是听人说而已。我相信人类的残忍，我却不相信猴子会那么愚蠢和顺从，因为那是对它本身和身后是全然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事。

老报务员

“险极了，险极了，今天你再不来，这封电报就要退回去了。”

我擦着汗，显得有一点慌乱地把头仰着，把图章和通知单送进去，就从那小窗口里望到一张满是胡须的脸。他接过我的图章，摘下了老花眼镜，注意地看着，突然充满了喜悦地问着说：

“你就是××么？”

我带笑地点点头，他又向我问一句：

“你是从××来么？”

我又点点头。这好象引起他的兴趣来了，只顾和我说：

“××可是好地方！上个星期我去了，你先生知道，我们是只有星期才有空的，还得不赶上值班！”他兴奋地说着，忘记了他手中的收条，还有混在那一大叠电报中的我的那一封，我不便打消他的兴趣，只得焦急地听着：“上星期我到过了，我是去吃空气的。——”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他却很严肃地和我说：

“先生，你不要见笑，我这三十年，不但卖了我的劳力，还卖掉阳光和空气，我们是难得吃一吃新鲜空气

的。——”我本来又要笑的，可是我尽力忍住了，我只得听他说：

“——真好呵，××那个地方，好太阳，好空气，好风，好草，好菜蔬，……青菜，萝卜，……我自己背了许多回来，一个人回到家里烧着吃，味道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他咂着嘴，不但自己回味，好象也要我感到同样的滋味。我的心中却是焦急的，我还不知道这封电报带给我的是什么消息，他好象也记得了，那是他因为高兴挥动着手的时候又留意到握在他手中的通知单，他就象有一点歉然地说：“对不起，我还忘记你的电报，马上我就可以找给你。”

果然，在五秒钟之内他把电报和图章都又交给我了，因为心急，我撕开了信套，我只知道那是从重庆来的，另外是一些号码，我正不知怎么是好，从窗口伸出一只手，猛然地把电报抓进去了。

“我来，我来翻给你。”

他没有翻，只是一看就告诉我没有事，不过问学校几时上课，我的心定下去，可是总有一点怀疑的样子望着他。

“三十年，早把人变成机器了，你们看到电报会心慌，我们成天堆在电报里，这些字你们不认得，我是一目了然，按照我们局里的规矩，还要收翻译费的，我们，就算交了一个朋友。”

“那不是影响局方收入？”

“没有那回事，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点起码的自由总该保留的。先生，你常看电影么？”

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他自己就接下去了。

“你没有看《人间的喜剧》么？这名字真不好，怎么是喜剧呢？我看了的，我看到那个老报务员醉了之后再也醒不过来，我就泪汪汪挤出电影院，到了高长兴，我连喝四大碗，于是我就伏在桌上睡了。没有人给我泼水，也没有人送热咖啡，一直到打烊的时候，堂倌叫醒我，我才叫了辆车回到家里，我总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死掉的。”

他说着，两手一伸，就在桌上做了个势样，我笑不出来，也不忍溜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顺手拉开抽屉，取出一包烟，把一支递给我。

“抽支烟吧。”

他那么好心让我，使我却不好意思拒绝了，他跟着为我擦一个火，我伸着头，算是把烟点燃了，他热心地望着我，轻轻地咂着嘴在我所吐出的烟雾之中显出那个苍老的脸，恍如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惋惜似地摇着头，低低地说：

“可惜，没有能吸取烟的精华！”

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就努力地憋了一口气，让两道烟从鼻子里冒出来，可是我的眼泪也呛出来了。

他满意地笑着，又低低地告诉我：“我真想抽烟，可是新规矩，办公时间不许抽烟。”

他那么热心地望着我，好象一个孩子望着一张嚼着糖的嘴，使我不忍遽然离开。我努力地吸着烟，再吐出来，我什么都得不到，只是那时时要咳出来的嗓子还有那满眼的泪。到了，我把那支烟抽完了，抬起头来望望他，谁想到他正把

那苍老的，笑着的脸塞在小窗口那里，殷切地盯着我，我扬扬手，和他再见，缓缓地走出那大楼。我想起来雨果说的为了使别人少流一滴眼泪，他自己情愿把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我呢，我没有流血，我是一滴一滴地流着眼泪（不是为了悲伤而是呛出来的），换来了三十年在别人的痛苦和快乐之外的一位老报务员的一丝笑容。

老 丑 角

那个老丑角是一路翻着觔斗出来的，一直到空场的中心，就纹丝不动地竖个蜻蜓倒立着。

谁知道他用全力忍着喘息，谁知道他通体都打着抖，谁知道他的血是从脚跟向头上流？谁知道他的心悬着，象秋风里悬着的落叶？谁知道他几十年的岁月中看厌了人类，情愿忍着苦辛倒立着，把人们翻一个身来观看。

他看到人们都象他似地倒悬着。

人们鼓着掌。

美女飞出来了，马奔驰着，

海豹顶着圆球出来了，

象打着喷嚏，

狮子在电棒下吼着团团转，

当着热闹的戏开始的时候，那老丑角放下腿来，默默地走到旗竿的下面，独自拢了膝头坐着。

他的眼茫茫地望着前方，可是面前的人并不在他的心上落下影子。

谁看得到白粉红硃的后面是一张长满了皱纹的多辛苦的脸？

谁看得到罩在可笑的尖帽下是一夜转白的霜发？

谁看得到他那胸膛被人撕去一半的鲜血淋漓的心？

当着场子空下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又站起来跳进去。

人们起着一阵哄笑。

“你们笑我么？我不是丑角呵！……”

又是一阵哄笑。

“我扮演过人类的悲剧……”

还是一阵哄笑。

“人类的悲剧还在演着呢！……”

仍是一阵哄笑。

“你们看到么，我在哭呢！”

总是一阵哄笑。

希世的珍禽异兽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入场了，那个老丑角只得噙着自己的眼泪躲到一旁，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他突然意识到生来不过是为别人填补空隙的，尽管他是那么对自己都真诚，他有一颗注满了鲜血的爱人类的心。

当着一切的表演都已完毕，观众挂着笑脸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又得象一阵风似地翻着觔斗，时反时正地看着人群又从那窄门挤出去，他渐渐地看到每一个空了的座位都瞪眼望着他，他才停下自己的手脚坐下来。

他知道捧花的走向少女了，

抱草料的到马的身边，

每一种禽兽都有人侍候。

只是他坐在那空空的场子中间，自己捧下自己的尖帽，

让汗自由地淌下来，让泪自由地淌下来，冲淡了脸上的朱白，他顿时感觉到空虚，寂寞，真的感到自己的衰老。

只有一根阳光的柱子，从棚顶的小孔伸进来，照在他面前的，圆圆的一块。

他用手指在那发亮的尘土上写些别人不识得的字。

人 的 悲 哀

人的悲哀在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中间有叛徒。

生下来就背负着不幸的，他要一层层地打碎不幸的枷锁，要合力为人类筑一条平坦的大路，而每人的一生注定要受神的无理的统治，魔鬼的迫害，奴才的诬陷和侮辱，还有许许多多人类自己给自己的不必要的灾难和误解。但更重大的，还是那出卖自己也出卖别人的叛徒。

用全疑的眼去看人，自然是人我之间永远得不到协调，永无安宁；用全信的眼观望，就随时随地遭到明枪暗箭，不得不因悲哀而流泪。

你以为他也是圆颅方趾、会哭会笑的人么？可是他的哭笑和人们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人们哭了，他笑了；人们笑了，他哭了。

好心人相信人的力量不但能使好人向上，就是恶人也不得不放弃他为恶的心愿。但是当他张开两臂拥抱一切的时候，他却受了重伤。这伤，正是他的同类所给与他的，通过他那模糊的泪眼，他望见那露出牙齿狞笑的人，这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他那温和的思想，不得不把这样的人从人类中驱逐出去。

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奴才。

奴才的笑

奴才原是介于狼和羊之间的。

当人跌倒的时候，奴才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但不去扶一把，还把脚踏上去，想乘机踩死他，可以邀一份大功。

他们原来也是属于人类的，可是他们自愿地选了奴才的途径。他们有人形，可是他们的眼睛是夜猫子的，鼻子是狗的，牙齿是狼的，手爪是鹰的，没有脑子，也没有心，一切诉之于直觉。他们的直觉控制在主子的手中，论件计值，三个饽饽五个饽饽不等。他们用别人的血肉换取自己的生存，他们还以为是奉公办理哩！

其实他们的“公”也是随时不同的，那就要看饽饽的多少和时代的变易。总而言之，到任何时候他们都有自身的价值。昨天还是敌人的爪牙，今天就又以一番新面目出现了。得意扬扬，恬不知耻，大摇大摆地过街过市，他照样可以欺压良民，无恶不为；可惜方法不变，路道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倒以为，为维护奴才的利益起见，不妨创设交易所，那么买进卖出，多头空头，有一番竞争，有实在的行情，那么他们的价格还可以逐渐提高哩！

魔 鬼 的 纷 扰

夜是魔鬼的世界，浓雾又延长了它们活跃的时间。

他们一手提着狼牙棒，一手拿着拘魂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闯到你的家里来。

狗原来是吠着的，可是打了一个招呼之后，知道是有“任务”的，就缩着鼻子躲到一边去了。

上下周围都布置好了，才一手高擎狼牙棒，一手去敲门。

“谁呀？”

“我们是找×先生的。”

“他还睡着呢，明天来吧。”

“明天不成，就是今天——”

里边的人怕是要张望来人的样子，没有想到，才拉开门，魔鬼就闯进来了。可是他们没有胆量进去，只是用鼻子嗅嗅，占据着门口，高举狼牙棒。

“他呢？”

“我不是告诉你睡着么？”

那是一个女人，很瘦小，她看清了来人，也看清了夜雾中高举的无数的狼牙棒，可是她不怕，象一尊石像似地塑在

那里。

“你去叫醒他吧。”

“我不要叫醒他，你要叫醒他你去叫好了。”

“怎么，你不知道我们是办公事的？你违抗命令，连你也要拘捕的。”

“你办谁的公事？”

“我办的是阴间的公事，——不，天上的公事。”

“你忘记我们这是人间了！”

那个镇定的女人居然还微笑着。

“人间，人间，人间也是属我们管的，你要是这样不通情理，我们就要自己上去了。”

“好，你们就上去吧。”

“不，不，免得有严重的牺牲，我们知道他有武器，还是你把他请下来吧。”

那个说话的魔鬼流着汗嗫嚅着。

“好吧，你们等着吧，我可以把他叫下来的。”那个女人不屑地看了一眼径自进去了。

过后，那个人睡眼朦胧地下来了，他不说一句话，他懂得应付魔鬼的方法；可是魔鬼对他不放心，把他的每根头发都仔细检查过了。

“好，走！”

魔鬼知道他没有什么，就气壮起来，大声地邪许着。

等他出来，魔鬼还是钻到他的家里。他们放不过一个老鼠洞，可是连一张方桌下面也不敢探视。一个魔鬼用狼

牙棒挑起桌帘，没有一个敢张望。把米缸当做炸药筒，把睡在床上的孩子当做伪装，可是枕头下花花绿绿的钞票却认得清楚，顺手装到怀里了。

“这是我们过日子的钱呵！”

“什么钱？哪里有钱？”

“你装进去了。”

“怎么，你敢说，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是有武力的，你要再敢说，我告诉你，明天就来抓你！难道你还不晓得我们的厉害！你看，那是什么？”

一根狼牙棒朝墙角一指，立刻，所有的鬼眼都望过去：那是一个漆黑的，发光的，有小南瓜大小的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敢过去，没有一个看得出，站在后边的，早就准备拔脚逃走了。

“不要乱动，我知道，那是炸弹！”

为首的大声叫，有点战抖。既不敢去拿，又不敢走开。还是那个女人做了一桩善事，走过去，拿起来，交给他们，说：

“不要紧，这是杀蚊子的DDT，用光了，没有关系。我倒盼有一天能发明一种DDT，不但杀蚊子，还杀一切为害人类的东西，那就好了。”

没有听完她的话，魔鬼们早一阵风似地滚出去了。

神的灭亡

奴才匍匐在地上，魔鬼随侍在两旁，高踞在宝座上的大神却感到空虚和凄惶。

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片人影，大神不得不站起来，茫然四顾。

原来他的嘴角一直挂着胜利的笑容的，现在，不得不收敛了。

他转了一个身，望了望，大声叫：

“人呢？人呢？”

没有人的回应，只有空洞的回声，这使他更激怒了，更大声地叫：

“人呢？人呢？……”

大神从宝座上跳下来，疯狂地跑着，跑遍了大殿的四角，没有一个人阻拦他，他的脚有时踏在奴才的背上，奴才也不敢动。

“人都到哪里去了，人都到哪里去了？”

一个声音好象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人都死光了，没有死的，早已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怎么，怎么，没有人了，那我是什么大神呢？我是谁的大神呢？我还能统治谁呢？只是魔鬼和奴才怎样建立起我的王国？我知道，这才真是我的末日来了。”

他原来象受了惊的牛奔着，一直到他用尽了最后的力量，他那充血的眼睛才闭上，他那染满了别人血迹的身子才僵直地躺在地上，他才遭逢到最后的灭亡。

《人世百图》后记

集中所收的"人世百图"不过四一，未能足数。其实把"百"字加以诠释，未见得就是九十九加一，不过形容其众多也。芸芸众生，各尽其致，在数目上说起来自不算小，可惜的是一心一意想描画人的嘴脸，不提防却写了许多禽兽。这也许正象那些紧抱着"旧道德"的先生们所摇头叹息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冥冥之中，果然就都堕入畜道，现出畜生相来。

其实畜生原来也未可厚非，就以占家庭生产重要地位的鸡而言，每天报晓，使人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是雄鸡的功绩（自然也有游"爪"好闲，荡来荡去，向任何一只雌的调情，象洋场恶少那样的），至于母鸡，那该是做母亲的好模范（尤其是现在那些不上不下不中不外的母亲们），当她孵卵的时节，真是含辛茹苦，不食不眠不动，好象她的生存不过是为这一点事。一直等到一只只小鸡象淋满了汗似的从壳内钻出来，这才亦步亦趋地跟定了她的雏儿们，万一有个风声草动或是老鹰在空中盘桓，她就两翅一张，十个八个小鸡就盖在那下面了。我还没有看见母鸡和老鹰争斗，如同屠格涅夫告诉我们的一只老麻雀怎样和衔去她的雏儿的狗来

争斗；我想也许她不准备争斗的，不过想牺牲自己来卫护自己的孩子而已。可惜的是不死于老鹰，也要死于无厌的人类的口腹中，早晚她还是要被杀以待贵人。所以有这一首动人的民歌：

鸡婆讲话鸡仔听，

明朝杀了待差人。

“落雪落雨高台站，

出门玩耍看岩鹰。”

小鸡自然是不识字的，也不懂得人的语言，在她们之中，也许在死前真的有这一番叮嘱，自然小鸡也不会哭，更看不见她的眼泪；情感丰富的读者，却许被这几句简单的歌打动。小鸡是不是听了她将死的母亲的话呢？是不是就这样保护自己呢？可惜的是：她长大了迟早还是要待差人的，或者提到市场上，称斤论两地出卖，买主卖主之间也许还要争执着老嫩肥瘦，这大概不是那个惦记着雏儿的鸡婆所想得到的吧？

唉唉，我们万能的人呵，哪一点比得上这么一个小小的畜生呢？嗜杀好肉还不算，自己还要吃自己：老吃少，大吃小，强吃弱，高吃下，男吃女（也有的是女吃男）。幸而没有被吃掉，有些长大了，首先就要张开了吃人的大口，准备去吃别个。在这个世界上，弱小的人只得兢兢业业，生怕一不小心被人一口咬了要害，从此一命呜呼，永远不得还原。活着虽然无趣，死去也还不大情愿，——从这一点悟到无怪从前的一些帝王想求长生不老之药，永远生存，永远在万人之

上，永远受人膜拜，永远过荣华富贵的生活。

可惜的是药没有求到，人也早死了，却留下孽种（根据我们自己的说法），欺负我们，向我们挑衅；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就“抗”起来了，这一下，也倒好了，现出一些原形：有的磨去金光，看出不过是一块烂铁；有的扭扭捏捏象再醮的寡妇；有的露出来夹着的尾巴，跳来跳去，……但是对于国家人民，这番洗炼澄清的工夫是要得的。

校阅已毕，感触万端，拉杂写来，以为后记。

《人世百图》再记

创造了新的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其中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那还正是战时，为了怕“泄漏秘密”，“危害抗战”，检查先生们正用全副精神执掌红笔东勾西抹，对付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好象万一疏忽，就会影响全面抗战似的，于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空白，后来，感觉得这空白好象使人知道是有话说不出来，就变了点方法，不许有空白，要随时把文章补进去。打是要打的，不许露出挨打的样子。

文章虽然是印得满满的，可是那些话却不是我们说的。既然有了嘴，不说话是不可能的，我们虽然不象故事中的理发匠那样，把要说的话朝郊外的洞穴去说，却也换了个方法，希望明眼之士，仍然从那中间得到我们的一点意见。

这一下，就把苦找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我就开始用《人世百图》的总名，写一段段的小文章。我用了一个新的笔名，为了使人不知道是我的作品，我用尽力量改变一切。这真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要表现我的意见，我还得要时时隐藏我自己。坏的是自己虽然是百般努力，可是藏着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时时总要露出来。为了使之不露出来，

就不得不费更大的力气。

所以，有时尽管只有几百个大字，写下来已经是遍体淋漓了。

我在各方面取材，思索，再思索，然后短短地写下来。一个朋友很喜欢这些文章，他也就开始了“人间百相”。（可惜他死了，他的“百相”只好永远是残缺的。）有的友人，忽然知道那是我写的，显出极大的惊讶；有的友人却说我不该偷懒，只写这些短文章。他知道那后面有大故事的，所以他才责备我。这好意我自然接受，可是我该说我并没有偷懒，我照样用我全身的力量，一点也没有苟且，至少也是在无可奈何之间，使我不致荒疏。篇幅小，力气可不小。

可是逐渐地我还是失败了，慢慢地我管不住我的笔调，它就一天天地更象我的了。而且不知怎么一来，篇幅也渐渐地长了，失去了短悍的特色，好在是我的意见更鲜明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被描述的嘴脸，更快地体会到作者的苦心和本意。

（以上二十篇选自《人世百图》）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过了鸭绿江，朝鲜的人民就用无言的微笑和热情的挥手来欢迎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午夜后一时才到达预定的宿地的，在洒着寒冷的光辉的月下，我们看到向我们奔来的白色的身影。她们和我们握手，抢着拿过去我们的背包，顶在头上，在山谷和田野间为我们带路。知道她们为了迎接我们已经在寒露中伫立了两三小时，又看到她们单薄的衣衫，我们也就立刻忘记了露湿的双肩和帽顶，紧紧地随着她们走向早为我们安排好了的温暖的房屋。可亲的朝鲜主妇，又捧上来烧好的热水；孩子们从被里伸出头来，先是费力地张大了惺忪的眼睛，带着一点惊愕的神情望着我们，模糊地喃喃着："毛泽东万岁"，笑了笑，转过头去又睡着了。也许他们还在做着梦，梦见中国的朋友从毛泽东那里来了，他们是时常做着这样的梦的；天亮的时候，果然就看见中国的撒拉密（人）睡在他们的房子里。

朝鲜的人民，不论男女，小孩或老人，对我们都是极其亲热的，他们欢迎我们如同欢迎一个远离归来的亲人一样。在××，我们曾经和朝鲜人民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这一天的清早，敌人的飞机在这安静的山谷里投下二十多个炸弹，

还打了许多火箭炮和机关枪，在一个井边，敌人在一位正在打水的朝鲜母亲的周围，投下了四个炸弹，炸破了她的肚子，使四个孩子从此没有了母亲。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敌人在朝鲜的土地上随时随地制造着这样的罪行。可是到了晚上，朝鲜的人民穿了最好的衣服都来了，会开了，各样的食品陈列了满桌，朝鲜人民向我们献花，向我们献上他们自纺、自织、自染、自己写的一面锦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向今天早晨被敌人杀死的朝鲜母亲致哀。是的，他们平时是极其勇敢的，从来不流眼泪的；可是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眼睛湿润了，哭了，低下头去。他们告诉我们，敌人到了鸭绿江的时候，这个山沟还是他们自己把守的，成为人民军的重要据点。敌人想来，可是他们不能活着进来，这一片土地，从来没有印上敌人的脚印。所以敌人只能高高地在空中飞行，敌人只能用盲目的轰炸制造他们的兽行。

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全身缟素披散着白发的老妇人进来了。人们好象对她很熟习，也好象一直在盼望着她的，大家极其恭敬地迎她进来。她喘着，神色非常不安地走上台去，我心中暗想着："为什么不要她先休息一下呢？"可是从她的脸色上我看出来她好象有千言万语急切地要倾吐出来似的。她站在那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用双手撕开上衣的前襟，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咿咿呵呵地叫着。里委员长走上去，低低地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她点着头，情绪定了些下去。停了停，还是很激动地说着，通过翻译同志，我

们知道她是两个人民军的母亲，他们早已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近敌人轰炸，一颗炸弹正炸中她的房屋，炸死她的两个儿媳，炸死她的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她悲切地说：

“连我也埋在土里的，我爬出来，我的亲人们都炸死了。我只从土里挖出来孩子玩的一个铜铃——”

这时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铜铃，无力地摇着，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带哭地说：

“自从我的亲人死了以后，我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我的孙儿孙女们就好象奔到我的跟前；我一张开眼，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为我的孩子们报仇，可是我老了，不知怎样去报仇。今天，我听说中国人民的代表来了，来慰问我们来了，我就赶了来。我把我孙子的铜铃送给你们，请你们带回中国，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孩子知道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让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我们朝鲜人民朝鲜孩子们报仇呵！”

她几乎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而跌下去了，就有两个妇女扶住她，抱着她，把她安顿在座位上。我是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泪了，我紧握着拳头，我的指甲好象是掐进掌心的边缘里似的，假使那时候有一个敌人站在我的面前，就是赤手空拳我也要扑过去的。

“我们要为朝鲜的孩子们报仇，要为朝鲜的母亲们复仇，要为朝鲜人民复仇！”

这愤怒的吼声惊动了所有的人，原来是站在墙角担任

警卫的小李同志涨红了脸大声喊出来。就是他今天上午告诉我那个被炸死的朝鲜母亲的情况，他还说他第一次哭了，为了昨天她还赶着把他的棉被洗好缝好，到晚上睡下去的时候才发觉的。

跟着他的声音，大家都叫起来。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眼泪是流在一起的，我们的血也是流在一起的，我们用同样的语言宣誓，我们一定向我们共同的敌人讨还血债！

夜愈来愈深了，寒冷愈来愈重了，这时我们才发觉已经过了夜半。我们不得不散了，因为明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敌机还在空中盘旋，我们不能用灯火，我们是手挽着手一个牵着一个地从山顶上走下来。大家一面走一面唱着《东方红》和《金日成将军之歌》。他们用中国话唱《东方红》，我们用朝鲜话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小李没有跟着我们，在散会的时候我已经瞥到他背起那个诉苦的老大娘首先走下去了。

到第二天，天才黑下来，就有三个朝鲜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前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领着他们；我们从她的手里，又接过一碗带蜡的蜜。她说些话，我们听不懂，幸亏小李懂得几句朝鲜话，勉强地译出来："这碗蜂蜜是特意送给我们的，有蜡的蜜，对身体更好，"最后，她还代表她的母亲，邀我们到他们家中去。

"他们的家很远吧？"

也不用他们回答，小李就说：

“不远，就在对面的山脚下，我们都常去的。”

他还用手一指，可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朝鲜的夜晚，没有月光的时候，是漆黑的，一丝灯光也不可以透出来，为的避免引起敌人的轰炸。

孩子们的话，我们虽然听不懂，可是他们温暖的小手，紧紧地拉着我们，使我们的脚步不得不随着他们引领的方向前进了。

跨过门前的小溪，只走了几十步的软脚坡，转一个弯，就到他们的家了。迈进高高的门坎，在暗中听到一些低语，原来是我们的战士就着他们的灶火开学习小组会。

孩子们一声叫，黑暗中呀地开了门，烛光就迎着我们照来。我们五个人顺序地脱着鞋，里面的中年妇人，生怕我们看不清，站到门前用烛火为我们照亮。

我们一个一个地跨进去了，那个中年妇人转过身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屋子并不大，墙的一边还堆了衣被和粮食。我们都坐下来，因为坐法不好，大家显得很挤。我的脚朝她的衣被那边一伸，觉得软软的，仔细一看：原来是睡着的两个孩子，我赶紧把脚又缩回来。

大家都坐定了，互相望着笑笑，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想到袋里的小册子，有简单的中朝文字的音译和意义，我们用力地翻着找着，只说了几句问安道好的话。这时小李从门那里伸进头来，我象得救似地和他说：

“你给我们翻译吧。”

“我不成，连五等翻译的影子都望不着，万一翻得不好，

要犯错误的。”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几句家常话，你先替我们向她致敬，说她是朝鲜的好母亲，有那么多孩子，将来长大了都会好好建设祖国的。”

小李听完了我的话，怔了怔，把几个孩子都望了一眼，生怕看错了似的；我以为他怕难为情，催促他，他才译着。那个中年妇人带着笑，点着头，指着那个少女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指着睡在那里的两个和另外两个孩子仍然笑着，摇着头，小李就告诉我们：

“那个姑娘和十岁左右的孩子，是她的孩子；另外四个不是她的孩子。”

“那么是谁的孩子呢？”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问。

“就是昨天早晨被炸死的母亲留下来的孩子——”

“呵，是这样。”

我们中间的两位女同志，早已把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抱在怀里。另外一位同志对她的这崇高的品质表示了敬意。可是她却极其平静地回答：这是她的责任，而且她特别爱孩子，因为——她顿了顿又说下去，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都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了。终于她带着感情地说：

“朝鲜的孩子和朝鲜的母亲都是分不开的，死了母亲的孩子应该由其他的母亲来抚养，死了儿女的母亲，应该由其他的儿女来照顾。”她又补了一句：“昨天到会的老妈妈，晚上就是住在她这里；自从她的一家人牺牲了以后，她就住在同里的另一家，他们象自己的母亲一样侍奉她。痛苦是大

家的，那痛苦也就不成其为痛苦了，而且化为钢铁般的力量，你们的志愿军，还不是这样么？他们在朝鲜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来了，他们减轻了我们的痛苦和困难，为我们积下了胜利，为我们将来的快乐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她那怀着感激而愉悦的眼光望着我们，我们也为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胜利而感到光荣；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保卫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们，为朝鲜人民报仇，不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感激他们，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也都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他们的。他们真是我们的骄傲，真是我们的光荣！

孩子们不耐这沉寂的场合，他们自动地站到小屋的中间，一面唱一面舞起来了。他们是会唱会舞的，一举一动都合乎节奏，每个音阶都很和谐。他们唱自己的歌，也用中国语言唱我们的歌，他们的歌声好象使这间小屋子变大了，好象在这里边的不只是我们这十几个人，而是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全体。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脉搏，我们的感受全都是一致的。睡着的孩子惊醒了，他们没有哭，揉揉眼睛爬起来，过不了一些时，也加入了歌舞的群中。我们也坐不住了，大家都站起来用手打着拍子。中年妇人和少女也都边唱边舞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惭愧的，我们五个人中间，只有一个文工团的同志是会唱的。她和他们一起歌唱。我们只是拙笨的打着拍子，有时候还打错了，仓仓忙忙地改正着。可是我们的心却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们的血在身体内同样地猛烈地奔腾着。我们的庞大的身影在小屋里闪晃。低

飞盘旋的敌机，它死也想不到我们是这样在联欢，这样无视那些飞行的刽子手们！门外的小李也在暗中唱着跳着，住在间壁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赶过来了，一点也不迟疑地就在中间跳起来，孩子们也来了，挤不进来就在门外和着我们的节拍歌舞；在朝鲜人民的家里，凡是听到我们声音的都来了，都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一直到疲乏了，通身都是汗，大家才在“万岁”的欢呼之后坐下去。这一下，我们坐的更紧了，简直是身子靠着身子，前心贴着后心。可爱的朝鲜少女，早为我们几个人捧上来沁凉的泉水和蜂蜜，喝下去的时候，使我们感觉到说不出的甘美，象早晨那样清新和适意。

人是愈聚愈多了，歌声是愈来愈嘹亮了，舞蹈也是愈跳愈热烈了，只有来的，没有走的；在小小的房里唱着舞着，每个人闪着一对发亮的眼睛，我们齐声唱着：

中朝人民血肉相关，
水连着水来山连着山；
长白山鸭绿江连接着我们。
…………

夜深了，我们应该离开了，我们向主妇告辞，一片告别和晚安的声音热烈地响成一片。我们又顺序地穿好鞋，跨出高门坎。天空排满繁星。没有敌机，没有炮火，夜是极其静谧的。他们挤在门口那里送我们，端着烛火，小的，大的，中等身材的，高高低低，足足挤满了一门。走在路上，回头一

望，就看见灯火辉煌的门里装满了男女老小的可亲的通红的脸，飘着的白胡子，挥动着的手帕和红领巾都表示着他们的热情，一直到了我们的住处，我们远远地还望得见一个小小门框里许多发着亮的亲爱的脸，他们还在挥动着手帕和红领巾呢！

1953年2月25日

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

我们抬着自己亲手连夜编制起来的花圈和挽联，朝鲜人民还顶着二十样丰盛的食品，几百人的行列，默默地向杨根思烈士碑行进。那正是初冬的大雪之后，万里蓝空的爽晴天。

我们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永垂不朽”四个大字闪着耀眼的光辉。后边就躺着长津湖，湖水象缎子似地凝住，显得异常安谧而美丽。右首的飞鹤山，傲岸地屹立着，在那小高地的山头上，好象杨根思还高高地站在那里，抱着最后的一包炸药将要跳入敌群中；被风吹倒的衰草，正象那些吓破了胆的敌人。

朝鲜原来就是很美丽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戴着白雪的群山环抱着长津湖和湖畔的一些小平原，它象一个温柔的摇篮，杨根思最后就躺在这摇篮里。平时太阳从早照到晚，用它温暖的手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抚摸着长眠的烈士；长绿的松树象成行的战士似地站在那里，微风吹动着，松针互击着发出喃喃的声音，好象不断地述说着人民对他的热爱与感谢。他的英雄形象，活在人民的心中；在人民的心上，为他修筑了最好的，永远的坟墓。

我们也登临了他和他的英雄排固守的小高地，那是一个不大的山头，敌人的炮火和炸弹曾经把它打翻了；可是如今已经看不出伤损的痕迹，花草又把它铺满了。朱学德老大娘指着一根电线杆和我们说：

“我送饭上来的时候，他就倚坐在那里抽烟。”

她，由于被我们战士的英勇所感动，在战斗的时候，曾经一天送过十一次饭。

我走过去，象亲人似地抚摸着那电线杆，就好象他还倚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看到他那闪着英雄光辉的眼睛，他那消瘦而精神奕奕的脸，充满了信心地在战斗的空隙抽着烟。他面临着一群敌人，他接受了这艰巨的任务，敌人的炮弹，炸弹，烧夷弹和汽油不断地倒下来，他象撼不动的钢塑的战士一般，他的心中只响着营指挥员的命令：

“不许敌人爬上一〇七一高地寸步，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小高地阵前！”

他和战士们所说的也就是这一句：

“同志们，在反抗美国侵略者正义战中立功吧！坚决守住阵地，敌人上来一个就消灭一个！”

敌人要拔去这把刺入咽喉的钢刀，他们就要夺回被我们占领的一〇七一高地；要夺这高地，他们就要首先攻占高地的屏障小高地。敌人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七次强攻。天上的敌机和远处的大炮配合着，把这小山头变成熔铁的火海，杨根思和他的英雄排坚决地担负着这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没有让一个敌人爬上来。他们杀伤了大量

的敌人，自己也逐渐减员，一直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一人担负着一个排的任务。

弹药将近打光了，手榴弹也没有了，他象巨人般地用驳壳枪射击着远近的敌人。当他打出了最后的一颗子弹，四十多个敌人爬近了山顶。这是最急迫的一刻，容不得一丝犹豫，他就抱起一包炸药，象天神一样地从空而下，跳入敌群中，用自己血肉的躯体，塑造了不朽的英雄巨像。

为了朝鲜人民，为了祖国人民，为了坚决地打击美国侵略者——世界上最顽强，最后最大的敌人，他献出了英雄的生命。

在他说起来，自从他从被奴役和被压迫之中站起来，参加了人民的队伍，成为人民的战士，在党的不断的培养和教育下，他早就有了为人民革命与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凡是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总是挺身而出，随时准备着付出个人宝贵的生命。

远在一九四六年秋天鲁南的郭里集战斗中，在夜里，落着濛濛雨，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地上又很溜滑，他悄悄地炸垮了敌人的两道鹿砦；他又扛了二十四斤的拉雷，奔向敌人又厚又密的第三道鹿砦。他穿过敌人交叉的火网，两次把炸药送上去，都是瞎火，没有响。他的胸中燃烧着怒火，第三次他把三个拉雷凑在一起，他和同志们说："再不响，我就不下来了！"敌人的火力打得他抬不起头来，可是他还是顶上去了。接着就是可怕的沉静。同志们以为他下不来了。正要去抢他的尸首的时候，从泥泞的路上，他却一刺

一滑地下来了。跟着就是轰地一声，炸倒了鹿砦，炸开了胜利的道路。

又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枣庄附近的齐村，杨根思背了四十斤炸药，冲到敌人碉堡的门前，他撞上了一个持枪的敌人，他一手就连人带枪都推开了。先丢进一个手榴弹，乘着敌人慌乱的时候，又拉响了炸药包，敌人的碉堡和敌人都飞上天。他就是这样继续消灭敌人的两个碉堡。

在第二天晚上。攻击敌人的旅部。在街口的一个大圆堡和三个暗堡，是我们进攻的障碍。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子弹乱飞，耳朵震得嗡嗡叫，他一抬头，耳朵就被打去一块。这时他就想起抱着炸药猛冲到敌堡前和敌人同归于尽！他记得上级经常说的话："革命战士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不准随便牺牲的！"他就向上级请求批准他牺牲自己。他的英雄决心大大地感动了副团长，可是他认为解决这些敌人不必要付出一个英雄的生命的，他就派他执行另外的爆炸任务。这时敌人已经不能支持了，被围攻的敌人旅部高叫"缴枪"，他就赶上去抓俘虏了。

在永城夏寨的战斗中，他第一次当了排长，运用他的机智，胜利地突破敌人的阵地；可是敌人的各种口径炮火就都飞过来，几挺机枪都打坏了，他的钢盔也打了一个深凹。连声音都听不见，只能用哨子指挥，他只是记住上级的"坚决守住阵地"的命令。战斗了七八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拂晓以前，"一排掩护二三排撤退"的命令来了，他就安

排好伤员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先退下去，他自己指挥火力，坚持战斗，让敌人不发觉我们的撤退。敌人终于还是知道了，用炽猛的火力打过来，他的钢盔都被子弹掀掉了，可是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一直指挥着两挺机枪，最后掩护一排安全地撤下来。他就是这样经常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怀着无比的热爱。

这些英勇的战斗事迹，是一九五〇年我在××参加××军英模大会听他自己说的。他并不善于说话，他的表情也不生动；可是他那沉着，英勇，顽强的神态却一直到今天也还栩栩如生地在我脑际闪着。他说得很认真，做到了不夸大和不缩小的地步；那一次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

就在那年的九月里，我们随了英雄列车北上参加全国英模大会，在火车上，我们就象老朋友似地相见了。在我们那小小的房里，除开我们同去的五位同志外，还挤坐了陈宝富，毛杏表，周文江和他。他把照片分送我们每人一张，而且要我们也送给他，并和他通信。

大会完毕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我们和他谈起来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着，没有正面给我们回答。那时他就决定了不但为中国人民立功，还要立国际的功勋。

他真是一个好样的，他们是从朝鲜的东北方，最远而最寒冷的地带渡江入朝的。他是江南人，穿着单薄的服装，在零下四十度的气候下作战。就这样，把敌人一直向南压过去，使敌人丢下数以万计的尸首向南溃退，保卫了朝鲜人民，为祖国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他是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完成这光荣任务的。

当我们把敌人赶跑了之后，朝鲜人民从山里回来了，他们并不为他们的家园被敌人摧毁而悲伤，他们却用快乐而感激的心情唱着这样的歌：

飞鹰来了，

小鸡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志愿军来了，

美国强盗就无影无踪了！

朝鲜人民深切地知道谁为他们夺回了土地，重建了家园；他们也知道志愿军英雄们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才换来了胜利。朝鲜人民就把原来要盖一座大庙的好地方，为杨根思修了坟墓。这墓修了一丈四五尺高，二丈宽，和过去皇帝墓的大小一样。竖了大理石碑："我们最亲密的友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杨根思之墓。"

他的墓，迁回祖国来了。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咸镜南道有一万二千九百人，为了表示他们的热爱与敬仰，为他修建了烈士碑，还用松树花草做了美丽的装点。在八月一日修好了，举行揭幕的时候，百里以内的人民都赶了来参加典礼。朝鲜劳动党长津郡郡党委委员长金长立说：

"前年冬天，当我们祖国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杨根思烈士就在那时为我们朝鲜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壮烈牺牲。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杨根思烈士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朝鲜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热爱杨根思，永远不忘记他舍身杀敌的英雄事迹，那个曾经掩护过我们志愿军战士因而受过敌人的酷刑的韩东润女同志，建议把他们居住的新兴里，曾经是激斗的战场，叫做杨根思英雄村。朝鲜人民经常到碑前献花宣誓。在工厂中有杨根思突击队，在农村中有杨根思竞赛互助组，在学校中有杨根思班。他们一面不忘记杨根思烈士的恩德与功绩，一面用他的名字鼓舞自己在斗争中，在生产与学习上，跟随着杨根思的英雄道路前进。

当他的战友和英雄周文江到柏林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的时候，苏联、波兰、捷克和民主德国的青年不断地问起杨根思的英雄事迹。记者们写下了他们的通讯报导，他们说要把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带回他们的祖国去，教育全国的人民。

我站在他的碑前，我感到英雄的光辉照着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骄傲，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最崇高最美丽的英雄花朵。他开得最旺盛，结了种子，落在泥土中，又茁生着更多的英雄花朵。他们开在朝鲜的山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仰望着他们，热爱着他们。如今他的连队，带着“杨根思英雄连”的光荣称号，承继着杨根思的战斗作风，踏着杨根思的英雄道路，奋勇前进！

1953年5月2日

寄给朝鲜的春草娜

——从三个志愿军战士写给祖国的两个小学生的信里我才知道你的名字（这封信刊在上海《文汇报》副页上——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那三个战士我是熟识的，我一定看见过你，认识你，就是在那个初冬的清早，美国鬼子的炸弹夺去了你亲爱的妈妈的生命的时候，恰巧我们也在那个山沟里。

我们到了的第二天上午，敌机就来了一次，打了几个火箭炮和几梭子机枪，就飞走了。他们把炸弹丢在小沟外的一个小学的操场上，炸伤了两个朝鲜的小学生。为了安全，谢主任还把自己亲手培养的朝鲜花草铲平了，伪装了松树。可是第三天的大清早，敌人的飞机又来了。

那时大约还不到六点钟吧，有几个人是从睡梦中震醒的，一翻身，就伏到地上。炸弹前后左右地响着，机枪子弹好象就从头顶上飕飕地穿过去。我们还算平静，想着寥落地散布在小山沟里的几间房屋，不会遭受大的损害吧？

敌机走了之后，警卫同志就催促着我们到山上石洞里去。在上山的途中，我们看到还没有消尽的尘烟，谢主任远远地在对面的山脚下大声地向我们致慰。他那亲切的挥手

和关切的语调，使我们更快些地向上走，因为我们的安全对他和同志们是一个负担。

不久，×同志就跑上来告诉我们炸死一个人，炸死一位朝鲜的母亲，四个孩子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

他的眼睛湿润着，我们很难看到我们的战士眼睛含泪的，这一次我分明看到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他低沉地告诉我们，就是他们的房东，平时象家人一般地待他们，昨天还偷偷地为他拆洗了一床棉被。他还告诉我只有最大的孩子哭着，那就是你了。其他的三个孩子，天真地爬在山坡上，也许还以为他们的母亲在睡觉呢。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同志们已经赶着把奶粉送去了。

到下午，我们从山上走下来，就经过你的屋前。我们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用手支着头呆望着，另外的孩子们我们没有看见。不知道为了什么，那时候我都不敢多看你一眼，我更没有说一句慰问的言词。只是我们到了那个小泉边，久久地站在那里凝视。那是很小的一池泉水，我察看着四周，看有没有一个隐蔽的地方。还妄想着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可以使你们的母亲不死呢！可是我们没有找到。我就想：如果那时候你的母亲伏在地上就好了。可是我忘记了敌人就在这小小的地方投了四个炸弹。就是她伏下来，难保不有一个炸弹丢在她的身旁，还是要残酷地从四个孩子的身边夺去他们亲爱的母亲的生命。

当天晚上，我们就和朝鲜人民开了座谈会，我开始就这样说："首先，让我们沉痛地哀悼今天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

炸弹下的母亲，我们知道她有四个孩子，有一个还在吃着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母。我们代表中国的母亲，代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母亲来哀悼许多为祖国而牺牲的母亲们！我们爱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和一切亲爱的人，因此我们也爱朝鲜的母亲、孩子和一切亲爱的人……”

你们在敌人面前从来不流一滴眼泪的，可是那天晚上许多人都流泪了，在亲爱的友人面前流露出你们的真情。我清楚地看到你们的×代表说到我们的志愿军，帮助生产，组织了七八个人，为你们没有牲畜的农民拉犁耕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充满了感情地说：“你们的战士不但帮助我们打击敌人，还为我们耕田犁地，这种恩德，朝鲜人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的！”可是随着你们就抹去了眼泪，显示出英勇不屈的毅力来，使我们更认识到你们坚忍不拔的英雄本质。

那天晚上，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酒食。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你们——朝鲜的孩子们为我们又歌又舞，一直到深夜。最后的一个节目是苏中朝联欢舞，在孩子们的心中，也茁生着这伟大的友谊。我不知道那天你是否也在内，我们爱每一个朝鲜孩子，因为我们知道，每个朝鲜孩子同样地受着战争的锻炼，在敌人的面前同样地显出英雄气概的。

朝鲜的孩子们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的考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每天上山，经常有许多孩子们先先后后地到山上来玩。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天天随着我们来，他赤着脚，在铺满砂石的山路上跑得最快。到了山顶，他就不断地用石块向山下丢。他拾起石块，很急地跑七八步，在峭壁前猛

然站住，同时用力把石块丢出去。我们很为他担心，生怕他一下收不住脚滚下去，说不定就会送掉性命。可是他说他不怕，他是在学习丢手榴弹，到他再长大一点就可以去打美国鬼子，为他的哥哥和姊姊报仇。原来他的哥哥和姊姊是不久以前被美国鬼子炸死的。

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穿着母亲的又大又破的船鞋，时常背着她的小弟弟上山来。她的手里不是拿了一个小本子，就拿了编结物，有时也在山上采野花野菜。就是她第一次告诉我什么是"拖拉机"的。我想不出那是不是你，不，不会是你的，你在对山的洞口前上课呢。这我也是从那封信中才知道的。从我们这边看过去，你们那个山洞比我们的还高。前面看得出有一个坪子，我们时常看见有许许多多小小的身影在那前边活动。一有了飞机声就钻入洞里。那就是信中说的你每天要走四五里山路的学校了。到了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更向上爬，终于一个个拖着比你们身子还长的树木走下来了，你们把它拖回去，帮助母亲积存冬天的柴火。

我知道美国鬼子把你们的学校全毁了。有一次，两个孩子在毁了的学校旧址玩耍，还被机枪打伤了一个的手臂，打瞎了一个的眼睛。我知道你们怎样用自己的小手又在山上建筑了你们的学校，有的要走十几里山路才来到学校，也许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区。就是被打断了腿的孩子也坚持学习，打断了一条腿的自己拄着拐杖，打断了两条腿的不得不由他的妈妈或姊姊背着上学了。这些孩子们英勇地说："敌

人只能打坏我的肉体，打不坏我的钢铁般的意志，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我还知道有一次，一个同学几天没有到学校，全班同学去看他，才知道美国鬼子的炸弹把他一家全炸死了，只从瓦砾堆中找出一顶染满血渍的小帽，这是他生前戴的，他们把这小帽挂在课堂里，全班同学在这前面宣誓，要加强学习来纪念亲爱的同学。此后全班半数以上都成为优等生。在长津湖畔有四个弟兄，最小的一个叫徐孝国，战争来了的时候他是三年级学生，他的先生参军去了，在他的小小的心上起了变化，又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很受感动。美国飞机来了，志愿军首先把他抱在怀里，很好地掩蔽着他；后来被炸伤了，志愿军的医务工作人员把他治好。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参了军，负了伤，三哥是模范的游击队员，一九五一年号召春耕，他被敌人遗留的地雷炸死了。他自己除了努力学习和工作，还在学校附近捡废铁支援前线，一九五一年十月被选为少年模范，成为特优生。

你们的小英雄朴金素我看见了。由她的年龄来看，她是高的。她还留着脑后高上去的短发，她有一双有神的眼睛；可是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哩！如果不知道她的英雄事迹，再也想不到当敌人占领的时候她竟能组织孩子们和敌人做生死斗争的。可是今天，敌人被打跑了，她又成为一个学习模范，她不但自己在学习上保持优秀的成绩，更主要的是能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问题。敌人跑了之后，她首先发动同学建筑自己的学校，一石一木地把自己的学校

造起来了。可是冬天来了，没有穿鞋的孩子们不能在雪地行路，因此也就不能来学习了。她又带头和同学们编制草鞋，送给没有鞋穿的孩子们，有了鞋他们也就到学校来了。一个同学，对于数学学习感觉困难，朴金素就主动地到他家里，耐心地帮助他解除学习上的顾虑，说明数学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为他建立了学习数学的信心。果真他就不再怕数学了，而且有了较好的成绩。这是朝鲜孩子们中间的英雄模范，我想你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体会得更深的。

当我们离开山沟的时候，天快黑下来了。经过你的门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望过去，我看见你背着三岁的弟弟在看书，因为天色阴暗，你不得不把书捧得很近。你没有看见我们，可是你的身影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上。你们尽管受了敌人野蛮的摧残，担当了人类的苦难，家园被荡平了，失去父母，受了伤，甚至牺牲了生命；可是在你们的身上明显地展开了你们祖国光明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小小的心，是钢铁铸成的；你们的将来，就在这基石上建立起来了。苦难中的锻炼，使你们长大起来必然成为建设祖国的能手，保卫祖国的勇士，人民的朝鲜将挺立在世界之上，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敢再踏上你们的土地。

当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的十岁的孩子南南就问我，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她之后，她就说把你接到中国来好了。她还很郑重地说："说少先队的实话，我愿意请她住在我家里，把我的书和衣服给她，和我一齐去上学。"

我就告诉她，这不是一个朝鲜孩子的事，是许多朝鲜孩

子的事，有许多孩子已经在苏联、中国和东欧民主国家生活和学习了，说不定你也不在朝鲜了。最后她就说："要告诉她，我向她致敬，向她好好学习。"亲爱的春草娜同志，这不是一个中国孩子的话，这是千千万万中国孩子的话。就是全世界的孩子也都张着圆眼睛望着你们，热爱你们，你们成为孩子们钦佩的对象，学习的榜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一样爱护。

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看到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场上的末路；当你们长大起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的末路的。亲爱的春草娜同志，我衷心地祝福你们，祝你们快些长大……

1953年6月24日

呵，"祖国——我的母亲"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用自己的肉体堵住敌人的机枪，让它再也射不出一粒子弹来，让我们的战士冲上去，打开了胜利的道路。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抱起最后的一包炸药，天神般地跃入敌阵，和无数的敌人同归于尽！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当炮架，只要炮打出去，消灭敌人，就不顾个人的生死存亡！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巨人般挺立在敌人坦克的面前，用一束手榴弹和自己的身体挡住它的去路。他不能让它冲过来，他想着的是：他的身后就是亲爱的祖国呵！终于敌人的坦克就象僵死的甲虫一样，再也不能向前滚一步！

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们的战士抱了牺牲的决心，在敌人面前连续爆破十五次，一个人杀伤了二百多个敌人！

呵，祖国，伟大的祖国，亲爱的祖国，我的母亲！这高贵而神圣的呼唤经常响在战士的心里；因此在最需要的时候，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就发挥出最伟大的力量，塑就了千古常春的英雄形象。

他们无视前进的道路上的艰苦与困难，他们无视敌人倾泻下来的炸弹和密集的炮火；他们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哨，紧紧地压着敌人，他们逐渐地使战争远离祖国，他们发出了“英雄阵地在，敌人上不来”的豪语。祖国给了他们光荣的称号，祖国也为了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骄傲。

在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的弹药是不分日夜送上去的，公路左右的高射炮，监视着天空。敌机穿不下火网来，就在高空盲目投弹，一位汽车司机同志就这样被炸弹的碎片打伤了。

他三天三夜不进饮食，一直在昏迷的情况中。弹片还没有取出，人是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他不呻吟，也不喊叫，紧紧地闭着眼睛和嘴，护理同志把搀了糖的水放在他的嘴边，他也不想喝。她把嘴凑近他的耳边说：

“同志，你看看，这是祖国送来的磁杯，是祖国人民和毛主席给你的慰劳品。”

说了两回，他听见了，微微睁开眼睛，她继续说：

“你看，你看，这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就是赠给你的，祖国人民和毛主席都要你喝点水呵！”

“呵，呵……毛主席……祖国人民……祖国……我的母亲……我喝……我喝——”

他吃力地说，就这样喝下几口水，而从他的眼角那里，却滚出两滴热泪。

这是对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热爱而流出来的泪。

“我没有立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人

民……可是我爱他们，听他们的话……”

这是一个转机，祖国可以使他生；为了保卫祖国，他也毫不迟疑地去赴死。

他们在最艰苦的时候，想起祖国和毛主席！在最快乐的时候，也想起祖国和毛主席。祖国和毛主席给他力量克服困难，祖国和毛主席使他感受着更大的快乐！

提起祖国来，战士的脸上就充满了光辉。从慰劳品中的一方丝帕，他们看出来祖国的工业是一天天地提高了，祖国工人的劳动热情也激涨了。当我们放映队同志到连队去的时候，战士们就要求他们发言，明知他们的任务是放映电影，可是战士说只要听一听祖国人民的声音就很高兴。就这样，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地念着祖国人民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

只要是从祖国来的，任何微小的事物都引起他们的热爱。一个人收到祖国的来信，大家都很高兴；祖国的孩子的一张照片，他们象宝贝一样地放在怀中。当我们才到的时候，战士抢着和我们握手，抢着为我们背背包。我们不好意思让他们背的时候，他们就说：

“两年都没有背上祖国的背包了，让我背，我的心里才欢喜呢。”

这种感情若不是身历其境，就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得到的。

一天晚饭后，十七岁的通讯员小李跑来了，他的脸红煦煦的，手里拿了四包烟，往桌上一放，就说：

“同志们，我请你们抽。”

烟的包纸上印着精美的朝中人民战士的图像，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带来的慰问品。

“这是慰劳你们的呀，你怎么不抽，送给我们？”

“我还不会抽——”

“那你为什么还带一个烟斗？”

“烟斗？这是祖国给我的呀！”说着，他从左口袋里把插着的烟斗拿出来，“我可真爱这个烟斗，你看这上面这几个字：‘祖国——我的母亲！’”

他有韵致地念着，歪着头，心里象在想着什么。

“同志，我没有念错吧？祖国两个字的下边的一条——，我怎么念呢？是不是拉长了声音就可以了？”

“对，就这样念，你念得很好。”

“这一条——，怎么讲呢？”

这倒有点窘住我了，想了想说：

“这就是说：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

“不错，我也这么想，可是在算术上的等号是＝，不是一条——。怪不得我弄不明白了。”

这又把我难住了，使我回答不出来，幸好他自己象领悟了什么似地自己想出来：

“大概是这样，祖国和我的母亲是相通的，只有一条道。祖国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就是祖国。”

他天真地笑着，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使我忽然想起来问他：

“你想得真对，你真聪明，智慧，再加上你的勇敢，怪不得你立了功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又不是我的功，是毛主席的功！”

他说着说着脸又红起来，怪不好意思地尽在玩弄着那个烟斗。

原来是他在执行通讯任务的时候，在路上抓到一个南朝鲜的特务。那个特务又高又大，小李的身材很矮小，向连长汇报的时候，他就说不是一个人抓到的，是两个人，说着就把毛主席的照片拿出来，他说：

“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我两个人抓到的。”

“小李，你实在聪明，亏你想得出。”

“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这么感觉的，”他很严肃地和我说。“起初，我真有点怕，天又黑，路上也看不见人，我要是抓不住他，他也许把我抓住。抓住我倒没有什么，损害了咱志愿军的军誉呵！丢祖国人民的脸呵！我一想，毛主席就在我身边，祖国人民就在我的背后，我的劲就来了，胆子也壮了。我把枪一举，粗着嗓子一喊，就把他吓住了；他扬起手来，我就搜出他的武器来，把他给押回来了。你没有看见，他硬是比我高半截！”

“他如果抓住你怎么办？”

“他抓不住活的，顶多我和他拚了，——我相信，我还是拚得过他！”

“你怎么会有这把握？”

“他不过是从前边来的呀，我的左边右边，我的身后都

是祖国的人民，他们望着我，给我力量，毛主席一直又在我心上，我怎么还拚不过一个特务！”

“你想不想祖国？”

“我想，我真爱祖国；可是我愈爱祖国，我愈要留在朝鲜。我一定在朝鲜把敌人打败，我不能让敌人的脚跨上祖国的土地！我还要争取立功，我也是通讯员，我要学习黄继光同志，在必要的时候我准备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的眼睛冒着光，我真想把他象自己亲爱的兄弟抱起来；可是顿然间他在我面前显得无比高大，我只能仰视他了。我伸出手去，紧紧地和他握着，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语言，是所有祖国“最可爱的人”的对人民，对祖国无限的忠诚的表示，是最高贵的道德品质，最神圣的决心。他们是为了祖国千千万万人的幸福生活，为了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为了祖国伟大的建设，为了祖国向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他们不分日夜，不分寒暖地打击着侵略者。他们站在英雄的阵地前，面向着敌人，一个战士和我说：“我是代表祖国人民向敌人射击的。打上了敌人，是祖国人民让我打上的；打不上，是我的过失。我相信，我打一枪，毛主席和祖国人民都听得见。”一位空军战士和我们说：“我小的时候，从屋里爬到公路上玩，反动派一脚把我踢下去；可是解放了，毛主席和祖国人民要我在空中飞！我在祖国的高空看到的是美丽的河山，我飞到朝鲜看到的是炸平的城市和燃烧的房屋。我不能让战火烧到我的祖国，我就用最大的速度向敌人冲去。有一回，我打下了一架敌机，敌

人的驾驶员被我们俘获了，他要和我见面，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每月拿多少美金呵！'我真气极了，恨不得好好教训他一顿；可是我不能违反俘虏政策呵，我就说：'我每月拿六万万美金，零头还不算！'那个傻瓜还羡慕地点点头！我就是代表祖国六万万人民打击那些野兽般的空中强盗的！"

无论是在空中的，在海上的，在土地上的，他们都是站在祖国六万万人民的最前面，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人民。祖国是他们最亲爱的母亲，他们是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今天，六万万祖国的人民正在想着他们，盼望着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热爱，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也为了这些英雄儿女，感觉到光荣与骄傲。这是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光荣与骄傲，因为他们争取了和平的胜利，和平思想的胜利。当他们轻轻叫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时候，祖国六万万人民也都同声地应和着："你们是祖国最忠诚，最勇敢，最可爱的儿子。"

1953年8月8日

想起在朝鲜的日子

我完全想象得出当我们最可爱的人要离开朝鲜人民和土地的时候，他们怀着怎样依依不舍的心情。中朝人民的血肉关系是建立在最不平常的基础上，七年又不是一个短时间；朝鲜的一草一木已经在他们的心上生了根。他们是在最危急的时候抢过了鸭绿江，和朝鲜战士们共同挡住了北侵的敌人，粉碎了美帝的阴谋。吃不上饭，冰雪和炒面；睡不上觉，冰雪窟里眠；穿着单薄的衣裳，忍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把敌人打得头破血流赶回了发动战争的三八线。他们从炸弹下和烈火中抢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他们用双手和勇敢压住了敌人残暴的酷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保卫了朝鲜的土地。他们要做祖国和毛泽东的好战士，要为朝鲜人民报仇，他们发出了这样的豪语：

以个人的艰苦，换取千万人的幸福；

以个人的牺牲，换取千万人的生存！

我们和朝鲜是水连着水，山连着山，心连着心的；当我在朝鲜的时候，随时看到我们的战士和朝鲜人民亲如一家人。复着短发的朝鲜孩子们在夕阳中围定了一个战士，共同欢乐地歌唱。当天边出现了敌机，他就前抱后背左右还挟了

两个孩子跑向掩体。敌人的炸弹下来了，我们的战士就象母鸡一样张开翅膀紧紧地护住它的雏儿那样用身子盖住他们。我也看到过我们的战士为朝鲜人民拉犁，让飘着雪白胡子的老大爷充满感激的心情说："你们还给我们做牛做马，这样恩德，我们是永生永世也不会忘的。"在一个追悼会上，我也看到过我们英勇的战士为一个朝鲜母亲的死亡流下了眼泪；因为她活着的时候对他们那样好，就象自己的妈妈一样。前两天我还看到战士们就着她家的灶火开会，抱着她的孩子说故事；可是她被敌人炸死了，丢下四个失去妈妈的孩子，最大的一个是不过十岁的春草娜。我们的战士握拳宣誓，要为朝鲜的妈妈复仇，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

他们的话没有空说，就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停止了战争，在朝鲜的土地上日间重有炊烟，夜间再见灯火，在阳光下的大道上，又有了来往的行人。

我们的战士，不但在战场上是英雄，也是建设中的好手。战争一停止，他们就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在被敌人炸成废墟的旧址上，和朝鲜人民共同造起房屋、街道和城市来。他们提出来："要象建设北京一样建设平壤。"这不仅表示他们的决心，也表达了他们对于朝鲜首都的尊敬与热爱。朝鲜人民更充满了豪迈的志气，就在战争中，他们已经说过："美国鬼子破坏九十九次，我们要修复一百次，最后一次总归是我们的。"他们说得出也就做得到，几年来，朝鲜不但恢复了旧观，而且出现了更宽阔的大道，更雄伟的建筑，更

大的工厂和学校。在朝鲜的土壤上，我们的战士不但洒了鲜血，也滴下了汗水，朝鲜的一山一水，都已深刻地印在战士的心上；当他们有一天真的要离开了，他们怎么不难舍难分呢？他们放不下送别的孩子们的小手，女战士们放不开朝鲜姊妹们温柔的拥抱，他们舍不得亲如父母的朝鲜阿嬷妮和阿巴其！一个绣花荷包，一首古诗，一只又红又亮的苹果，一朵鲜花，一株金黛莱；从朝鲜的老大爷、老大娘、少女和孩子们的手上送到战士们的手上，表达着说不尽道不完的长情深谊。在北京——平壤列车上工作的金重男同志体会得最亲切了，他深深地知道："朝鲜人民怎么不依恋这些最可爱的人呢？中国人民怎么不想念这些最可爱的人呢？"在他的胸中，就交织着不同的心情：每当列车进入了朝鲜国境的时候，他就想最可爱的人应该在朝鲜多留些天；可是进入了国境，他又盼望着最可爱的人早些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他真正深刻地道出了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心情，也说出了到过朝鲜的人的心情。这样的心情，我们也感受过。五二年底我们在朝鲜不过进行了四十天的慰问又回到鸭绿江边，在凛冽的寒风中望定了灯火辉煌的安东，——那是祖国，那是温暖的土地，妈妈抱着孩子要睡，工人日夜三班紧张而安全地进行生产；一座座的房屋，一盏盏的灯，一张张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是多么想一步就跨过去！回首一望，地上是黑茫茫的一片，天空闪烁着敌人的照明弹和炮火，几小时以前，我们才从青年街的火海中穿过来，在这受难的土地上住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我们最可爱的人——祖

国最优秀的儿女。在短短的日子中，我们同甘共苦：在伟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下，我们也能不顾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同声欢唱，共同听着从北京来的声音；可是如今我们先回去了，此后我们过着不同的日和夜，我们怎么能舍得下他们呢？

回到了安东，那晚上我一夜遥望着只隔了一条江的朝鲜到天明。我深信真理和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可是我多么希望这个日子更早地到来，让和平的日子早些降临在朝鲜的土地上，让朝鲜的人民在阳光下穿起他们美丽的衣裳载歌载舞，到处都是鲜花和歌唱，到处都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我们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六日傍晚过江的，正是我们开始反击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的战士攻占了敌人二十一处阵地，消灭了二千六百多敌人。我们是代表祖国六万万人民去探望我们最可爱的人的，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向英雄的朝鲜人民致敬和慰问的。才跨过了鸭绿江，尽管在一片分不开的土地上，却显得景物全非了。房屋几乎荡平了，失去窗口的一堵断墙象失明的老年人空睁着眼眶凝视着大道，城市只留下一些痕迹。只有在夜间，大道上才热闹起来，成串的汽车来往赶路。公路边，弹坑紧接着弹坑，没有一方尺的土地是平静的；可是在旁边，也躺着被打翻的敌人坦克。这说明他们的铁蹄到过这里，又被我们打得弃甲丢兵逃跑了。敌机不断地向公路盲目地扫射一阵又飞开。对于我们初来的人，自然引起惊吓；可是抬眼一望，被

削去枝叶的大树兀自傲岸地守在道旁，值岗的朝鲜女战士威武地挺立指挥来往的车辆，我们的胆量随着也就壮起来。公路中奔驰的是来往的汽车，两旁道边鸦雀无声地走着战士们；只有在车灯一闪的时候，才看清他们通红的脸和呼出来的乳白色的寒气。右边是赶赴前方的严肃勇敢的队伍，左边是完成了任务调下来的欢快活泼的战士们。他们是钢铁的队伍，无视敌人吹嘘的绞杀战，就是炸弹落在近旁也不乱队形。看到我们这些从祖国来的穿蓝衣服的亲人，互相问候，互相欢呼，我们一直是在亲人的中间，还有什么可怕的？

就是在第一夜的下一点，我们的汽车从公路上踅进田野间；才跨下了汽车，月光下就奔来成群的朝鲜妇女。她们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寒夜中等了我们很久了，我们第一次握着朝鲜人民的手，第一次走进朝鲜人民的家，暖和的房屋和亲切的笑脸，洗尽了一夜的寒冷和惊悸。我们和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们睡在一张热炕上，我们的心和心更加贴近了。

朝鲜人民的勇敢与坚强，勤劳和朴素，从此就开始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上。每个人家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亲人，可是看不见他们的眼泪，听不见他们的啜泣；甚至亲人在面前被炸死了，他们就用手埋葬了他们也不哭泣，他们不愿意让盘桓在头顶上的敌人看见他们的一滴眼泪。他们的心里却记住：血债只有用血来偿还！他们用工作和战斗来回答敌人们，一切为了前方，他们把最好的粮食和蔬菜送到前方去。朝鲜的妇女们担当了一切工作，农业生产和重

劳动，一直到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就是孩子们也照样有钢铁的性格，他们在大雪中穿着单衣，两只冻得红红的小脚拖着一双船鞋，清早翻十几里山路到学校去，有时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下学的时候就拖了一根树回来，当做冬天的柴火。被炸伤的孩子，由同学每天驮来驮去；当敌人来了的时候，他们就象“青年近卫军”一样展开地下斗争。敌人只能残酷地摧毁他们的肉体；可是分毫损害不了他们斗争的精神。他们紧紧地跟定了他们英雄的上一代，成为有力的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后备军。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那真说得上是亲如骨肉；朝中人民间的战斗友谊，近三十年前就开始了。当一九五〇年朝鲜人民军把敌人追到海边，敌人诡秘地从后方登陆偷袭，人民军有一个师被包围了。他们在危急的情况下，一点也不动摇；他们的中间有的曾参加过中国的解放战争，打到海南岛；有的参加了抗日战争甚至于北伐战争。他们还记得中国战友的话：“你们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将来如果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的，毛主席一定派我们来的。”果然，在他们的想望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赶来了，冲开敌人，和人民军热烈会师。当他们拥抱的时候，朝鲜同志们流下泪来；不只因为会见了老战友，更因为感觉到中国战士穿得那么单薄，体会到中国弟兄是不避一切艰苦急如星火地赶来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血肉的基础上，是经过无衣无食、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的考验，肩并肩、心连心地和敌人展开生死的斗争。

朝鲜农民为了志愿军伤员的安全，用自己的身体俯在担架上，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中国战士的生命。朝鲜的母亲为了救中国战士，深入敌巢，解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己和敌人同归于尽。而我们的战士，为了援救落水的朝鲜儿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战士，为了使朝鲜重有和平幸福的日子，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五二年春天，朝鲜饥荒，我们最可爱的人节约了自己的粮食，送给朝鲜人民。朝鲜人民感激地说："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我们吃过树皮，苏联红军救了我们；美帝国主义来了，我们又吃上树皮，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救了我们。"一个朝鲜妇女和我们说："吃到中国人民的粮食，吃一粒，咬一咬，想一想，永远也忘记不了毛主席和志愿军。"她们从不诉苦，从不流泪；可是在中国亲人的面前哭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一家人都被敌人杀死了，她一直想着为亲人报仇，她赶来把她孙子的玩具送给我们，把心中的仇恨告诉我们，相信毛主席和志愿军一定能给她报仇的。

我们的战士，无愧是祖国最英勇的儿女，用自己的血肉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机枪。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的战士身上中了敌人的燃烧弹，忍受着万般痛苦也不动一动，就这样紧抓着草根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的通讯兵，用牙齿咬住打断的电线，让电流和命令通过自己的身躯。我们的报务员，只剩下一个人了，让炮兵朝自己打，为了消灭涌上来的敌人。我们的战士，连续爆破十五次，就没有想到自己是死是活。我们伟大的战士，象飞将军一样抱

着炸药包跳入敌群，和更多的敌人同归于尽。头一天还和我们欢谈的英雄司机，第二天就接受任务把炮弹送到上甘岭前线；一颗炸弹恰巧打中了，一切都消灭了，可是英雄的精神照耀着战士们前进。三年来的英雄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时代的最壮烈的史篇。

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向两个高地一天最多打了三十万发炮弹，把山都削去了两尺，树木早已无存；可是守在坑道里的战士却顺口唱出这样的歌来：

> 美国兵，真洋相，每天炮弹瞎胡放。一门炮到底放多少，不知他们上账不上账？老子坐在坑道里，学习、下棋把歌唱。山上的草木剃个光，杜鲁门原来是一个理发匠！

几年来，这首充满了乐观情绪的诗一直记在我的心中，尤其是最后两句，真是生动机智，闪烁着战士的聪明和智慧。他们不仅在坑道中歌唱，还在四十六天的战斗中，消灭了二万五千敌人和二百五十架飞机。我们的战士是："英雄阵地在，坦克上不来；我们流的汗，敌人血来换！"事实上，敌人用血也没有换去，在朝鲜战场上，敌人的伤亡和被俘有一百〇九万，他们只能退守在原来发动战争的三八线上。只是在那些侵略者的国家中，使无数的母亲和妻子失去他们的儿子和丈夫，在朝鲜的土地上新添了数不尽的孤魂野鬼。那些远迢迢想来屠杀朝鲜人民的，自己先送了性命；想把历史的车轮拖住倒转的，首先被前进的巨轮碾成粉碎了。

我们的战士，是代表着祖国六万万人民站在保卫世界

和平的最前哨打击敌人的，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毛泽东的好战士。他们远离了祖国，可是祖国没有一天不光芒万丈地亮在他们的心里，闪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看到朝鲜的母亲和孩子，想起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看见朝鲜受难的土地，想起了祖国的土地，那时候他们是下定了决心："我愈爱祖国，愈要留在朝鲜，我一定要在朝鲜打败了敌人！"每个从祖国来的人，从祖国来的声音，从祖国来的一封信，从祖国来的一针一线，……都引起战士无比的热爱。他们想望着胜利后有一天，穿起崭新的军服，在天安门前受毛主席的检阅，想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向他们招手。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就想到照亮了祖国的大地。当一个人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想到毛主席和六万万双眼睛望着他，六万万人在身后支持着他。一个战士告诉我：他到了朝鲜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看到被敌机炸死的母亲的胸前还伏着一个婴儿吮吸妈妈的奶头，一次是看到穿蓝衣服的祖国人民慰问团来了，毛主席派人来看望他了，家乡里的人来了！一次是愤恨，一次是热爱；因为对敌人有无比的愤恨，才对祖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热爱。

为了和平，我们的战士七年前抢过了鸭绿江；为了和平，我们的战士今天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了，在上甘岭建立了功勋的战士们，到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堡前宣誓告别，他们将以上甘岭的英雄做榜样，永远忠于和平事业，永远做最可爱的人。他们把炸碎的小石和木片捡在身边。把今年生出来的三丛小草小心地挖起，把它带回祖国，移植在祖国的土

地上。他们还带走上甘岭的金黛莱花和小树，让朝鲜的花草长在祖国的公园里，他们在营房的四周铺上了细沙，栽上了树；在一块大石上建立了一座白塔，塔上塑了五角星和白鸽，他们在英雄阵地上种了青松和杨柳，在陡崖上和对面的五圣山腰，用白石砌出了“和平万岁”和“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大字。

他们热情地迎接了朝鲜人民军的英雄部队，他们并肩站在前沿哨位上共同警戒。守在大炮旁的是两国的炮手，他们共同加强工事，共同吃饭，共同在一个炕上睡觉，用热情的拥抱代替了说不通的语言。

如果帝国主义者还想在朝鲜烧起战火，为了和平，我们的战士将更迅速地跑到朝鲜战场，和英雄朝鲜人民军再一次并肩作战；全中国人民，将更有力地支援这正义与和平的战争。

今天，祖国六万万人民都张开双臂欢迎最可爱的人，欢迎他们洗去了几年的战尘，投身到生产斗争中来。他们既然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帝国主义，必然能在生产战线上把帝国主义远远地丢到后边。

1958年4月15日

到佛子岭去

一听说我们也是到佛子岭去，那小招待员就瞪起圆虎虎的眼睛，一口气不迭地说：

"嘿，我们这里到佛子岭去的人可多着呢！从华东来的，北京来的，全国各地来的，还有过沙漠爬雪山从新疆西藏来的！苏联专家们，国际友人不断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也来过不少。你看，五一劳动节以后，到北京观礼的代表又要来不少！他们都是参观中国第一个连拱坝，这么大的连拱坝，世界上才有三四个咧！将来梅山水库也是连拱坝，还得从我们这里走，到了六安才转路……"

他说得那么熟习和起劲，好象在说他自己家里的珍宝一样，他的小脸上洋溢着骄傲与光荣。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他又一个劲地说下去：

"你看，那就是才从佛子岭带回来的——"他指着花架上的一盆兰花，那兰花有七八支箭，每支箭上都有十几朵花，这我才找到一进门来就闻到的馥郁的幽香的来源。"——这还不算稀奇呢，还有四季香的兰花，一年四季都开花。苏联《真理报》的记者才来，他说佛子岭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一个大花园！这还是小事，水库修好了，让水听

人的话，不会再为害了，还把电一直送到合肥来。水库也变成一个游览区，到那时候，去的人还要多呢！"

听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抢问他一声：

"小同志，那么明天我们的车票买得到么？"

"同志，你们放心，我们是一切为佛子岭水库服务！旅客多了就加车，没有问题！"

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有把握，倒显得我们的顾虑是有些多余的了。事实也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票子晚上就送到了，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坐上了到佛子岭去的公路车。蒙蒙的细雨，盖住了尘土，汽车是愉快而迅速地向前飞奔。

当汽车在第一个站停下来的时候，坐在最后边的一个乘客大声地说：

"司机同志，我们都是到佛子岭去的，沿途用不着停了。"

司机转过头来微笑着，轻轻地说：

"我们是在办手续。"

这时我看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吃奶的孩子，身前偎依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个女人很健壮，粗胳膊粗腿，一张红润的大脸上生着一对大眼睛，态度很安详，好象坐在自己的屋里一样。孩子闭着眼睛吮吸着奶汁，他的小脚轻轻地蹬在我的腿上。她把孩子的腿拢过去，对我含着歉意的微笑。

"不要紧——你是从皖北来的吧？"

"不是，我们是从湖南来的。"

听说是从湖南来的，我吃了一惊，心里想着她已经走过三省的土地了。我不由得带点惊讶的口气说：

“湖南来，走了好远的路！”

“都还好，只走了七天——”她仍然是平静地回答着，“从湖南到汉口，搭船到了芜湖，又从芜湖坐火车到了合肥，今天又坐上了公路车。”

她平心静气地说着，好象是从村前走到村后，一点也不象千里的路途已经在她的脚下跨过去了。

“你也是到佛子岭去？”

“可不是，孩子的爸爸今年春节就写信来，要我们来，他说：‘来看看吧，我们就要胜利完工了，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那时候田里的活还没有搞好，屋里又没有人手，天气又冷，带着两个孩子上路总归有些不方便，就一直拖到这阵。本来我们不想来了，可是想起他的信里说得那么热闹，那么好，我想还是来看看吧。嘿，春天都快完了，快赶上夏天了！”

“他知道你们来么？”

她笑了笑，“这回他不知道，——可是我也快走拢了。”

“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起重工人，他的名字叫刘顺起。”

这阵不提防坐在前一排的一个瘦瘦的工人，扭转头来，好象遇到自己的亲人那么高兴，大声地说：

“你就是刘顺起屋里的人，怪不得我看着有点面熟呢，老刘早把你的相片给我们看过了。我们是同组的，我叫杨

成金，才回家去看了一下。哎呀，刘大嫂，那阵他等你可等得心焦！当是你不来了，就把屋子让给才结婚的小姚，你们这阵又来了！——怎么搞的，这个孩子没有座，坐到我这里来吧。"

杨成金把站着的孩子拉过去，抱在自己的膝头上坐着。

"去吧，去吧，到杨叔叔那里去吧。——"她平静地吩咐着那个微微有一点忸怩的孩子，接着又静静地说："那怕没有地方住了吧？"

"不怕，不怕，总有你们住的地方。真的没有，两三天包给你起一座小房子。到了工地上，还不是和自己的家里一样嘛！"

"杨同志，当心点，这孩子坐车坐船还有点不惯，怕有点晕车。"

"不要紧，我给她糖吃，她就忘记坐车了。看着外边的景致，多好看呵！到了我们佛子岭，还要好看。单那座连拱坝，就一辈子看不够！佛子岭的春天，真是再漂亮也没有了！"

正说着，汽车驶下一个小山坡，孩子哇地一声吐了。

"你看，你这孩子，不会忍住点，吐了别个一身，快过来吧！"

"不要紧，不要紧，才坐车子，这个汽油味道闻不惯，大人有的也吃不住。"

杨成金一面掏出手帕来为孩子抹嘴，一面解说。司机助手把一个水壶送过来，这可使坐在角落上的老太太着

急了！

“别喝水，喝水还要吐，我这里有晕车的药，吃点就会好的。”

说话的老太太总有七八十岁了，穿一身蓝，还包了一块蓝头布，满脸的皱纹好象刻出来的。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由乘客的手上一个一个传过来。

“不要紧，吐出来倒舒服些，这阵还用不着吃药，你老人家收起来吧。”

“给她吃吧，这是俺孙媳妇给俺的，她说：‘奶奶，从咱山东到佛子岭，又要坐火车又要坐汽车，怕晕，我找点晕车药，是咱村劳模到北京开会时候带来的。’俺揣在怀里，走了几天路也没有用过，怕用不上了。孩子吐，吃下去管保顶事。”

“谢谢老奶奶吧，这一路都是大家帮忙，不然的话，拖两个孩子上路，也真有点淘神。”

“可不是，俺一出了家门，倒真地当了老太太，处处搀俺扶俺，在火车上，同志不要俺走上走下，把东西买来给俺送到嘴边。毛主席真是领导得好，人人都变好了。坐上汽车，一位部队同志还把前座让给俺，怕俺坐在后边颠得慌。说真的，俺活了八十一，劳动了七十多年，受了一辈子的苦，俺还硬朗着呢！”

她高兴地笑了，她那铺满皱纹的脸就显得短些，皱纹更深了些。

“真不容易，就是咱劳动人民才有这身子骨儿。你老人家到佛子岭去看谁啊？”

“俺去看俺的孙子，他爸爸让国民党杀了那年，他就革了命。前年他到了佛子岭，在水利师当干部。他打信捎钱，要他媳妇带孩子来看看的，说他就要学习去啦，他媳妇也是个党员，村里事忙，来不成，俺就说俺来吧。邻舍的人都说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出过远门，怕呛不住；俺说，怕什么，鬼子敌人咱都不怕，这阵有什么怕的？俺也要开开老眼，看看‘社会’，外边还不和家里一样。没想到，外边比家里还强！”

“老奶奶，你老人家姓啥？”

“俺姓李，俺孙子是李贵祥，——”

“原来是我们教导员的奶奶！”

坐在最后边的战士听到了，很兴奋，生怕她看不到，就在他的座位上勉强站起来。论年岁，论辈分，她都该是他的祖奶奶了。

“李教导员就是我们区队的，我是张金明，他是我的老上级，你老人家有事尽管让我干吧。”

“噢，原来就是你！”她擦了擦眼睛望望说，“就是你把好座位让给俺的，倒让你坐到后边去了。”

“那不算事，不要说是教导员的老奶奶，就是老百姓的老大爷老大娘，我们也该让的。”

正在这时候，杨成金手里抱着的孩子又吐了，他的手帕已经不中用，他就用手揩抹。一个挂着大学校徽的乘客，递过去两张报纸。

“谢谢你，不要紧，前边就要停车吃饭，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他对这条路很熟习，果然不久汽车就在官亭停住了。

大家一个一个地下去，坐在后边的战士，跑到前边来，把老太太也搀下去了。

“这小伙子，真结实，就象俺贵祥年青的时候一样，还没有娶媳妇吧？”

“没有，”他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地回答着，“我们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老奶奶，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办。”

“我不吃什么，我还带得有干粮呢，都是俺那孙媳妇给备好了的，弄点稀的喝就成啦。”

当我走下车的时候，车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捡了一个茅棚边的长凳坐下，摆摊的人为我送来一碗鸡汤，一盘咸鹅两个馍。我想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到佛子岭来，看到一路都有鸡吃，还以为特意为了欢迎他们才杀这许多鸡的，他想不到我们广大的土地是这么丰富，什么都生长得又多又好。

那个戴大学校徽的人，正坐在我身边，我看清了，是四川大学的。这着实使我又吃一惊。

“噢，你们是从四川来的！”

“就是，我们是从成都来的，还有一位同志是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的，我们都算得上是‘远客’！”他很健谈，跟着他就说出来他姓李，那个姓赵，他们都是“先头部队”，学校里的同学和教授跟着就要来，一共有三百多人。

“——我们都是水利系的，到佛子岭来实习，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实际大学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真幸福！说老实

话，过去我们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还不是反动派搞的。他们不干，也不让我们干；只好闷在教室里读死书，闹的读完了书，就只有书本一套，连个小零件也认不得！出了学校什么都做不起。今天人民政府什么都想到了，跑上几千里路到这技术性最高的连拱坝实习。将来毕了业，立刻就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一辆中型卡车，走下来十几个人，都挂着医学院的校徽，恰巧有的坐到我们这里，谈过两句，知道他们是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到佛子岭研究阿米巴痢疾，帮助佛子岭的医务工作者，做好预防和医疗的工作。

“你看，政府对于工地的工人是多么关心，派这么多人来！”

摆摊的汉子却接了腔：

“这阵人还来的少多了，因为工程差不多就要完了，一两年前，成天不断地跑大卡车：运工人，运机器，运材料……我们这里可热闹哩！东西赶不上卖，同志们来了有时连座位也找不到！——同志们，你们该上车了，车站在吹哨子。”

我们付了钱，又上了车。这时，天放晴了，阳光把山野、树木、房舍照得发亮，雪白的鹭鸶一只脚独立在水田中央，傲岸地偏扬着头东望一眼西望一眼，等到我们的汽车一发动，它一惊就飞上了天。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地从眼角溜过去，我由于饭后的慵懒和赶早的疲乏，汽车的声音渐渐小下去，景物也逐渐模糊，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可是司机同志兀自保

持着高度的清醒，稳妥地掌握着驾驶盘，把我们迅速而安全地载向佛子岭去。

一直过了霍山，大家又都紧张起来。来过的人，知道没有好远就到了；没有来过的人，以为就要到了。有的人甚至心急地自语着：

“怎么还望不到佛子岭呢？”

一个来过的人答着腔：

“不要急呵，不是山挡住了么！要说心急，我们该比你们更着急，离开了佛子岭就想回来，一天望不见连拱坝，就好象要害病似的，这个味道，简直说不上来！”

“那你将来就在佛子岭安家好了。”

“在这里安家？祖国到处都是家。再有几个月，工程完了，我们就要转到别的地方去。治好了淮河以后，我们还要参加修黄河，让那条老龙也乖乖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说，眼前佛子岭总是一个好地方。”

这时，另外有人指点着窗外的山坡，大声地说：

“你看，你看，那红的是杜鹃，紫的是藤萝，黄的——黄的叫什么，我说不上来，和杜鹃一个样，就是花朵大些，不好放在鼻子上嗅，说是有毒的，就叫它黄杜鹃吧！白的是野蔷薇白绣球，兰花一眼可看不见，只闻得出它的香气。这些花，我们佛子岭都有。顶出名的是春兰秋桂，到了秋天，遍山遍野多的是桂花呢。那香味呵，——真是又香又甜！”

汽车三转五转，闯进了一个小小的市街，西边是一派新茅草房，还没有走尽，汽车就停了。我看了看，原来是梁家

滩。看到我们迟疑的样子，一位同志就说：

“佛子岭离这里还有三公里，汽车原来到打鱼冲，就是连拱坝的脚下，现在只开到此地为止了。”

“那我们怎么走呢？”

“只有大路一条，大家都走这一条路，不会错的。”

我们下了车，松松身腿，背起简单的行装。那个杨成金，一吆喝，叫来了几个在街上买东西的同队工人，不但背上了母子们的行李，把四五岁的女孩背到身上，连她手里的孩子也抱过去了。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那个军工搀扶着，慢慢地行走。他的身上背的行李象一座小山，手里还拎了一个花包袱。

我们初来的人，无形中就跟定了杨成金和他的同伴们，杨成金好象回到了老家，他显得象孩子过节般的高兴，不断地指手划脚地说着。才走出市街，他就指着面前的一条河说：

“这就是淠河，你们看，这阵它的水又清又浅，发起水来可吓死人，——”他又指点着河边停着的狭长的、两端翘起的黑竹筏和我们说：“不要看这些竹筏，当初公路没有建起，我们的机器和器材就是它拉上来的。现在到梅山去，它们还要拉一部分器材。”

“现在大水也不怕，我们的坝把它挡住了。你看那边不是有两座桥，一座浮桥过人，一座木桥过斗车。水大了，浮桥就拉开，木桥可没不了。我们的沙石要从这里运上去，一刻也断不得——”

正说着，身后有汽车的声音响，我们侧身一让，看到原来是那些医务工作者的包车过去了。

“你们看，那下边的许多妇女，就是搞沙石的，都是些工人眷属，她们是我们的沙石队，也是参加连拱坝工作。刘大嫂，你安了家，孩子有人带，也可以来，看你的身体是一个好劳动。”

刘大嫂笑笑，低低地说：“我怕住不长呢。”

“住不长？到了我们佛子岭的人都舍不得走，就是走了也还要转回来的。要走，大家一道走。再说，老刘也不会放你走。你看，这边是小学，那边是医院……”

杨成金不但随时介绍情况，还不断地和相识的人打招呼，忘不了说一声：“这是咱们队的刘大嫂，刘顺起屋里的人。”

转过一个山头，他兴奋地说：

“瞧，那就是咱们的连拱坝，你们看，多么气派！几天不见，又高了好多哩！你看那上面飘着小红旗，就是说已经提前到了顶。——小朱，咱们的拱到顶没有？”

他把话头转向他的同伴，二十岁不到的小朱，开玩笑似地说：

“你真老糊涂了，才走不到五六天，就到顶，照你这样想法，老早就完工了！”

“你这个小家伙，一点也摸不透别人的心，——”他转过来又向我们说：“同志们，你们到指挥部去，朝直走。只有一条大路，那里有招待所，我们要从这里下坡过河了。我们住

在河东。到这里来，咱们就是一家人，没有事到我们队里来玩。我们是起重队的，我们一天不在工地就在宿舍，就找我杨成金好了。”

我们望着连接着两座山的一面高坝，象许多巨人紧挽着膀子矗立着，苍鹰在那周围盘旋；那上面蠕动着细小的人形，就是他们日日夜夜不管大风大雪把这庞大的连拱坝从河底几十公尺的花岗石上造起来的。被管住了的水从闸门流出来发出的怒吼，盖不住钢铁机器的有节奏的巨响。在河的两岸，不断地上下跑着斗车，轰轰的声音，从铁轨上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好象面对着一个虽然陌生而一直热望着的亲人，它们已经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不但是今天，就是千百年后，它们也一样挺立着，挡住背后五亿立方公尺的水湖，迎接着到佛子岭来的人。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惊奇、喜悦和幸福，毕竟在我们的眼前看到了万人的伟大的创造；战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劳动的成果。我们不由自主地和所有的人，加紧了脚步，沿着傍山的大路向前走去。

1954 年 5 月 31 日，佛子岭

我怎样到佛子岭去的

我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到佛子岭去的，前后不过住三个月，中间还回来了一次，——这就是说：在到佛子岭去的路上，我是两来两往了。

第一次去，我是抱了新鲜和好奇的心情就道的，到了合肥以后，搭上长途汽车，我都弄不清楚是朝哪个方向前进。我贪婪地东张西望，一花一草都不放过，巴不得一下子就望到连拱坝。《到佛子岭去》中那个没有来过的人的心情，正是我的心情。

第二次去，我是充满了焦灼和怀念的心情，恨不得一步就跨回佛子岭！因为我在佛子岭已经住过一个多月，对于佛子岭，尤其对于就要浇筑到顶的连拱坝，发生了热烈的感情。《到佛子岭去》中来过的人所说的话："一天望不见连拱坝，就好象要害病似的。"虽然存在着艺术的夸张，那中间，确实也有我的真情实感。

《到佛子岭去》中所写到的同车旅客，都是我两次到佛子岭去汽车上所遇到的，至今回想起来，他们的面貌还生动地闪在我的眼前——从山东来的老大娘的白花蓝头巾，浆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蓝布衣裳；带了两个孩子上路的美丽

而大方的湖南妇女，那个爽朗亲切的工人，那个又结实又可爱的小军工，能说会道的四川来的水利系教授。还有那个不同车而同坐在饭摊上的医生，他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我分明还记得他在吃饭之前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圆盒，取出一团浸了酒精的棉花，把一双假乌木筷子都擦白了。我的眼前也闪着那只水田中的鹭鸶，它那左顾右盼得意的神气，还有一飞上天之后映在水面上的影子。就是那“一盘咸鹅两个馍”，也帮助我记起到佛子岭去的中途打尖站“官亭”(希望我没有记错这个地名)，那是当地的特产。

还有那个小招待员，他是在江淮旅舍二楼上工作，只有十五六岁，对于招待工作只能算是一个生手；这也不能怪他，他是新来的，对于文化学习很热心，不是写就是读；可是只要提起佛子岭，他的劲头就来了。小嘴一张，象开了闸似地哗哗流个不绝，在他通红的小脸上，流露着骄傲而光荣的神色。我还记得他介绍了兰花之后，还偷偷地把一首佛子岭的山歌抄给我：

山上竹笋尖又尖，映山红花开红艳艳——

蝴蝶爱花花上落，山鹰爱山落山巅。

采茶姑娘把山歌唱，采满茶篮回家转。

青青的草，蓝蓝的山，一年一度又春天！

可是等我从佛子岭回来，不是他告诉我，而是向我问了。他问我几号拱浇到顶？大水来了连拱坝是个什么样子？甚至于他还问起这个人，那个人；事实上他还没有去过佛子岭，只是小小的心早已飞去了。关心佛子岭的也并不只

是他一个人，到了蚌埠就感觉到了。淮委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佛子岭的人，谈来谈去也无非是连拱坝；好象这座招待所就在佛子岭的山脚下，其实它是在日夜奔驰着南来北往的火车的津浦线旁，一夜的汽笛都象叫在耳边。

招待所旁的一个治淮展览会吸引许多观众，千年来淮河不知给皖北人民带来了多少灾害，有水也是灾，无水也是灾，党和毛主席发出的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怎么不使人民欢欣鼓舞？我就遇到一个农民，说起他的小女儿大水来了躲在树上，活生生地被蛇咬死了，在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曲曲弯弯地滚下泪珠来。提到治淮，提到水库，好象一道阳光照在他阴霾的脸上，笑容好象枯树上的花朵挂在他的脸上。这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就把他写在《雨》里。不只这一个，许多农民老远地跑来参加工作都是这样想的：

"开山挖河好象斗地主一样，他过去害了我这么多年，闹得个家败人亡；如今我怎能袖手旁观？让我的子子孙孙享福的时候，想到我也出了一份力。"

不只是皖北人民，安徽人民，全国人民都注视着大别山区佛子岭下发生的变化。他们不仅看着，还伸出支援的手来：从湖南，从浙江……都来了人；从四川，从东北，从上海……都来了机器和物资。工人农民战士还有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万人大军，向自然进攻。正如同他们唱出来的：

"人多力量大，眼怕手不怕；只要有决心，山也搬走它！"他们就是用双手搬走了一百七十多万土石方。安徽人民力

量是大的，他们去年一冬又完成了十八亿土石方，今年春天要到达二十四亿公方，就算是搬山，也不只一座小山了。

建设水库的工程领导同志就叫做总指挥，还有一位参加了近二十年革命的政委。总指挥是一位老教授，从他的衣着、步履、语言、一副近视眼镜和上衣袋里的一根计算尺，都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搞科学的老知识分子。有一天，我看到他一手捂鼻子一手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过后轻轻拍着自己的手，我就肯定他是一个教授。我问他一声，他就笑着点点头，接着说："你们写文章的人，时时都在观察！"我就告诉他，我也教过书，如果他不擦，我也要擦，这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看不得乱画的黑板。

也许因为怕我们观察，政委对我们虽好，总是有点拘束。他是一个很爽朗的汉子，不过三十多岁，很有魄力，在战争中很勇敢，最值得人注意的是他苦钻技术，对老工程师非常尊敬，常看到他们并肩在工地上研究工作。他们和全水库的人提出的口号是："跑在时间的前面，跑在洪水的前面。"

五三年三千个流量的洪水，已经为工程冲走了三个月的时间；五四年的洪水又提前来了，对我一个新来的人，确是一桩惊心动魄的事。大水从拱上流过来，雾气罩成一片；下游的河水也平岸了，交通桥已经不能行人，在洪流中摇摆着。水库上的人虽然做了抢救的措施，可是他们心中有数，他们知道这不过是对连拱坝的考验，不会出什么意外，只是让我这个陌生人空担心一番而已。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决定于人的，是由于人的斗争和创造性的劳动。在佛子岭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大军中，不被任何困难吓倒、勇往直前、无坚不克的首先是转业的军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矮墩墩，满身是劲的阎区队长。不到两年，他已经掌握了技术；可是当他才从营长转业来的时候，让他把手枪上缴，他就有情绪，看到自己多少年来骑的战马拉了大车还擦破背皮，他摸着心爱的马差点淌下泪来。这也难说，一个战士怎舍得离开他的武器和战马？可是在向自然进军中他需要的是另外的武器；要跑在时间和洪水的前面，一匹战马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只有拿出革命的干劲来，苦学苦练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士，最艰苦的任务交给他没有不完成的，突不破的难关，常是他和六区队一马当先。他们成为攻坚的先锋，高举的旗帜，成千上万的人就紧随着他们奔驰向前。

知识分子在佛子岭也有一些，只有他们和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发生作用；如果死抱住自己那一套，自居于外，那就象无根草，迟早要枯死的。许多从大学水利系和建筑系出来的学生，经过了锻炼，思想感情起了彻底的变化，他们才心安理得，有了要为祖国建设无数座水库的雄心，提出“祖国到处都是家”的豪语。

有几个从上海去的护士，来的时候差不多把家都搬去了，箱箧如山，一小队同志才帮她们搬完。教师每月还照例从上海寄饼干糖果和日用品来；就这样还有一个受不住，偷偷地溜走，做了可耻的逃兵。其中有一个，在工地上给工人

注射，阳光下看不清酒精灯的火苗，一不小心烧着了眉毛。她把注射器一丢，就哭着跑回去了。不仅因为痛，更难过的是燎去了眉毛，如果从此长不出来，那够多么难看！就是她，经过两年的锻炼，也已经和劳动人民结成一条心，值夜班的时候，常常把头伸在外边，怕发生工伤事故，她在里边听不见广播，不能及时抢救，造成不该有的伤亡。也就是她和我一边笑一边说："这些专家真够瞧，防治疟疾，要除清山地和周围三公里的杂草，他也没有想想山有多么大，田有多么宽；还要三番两次把稻田水放干打 DDT。就是不生蚊子了，还怎么能生稻子？怪不得农民一听他们这些好办法就一哄而散了！"

不能说专家是不热心的，也不能说他们的意见不正确，他们有十足的科学根据；就是忽略了从试验室到山野间的距离，忘记了这个因素，就正象高尔基所说的，成为从一杯水里研究大海的呆子了。

在水库工地惯于称"佛子岭大学"，这个大学有成千上万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学生，那时这是一座崭新的理论与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大学，这是中国建立第一座连拱坝的大学。让劳动人民提高了技术，懂得科学理论；不仅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了解为什么这样做。让知识分子在施工过程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心贴着心；不仅可以改变设计中的错误，更主要的是改变思想，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

佛子岭水库早已完成了，他们共同高歌前进，转战到梅

山去，用更短的时间，筑成了更大的连拱坝，储水二十二亿公方。现在，有的也许还留在治淮工地上，有的早已到祖国各地的水库工地上。我清楚记得一个青年技干响亮地说："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站在最高、最远、最困难的地方。我们的光荣就是从这里来的。当我们在佛子岭山谷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祖国有许多青年在高山大谷中同样象我们一样工作，毛主席的眼睛时时望着我们，我们就不敢怠慢一步。"

曾经有一个夜晚，不到两点钟我就爬起来了，先走到广播站叫开顶得很紧的门（她们防备深夜下山觅食的豹子闯进来），听着小广播员对三点钟的夜班工人道辛苦；我就步向工地。千万盏灯夺去了星光，工人同志们从寒夜夺来了时间，他们忙碌喧腾地工作着。我和他们在一起，一直等到山顶上透出来第一线的曙光，随后射出万道光芒的太阳穿过东山的红云出来了。这是佛子岭的曙光，这是一个新的早晨，男女齐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声音是那么响亮，使得群山齐鸣，响彻了佛子岭，响彻了全中国！

1958年3月13日

雨

雨并不大，一连下了几天，打鱼冲山沟里的水却大声喧闹着，助长了风雨的声音。这也难怪，落在山坡上的，落在屋顶上的，大沟小沟的水都流下来，把那平日清澈见底的山沟搅混了，大石小石没在水里，增长了水势，翻滚着赶急地流下去，眼看着再有一尺半尺就要平沟沿了。头顶上两山夹住的一线天，全被云雾锁住了，吞噬了山头，看不见山峰的影子，只有无边无涯的灰蒙蒙一片。

一天夜晚，连柔软的茅屋顶也听出大雨点的声音，电灯倏地灭了，过了一两分钟又亮起来。雨声盖住了发电机的声音，有时勉勉强强地穿过了雨声，断断续续听到一点“吐吐”的声音，象一个老年人的喘息。间壁的电话声和夜晚孩子的哭闹声，全被雨声压下去了。

才落雨的前几天，我们还能披着雨衣从连拱坝坝基前的工作桥上走过去；有的地方还可以走下去，站在土墩上，平视着冲过闸门的水，象一团团的白雪，从下翻上来。散乱的水珠溅着，喷着雾气；倒灌到拱里的水，撞击着拱壁，哄哄地响，把浪头打碎了又掷回来。我们脚下的土，不断地一大块一大块被冲刷下去，我们也不得不急急地走上来。过两

天，工作也暂停了，工作桥的入口处，加强了警卫，除非有任务，都不许进去。到两岸来张望的人却多了，尤其在坝基附近。这时，过闸门的水已经看不清楚了，化成水雾一片，遮住了坝身。连雨衣也挡不住上下吹来的水珠，眼镜玻璃上也是模糊一片，工人们正在岸边打木桩，加强堤岸的力量，有的忙着搬运离水还有两三尺的器材和机器。眼看着，上游的水从×号拱的上边象小瀑布似地流过来了。我担心地问着身边的技术干部小王：

“怎么，拱上过水了，有没有危险？”

他很快、很肯定地回答我：

“没有关系，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故意留两个拱，要它在水大的时候过水。”他又加了一句：“现在，水已经听我们的话了。”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在施工过程中，我早就看到淠河是顺着工程的需要忽而流在东岸，忽而流在西岸。可是，这是连雨天呵，上游的水涨起来了，已经到了二千个流量，和平时不一样了。我环视着其他的人，看到和我一样耽忧的也还有些人。东西岸间的交通木桥快贴上水面了，桥前的电杆，象细草一样轻轻地抖着，怕有不测的危险，已经禁止行人通过。

政委和老工程师也在岸边度了许久，他们不喜也不忧，显得很平静的样子，使我也心安些。可是在经常紧张地工作着的工地上，现在什么都停止了，只让大水的声音猖獗地震响，总有些异常的感觉，使人不能完全放心。就是走回屋

里，心也不能静下来。坐不是，躺也不是，工作也不能进行。我虽然到工地来不久，也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可是我的心也和连拱坝紧紧地联在一起了。我想：如果再象去年一样，让大水冲走了三个月的时间，汛期以前就不能完工，那么夏洪来的时候，下游的人民还免不了受灾害。

我这样担着心，甚至感觉到周围的人们也有一份心思，他们也不象平常那样吵闹了，我们住的地方，一排五六间，半截竹篱笆隔开，日夜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在屋里也呆不住，正推开门出去，忽然听见广播站发布指挥部的命令，号召工地上的工作同志，到上游去抢救器材。

许多人立刻从屋里奔出来了，杂沓的脚步声盖住沟里汹涌的水声，我也什么不顾跑出去，夹在人群中，向上游跑去。

到上游要翻过一座百公尺的小山，那条路很窄，只容得两三个人并排走。人多，路又滑，许多人就从没有路的地方攀上去。眼看着有的人滑倒了，滚了三五步，后边的人赶忙扶起他，再一道向上爬。我却只能在小道上走，为了不挡住别人的路，我沿着路边走。拿着扁担和箩筐的人们，急急忙忙从我身边窜向山顶去。

我爬到山顶向下一望，和我几天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了，水已经是浩荡一片，看起来很平静，把小谷变成一个平静的大湖，有坝身一半高。岸边房屋的墙脚都没在水里了，许多人连滚带爬地把木料和器材向上抬。那五个钻探女工，正一步不停地把她们的钻探机向上移。许多奔下去的人，

连吆带喊帮她们又拉又抬。无法拆的茅房，点着了火，熊熊地烧起来，水尽管把它冲下去，没有到坝身，已经要烧成灰烬，轻轻地一撞，便嗤地一声在水里淹灭了。我远远看见小王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忙着，我忍不住拔脚向下跑，跑不了几步，就有一位警卫的战士和善地挡住我。

“同志，你们不要下去了。”

我看看他，看看自己胸前的来宾证，我想到原来我们不是在号召之内的。我就点点头，让开路，找了山坡上一块石头坐下来。

人在水边都挤满了，东岸也是这样，在人群中我也看到政委和老工程师。尽管有些器材很笨重，可是众人的力量很快就把它抬到山头。五十公斤重的洋灰袋，一个人扛上两袋向上奔。好象不多时候，抢救任务就完成了，有的慢慢又走回来，有的不顾手脸上的泥水，得意地叉着腰站在水边望，好象说：

“看你还有好大力量！”

我也没有走，这时在我身边却来了一个五十多的老汉，他坐定了，从腰间掏出一个小烟袋，装满烟，点起来。他的两眼眯着，顺着水面看定远方，抽了两口烟，随着吐了一口口水，过后就把烟嘴衔着，一个人低低地咕哝着：

“到底把你管住了，还有好大劲头，使吧！”

“老乡，你也来看水了。”我首先向他问。

“同志，我也是在水库工地工作的，我姓郭，别人叫我老郭，我才抢救了回来。”

他向我微笑着，带了一份满意和骄傲。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五一年冬天就来了，先在民工大队，现在×区队当炊事员。”

“你这么大年纪——”

“可不是，我是剃了胡子来的，要不，不会收我。我不能不来，给我那死去的小玲子报仇；让以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受水淹，我也得来。”

“谁动员你来的？”

“我自已来的，我一听说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就抢先报名。他老人家是说：‘一定让淮河两岸的老百姓不再受水灾，过好日子。’我怎能不来！自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淮河两岸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有雨旱灾，连年不断，人人受罪，家家遭殃，毛主席要是十几年前当了家，说了这句话，我的小玲子和她妈妈也不得死呵！”

他在石头边磕了烟灰，就怔怔地呆在那里，接着又低低地说：“小玲子要是不死，也象她们那样大了，”他指着那几个抬机器的女钻探工。“——怕也要赶着来参加治淮工作，当个女钻探工！淮河的天灾不算，那些反动派还要利用淮灾来害我们老百姓！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是救命恩人，给我们土地，要我们有吃有穿，还让我们世世代代不再受淮河的灾难。——可惜，我还写不成信，我真该给毛主席上封书呵，道道我们老百姓心里的话！”

“你的小玲子是几岁上死的？”

“不大，才五岁，还没有桌子高。”

“怎么反动派连这么大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不是他们杀的，那时我也没有参加革命。我的儿子大拴还给绑去当壮丁，就是三九年蒋介石王八蛋，放了黄河的水，把我们淮河成千成万的老百姓都给淹了。淮河的灾虽说不少，可是那次水算顶大。我们一家人爬上屋顶，不管用，又爬上大树梢。小玲子的妈妈抱着她，爬到顶高的树枝上。地主恶霸撑来了大木船，他们是一手过洋钱才救人的，我们三个人苦求了一阵，他们连睬也没有睬就走了。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张眼一望，她妈妈不见了，一条大蛇，紧紧地缠住小玲子。孩子俊俏的小脸，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就是两只眼睛紧闭着，嘴角垂着，象受了委屈似的，那条蛇还不断地吐着舌头！——”他说到这里，用手抹抹眼睛，叹了口气，又接着说：“当时我的眼前金星直冒，什么都顾不得，拚了我的命朝上爬，再向那边一扑，就落到水里。那时候我倒盼着和她们走一条路！一家四口，死了两口，还有一个连影子都不知道，我还有个什么留恋？可是偏生我又给救起来，让我一个人过了十年苦日子。我一闭上眼，就看到我那小玲子闭着眼睛、撇着嘴的雪白的小脸，就是这阵子我谈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还着实难过呢！

“毛主席打跑了蒋介石，让我们翻了身，杀了抓去我儿子的恶霸李老狗，我的儿子也归了解放军，我还成了一个光荣的军属！就剩下小玲子和她妈妈的仇未报。一声说是要治淮，你想我还能不来么？我就是能丢一块石头也好，让小玲

子知道她爸爸给她报了仇，让下代子子孙孙过好日子的时候想起我老汉也出了一把力。我说出这番道理，村干才同意我来！这样我才到了润河集，修好了分水闸，我又来到佛子岭。”

老郭说到这里，抹去眼角的泪花，慢慢地又装起一袋烟来。我指着上游管驾渡那面和他说：

“这一次，怕他们那方遭了点难吧？”

他不回答我的话，反问了我一句：

“同志，你到佛子岭没有多少时候吧？”

“可不是——”

“怪不得呢，你问了我这句话，我就猜出来你才到，要不然，就会亲眼看到指挥部里边的迁移委员会了。共产党想的可周到啦，早就动员他们搬上来了。凡是住得比连拱坝低的人家，要他们先走社会主义一步，给他们盖好了房子，分好了地，帮他们一家一家搬上来，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林业合作社，还有渔业合作社。说起来可真使人不相信，山里头还有渔业合作社！过一两年看，水库里欢蹦乱跳的尽是大鱼！——这还不算，还怕这几年生产接不上。每个人还补贴了一千斤大米！就这样，还有人想不通，不肯搬——”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人倒不多，年岁都比我朝上。其实也都是些受苦人，一声说要他们过好日子，住新房子，倒给他添了份心思。破盆破罐也舍不得，化成泥土的老祖坟也舍不得，就连跌断了他的腿的崖石也舍不得，这种人，可算保守到家了！”

“也难怪，这就是农民的恋土恋乡的思想，再怎么样，也舍不开那受苦受难的破家！”

“同志，也不能都那么说，——”他翻了翻眼，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说法。“还不是有许多人自动跑来参加水库工作？他们工作得很起劲，一步也不落在别人后边。他们是些年青小伙子，毛主席的光早就照在他们身上，有的还打过好几年游击。他们说：我们这样干，干好了，就把我们的家淹在水里了。可是这怕什么？淹了老家有新家，共产党领导我们，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再说，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同志，都来为咱们修水库，咱们还能不动手？于理也不合呵！你看，这不也是农民么？他们可真积极，过春节老年也不回去，老婆孩子来找也不回去，一心一意地响应号召，赶着工作，是好样的！”他得意地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就是那些老农民，还不是一辈子上够了反动派的当，老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可是我们农民实际不过，让他们亲眼去看就解决问题。瓦房自然比茅草房好，地又分得好，左邻右舍都出来欢迎，干部又仔细讲造水库为的是农民，不但下游不受灾，上游的竹、木、茶、麻也运得出去，将来还可以打鱼。他们一听，条条有理，就欢欢喜喜也搬上来了。还在自己新房子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拆旧房，盖新房，件件不少；

蒙政府，多照顾，样样周全！

“你看，咱们农民的脑筋也转得快了，把老皇历一丢，欢天喜地过好日子！”

这时天放晴了，一派阳光从云里透出来，把水照得发亮，树木都是绿油油的。他高兴地说：

“毛主席象太阳，这话说的可不错，你看下了这几天雨，这阵出了太阳，看上去够多么高兴呵！我得走了，同志，有空到我们队上来吧，我就住在河东。”

虽然没有胡子，他还用手在嘴边抹了两把，表示他的得意。他站起来，拍拍尘土，把小烟袋别在裤带上，向我挥挥手，朝上走了。太阳正在它的上边，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在山坡上，我注视着他的背影，隐约地听到后边的人声。

“连拱坝总算经过了一次大水的考验！”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缓步上来的政委和老工程师，在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他们看见我，向我打着招呼，我也就站起来，和他们一同走着。他们虽然显得有点疲乏，可是他们却那么高兴，一路上的人也都含笑向他们招呼，我也自然地带着笑容。我一路走一路想，高兴的该不仅是佛子岭工地的人们，也不仅是两淮的农民弟兄，该是全国的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造起来中国第一个连拱坝，它，已经巍然地矗立在佛子岭，挡住大水，为人民和人民的子孙造福。

1954年春

石　桂　英

我意外地在合肥江淮旅社遇见她，她是来参加安徽省劳模大会的。我找到她的住房，门半掩着；我轻轻敲了一下，没有人答应；可是我分明看到她站在窗前，我就走进去。我的脚步声也没有惊动她，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朝窗外看。我也朝窗外看了一眼，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是那条正在翻修的马路和拆得乱七八糟的后退的房屋。我就说：

"石桂英，你在望什么？"

她一听见人声，猛然车转身子，我一下看到她眼里的泪花；可是她很快用手掌抹去了，又把手在衣襟上擦擦，笑着伸出双手来和我握手。她是那么高兴，崭新的制服上别着的大红花都在轻轻地抖动着。

"怎么你也来了？听说你回去了，什么时候又来的？"

"今天才赶到合肥，碰巧你们也在这里开会。——这是大喜事呵，怎么你还哭了？"

"我没有哭——"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这一辈子就流过三回眼泪：一回是看见彭师长的尸骨，一回是我的孩子活活饿死了；前两回倒真是伤心难过，这回可不是，"为了使我相信，她又重复了

一句："真是快活出眼泪来了。"

"方才我来的时候，敲门你也没有听见，望街望得出神，难道这条路你不认识么？"

"这条路我不认识？"她用极其惊讶的口吻回答我，把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更大，"同志，这一条路的每一寸土地我都用脚量过，每一寸土地都滴过我的汗珠！当年我是在这条路上拖板车的，受尽了牛马样的苦；今天我翻了身，住在江淮旅社大楼里，当上模范，开大会；这条路也翻身了！我越想越高兴，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翻不了身，路也翻不了身，不知怎么的，泪就淌下来了。有人说，高兴也会淌泪，今天我才尝到这个味道！"说着她一面笑，一面又用手掌在眼睛上擦了擦。

"彭师长你也见过么？"听她谈到彭雪枫同志，我就接着问了她一句。

"真可惜，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赶上看；可是他牺牲的时候，咱们那一带的老百姓都哭了。大家都想那颗子弹没生眼睛，单单打上他！好多人都见过他，没有人不说他好的。他们把他生前的事当故事般的讲，讲着的时候就会流下眼泪来。他的坟就在我们那边，天天都有老百姓送菜送花。偏生反动派又滚回来了，他们不但怕活着的彭师长，连死了的师长也怕，就把他的坟刨了。把棺材当了炮楼上的楼板，把尸首丢到城西围沟里。我们都去看了，眼泪向肚子里流，回到家里，我们夫妻俩一直哭了一夜。一个哑巴，听说给彭师长喂过马的，就把尸首收好，又埋起来。这下子让那些反动

派抓住，装在麻袋里，丢进了洪泽湖。他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嚷，他的手指朝天翘着，大指和食指撑开，比出一个'八'字来。浮了很远，他的手指还是顶在水面上。这还不算，因为咱们的游击队打得他们伸不出头来，那些王八蛋就挨家挨户地查。咱家的李玉良，本来是种地的老百姓，那阵还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不过和大家一齐合心不缴粮，不缴租，不听他们的话；让他们给抓去，硬说他通八路，打个死去活来。本来彭师长的事就使他的心翻腾起来，这一来，更把他的眼睛照亮了，他出来以后就走上了革命大道。"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停了停，她那黝黑的脸上都发着光，好象她也沾了一份光彩。她的嗓音提高些说："反动派还以为吓得住咱老百姓，没成想，倒真地给'逼上梁山'。咱村里那一趟就走了二三十个。他走的时候我拍拍胸膛说：'你放心去吧，老的小的由我管，咱石桂英虽是个女子，要不是有孩子拖住，落不到你的后边！'他走了以后，可真为了难，日子过不去还不算，那些狗腿子天天跑到家里来要人，说我也通八路。我怕什么？我下生三天，我妈因为穷，差点一脚踩死我，把我丢在草堆里，我自己又活过来的；三岁出天花差点又送了命，七岁就雇给人家放牛，风里雨里长大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软硬不吃，一句话不说，朝地上一躺，哭着嚷着要丈夫。说我丈夫给害死了，反来咬我一口！我的老婆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敢和她明说，她又惊又吓，又想儿子，得了场病，又没有钱治，就死了。我把三岁的大石寄在娘家，抱着吃奶的孩子到了合肥。那时候还没有解放，

我拉板车，挣一口饭吃，三天两头吃不上，我不吃还不算什么，奶下不来，就把我那个孩子活活饿死了！”说到这里，她停了停，大眼睛里又转着眼泪，强装着笑容接下去：“同志，可别笑我呵，一想起我那孩子，我就心酸。——可是如今，李玉良参加了志愿军，我在佛子岭当工人，还选上模范；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有今天？毛主席的光要是早照上身，我的孩子也不得死呵！你看，李玉良又从朝鲜寄了张照片来——”

说着，她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打开了层层纸包，把一张像片递给我。

“你看，他是不是站在拖拉机旁边？听说他们在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呢。”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看了看，就向她说：“这不是拖拉机，是坦克。他大概在学习新武器了。”

“唉，他也不告诉我一声，还当我是一个啥事都不明白的农村妇女呢！每封信只是告诉我好好安心为人民服务，不要向困难低头，争取立功，功上加功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你看，他挂的是些什么章子？”

我脱下眼镜，仔细看了看，就告诉她一个是抗美援朝纪念章，一个是朝鲜的军功章。

“军功章必是立了功才奖的，那个纪念章是什么名堂？”

我就又告诉她，那个纪念章，是祖国人民送给他的，也是一种荣誉。

“这个家伙真怪，也不告诉我立了什么功，就是闷头闷

脑向我提出竞赛。这次写信，我要好好向他提个意见！”

她好象不满意的样子，可是她那高兴的脸掩不住心中的快活，接着，她又很仔细地把像片一层层用纸包好放到笔记本里。

“你还想到朝鲜去看看他么？”

“不，那是错误思想！我再不想去了！”她有一点忸怩地说。

原来在工地上的时候，她曾经说过想到朝鲜去的，问她什么缘故，她也没有说出口。必是这次来的时候，她又和别人谈过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她才取消了原意，而且还和我说：

“为我一个人，惊师动众的，那怎么成！再说，我们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岗位，我早就说过了的：‘不把新中国的水库都修完，我是不回家的。’其实，五一年我和李玉良在合肥见过面。”

“就是在这里见过？”

“唉，哪有那么好的事，那阵子还没有修这座房子，就是有，咱们也住不进来。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说起来也巧，我看到一个解放军，有点眼熟，可是我不敢认。等他走过去了，我再看他的背影，还是他；我就追上去，低低叫了一声：‘李玉良！’他果然站住了，看看我，半天也没有说什么。这也不怪他，那阵我瘦的不象人样子，衣服又破烂得象叫化子。我再看他两眼，心里想：‘不错，就是他。’我就又叫了一声：‘李玉良，我是石桂英呵！’这他才叫了我一声：‘桂英！——’

接着两手抓住我：'原来是你！我打信到家里也找不到你，还当你也让反动派给害了，想不到咱们在合肥会遇上了。'当时，我的心一酸，眼泪在眼圈里转，想起孩子，也想起他的妈妈；可是我不能见面就哭哭啼啼的，我把眼泪硬给憋回去了。他就把我接到部队里，那时候我还有个糊涂念头呢！我想：可好，革命成功了，咱玉良也遇上了，今后他可以养我了；不懂得他是一个解放人民痛苦的战士，要翻身还得靠自己。"

她说到这里停下了，沉思片刻，好象懊悔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头，接着她又兴奋地说下去：

"——到了部队的日子过得可真好，连首长也来看过我，给了我棉花和老布，让我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同志们天天来，比一家人还亲热！可是我的心里直翻腾，他的妈和我们的孩子的消息我不敢说，怕他埋怨我，又怕他受不住，我也觉得这桩事我没有完成任务。到底我还是不能不说呵。他倒平静地说他早想到了，还当着一家子都完了，还有我和大石在，就算不错，还好好劝了我一阵子。你看，从前他是一个老牛性子，平时不声不响，犯上他可没个完；参了军，人的性情也变好了。

"我住了两星期，不得不走了，这是部队的规定。他再三告诉我，现在穷人翻身了，劳动是光荣的，妇女拉板车就怕身子吃不住；现在是劳动人民当家，只要是劳动，就受到尊敬。他的这些话刻在我的心里，五一年冬天他参加了志愿军，五二年春天我就来到佛子岭。"

“是组织上调你来的么?”

“咱又没有技术，不过是个体劳动，我们是接受了一趟任务：一共八个人，拉了四千多斤钢板桩，翻山过岭走了三百多里路，四天四夜来到梁家滩——其中只有我一个是女的。那时候，公路没有修，我们是从小路上来的。过了六安，一路都是山；上山难，下山可更难。四千多斤的俄，下山就要使出全身力气拖住，要是滚下去，连人带车都保不住。就这样，有时还把我们拖下去，在岩石上滚几十丈，把身体都碰破了。到了梁家滩，还有六里水路，那时候，山没有开，河里也找不到船，只有把车从水里拖过去。水虽不深，可是有的地方也淹过车板，我就和大家商量，咱们不能让乌亮的钢板上起黄锈，齐心合力，一根根抬过去。到底让我们把四千斤钢板桩不沾一星水珠送到了工地——我们本来是临时工，领导上就把我们留下来当搬运工人，从此我就在佛子岭参加了工作。”

在水库工地，石桂英是一个有名的人物，提起她来谁都知道，谁都没有二话。她已经两次当上模范，可是她自己呢，觉得这是党的培养，同志们的帮助，个人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的。

“我没有文化，技术一点也不懂，连个话也说不完全，合理化建议也提不出，拚体力不是个事，总还得在各方面好好提高，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要看我三十多岁，受了近三十年的苦，我还有劲头从头学起。”

可是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这样说：

“只要和石桂英在一起，劲头就大起来，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在工地上能得到同志们这样的信任，也不是简单的事。尽管她到了佛子岭，指挥部把她编在运输大队；可是有一些男工人，还残留着封建思想，看不起她，不但不帮助她，反而把更重的工作来压她。她挺得住，干得下来，还说服了她那一车人，一个也不回去，都安心在水库工作。

“咱们怎么能回去？谁没有受过水淹，谁没有吃过反动派的苦，共产党给我们拨开了重雾见青天，不干不仅对不起毛主席和共产党，也对不起自己一家大小，更对不起淮河两岸的亲弟兄！”

她想起，淮河一有灾情，她的家乡就是汪洋一片。淹得最狠的一年，就是反动派扒了黄河，让黄河的水一直灌进了淮河，淮河两岸的人民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水退了的时候，老百姓又象群鸟似地飞回自己的老巢来了。

“不回来可怎么办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就长长叹一口气。“那年头，走遍天下也没有立脚的地方，讨口子吃也捞不上，还放出恶狗来咬。躲在屋檐下还给撵出来，天下富人是一条黑心，只好又飞回烂泥窝窝来了。管好管歹，总有一方地，一间破房，穷苦的乡邻们，管怎么说大家多少也有点照应。——我们吃尽了苦，就不想让别人再吃苦。再说，修好了水库，挡住大水，天旱又可以放水，还有电灯电力，叫大家赶快过社会主义的幸福日子啊！”

因此，她在工作中从来不讲价钱，什么都干，什么都比

别人干得多。她还遇见这么一个坏家伙，就在她们队里，有一个劳改分子，他不怀好心，成天向她说刺激话。她先不理他，后来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他就给她三个人的活干，还恶狠狠地说："看你两天不回家去吃干饭！"可是她干下来了，同时也向上级反映了情况，领导立刻把那个坏蛋又调回去了。

"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坏人都看得清，可不象以前，只是坏人当道横行。毛主席给穷人做主，咱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就是一心一意把工作干好。"

她不仅想自己把工作干好，还帮助解决同志们的困难，让他们也把工作干好。

有一回，他们拉了一车水泥，忽然看到扶车把的小王的脚一瘸一瘸的，她看了看，原来他的草鞋磨穿了，走不上路，她立刻就把自己的草鞋脱下来送给他穿。

"你给我，你怎么办呢？"

"不要管我，我这一双脚从小就光惯的，数九寒天都不怕——再说，我也知道你脚上的疮还没有好利索，磨不得。"

事实上，她的腿也因为上山抬器材，中了草毒，肿得红胀；她故意把裤管放下来，不给同志们看见，也瞒着领导，生怕要她休息。她算定一个人休息一天，水库上就少了一个人一天的工作。

在路上，水泥的纸袋磨破了，她就把自己的新褂子包在上边，把漏下来的水泥用手帕包好。有的人，还好象同情似地和她说：

“这够多么犯不上，崭新的褂子，包上三次两次就要烂了！”

又一个说：

“这么大的连拱坝，要用上百十万包水泥，漏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妇女总是爱打小算盘！”

“同志们，可别这样说，一包水泥要值多少件褂子？再说，又是好不容易从老远运得来。百十万包水泥，要是每包都漏，要损失多少！咱们就是受点损失，影响不大；公家受了损失，那就计算不出了，影响了水库工作，是千万个农民的事，是咱们国家的大事。既然当家做主，就得多顾国家的事，少管私人的小事。从前，私人的事想管都管不周全，少不了挨饿受冻；今天多管大家的事，私人也有受不尽的好处。”

过河过水的时候，她首先把一百斤重的水泥顶在头上，生怕沾上一点水，水泥就用不得了。别人看她是个妇女，也不怕烧坏头发；大家都学她的样，一个一个把水泥顶在头上运过去。

一个青年工人懒洋洋地不起劲，她就象老大姊似地和他说：

“你年纪轻轻的，应该好好干，将来越干越好。再说，你一个不干，两个不干，水库哪一天才能修成？我还是个受苦的妇女，一个人都能干两三个人的活；象你这样年轻力壮的，还比不上我？让别人看看也不象回事呵！”

过旧历年的时候，组织上号召大家不回乡，为了能在汛

期前修好连拱坝。她就首先表示坚决不请假，同队的人写好了请假条子，也偷偷撕碎了和她一同上工，而且还比平常多干活。十四个人抬五百斤的壳子板，上坡下坎地一天抬了二十一趟，就是说说也让人不相信。

春天上，家里来了信，她找小队长念。原来是她的孩子病了，妈妈也病了。她听了以后，脸沉下来，可是一句话也不说。下班的时候到邮局讨了一张汇款单，要小队长帮她填写，把身边的二十几万都汇回去。

“石桂英，他们要你回去看看，你可以告两天假。”

“我又不是治病的先生，人回去也不管用，钱汇回去就是了。”

她把钱汇了之后，领导上找她谈话；费了好大劲，才把她说服回去一趟，免得家里人有意见。还把车票给她买好了，她不得不勉强上了路。

回到家乡，一眼差点认不出；回到自己的家门，还生怕找错了，破房盖上了瓦顶，烂篱笆换上了砖墙。孩子跑出来怯生生地望她，过后就扑到她的怀里。母亲的病也好了，只是躺在床上唠唠叨叨想留住她。

“你们的病都好了，还大老远地找我回来，谁给你们写信的？”

“镇公所指导员写的，指导员也说能把你找回来顶好，照顾家方便些，又可以在自己家乡里当个骨干。我们的病，也都是想你想出来的，过年的时候，大石一宿不睡，睡了也喊妈妈，看见了你，病就除了八分。”

“你们把我叫回来，我可就要害病了。妈，当年你看我劳动好，不放我出去，要是早参加了革命，和妹妹一样多给人民服务了。今天，我的劳动对国家更有用，——你可留不住我了。”

她说这些话，没有一点夸张，自从离开了工地，她就象失了魂，耳边响着的是机器的声音和同志们的叫喊，一闭上眼，连拱坝就显在她的面前。她赶着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

“你是军属，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你的生活，我们保证不让你饿饭！”

“我不指望政府照顾。照章办事，我是水库工人，我得赶快回去，我们得跑在洪水前头，不能误了工作。”

“你为什么不想在家乡工作，你这是什么思想？”

“你只顾眼前鼻子底下的事，你是什么思想？”

她一气，就跑回家来了。恰巧天下雨，她走不成，心里象烧火；坐在床边的孩子，拍着手唱：

“天下雨吧，天下雨吧，妈妈多住两天家！”

她一把就把孩子搂在怀里，低低地问：

“大石，你也不让妈妈走？”

“我不挡你，妈妈，老师都说你当上模范，是光荣的哩。我长大了也要学你，就是你不要偷偷地走；天好了，清早让我穿上你给我做的新衣裳，从半城街走，让他们看看我李大石的好妈妈！我送你到大路口，我望着你走，你朝哪边走我长大了也朝你那边走。”

“这才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爸爸在朝鲜打仗，妈妈在水库做工，就是为你们将来不受苦，过好日子。”

天一晴，她就赶着回来了。回到工地以后，她自己一个人偷偷加班加点，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就说：“我得完成我个人的计划，不能因私误公。”

她就是那么一个人，公家的一粒沙子她看得比石头还大，自己的事，大大小小都不在心上。对于工作是无限忠心，用她的话说，“她的心和连拱坝长在一处了。”就是在合肥遇到她的时候，她还说：

“同志，说老实话，我就是在合肥开大会，心也惦着咱工地。”

“你们的工作就要胜利完成了，再说你来开会，也不是私事。”

“话是这么说，佛子岭完了还有梅山，梅山完了还有别的地方。我得赶着跑啊！一天也停不得，一步也慢不得，咱们中国这么大，就是跑也跑不完，哪能就歇气！”

她就是满怀了勇气和信心，在祖国的建设大道上向前奔跑，什么都挡不住她，她要跑在洪水的前头，跑在时间的前头；不仅一个人跑，要大家一齐跑。把祖国建设得更好，让人民过更幸福的日子。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支配下，在佛子岭工地上，她高高竖起了一面新中国劳动妇女的光荣旗帜。

1954年8月10日

小 领 料 员

五四青年节的早晨，太阳才爬上窗口，小汪就兴冲冲地跳下床来，赶快穿起压在铺盖下的新衣。对面的老刘还没有醒，他想起昨晚睡起一觉还看到老刘在灯下工作，他就小心地放轻脚步端起脸盆朝外走；偏偏绊在昨晚从水里捞出来的钢筋上，卡朗一声，漱口杯和肥皂盒撞在一起，脸盆差点摔到地上，老刘这下却给惊醒了。

“小鬼，慌里慌张这么早爬起来做什么?——”等他张开眼睛，就善意地取笑着，“怪不得你睡不着了，原来今天是你们青年过节！连新衣都穿上了。新衣穿上还不算数，也得把你的床铺好，收拾收拾，看你枕头下边那些英雄模范故事，堆得乱七八糟！你要向他们学习呵，又不要你天天趴在上边睡觉！”

小汪怕误了时间，没有答话，洗过了脸，一溜烟跑了。穿上新制服，不但别人看着眼生，连他自己也觉得束手束脚；尤其是今天好生洗了洗脸，颈子也擦了一遍，头发又用水梳得光光的。一路上好象大家都用好奇的眼睛望着他，和他熟识的少不了开两句玩笑；因为他平时一直穿件褪色的黑上身，右肩上还磨了一个大洞，斜挂着一个布袋，一路上

捡起来的螺丝铁钉就朝里一丢；走起路来总是小跑，好象成天有人追在他的后边，要不就是他总在追赶什么人。今天脚步却放得平平整整，好说好吵的嘴也不灵活了，脸上又一阵一阵地发热，简直象换了一个人。走到浮桥上，偷偷向水面上望望，连自己好象都不认识自己了。制服是过年时候做的，没有穿两三回，可是皱得横七竖八，好象穿在身上睡了三夜觉。必是放在铺盖下没有放平，反倒压得皱巴巴的了。他心里想："管它呢，反正是新的就是了，过青年节嘛，总得穿套新衣服。"冷不防这时背后有人拍他一掌：

"小汪，照什么，再加上朵大红花，就可以跑到区政府里登记结婚了！"

旁边一个人接着说：

"结婚？还得过两三年才够资格，今天去，还不得批准！"

平时要是有人这样开他的玩笑，他一定要回上两句；可是他今天只好装着没有听见，大大方方抬起头来望着迎面的连拱坝。两年前来的时候，这里还什么都没有，就是成万的工人、农民弟兄和解放军战士在大清基，硬是把一座大山挖去半座，把淠河掏到了底，摸到"山根"；今天这座又高又长的连拱坝，就是从河心的"山根"上一直造起来的，现在就要全部浇筑到顶了。提前到顶的坝垛和坝拱上边飘着红旗，更触目的是三天前为了庆祝"五一"提前完成的十八号坝垛，高高飘着大红旗，到晚上还亮着红五星和"庆祝五一"的红灯。有几个工人一直攀到垛顶的铁架上工作，他们的身形衬在

蓝天上只是几个小黑点，苍鹰就在他们的身边盘旋，小鸟细碎地叫着穿飞，好象也在庆祝青年节。可是今天的鸟声真多，他一想："不对，要下雨！"就立刻想起从水里捞出还没有晒干的麻袋，就三步并两步奔向半山上的器材组。到了那里一看，什么都没有，他才放下心，心里想："一定是老刘昨天晚上收进去了，他做得真仔细、周到；我应该好好学习这一点。"

可是跑了这一趟，他的小圆脸上都是汗珠，用手一抹，满手都湿了。他习惯地朝身上一擦，过后才失悔地自语着："糟糕，这么粗心，忘记是新衣服了！"可是这也掩盖不住他的满心高兴，喜孜孜地朝河西走去。

这时，天果然阴合了，过了浮桥才上坡，雨点就落下来。他怕淋湿了新衣，加紧脚步走。进了"打鱼冲"，在洋灰仓库门前，正有四辆双套马车停在那里，十多个人紧张地在卸洋灰。他想从前在洋灰仓库工作，落一把灰在地上他都要捧起来；现在眼看大雨就要来了，他怎么能不管？他跟着就赶过去，什么话也不说，头一低，一包洋灰就放到他的项背上。

"这个同志，怎么布也不垫一块？——"车上的人咕哝着，可是认识他的人就吵着：

"小汪，你穿了一套新衣，怎么跑来卸洋灰？"

他也顾不上回答，一气驮进去之后，又匆匆跑出来。

"怎么，你又来了？看把你的衣服搞得不象样子了！"

他把小圆脸一扬，瞪着眼睛说：

"衣服是自己的，怕什么；洋灰淋坏了，是国家的损失！

再说，误了工程，挡不住洪水，责任可大啦！放上来吧，同志！”

等他到了会场，大会已经在进行了。他忍着颈项和头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悄悄地坐在后边。坐在他身旁两个新来的人低声交谈：

“哼，不守时间，连这点起码的纪律性也没有！”

“头发翘得象火鸡尾巴！都是灰！这身衣服蓝不蓝灰不灰的，象什么样子！眉毛上也是灰，好象是从灰里滚过来的！”

“要是平常这样子还马马虎虎，过自己的节日也不能清洁整齐，这算个什么团员！”

一个满身淋得透湿迟到的青年，不平地说：

“不要乱批评吧，我看见小汪在帮着卸洋灰。”

“瞎管闲事，这又不是他的工作，一天东跑西跑，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简直是事务主义！”

这些话，小汪好象都没有听见，他自己很心安，他一直扛到最后一包洋灰都进了库他才离开那里；这时，他一心一意听团委书记的报告。雨下大了，雨声无遮拦地传进来，他不得不用手挡着耳朵才听清他的话。最后，在受表扬的优秀团员名单中，他分明听到自己的名字。说他到水库以来，在党和团的培养教育下，一贯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忘我劳动，苦心钻研，建议改装电动卷扬机，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正在这时候，忽然

从后边递上去一张条子。在团委书记看条子的时候，小汪的心怦怦地跳。

团委书记看完之后，抬起头来，脸上带着笑容，他说："根据洋灰仓库的反映，就是在开会之前，汪德树同志还帮助抢卸洋灰，使洋灰没有受到大雨的损害。在我们自己的节日早晨，这样高度爱护国家财物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表扬和学习的！"

热烈的掌声，淹没了他周围叽叽咕咕的声音，尽管他个子很小，大家的眼光也在人群中找到了他，使得他不得不微微低下头去。"我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我什么都做不成！要是没有共产党我早让石头给压死了！……"他这样一想，满眶的热泪，几乎忍不住从眼里滴出来！

一九五二年五月到水库参加工作的时候，他才十五岁。他不懂得什么是连拱坝，也不知道佛子岭在哪方；只是听从工会的号召，他就满心高兴地来了。他想起还不到十岁的时候；革命队伍打破了六安城，一个战士拉了他的手穿城走；不巧，被他的爸爸看见了，又把他拉住，还狠狠地向他说：

"你不要命啦！你也要革命？早晚杀了你的头！"

他使劲甩脱他爸爸的手，也狠狠地说：

"你管不着我，我长大了一定去革命，先革你的命！"

接着他就一溜烟跑回他妈妈那里去了。他的妈妈一个人住在小草房里，从他六岁的时候开始，他的妈妈和他还有

一个小妹妹就被他的爸爸一脚踢开了。他的妈妈疯了，小妹妹生病喝阴沟水死了，他就恨死他爸爸，一心一意想长大给他的妈妈、妹妹报仇。他十三岁到印刷所当学徒，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把他的小心都压扁了。他一天到晚忙的是：买菜，烧火，抱孩子，洗衣服，过冬天也要到水里去打猪草。老板还时时抡起大拳头捶他。拳头捶不死他，却把他的仇恨捶大了，在“五反”的时候站稳立场，他检举了老板。过后组织号召青工参加水库工作，他想：“这下我可参加革命了！”他就欢天喜地背上行李到了佛子岭。

说是十五岁，看起来不过象十二三。没有技术，文化水平又低，考钻探队没有考上，只好当小公务员。当时他心里有点波动，老远赶了来是参加水库建设革命工作的，没想到当上了公务员。他再一想：“公务员也好，总归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水库工作，为人民服务。没有共产党，我翻不了身也抬不起头！现在我参加革命了，革命是为了受苦人过好日子，我一定要苦学苦干，报答党的恩德！”

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一些人不喜欢他，因为不欢喜他：“人小鬼大，死干活，还想学文化，学本事，不‘安分守己’。”可是领导上一眼就看到这棵新生的小小的嫩芽，他一天天茁长，将来必然成为有用之材。

一九五三年春天大水来了，他也不管自己身小力弱，就跳到水里抢器材；一直到水没上胸口，站不住脚，他才爬上来。湿衣服贴在身上，冷飕飕的难过，他就朝宿舍跑。路上碰到小张朝他叫：

“小汪，跑什么？”

“回宿舍换衣服。”

“宿舍早淹在水里，你这个小傻瓜还不知道！”

“呵，淹了？”他平平常常说了一句就朝后走。

“看你今天晚上怎么睡觉！”小张还加了一句。

小汪倒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身上的衣服吹吹干，再去把抢上来的器材朝上搬一步。

一直到天黑他才找到临时的住处，就在小张的铺边，他找到他的行李，枕头一翻，那些书和簿子也都在，小汪就又感谢又惊讶地问：

“小张，是你把我的铺盖抢来的吧，你怎么也不先告诉我一声？”

“可不是，我叫你这个小鬼不肯上来，我比你早上来一步，赶回宿舍，正好水都进了房，我就赶紧把我们两个的行李抢出来。我在路上告诉你，你还象没事人似的，我正想再把你的铺盖丢到水里去，反正你也不在乎。”小张故意这样说。

“我早就算好你会替我拿上来的，我还急什么？你把书也给我拿上来，那我真真感谢你！”

小汪就是这样，从不关心个人的损失，在工作上也从来没有个人的意见。不管调他到什么部门，他就对眼前的工作发生兴趣，热心向里钻，别人的冷言冷语吹不熄他心中的热火。

调到器材组当公务员的时候，他就对器材发生了兴趣；

可是那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件也认不得，也不懂得规格，连公尺和磅秤都不会看，常常领错了料挨批评，还得跑冤枉路。他就早晚有空就学，钻到被里也学，随时随地只要不懂就问，把个小本子写得密密麻麻的。

“怎么，小汪，你还想学点技术，想向上爬啦！”有的人会这样笑他。可是更多的人帮助他，尤其是同组的老刘，不断地鼓励他。

“为什么不学，党和国家需要嘛。连我这一把子年纪还要学呢，年纪轻轻的不学做什么？”

他的心里也在想：“不懂我会懂，象解放军攻城那样，迟早拿下来！”

领导上看到了他在工作上表现的积极性，就把他提升做×区队领料员，管五金器材。当时，为了追回被洪水冲去的三个月时间，各区队正热火朝天地展开竞赛。任务紧，当天要的材料供应不上，小汪就主动地头一天到工地上去调查，问清明天用什么材料，头一天安排好，到时候就送上去了。一天跑来跑去，三个月就要跑穿一双力士鞋。有时候，他比管仓库的同志还摸得清库里存的什么材料，因为照例材料到了，当天晚上才入帐；可是小汪一看见仓库门口有汽车或板车，他早就把发票上的材料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用到的时候，管仓库的同志说没有，他说有，还是今天到的。翻出小本子来把规格，件数一五一十地说得一清二楚。管仓库的再不服气，他就硬拉着管仓库的到仓库里去查。一跨进仓库门就望到了，的确是才到的。其他区队的领料员，有时

候也抓住小汪问，因为他比管仓库的还弄得清。

在领料工作以外，他还管加工和修理；就是下了班，他也一个人在那里敲直拾来的铁钉。

有一次，他硬挑两只一百斤的大铁锤。才挑上靠一股猛劲，出了一身汗；可是过后，这两只铁锤象有千斤重，他连气都喘不过来，头重脚轻，只得坐在地上歇歇气。坐了一下他就想："假使我在朝鲜战场上，挑的是两个炮弹，大炮在等着它打击敌人——"他不能再想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全身都是劲，到底让他摇摇晃晃挑到了工地。区队里的工人赶紧迎上来，接过他的挑子，热情地说：

"小汪，有你的，人小劲不小，咱们就等着这两个家伙呢！"

另外一个工人给他倒一杯水，拍拍他的头说：

"喝点水吧，看你出了多少汗！坐在这儿歇歇，看看我们干活。你还小，拼体力不是事！"

最后这句话打在他的心上，他坐在一块方木上想："这两个大铁锤，不用挑，用起重机那样的机器吊过来不是又省力又快么？还有比铁锤重的东西，象那些钢筋钢条，一直要送到顶上去，要是有这么一部机器，那不更好？"

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工人们有力而热情的歌唱打断了他。他抬头一看，原来十几个工人正在弯着腰齐心合力地双手摇卷扬机，两边都在摇！可是那钢绳好象没有动，钢模壳也象没有动，十几个人都流了汗，吻哧吻哧喘气。他的心猛然一动："要是用马达代替人力有多么好！只要一开，就

可以上升，要节省多少人力，速度还要快得多！”

他猛地一下站起来，跑过去从脚手架爬到正在上升的钢模壳那里。

“小汪，你跑来干什么啊？”震动组工人老李拍拍他的头，“我们又没有向你要器材，你看我们忙成这个样子，你倒闲在地来看热闹了。”

“小汪不会来看热闹的，这个小鬼一定转什么念头，增产节约他都能捡几百斤螺丝钉，从水底还捞上来上千斤的钢筋，这小鬼是好样的！”起重组组长老赵温存地摸摸他的头发，然后低低地向他说：“你又在想什么点子吧？”

“我才在想，还说不上来。”

“那你告诉我，让我们两个人想想好不好？”

“我们两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咱们没有技术。——不过可以商量商量看。”

“那好吧，好在还要等一点半钟，就把你的心思和我说说好了，看看它对不对我的心思？”

小汪就把他的想法说出来，老赵原来是一个机械工人，机器的道理都明白，就是不懂学理。他一听，就拍着大腿叫好，要他回去和技干先谈谈。

他就赶快地跑回去了，和技干小周一说，小周直摇头。

“主意倒不错，可是马达要转一千多转，控制不住，要出漏子。——算了，你还是管你的领料工作，还要加工修配，也够你忙的了，你何必自找苦吃。”

小周还象好意地规劝他一番，小汪可忍不住了，他的脸

涨得通红，大声叫：

“我自找苦吃，为的使工程进度加快呵，为的许多工人少受苦呵，我就不相信苏联的工人老大哥也象我们这样工作。你也是一个团员，怎么能这样说！”

小周也耐不住性子，他也嚷起来：

“苏联当然用机器，将来自然也会支援我们。现在你是空想，我是根据机器的性能，你问我，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不可能，我怎么不对？”

“你是依赖成性，不肯动脑筋！机器还不是由人来掌握的，要它快就快，要它慢就慢；怎么会不可能？”

“你说得倒容易，那你自己去搞好了！”

小汪一气就跑回去，可是这桩事在心里憋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刘回来一眼就看出来。

“小汪，肚子里有什么事？是不是别人又提了你的意见，你受不住？”

“不是，不是，……”小汪连连地摇头。“是我提了卷扬机的意见，小周不同意。”

“小周不同意怕什么，你提到领导上去好了。”

“我本来找他谈的，想找到科学的根据，可是他一口咬定不可能。我说不周全，技术上又弄不清，图也画不出来，一肚子的心思说不出，真急死人！”

小汪狠命地抓自己的头发，还狠狠地打了两下。

“小汪，你又急躁起来了。急躁能解决问题么？”老刘带着点严厉的口气责备他，接着又说：“你不记得政委的话么？

工人提生产革新建议，只要说一说自己的心思就成了。你就把你的心思——”

“对，对，我就说出我的心思——”小汪还没有等话落了地就抢过去。“我这个心思就是想把手摇卷扬机改成电动的，又省力又省时，在工地上和老赵谈过，他同意，他要我找小周谈。谁料到他泼了我一盆冷水。”

“那好，等老赵下班咱们一块商量一下，只要摸到一点边，咱们就向上提。如果领导同意、支持，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这天夜晚，他们三个谈了大半夜，谈出个眉目，就由小汪写了建议书，投到指挥部的建议箱。可是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

小汪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天天转来转去。他想起过去建议把雨披改成雨衣，也是一直没有消息，还是在水库党报提出了批评才有下文；这一次，他想可能因为问题大，技术性高，一时做不出决定，才拖延下来，他该先到指挥部去问一下。

他先找到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说见过了，交到设计科，他就跑到设计科，查来查去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一气可把小汪气昏了，他只叫了一句：“你们都是吃干饭的——”他就凭一股猛劲跑到政委那里。政委正在和来参观的印度水利专家谈话，他只好忍着气又跑回去，一夜也没睡安生。第二天大清早六点钟他就又跑了来，政委才洗过脸，坐在桌前读一本技术书，抬头看见是他，就说：

“小汪，你这么早就来了？”

“不赶早，你又有事！”小汪抱着满肚委屈说。

“哦，我记得了，你昨天来过，我在陪外宾，——任务还没有完，现在你赶快谈吧。”

小汪就一口气不迭地把他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还没有等他说完，政委就连声说：

“好，好，他们丢了你的计划，该提出批评——更要紧的是你再写一份计划来，我交给他们立刻研究。只要技术上有把握立刻就办。你先去吧。——哈哈，你人小手倒不小！”

政委的开朗的笑声和紧紧的握手给他加了劲，他一口气又跑回去，在吃中饭时间，就把一份计划直接送到政委的手中。

“你等着吧，不出三天就有下文。”

果然，第三天上午批准书就下来了，而且指定了两个技术人员和他们共同研究，提出具体改进方案。他们广泛地征求工人的意见，画出了细图，又经过审查批准，之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改装的第一部电动卷扬机就在六号拱前试车了。

小汪这些天从早到晚在车间里转，他想：“我不能总只说出一个心思就算完事，我应该懂得怎样把心思化成现实。”他看着把一架机器拆成零件，他又看着把零件凑成一架机器；尽管他还弄不明白，可是他多少也知道点这架机器里边到底是些什么。到了试车的那一天，他们几个前呼后

拥地把机器抬到拱前。当机器开始转动的时候，钢丝绳拉直了，他们几个人的心都好象绷紧了，多少对眼睛直呆呆地望着，看着它毫不费力地只用十二分钟就把钢模壳拉到上边，好象他们的心也都随着上了天，原来是同志们为了表示欢快把他们掷向空中。

过后，小汪一个人坐在河边上，望着面前的连拱坝，心里却在想：

"钢模壳都吊得上，拱外的木模壳不也可以吊？那么多工人在拱上爬来爬去多危险，——"他又把眼望到河岸，看到抽水机，他又想到抽水机要是用两条管子，效率就可以加一倍；车床上要是多加一把刀，同时就可以车两只螺丝……

他那小小的脑子里不断地涌起这些念头，一点也安静不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安分"，永远不满足的小领料员。

青年节后二十天，广播器大声传出来："同志们，佛子岭的水库工程将近胜利完工了，我们将要在梅山修造第二座连拱坝。指挥部现在决定派李永生，张宇，汪德树三位同志到梅山工地研究材料供应问题，他们将在明天早晨出发！"

第二天大清早，小汪又穿上新衣服，背上帆布袋，扛着自己的行李，坐着指挥部的黄吉普车，向梅山出发了。

1954年12月

（以上十篇选自《幸福的日子》）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当我还是十八岁少年的时候，卡秋莎·玛莎洛娃的影子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她的真情和她刚毅的个性是痛苦年代里的灵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反抗法庭，反抗教会，反抗不合理的家庭和社会制度，反对农奴制度，反对剥削，反对财产私有制，反对统治者，甚至于反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与科学——这是托尔斯泰的思想；通过了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彼尔，通过他所创造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显现在我的面前。我也很喜欢那个自我牺牲的桑尼亚；可是我也认识到这一切无济于事。因为消极的反抗，对于残暴的沙皇统治损害不了一根毫毛。怀着"勿抗恶"的幻想的"善良人"，希望用改良来代替革命的"好心人"，迟早都会被统治者的铁掌一个个捏碎的。

但是作为一个贵族，他反对自己的阶级；作为一个地主，他自动地放弃了土地和一切所有，和农民一样生活，提出：应当自己以手劳作，以额上流着的汗换取面包，不把人生看作个人的享乐而是一种沉重的工作；这种崇高的理想和行径，到今天也是值得颂扬的。因此在他的眼里，那些统治者不过是疯狂的魔王，道德败坏的人，也是一些愚昧、笨拙昏聩的家伙。上层社会的人物不过是些虚伪、自私、放荡

的骗子和胆小鬼。过去多少年来被人歌颂的"英雄"拿破仑，在他的笔下不过是一个小丑，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工具，从来没有在他的行径中露出一点人类的美德。他虽然能在"征服"了埃及以后，发出狂妄的呓语："四十个世纪从金字塔上望着我们"；但是在伟大的俄罗斯爱国者和人民面前，他就一败涂地弃甲曳兵而逃了。

托尔斯泰对祖国的幻想，在他逝世七年以后实现了——但那绝不是沿了托尔斯泰的道路，而是依循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的道路，和广大的受苦的人民共呼吸同命运，流血奋斗，推翻沙皇统治，才取得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剥削与阶级，才在世界上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

对我个人来说，当我在一九三九年无路可走只得教书的时候，他所说："我不是教给他们什么，而是向他们学习的"话，象一盏明灯似地引着我的路。十五年来我就是谨守着他的话语不断地从青年那里学得了蓬勃的朝气和斗争的勇气。当我能来到莫斯科，来到距他的诞生地和消磨了他大半生的雅斯雅那·波里雅那只有一百几十公里的莫斯科，我就提出了访问的要求。可是我忘记了这是冬天，冰雪封了道路，就是在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他也住到莫斯科来。于是我们就在一天早晨，到了莫斯科的托尔斯泰街，访问了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托尔斯泰博物馆。

我们几次走进"战争与和平"中的"莫斯科大厦"，如今是全苏作家协会的会址，那是一座半圆形的，矮胖胖的黄色建筑物；和列宁格勒的建筑比起来，相差极远。可是一代作

家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那更平常了。也许是那个精打细算的托尔斯泰夫人贪图便宜才在一八八二年买下了这座房子，就是在这里，让托尔斯泰过了十九个漫长的冬天，一直到一九〇一年。

也许是休假日吧，我们去的时候门前很清静。正象俄罗斯老式房屋那样，屋前是一道木栅栏。雪铺满了地，没有打扫，上面也只印有寥落的几个脚印。我们拉开门走进去，并没有扑面的暖气；原来冷冰冰的没有生火。只有两三个穿了大衣的女同志等在那里，她们是为了我们要来才在休假日也赶来的。我们首先谢谢她们的好意，在很小的前厅里，各自穿上了为参观者准备的毡套鞋。

首先我们就走进了楼下的餐厅，一张长长的餐桌还照样放在那里，每个座位前放着餐具和汤盘。他的儿女不少，可是我想也没有那么多，必是他的家中经常有客人。桌中放了一大一小的汤盆，据说那个小的是盛素汤的，因为老年的托尔斯泰一直是素食者。她们告诉我：托尔斯泰的夫人照例坐在长桌的一端的座位，背着窗口，托尔斯泰就在她左手第一个座位。餐具是托尔斯泰生前使用的，椅子是他常坐的；我多么想摸摸它们，轻轻地在椅上坐一下；可是我记得翻译同志告诉我的话：凡是在纪念馆和博物馆用细绳圈起来的物件都不能动，我就只好忍住了。

穿过餐室就是卧房，把卧房安在楼下很使我奇怪。屋子不高，好象连气也透不过来，为了不使来往的人看见卧床，床前放了屏风。这样就使已经摆满了陈设的卧室显得

更局促了。床上和桌上都铺着精致美丽的织品，这都是托尔斯泰夫人亲手编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她是多么善于家务，正象在《战争与和平》中的纳塔莎，从一个美丽温柔的姑娘，逐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主妇。——最后，在实际生活中则成为一个暴躁多疑的老妇人，为老年的托尔斯泰带来了无限的痛苦。

穿过卧室，就是他的最小女儿的房屋。那里边陈列着她们的小铁床和许多玩具。走出这间房子，穿过狭窄的甬道，有两间朝北的黑暗的房屋；一间是托尔斯泰儿子的，一间是他的长女的。他的长女喜欢绘画，有许多她的作品还放在那里，可惜因为光线不强，我们又只能在门外张望，看不出什么。工作同志告诉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圆桌上有一张桌布，是她根据来过的艺术家的签名绣出来的，那上边也有列宾的名字，可是我们没有看见——至少是看不清楚。

看完了楼下以后，我们就从一个极窄小的楼梯走上楼去。这个楼梯是托尔斯泰为他的贫苦的朋友安排的。他常和他们谈话，他也向他们学习手艺，为了避免他的夫人的无谓的干扰，他就要他们从后边上来，一直走到他的工作室和书房。他这样做没有一点轻视的意思，因为他自己也常从这小楼梯上下，他自己到楼下取水，劈柴，然后再抱到楼上来生起壁炉。

上了楼梯，就是他小小的“工作室”和“运动室”，那里边陈设着他的工作服，工具和一对铁哑铃。他在这里运动，工作，缝制皮靴。架上还有一双他自己缝的皮靴，据说是他给

他的大女儿的丈夫缝的，可是没有穿过，也许因为穿起来并不怎么舒适的缘故。

走过去就是他的书房，屋顶虽然很低，可是很宽敞。墙边放着几张黑皮大沙发，大书桌上竖着两只大蜡烛台。在这个书房里列宾为他画像，在一九〇〇年高尔基到这里来看过他。一九二〇年，列宁也曾来过这里。在这张大书桌上，他写出了《复活》《活尸》和几十种作品。我很想到他的书桌前仔细看一下，可是我们又被一根绳子挡住了。

我对他的书房和工作室感到极大的兴趣，它们好象不属于这整座房子似的。它使我记起了鲁迅先生在北京的“老虎尾巴”。它们是托尔斯泰生前个人活动的地方，他可以关起来通向客厅的门，独自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情。有这样一个地方，他就可以从烦琐的家务和无尽的争吵中躲起来。他可以遐想，他可以伏案写作，他可以穿上工作服，缝制皮靴，——他可以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可以和穷苦的朋友们畅所欲谈。

走上去就是他招待朋友的大客厅，一张更大的餐桌放在东边，我仿佛看到了每个星期六晚上的盛会，当夏里亚平的低音唱起来的时候，连蜡烛也要被他的声音震熄。对面有一架钢琴，下边铺了一张很大的熊皮，那是一只母熊，在一八五八年他打猎的时候抓伤了他的头，差点要了他的命，亏得一个勇敢的农民救了他，打死了这只熊，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把熊皮剥下来当做永久的纪念。

靠近朝南的窗口，摆着一个很大的半身像，在那上面流

露着和善和愤怒的神情，对贫苦人民他是和善的，对那些使人民不幸的人，他怀着无比的愤怒。可是在眉宇间我也看到他的困惑、不安和激动。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他不得安静。他努力摸索而找不到一把钥匙，他想朝前跨步而找不到一条平坦的大道，这一切，造成了他的悲剧。在老年，自以为得救了，却独自一个孤独地死在阿斯托波伏小车站里。

人虽然死了，可是他宝贵的艺术遗产成为一切人们的财产，他的故居成为苏联人民和访问苏联的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如果不是怕耗费了工作同志过多的时间，我们一时还不肯离去的。我们拖着迟缓的脚步又走到楼下，脱下套鞋，再一次道谢，又走到外边。我们久久地伫立在雪中端详那座平常的房子，走过来又走过去，无端地使雪地上增加了不少杂沓的脚印。他的故居和他的思想一样，我只欢喜一部分；可是他日常的生活结合着他的作品，在我的心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仿佛看见有一把大胡子的托尔斯泰，不停歇地刻苦地工作着，在六十七岁的高龄还学习骑脚踏车，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还不断地从莫斯科走回他的乡间故居，一路上就要化费四天。在世界人民的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在农民的眼中，他是一个木匠，一个割草的人，一个鞋匠，一个炉灶匠，一个孜孜不倦的劳动者。因为他热爱劳苦的人民，把自己投入人民的中间，因此，当他离开人间将近半世纪了，他的伟大的作品和他平凡朴素的生活，还栩栩地活在人民的心中。

玛耶可夫斯基的两间房子

当我们踏进玛耶可夫斯基纪念馆的楼下，我就仿佛听见他那响亮而雄壮的声音："中国弟兄，我欢迎你们！"那是他生前的声音，在唱片上纪录下来的朗诵，正在吸引着一群来参观的青年学生。但我把那听成对我们的欢迎，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当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的时候，他就在工厂里朗诵了"一首最优秀的诗"，表达他对中国工人弟兄的热爱和敬意。我想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就会那样大声叫出来，奔到楼下，和我们热烈拥抱的。

房屋并不大，上了楼朝右才是他生前所住的两间屋子。迎门的衣架上，还挂着他的灰呢帽，大衣，短皮外套和一根粗大的手杖。那上边还残留着他旅行世界各地的灰尘吧，但也许还有没有散尽的体温。这一切说明主人正在家里；可是墙角那个藤编的高台，空空的，寂寞的站在那里，没有堆满大衣，说明房里没有客人，这和他的性格有些不符合。在他的房子里，当他活着的时候，不断地聚集着工人，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当他工作的时候，他惯于跑到另外地方的一间房子里，把自己关起。当我跨进那阒无一人的客室，我记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

迎着房门的墙下，就是一个由他自己设计的大杯碟橱，那里边挂满了茶具，放满餐具。“就这样，有时还不够用呢！”随着我们的工作同志对我们说。右手的墙上是一个很高的书架，平常人伸手都碰不到；可是玛耶可夫斯基不仅把书放在那上边，从外边带回来的东西，进门顺手也放在那里，这就可以看得出他那高大的身材。他管那个地方叫做他的“百货公司”。屋子的中间有一个餐桌，围周摆满了椅子，可是有时客人们还不得不站着。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这个共产主义者，生气勃勃的歌手，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的十周年，请来了许多作家，在他们的面前朗诵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热情赞歌：“好。”他大声念出来：

我
　爱我们
　　　伟大的计划
　一跨
　　　两沙绳的大步
　我喜欢
　　　我们高唱着
　　　　　　走向工作
　走向战斗的
　　　　进行曲。

窗前墙上有一架老式电话机，还挂着一本一九二八年的电话簿。电话机上的听筒拖了一根长长的电话线，据说也是因为他的客人多，有的话他不愿意别人听到，就带着听

筒走到卧室，关起门来和对方讲话。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常常激动地走来走去，有时又要寻找材料，因此也需要一根长长的电话线跟随着他。

跨进去就是他的卧室，一个衣橱占了半面墙，他精心地加了一块木板，使他站在那里就能对镜修面。衣橱的上边有一个地球仪，它静止地摆在那里。窗上垂着细苇编的帘子，床上和墙上，垂挂着他从墨西哥带来织着美丽图案的墙毯和被单。墙下放着他的旅行箱和毛毯，等待主人随时带上它们就可以走上征途。

使我注意的是窗下那张大书桌，最吸引我的就是在书桌右侧的墙上，悬着一张一九二〇年列宁正在对红军战士讲话的照片。他的光亮的前额上冒着智慧的光辉，微仰着头，嘴大张着。那是一张非常使人激动的，振奋人心的照片，就好象列宁同志在面前大声讲话一样。

对于列宁，自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在斯摩尔尼宫看到了的时候开始，在诗人的心中就有着不可摇撼的威信，他曾大声歌颂：

党和列宁——是孪生弟兄，
　　　　历史母亲把谁更珍重？
我们说——列宁，
　　　　意思就是说党；
我们说——党
　　　　意思就是说列宁。

他就是面对着这张照片写出《向列宁讲话》，也就是在

这张照片的下面，他不断地把列宁的话写成热情的诗句。他以全部诗人嘹亮的力量，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出：

但我要用

　　三倍的力量

歌颂那

　　未来的祖国。

在他的书桌上，我看到他的最后的一个稿本，还有一支粗大的自来水笔。一只早已停止的怀表，也静静地躺在那里，我还看到日历，打火机，扑克牌和他生前最喜欢玩的中国麻将。在几本书的中间，我看到两本英文书：一本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还有一本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但更使我注意的是一些颜料瓶和几支画笔，一根尺，墙上还挂了一根丁字尺。我记起来，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画家。他的画不是供少数人玩赏的，他随时把一些战斗胜利的消息画成招贴画，悬在街头，迅速地感染着广大的人民。他应用各种文艺武器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他把全部精力献给进攻的阶级。只要是对革命，对人民有利，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他也写出动人的诗篇和生动的画幅。在国内战争时期，他画了几万幅画，为了鼓励红军的斗志，他用三十六个字母写成三十六首革命短诗。

当红军非常缺乏寒衣的时候，他就写出这样严正的诗句：

站住！

你有皮衣和皮袄
好意思么，前线在挨冻
应该立刻交给前线。

对于一些没有参加战争的人民，他又这样号召着：

你没有到前线去打男爵，
你没有在冰冷的堑壕里生活；
那么你还可以替国防事业做些什么？
马上赶去做星期六义务劳动！

革命性和政治性是他的诗的核心和原动力；作品的艺术性也没有因为这就减低了分毫。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间，他在罗斯塔通讯社工作，他自己说："我爱跟报纸一起工作，从黑夜到天明。"他在没有火的冰冷的房间里不停地挥动着战斗的笔，实在很疲倦了，他就枕着木柴瞌睡，为的使他不能熟睡，随时醒来再工作。他没有休息，无条件地日日夜夜工作着，做一个党的热情充沛的宣传家和鼓动家。

对于玛耶可夫斯基，诗的题材的天地是极其宽阔的。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他就歌颂；凡是大路上的石块和垃圾，他就无情地一脚踢开，正如同他自己的诗句：

用最结实的结
　　　　缚住诗神，
让它作一匹马
　　　　拉起当前生活的大车，

他厌恶那些只追求"永恒"题材的诗人，他要他们抛弃

“韵律”和“咏叹调”，丢开那“玫瑰的枝叶”和“一切无病呻吟的玩意儿”；他要他们：

“听吧

火车头在呻吟

向四面八方吹气：

‘给我顿河的煤！

‘叫钳工和机械师

到机车修理厂去！’”

他以“对资产阶级战争”为题画了一套连环画，他以欢喜的心情歌颂着物价降低，注意火灾和不要随地吐痰也都是他诗画的主题。在需要的时候他也给农产品公司和橡皮公司的广告题词。但他也写了《开会迷》《拍马家》，更写出《澡堂》和《臭虫》的剧本。

在他的书桌上我也看见一张红色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证，对于祖国的下一代，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付与了更大的热情和希望，他坦率地写着：

青年团员

生在你这样年纪，

呼吸着

十月的

新鲜空气，

要记住

每一天都是——

一个阶梯，

是新的一步——

向着

既定的目的。

谁

把迟钝的头脑

藏在

时间的

屁股后面——

他就不是

我们的自己人

作一个共产党员——

就是要大胆

要想

要愿

要敢。

他不仅使用文艺武器，生前他还走了许多地方：到红军部队，到工厂，到学校，到人民的心中去。平均每年有六万人听到他的朗诵和演讲。他那狂风怒涛般的声音撞击着读者的心，鼓动着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和捍卫社会主义的热情。正如他的诗句：

在战斗中

我歌颂千千万万的人们

我看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我为千千万万的人们歌唱。

一个读者曾这样写："当我听到玛耶可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我不禁挺起胸膛，高高地昂起头，振作起精神，总是感觉到自己是在队伍里。"

当他在群众的面前朗诵到：

列宁在我们的脑中

笔握在我们手中

一位年青的红军战士突然站起来："还有您的诗在我们的心中，玛耶可夫斯基同志！"

在那里，我真的看到一本被子弹打穿的玛耶可夫斯基的诗，它就是在卫国战士的胸前，保护了战士的生命。

即使在今天，他那炯炯发光的，燃烧着战斗光辉的眼睛还是在望着人民，他那挺直的，充满精力的椭圆的脸坚定地望着社会主义祖国，望着未来，他的嘴是紧闭着，可是谁都看得出来随时都发出响亮的战斗的号角。他的声音一直回荡在人民的心中。在塔斯干的一个集体农庄里，在一个晚会上，我听到一个庄员朗诵他的《苏联护照》，诗人的精神显现在他的身上，显出一个苏联公民的骄傲和对帝国主义的轻蔑。

看吧

羡慕吧

我是一个

苏联的

公民！

从这两间不大的房子里，发出响彻了苏联的大地的雄

图—— 一直荡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三十七年短暂的生命，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发着永恒的光辉。我和那位白发的女同志谈论他生前的日子，仿佛他也坐在我们的身边。我展阅着六十八本遗留下来的原稿，那是他用生命写下来的战迹。感谢她的好意，当我告别的时候，她郑重地把他的照相、唱片和作品递到我的手里，让我把诗人的形象、声音和诗篇带给我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让我们不断地从那中间汲取着战斗的力量和勇气。

1957年2月13日

到丽采湖去

高加索的群山挡住北来的寒风，黑海又从南方送来了温暖，索奇到冬天还是一片绿。许多条街都被树遮住了蓝天，只有在微风吹动的时候，看到闪烁的阳光的白点。灯也象花一样地站在路边，三个五个一簇，到晚来就象一朵朵盛开的白莲。在这里，连土地也是温暖的，在玛采斯塔的地下冒出来的是"有火的水"，它使白皙的皮肤变成红润，它为人们祛除体内的风寒，尽管才有七万居民，可是每年它迎接了四十万休养的人。

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匆忙的访问中得到几天的休息，让我们忙中有闲，让我们在冬天的日子中找到春天。

当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想起丽采湖，虽然有上百公里的路途，我们想在温暖的日子中，在宽坦的公路上奔驰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陪伴我们的罗斯塔明克同志却告诉我，几天前的大雪封了山路，在路途中也许会遭遇到一些意外的危险。但在我们的心中，总觉得有一点说不出的怅惘，我想着那美丽的湖，那个美丽的故事反复地闪在我的心间——说是有那么一个美丽姑娘阿丽采，她原来是在这群山中间长大的，她徜徉在清秀的山林间，这里有饱孕甜汁

的鲜果，这里有使人青春常驻的仙泉。可是一个有钱的商人闯过来了，他想占有这座山，这眼泉，还想占有这个美丽的姑娘。阿丽采是勇敢的，当这个贪婪的人睡觉的时候，她从山顶上把一方大石丢下来，砸死了恶人，把土地压沉，陷成了一个一百五十公尺深，六百公尺宽，一千公尺长的丽采湖。深邃的湖水映着戴雪的高峰的倒影，一点人声，一只鸟鸣，都在这翠绿的山谷中响着幽远的回音，象美丽的阿丽采轻唱着曼妙的歌声。

我想得这么殷切，连睡梦中也闪着山影树影，青绿的湖水明如镜，那上面飘映着英勇美丽的阿丽采的倩影。

感谢罗斯塔明克同志，终于在一个清早，为我们安排好了到丽采湖的行程。当我们走上汽车，我还有一点担心地问着："不怕冰雪的山路了么？"

"有了他，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心了。"罗斯塔明克同志指着司机微笑地向我们说。这时我才注意到，汽车换了，司机也是另外一个中年人。经过了介绍，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扎哈林柯，他笑着向我们问好。在抗战初期，他几次从阿拉木图经过新疆运物资到西安。高山峻岭，沙漠荒地都挡不住他，他走过千万里艰苦危险的路程。我们向他表示着敬意，因为他在困难的时期帮助过我们；他对我们感到亲切，因为二十年前他就和中国人民建立了友谊。

汽车飞速地驶进了清晨的阳光里，初升的太阳把树叶照得翠生生的，清新而湿润的空气给街路洒了一层水珠，车轮无声而迅速地滑过去。几番往返过的城市，已经不是全

然陌生的了，我们走过花园一样的商店，我们知道哪里是火星疗养院，哪里是造船工人的海鸥疗养院，哪里是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疗养院……我们更记得奥尔忠尼启则疗养院，我们记得那座大喷水池，在那里我们访问过从远东来的煤矿工人。当大路走尽了，转弯过桥，我们就走上一条弯曲的长长的小路。熟练的司机一点也没有减低速度，他稳定地握着方向盘，还悠然地告诉我们这条路的名字是："丈母娘的舌头。""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我们不解地问。"就是因为它又弯又长呵！"可是走尽了小路，我们又上了宽坦的大路。走过一座铁桥，我们又踏进格鲁吉亚国境，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到丽采湖去，还要跨过两个不同的国境。在中途嘎格拉，我们的汽车停下来，让我们在山海之间的一座长长的公园里的小径上散步一番。我们知道这里也是休养地，可惜我们不能停留，我们必须赶路，再坐上汽车，不久我们就趸进两山间的公路。

才进山路，太阳还是高高悬在头上，路也宽坦，水也潺潺地流着。我们还看到崖壁上不断流水的滴泉。司机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姑娘们的眼泪"，因为它总也流不完，总是那么无尽无休地淌着。可是路好象愈走愈狭，天好象也暗下来，水也不是那么欢腾地奔流，只是迟缓地沉沉地顺着石缝淌下去，大路上铺了一层霜。我抬头观望，原来两旁的山陡然地高了，阳光只闪亮在峰顶的白雪上，就是透不下来。这里的岩壁上我们又看到一柱透明的冰流，它冻住了，司机有趣地说："这就是'小伙子的眼泪'。简直是号啕大

哭，眼泪是喷出来的；可是冬天他流不出来了，他的悲伤给冻住了。”

我们惊于他的形象化的譬喻，可是我们更惊于天气的变化，我们从春天的城市又走入初冬的山谷。更使我惊奇的，面前的路好象走到尽头，千仞的高山迎面而立；可是转了一个弯，山岭为我们让开路，又一直向前延伸着。这使我想起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使我想起在三峡中行船走水，无端的曲折变幻。

路愈走愈深了，天愈走愈冷了，铺在路上的已经不是霜而是雪；树的枝干和叶子上垂着霜柱，流水没有冻，却象油似地凝着。在树下的石上，我们看到嬉戏的大熊和小熊，停下车来，才看到那是栩栩如生的雕刻。我们好象来到粉装玉琢琼瑶的奇境，我们仿佛踏入一片灿烂透亮的琉璃世界。当我们的汽车惊动了枝头的小鸟；它们惊叫飞散，震碎了山谷的静谧。

司机不再说话了，汽车的速度也减低了，因为大雪已经盖满了路和路旁的斜坡。有几次，汽车是鼓足了力量，才喘着气爬上一个小山坡。偶然遇到的稀有的行人，他用惊奇的眼睛望着我们，不仅因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也因为我们在冰雪的日子里来到夏天的游憩地。

但我们终于还是到了，下了汽车，在二三尺深雪径中缓缓而行。湖边的旅舍的窗和门都被雪封住了，屋顶上也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好象入冬以来，就没有人来过。我们顺着它右边的积雪的坡路走下去，就看到那凝静的湖。静静的

山峰，静静的树丛，连寒冷的空气也静静地凝住了。多情的湖水，也把山呵、树呵、白白的旅舍呵，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中。就是飞逝的鸟，也在湖心留下刹那的倩影。

我们无言地站在湖边，凝视着深邃的湖水，用不着抬起头来，湖边的景物也一一收入眼底。我仿佛看见了美丽的阿丽采在山林间自由自在地轻歌曼舞，我仿佛听见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一声汽笛惊醒了我的沉思，原来是载了伐木人的小汽船向湖山深处驶去。船头冲碎了明镜般的湖面，船尾曳出来两行无尽的清波，一直轻轻地拍着岸边，让群山不断地激荡着回音。

我们拂去长椅上的积雪，摆好带来的食物，对此湖山共进一顿冷餐。当我们把一块小小的面包丢到湖里去，就看到从湖水深处上来的游鱼，它们瞥见了人影，倏地又掉尾游入湖心了。

当我的思想随着游鱼沉向湖水深处，肩上轻轻的一拍把我惊醒了。原来时间已经过了正午，我们该及早地走上归程。我觉得来去太匆匆，可是抬头看见眼前的高峰上落下了迎面高峰庞大的阴影，我想到一上午的冰雪的路程。我们只得又走上山坡路，顺着深深的轮辙找到路旁的汽车。我贪婪地回首望着最后的一眼，——静静的山，静静的湖，静静地映着旅舍和山树的倒影。

归途的路好象短了些，车也快了些；可是早临的夜色，一路上追赶着我们，一直把我们赶到点点灯火的索奇城。

汽车停了，我们张开朦胧的眼睛，走下车来，和扎哈林

柯同志握手道谢，感谢他安全地把我们送入了人间的仙境，把我们从春天送到了冬天的美丽的湖畔，又从冬天把我们送回浮着暗香，洋溢着春天气息的美丽的城。

走上狭窄的楼梯

——在列宁格勒涅克拉索夫故居

从照满阳光的大街上，我们踅进阴暗的屋子，走过潮湿的穿堂，我们的脚踏上了狭窄的楼梯。我想着：就在这楼梯上，将近百年前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萨尔蒂可夫——谢德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在这里走上走下，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可是现在擦着我的身子走下来的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明亮的眼睛发着光，他们清脆的语音象早晨的鸟鸣，散发着他们幸福而快乐的心情。

走尽狭窄的楼梯，明朗的阳光就从我的头顶上照下来，闪出了一片灿烂的天地。穿着猎装和高统靴的涅克拉索夫高坐在那里，右手放在膝头上，左手拢着猎犬的头；那只猎犬也亲昵地把下颚偎在他的手掌中，一支双管猎枪就竖立在他的两腿间。他的眼睛平视着远方，在他的眉宇间看到他的思虑和忧愁。这是雕塑家柯立沃茹夫兹基一九五〇年的作品，把战斗的诗人的形象和精神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难道涅克拉索夫是那么一个闲情逸致的诗人，象那些靠人民血汗养活的地主贵族老爷一样，终日以狩猎自娱么？不，甚至他都不是一个“爱好幽静的竖琴”的诗人，他要的是

严峻的歌曲，他喜爱的是“惩罚的竖琴”，他以他的诗召唤人们向统治者复仇。他认为能暴露黑暗的才是有才华的诗人，他明显地说出来：“没有为科学的科学，也没有为艺术的艺术——它们的存在全是为了社会，为了改进与提高人，为了增进人的知识和物质生活福利。”他也唱出来：

“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
不流眼泪；谁要是心里没有一点同情，
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在那暴风雨的时代，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是倾向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号召：“拿起斧头来”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复仇和悲哀”的诗人。他描写地主、官吏和高利贷者的丑恶的形象，也描写了人民的穷困，把拥有无限财富的地主和穷苦饥饿的农民放进他的诗篇。他时常去打猎，就是为了深入民间和农民们谈心，深刻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与忧愁，他们埋在心底的愿望，正如他自己的诗句：“我的使命就是歌唱你的痛苦，忍耐得使人吃惊的人民呵！”他用他的诗，向广大穷苦的人民吹起复仇的号角，他正是一个：“枷锁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人民的忠诚的朋友。”他大声号召：

“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
为了爱……去赴汤蹈火吧
一无怨尤地去牺牲吧
你不会白死的，

为事业而流了血，

这样的事业是巩固的。”

从一八五七年涅克拉索夫搬进这所房子，一直到他呼吸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二十年来这不仅是他的家，也是《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的编辑部，也是和他抱着同样理想的人聚会的场所。在沙皇的残酷的压迫和检查下，他们的刊物的每次出版都象是一次战斗的胜利。因此每当刊物出版的日子，朋友们便欢聚畅饮，庆祝新的胜利并准备下一次的战斗。他那间宽敞的客厅，就是他们工作、欢饮和战斗的地方；所以它的历史，正是当时整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历史，也是俄罗斯杂志的历史。

在临街的大窗口，当年涅克拉索夫时常俯视着对面官衙前受罪的贫民。可是当我从窗口望出去，官衙早已没有了，街上走着的是快乐的熙攘的人群。

《现代人》原来是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创办的，一八四七年才由涅克拉索夫主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给这个杂志注进了新的血液，使它成为向统治者斗争有力的工具。这个刊物不但遭受了敌人的压迫，而且忍受了内部的分裂——那就是一部分温情的、只主张渐进与改革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脱离了这个杂志。但这样更显示出它鲜明的特色，它团结了一批新的有才能的平民知识分子，共同向敌人射击，引起人民对压迫者强烈的憎恨，号召人民去斗争和革命。

对于这样一个刊物，统治者的评语是：“反对政府，偏激

的政治观点与道德观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以及对宗教的否定态度及唯物论。“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迟早总要拔去的，在一八六六年的六月一日，它被永远查封了。但一八六八年，他又主编了《祖国纪事》，开辟了新战场，向统治者继续射击。

在编辑部的一角，我看到涅克拉索夫生前用的不大的书桌，对于自己的诗作要求很严格的他，就是在它的上边为五行诗而终夜不眠。还有一张书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的，在他被捕以前，他常站在它的前面书写。

在他的卧室里，我看到他简朴的卧床，在长垂的床帏后边，现在悬了一幅他卧病在床的油画。看起来那时他很消瘦，不仅因为自己的疾病，更因为他为穷苦的人民心怀深忧。俄国农民曾送给他一只有链子的银牌，刻着“农民的保护者”的字样，这对他是适当的称颂。在他的遗物橱中，我还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缕头发，必是在他被捕以前送给他的，从这小小的遗物，也可以看出来他们间的深厚的战斗的友情。

就在他的卧室中，我看到墙下一座极其美丽的壁炉，在一排浮雕的下边，左右站着两个美妙的女像，在她们的头上飞翔着可爱的小天使。我想象得出当冬日的夜晚，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和战斗，他面对着熊熊的火焰，美丽的女神带着永远的微笑望着他，两个小天使，好象要飞向他的怀抱里，使他得到无言的安慰。不远处我看到他的妻子基娜和他妹妹的画像，在生前她们正是不断地给他安慰的两个亲人，她

们无微不至地关心他，让他把所有的力量投入战斗。在一八七六年，他曾为他的妻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斗争妨碍我成为一个诗人，
诗歌又阻挠我成为一个战士。
谁为世纪的伟大的目的服务，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
为了兄弟——人民的斗争；
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永生。”

在八十年前，他离开了人间，他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战士；正因为他把一生献给了人民的斗争，人民到今天也没有忘记他，他的诗句和他的不屈的精神还留在人间，甚至于他的家和他工作战斗的地方，也都完善地保留下来。

（以上四篇选自《心的歌》）

江山如此多娇

我们的祖国是多么辽阔，我们的江山如此美妙多娇，八年以前，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当了主人，八年来九百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时刻都在变化着——日新月异这句话都有点不适用了，我们的祖国每分钟每秒钟都在不停地前进。故乡应该是你最熟习的了，你在那里生长起来，小时候，在土堆上打滚，池塘边捞小虾，小树林里捉迷藏。几年来你跨过了祖国千万里的土地，祖国的原野和城市为你写一首念不完的诗篇；可是故乡对于你总是那么亲切，那么熟稔，就是在梦中你也不会失迷路途的。连同你的爸爸妈妈和幼时的伴侣，都吸引着你的心。如今你回去了，火车一直送你到家门，这就引起你的惊奇，从你有记忆开始，从你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开始，就是没有一尺铁路的省份；车窗外高耸入天的丛林又遮住你的眼睛，你也许带一点不该有的感伤想：多少年了，自己都长了一点髭须，小树林也该长成大森林？可是，同志，你擦擦眼睛上兴奋和喜悦得流出的泪水吧，你就能清楚地看出来，那是冒着霭霭青烟的无数座伸向天空的烟囱的森林！你的土堆，你的池塘，你的小树林，随着祖国的变化消溶在这座新建工厂的基地里了。其

实，你又何必惊讶呢，祖国各地的变化都在你的眼下，你的故乡怎么就能不变化？祖国的各地都修建了新的铁路，你也是一个修路的战士和工人，铁路怎么能不修到你的家门？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你随着革命的队伍离开了家乡，为了打击敌人，你是一个扒路的能手；可是解放以后，为了建设祖国，你成为一个修路的英雄。你扒的路不过是几公尺，几十公尺，最多是几公里；可是今天你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同志已经为祖国修了八千七百一十五公里的铁路。想想看，“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英雄岳飞的一句感慨词，可是这个八千七百多公里是精确的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它有两个八千里路长。只是在一九五六年这一年，祖国的铁路就增加了二千四百公里，比从北京到广州还要长，抵得上旧中国二十二年的总和。这些铁路，你当然比我清楚，有的被称为“地下铁路”，穿山过岭，迤逦而行。忽然脚下是悬崖万丈，在峭壁上露出一线湛湛的蓝天，云雾从车窗进来扑上人面，飞白的瀑布挂在眼前；忽然又钻入深邃的隧道，车行的回音有如战鼓齐鸣。当机车喘着气又钻出了山洞，一声胜利的汽笛，群山高响低鸣。没有人不为这惊险的奇象屏住了呼吸，那千千万万修路的战士和工人，怎样日日夜夜战胜了千辛万难，造起亘古未有的铁路，把天上人间两相连。宝成路穿过秦岭剑阁到了川西大平原，从此蜀道不再难。从鹰潭开始，蜿蜒在闽西的大山间，一直通到厦门的海边，数不尽的隧道，过不尽的天险。高山只好低头，大海也只有让路，在党的领导下，千万人的力量象钢铁一般。我还知

道，西过兰州，你们还将在流沙上修铁路，一直要修到乌鲁木齐，一直要修到边疆，接上我们伟大的邻邦。让散沙也团结起来，做为我们巩固的路基。你们一定会成功，因为我曾在高空中看到过已经修好的穿行沙漠的集二路，它接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一直到达乌兰巴托，再向北就进入了西伯利亚。我看到那平沙万里上的一条望不断的铁路，我也看到两座黄色和白色的二连车站，象亲兄弟一样傍依在广漠的大野上，我更看见曳着白烟穿行南北的列车在铁路上蠕蠕而行。并不是它走得慢，是因为我们一闪而逝，来不及多看一眼。当我最近接待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的客人，他们分明地告诉我情愿在火车上坐几天几夜，尽情地观赏着两国广漠的土地。蒙古工人和中国工人都在这条路上流了汗，今天蒙古和中国人民好象血液似地在这条大动脉里流来流去，流来的是深厚的友谊，流去的也是深厚的友谊。他们还诚恳的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不要坐几小时的飞机，和他们走同样的路，和他们分享共同的感受。我也向他们说，“你们只要再迟来些天，就可以从你们的国都坐上火车，一直载你到中国的南海边。”相信我吧，我的朋友，长江自古是天堑，可是如今，在滚滚的大江上，我们修了一道大铁桥，连接了长江的两岸。这样就可以从乌兰巴托，从莫斯科，从布拉格，一直坐车到珠江边。

呵，那只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修建了这座自古未有的钢铁长虹。正如郭老的诗中所说，比成洞箫太纤巧，比成腰带不太好，比成长虹又不坚牢，

"它就是，它就是，一座长江大桥！"它把南北两岸连成一条大道，它把可望不可即的龟蛇二山拉在一起了。

看看这座长桥吧，有一千六百七十公尺长，十八公尺宽，最高的一层，容得了六辆汽车并驰飞奔，下层的桥面，南来北往的火车用不着躲闪，在桥的下边，尽管波涛汹涌，刮着大风，万吨的航船无阻无拦。怪不得修了三十几年桥，造过三百多座桥的老工人兴高采烈地说："现在，长江大桥修好了，多大的风浪也不怕了。"

桥修好了，人也培养起来了。有多少普通工人成为技术工人，有多少实习生成为技术员，有多少技术员成为工程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结成了伟大的友谊，完成了伟大的工程，开放了伟大的花朵。我们这支几千人的工程队伍，已经能独立地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来建设大型桥梁，让江河之间来往通畅。

我们将在每条河上都修起大桥，在党的领导下，什么风浪我们也不怕。我们还要在不同的国家间修路造桥，让人民来往无阻，让和平的交流日夜不断，让爱好和平的人民心心相连。

八年来，祖国的建设何止万万千千！没有眼睛的听得见，没有耳朵的看得见；我看见了也听见了，但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我又怎能看得遍？我只走了很少的地方，我的眼睛就来不及看，我的耳朵也听不完，我的嘴就唱也唱不完。祖国的人民六万万，个个洋溢着幸福感，谁都想欢呼，谁都想放声高歌，我只能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尽情歌唱，歌

唱祖国的铁路日日长，穿过了大山也将越过海洋；我再歌唱跑在时间前面的长江大桥，正如毛主席所吟诵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我们将修无数条的路，架无数座的桥，我们的祖国将通向全世界，全世界也都通向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首都。

1957年9月29日

北京的春天

当二三十年前春天来到北京的时节，槐花的香气象酒似地泼在空中，它真使人沉醉；可是人们却醉不得，魔鬼的眼睛正从阴暗处偷偷地映着，它正等待时机，不醉的人也会失足。路上早就布满陷阱，没有事，还是老老实实守在斗室中吧！不出去也好，每晚都落雨，淅淅沥沥，潮湿的空气泛着浓郁的花香，要不是怕惹事，真想在微雨中闲步一番！躲着比出去好，一直到天亮了，满窗的阳光，把斜飞的紫燕的身影也映出来了。过午就从北方吹来挟着细沙的风，尘土簌簌下，"唉，这算得上是什么春天！"三月的日子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溜过去了。当春天尽了，有朝一天偷得半日闲，攀上了北海的白塔，放眼看去，一片望不尽的绿海，碧油油的树叶，只是盖不住那金碧辉煌的帝王故居，琉璃瓦闪着金黄的光辉，兀自向人间透露着不凡的颜色，它们一直是高踞在人间的屋宇之上。微风起处，阳光在树叶间闪着，好象道出来大自然的秘密。若是一个多情的诗人，站在这可怜的小山上，（说是山，实在也算不到一座山！）也能得着短暂的忘情。可是人不能终日站在这里翘首四望，他还是要一步步走下那多少年来磨损的石阶，双脚又站在地平川；所谓诗情画

意，早已烟消云散，只是那些凶恶的渴血的眼睛和沾满人们鲜血的双手，前后左右窥伺着。多少仁人志士，就被那些刽子手断送了终生！

那些恶鬼十年前连同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被推翻了。拨开云雾见天日，不仅春秋佳辰动人，连冬天也照着暖煦煦的阳光！六万万人民尽欢颜，党和毛主席领着我们天天过新年！

如今树更高了，可是它盖不住平地陡起的高楼。为人民照亮道路的灯杆，也高过了多少年耸立在天安门前的华表。好宽的东西长安街呵，几十辆飞驰的车马可以并驾齐驱，宽广的大路一直伸到城外。天安门前一眼望不断的广场，快要接上前门了；矗立在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每天从早到晚俯视着全国各地来的人民。人们虔敬地献上一只花圈，一朵花，一片无尽的心意。英雄们用鲜血奠定了祖国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将与天地长存，日月争光！看呵，多少人无日无夜地在忙碌着呵，他们拆去了低矮的旧屋，一边建起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一边建起了万人的人民大会堂。在劳动人民节日这一天，它们面向着天安门这一边，初露辉煌的光彩；千千万万列队游行的人向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欢呼，他们也没有忘记向这两座巍峨雄壮的建筑挥手。

是的，我记起来了，当我这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日间我望得见那高大的脚手架上忙碌的人影；入晚，我看得到照亮了半爿天的灯光！全国各地的优秀建筑工人都来到这里，在北京工作的干部愿意参加这伟大建筑的劳动。有一天，我

们到这里来参观，我们走上才浇筑好的楼梯又爬上脚手架，一直到了最高的屋顶，从上边俯视着那座容得下万人的大会堂。这将是庄严神圣的议事厅，这里发出的声音将响彻云霄。我抬头观望，白云浮在我的身边，对面的城门楼都显得不是那么高大了，今天，人民就是有这力量，用自己的双手造起广厦千万间！

听说原来要设计五年，建筑十年的；而今不到一年间，它就要矗立在人世间。在底层，木工正侧卧在地上刨平地上的木板，装饰屋顶的工人正仰着头堆砌天花板上的图案；在最高的一层，电焊工人正激出蓝湛湛的火花焊接着钢梁。后浪催前浪，一层追一层；人歇工不停，千万个工人正在有力的指挥下，日日夜夜齐奏一支最雄伟的交响曲。

有一天，我恰巧和一群下工的建筑工人遇上了。我们是同路，听他们的话音我听出来是从东北来的。我满心欢喜地向他们说：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才下班吧？"

"可不是。说不上辛苦，这是我们的光荣。"

"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吧？"

"是呀，我们是从大连来的，哈尔滨来的也有，吉林沈阳的也有。——还有广东的，福建的，四川的，上海的……——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来了。"

"你们该是全国最优秀的工人。"

"优秀倒说不上，反正干过几年，要修全国人民大会场，全国各地的工人都得尽一份力。"

“话都听得懂么？”

“工具和手艺是我们谁都懂的话。说不懂不要紧，干两手儿就都明白了。有些不明白的还可以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咱们是一边干活，一边学手艺。”

“估计什么时候可以修好呵？”

“准日子可说不上，反正国庆节前总得完工，要不可太不象话啦。”

“你们的任务完了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的任务永远也完不了，咱们国家要造多少新房子呵，就说北京这里，一步步还不都得翻成高楼大厦？那些旧房子也太不象样了，有的简直卧到地里去了，看起来不中看还是小事，还要影响修地下铁道。同志，你看，地下铁道修好够多好，刮风下雨都不怕，路上也不见这么多人，就象土行孙似的，向地里一缩就跑了。”

“你又瞎说了，土行孙算什么，顶多不过他一个，碰上铜墙铁壁还钻不过去；咱们北京将来每天坐地下火车的就得上百万人，一个土行孙管什么用！”

“我不过是打个譬喻，你就认真；说实在的，就连一个土行孙也没有，咱们是人，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

“好了，好了，也用不着争，咱们到家了，再见吧，同志，我们就住在工人俱乐部和劳动保护展览馆中间这座楼房里，有空来找我们。”

“真巧，我就住在对面，咱们算得上是邻居。”

“全国人民一条心，远在天边也是近邻——”不知道是

哪一位年轻的工人放开嗓子唱起来了。

“再见呵，再见呵……”

我们象老朋友一般分手了。我也很想歌唱，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激情；我走回旅馆，上了七层楼，拉开窗帘，望着灯火通明的工地。忽然天空亮起五颜六色的焰火，好象天才横溢的画家，在暗夜的天空中，用五彩的发光的笔画出火树银花。又好象无数发亮的喷泉，在高空溅出最灿烂的金银的珠子。

呵，北京的春天，万物都在生长的季节！北京的夜晚，它象白天一样忙碌，它象白天一样欢快。当美丽的焰火升起来的时候，万民仰视，禁不住发出心底的欢呼；我想亲爱的毛主席也将站在庭院中，在万民的欢呼声中，露出他的笑容。

1959年5月

幸福的日子的开始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后，我就浸沉在幸福的日子中。我好象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里，千言万语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临近解放的前一晚，我窥视着窗外溃败的匪军不断地四下逃窜，炮声愈来愈近了，我想到压在人民头上的恶山将要坍塌了，罩在头上的黑影就要消失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我就是这样兴奋地过了不眠的一夜。

太阳从东方升起，人民战士迎着红煦煦的阳光进了街市，我也走出蹉伏多时的屋子。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我看到缠着臂章的同志们和人民战士共同挺进，有的战士成排地在街旁路边抱着武器睡着了。细雨轻轻飘在他们的脸上，我多么想轻轻地抚摸他们呵，他们是解放了我们的亲弟兄。多少人请他们睡到自己的屋子里，可是他们微笑着谢绝了，他们仍然睡在坚硬的街路上，他们是毛泽东的子弟兵呵！

铁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就赶着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在怀仁堂我看到了亲爱的毛主席，慈祥和蔼的朱总司

令，充满了青春力量的周总理。我遇见了多少亲密的同志，有的分别许多年了，有的却是初次相遇，革命的火焰把我们照得红通通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

在幸福的日子里，党哺育我，教导我，让我在写作上迈出崭新的第一步。我张开渴望的眼睛，迈开脚步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跑。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的英雄模范大会，我随着英雄们上北京。我静静地坐在英雄们的身旁谛听他们英勇的战斗故事，我用钦敬的眼睛望着那些朴实而勇敢的人民英雄。我忘记了我的职责是用笔描绘他们的英勇事迹，我只是专心一致地在受着最新鲜、最深刻的教育。我把他们伟大的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就是在这列火车中我再遇到杨根思同志，他送给我他自己的照片，这是珍贵的纪念品，就是没有它我的脑中也时常闪着那剽悍的、一身是胆的英雄形象。鲁南老区也曾印下我的脚迹，我看到了那光秃秃的沂蒙山，就是在那里消灭了大量反动派顽敌。在党的长期教养下，老区的人民闪着英雄的光彩。在战争的年代人民曾把茅草从屋顶拉下来喂着战马，他们和战士共同流血战斗，他们的命运和革命紧紧地抱在一起。一九五二年底我跨过了鸭绿江，我的心中闪着永不磨灭的最可爱的人的形象。朝鲜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朝鲜的山水草木也向敌人显出了它们的威风。东北原来是我消磨童年的地方，可是如今我的记忆早成为陈旧的历史。松花江上飘着不断的歌声，那是星期天的早晨，亚麻厂、仪表厂、量具刃具

厂……的女工们穿着她们节日的衣裳，和解放军战士，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的男工们共同联欢。水上俱乐部的人已经满了，欢乐的乐声荡漾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路中，青年男女就在飞着柳絮的道路上手拉手跳起舞来了，会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工作，欢乐使得人的精神奋发身体健康。在长春，我们建起来第一座汽车厂，平地起厂房，从货车到客车，行见今年的国庆，红旗牌汽车就要跑遍北京城。在佛子岭我看到了中国建筑的第一座连拱坝，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大军共同向自然进攻。在那里我初遇那个长着华发的老工程师，过去多少年来都在粉笔生涯中消蚀他的雄心，解放后才在佛子岭实现他的理想，在飞溅着雪白的水珠的连拱坝下我们相识了，在莫斯科的旅舍中我们又匆匆相遇；今年在怀仁堂中我看到他；在他的身上我找到动人的奇迹：好象几年的岁月忘记了他，他的精神更旺盛，他的脸更丰润，青春又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热烈地约我到三门峡去，原来他又站在治理黄河的岗位上，为祖国驯服几千年来从未驯服的苍龙。在毛泽东的光辉照耀下，年老的重复着青春，年青人永远散发着青春的光辉。

在一九五四年，我曾搭了中国人民自己制造的民众轮溯江西上，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在三峡的中间，夜泊岸边，月光如水，一片银光照开我的胸怀；亲切动人的声音在峡谷间回荡着，掩住了过滩出峡的流水声，那是船上的收音机在播送少奇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我彻夜不眠，做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光荣感激荡着我的心胸。

那还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去年，完全由大连和上海的工人造出的两艘五千吨海轮在吴淞口外相遇了。你说不出谁先谁后，在制造的过程中还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充分显示出人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高贵品质。如今，大连造出了一万吨的海轮，上海一万八千吨的油轮的图样已经画好了，把蓝图化为现实，我们的优秀的工人有这份勇气和本领。你追我赶，从这里可以看出祖国事业跃进的速度。以上海来说，钢的产量不到十年间就增长了二百三十二倍；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上海工业的新产品、新品种、新花样就有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三种。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是夸张，它是现实，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工人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它。

十年间祖国的各个角落起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成就欢欣鼓舞，那些敌人尽管用尽阴谋诡计造谣诬蔑，可是也不得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垂头丧气。

十年来的感受，万万千千；在满心欢喜之中的一点不满，那就是个人被伟大的时代远远丢在后边。认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长此自怨自艾徒然自误而已；还是要打点起全副精神，投身到前进的洪流里，在幸福的日子中，用双手描出来祖国的最真实、最美丽的画图。让我们过着充实的、丰富多彩的今天；让我们共同跨向更宏伟的、气象万千的明天！

1959年5月28日

黄浦江的早晨

我悄悄地掩了房门走出来，正是早晨三点半钟。天还是漆黑的，闪着微光的星星，繁密地挂在头顶上；路灯把摇曳的树影照在墙上和地上，一阵微风吹来，千万片树叶美妙地闪动着。这正是夜去昼来最好睡的时候，有七百万人民居住的上海，此刻是多么安静呵！可是对于夜班工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时候，他们正要抖擞起精神来，完成小组的班产指标——可能他们雄心勃勃，就要在人们安睡的时候，打破纪录，跨上生产的更高峰！

我走到大路上，安静的路面显得更宽阔了。电车站的灯亮着，这是因为有通夜行驶的车辆。好象有一两个人等在那里，可是我想：无论什么时候向前走总比等待好，我就一个人向东走去了。

早行的人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民公社社员把带着露水的蔬菜送到菜场去，送奶员把鲜奶送到每家人的门口，还有不断疾驶的大汽车，把煤和生铁送给炼钢厂，再把钢材送到工厂和建筑工地上。……每个人都为千万人日日夜夜殷勤地工作着。为祖国工作，为自己的人民工作是多么幸福呵！

我正在走着，听见后边由远而近的电车声音，恰好不远

处就是一个停站，电车和我几乎是同时到达。充满了朝气的售票员，迎我上车，高兴地和我说：“早上好！”

车上只有几个人，有的还带了行篋，可能是赶车赶船的。

“客人不多呵！”

“我们是早晨的第一班车，时间还早，早班的工人还没有进厂。”

因为乘客少，售票员就有闲空把玻璃擦得透亮。驾驶员是女同志，我就走向前去。她没有坐下去，她是站在那里，推开迎面的玻璃，让晨风扑上她的脸和胸膛，吹直她的短发，她满足地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两手掌握着驾驶盘，双眼望定前方。快到停站的时候，她熟练地煞车，拉开车门；看到我不是下去的乘客，微笑着又把车门关上了。等待铃声一响，她就又向前驶去。我多么想和她说几句话，问问她的工作，谈谈她的感想；可是我知道当她工作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其实我只要不是一个十分拙笨的人就可以看出来她是多么愉快地驾驶着早晨的第一班车向前疾驶呵！她的嘴角偷偷地露出来工作的满足和生活的幸福，我想她如果不是在执行任务，她一定会大声歌唱的。到了黄浦江边，我要下去了，她为我开了门，象唱歌般地说了声“再见”！我心里想：她该是一个很好的女高音；可是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有多少象她这样的女孩子呵！她们的青春更富丽，她们的生命更丰富，她们简直是生活在幸福的海洋里。

“同志，请不要忘记走横道线。”她那音乐般的声音又追

了我一句。我含笑地向她招手，看着她从我的身边又向前疾驶而去。

我走下车来才发现夜渐渐淡下去了，滚滚的黄浦江横在我的面前，几千年来它就是这样平稳地流着，百年来它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忍受着耻辱和痛苦，它的胸膛上横七竖八驮着的是来宰割中国人民的强盗船，江面上泛着陈腐的渣滓。十年前随着上海解放才扫清积秽，它浩浩荡荡畅快地流着。它重新为人民所有，是人民热爱的一条美丽的江水。如今，初升的太阳的灿烂的金光正静静地落在江心上，码头边待发的轮船，正亮着千万盏明灯。因为潮水高，庞大的轮船就象一座水上的楼阁。

我站在江边，向东眺望，那是浦东，烟雾迷蒙处，就有全国平炉利用系数最高的上钢三厂。过去帝国主义者也曾把魔手伸过江去，建立了修船厂和油栈，如今都是人民的财产，一切耻辱的烙印只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人民受凌辱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朝北望去，这就是过去的一寸土地一寸金的外滩，望不尽的高楼大厦，都是中国人民双手造起来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盘踞在那里吮吸上海人民——应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血，而中国人民在这里却没有任何自由。那用大石块垒起来的中国江海关过去为帝国主义者所掌握，出入的无非是洋人和奴才，那里连中国文字也不通用。但今天它是中国人民的海关，保卫着中国人民的利益。那座有高高尖塔的大楼就是曾经不许鲁迅先生坐电梯的华懋饭店，它

蹲伏在南京路口；今天它是和平饭店，招待着来自全世界的和平代表和外宾。在它对面就是过去古老而华贵的惠中饭店，每天下午靠街的大窗口上坐满衣冠楚楚的吸血兽们，让他们捧着圆滚滚的肚子露着贪欲的微笑望着窗外来往的行人；如今它是建筑工人的工会，出出入入的是修过这些房屋的工人们。过去压榨中国最凶狠的汇丰银行，它是英帝国主义侵蚀中国的金融大本营之一，今天属于中国人民了，门前两座铜狮仍然踞伏着，它是时代的见证，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才把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一切属于人民所有，翻开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一页。

从前江边停的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只，是洋人洋奴和地痞流氓的天下，是善良的中国旅客的鬼门关；如今这些疔疮是连根拔掉了，几年来辛勤的培育，树木已经长大了，土地盖满青青的嫩草，玫瑰和月季绽出红红的花朵，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花间的小径安闲地向前踱着。左右的长凳上有在准备功课的学生们，还有即将离去的旅客，留恋地望着最后的一眼。迎着南京路的小广场上，有几位老年人正在打太极拳，看样子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飘着银须；可是身手矫健，正象壮年汉子。我被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和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吸引住了，他们在推手，时不时地那个青年被老年人推得站不住脚，向后趔趄着，那老年人赶紧又一把拉住他。当他们停手的时候，那青年人挥汗如雨；我向那面不改色的老年人致意："早晨好，老先生，您在带徒弟呵？"

"不，是一家人，他是我的大孙子。"

我稍稍吃了一惊，就问："那么您今年——"

"我还小着呢，我今年才交七十。"

"那可真看不出，身体好，精神也好。"

他捋捋胡子笑了："也就是从解放这几年才好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在这黄浦江边当搬运工人，我的脚把石子都磨圆了。日本鬼子进上海，穷得我没有路，我跳过黄浦；亏得穷哥们把我救上来，当时我还怪他们多事呢！解放后，日子才转过来，我还光荣地到杭州去休养过。如今我退休了在家养老，可是我不服老，要把身体搞好，多活些年，看看共产主义。你看看，我们这老弟兄几个，都是老伙伴，有的比我还大，要进共产主义是咱们大伙的愿望，谁也不愿意少走半步。"

他大声地笑着，所有的老年人都笑起来；他们一无挂碍，过着幸福的晚年。他们充满了快乐的心情，等待着人间最高的理想的实现。从我们的前进速度来看，从他们洋溢着的乐观主义精神来看，他们的希望不会落空的。

我在江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我想：如果这时候有船来够多么好，最好是一只远洋轮，载来了多少年没有回过祖国的游子，上海对于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或是有着旧日的残破的记忆；可是美丽而快乐的图画，正象一幅望不尽的长幅，展现在他眼前，当他走上岸来，他也就成为快乐的画中人了。可爱的祖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第一眼望到和第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就强烈地把人吸引住了。

当我在遐想的时候，果然有一只轮船进口了。驶近的

时候我才看到那是民主三号。这条船对于许多人说来是并不陌生的，它曾经在沪甬途中触礁沉没过；由于解放军乘客协同船上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尽管无法挽救它沉没的命运，可是全体乘客都安全脱险。只有一个资本家，他不愿意和全船的人"同归于尽"，背上救生圈，独自一人跳入茫茫的大海中，结果只有他一个孤独的牺牲者。沉没的船也捞起来了，经过修理，仍然在海上行驶；可是那个想自走一条道路的资本家，从此深沉海底，无踪无影了。

这时，拖带了六只满载货船的汽轮正迎面驶来，民主三号就鸣着汽笛放低了速度，这样使我看清了船舷上站满的乘客，他们正热烈地向岸上挥手呢！转眼之间，它就从我眼前消失了。这不过是早晨六点钟，早操的音乐响起来，路上的人就停下来随着音乐声在操练，一切是那么自然，一切是那么和谐。

过了一些时候，一艘高大的船从十六铺开过来了，因为载轻，浮在水面上的船身就显得更高大。对我说起来，它是那么眼熟，终于我看到了它就是去年江南造船厂只用五个月十二天造出来的五千吨货轮和平二十八号。我曾经参加它和大连船厂造的同型货轮和平二十五号的会师。它们共同翻开了我们造船史的崭新一页，如今两个船厂的工人都将为祖国造出万吨的远洋海轮，有一天它们将到海外去探望生活在异土的中国侨胞，送去祖国的问好，祖国的荣誉和骄傲。

电车和公共汽车更多起来了，乘客也挤得满满的，操练

的人逐渐少下去了，只有老年人和孩子还留在这里。我正呆望着的时候，方才那个七十岁的退休老工人也匆匆忙忙和我打招呼。我和他说：

“你忙什么呵，又不赶着去办公？”

“我——”他哈哈地笑了，“我要到工会里看看‘家’，这是我的义务职业。这么多年了，不工作骨头松得难过；不和同志们打交道，一个人闷得慌。实在说到了工会也没有什么事，芝麻大的事也怕累着我们，毛主席管的可周到咧，该给我们的一个也不少，不该我们做的，一点也不让我们做。”

“你的孙子呢？”

“他早就跑到厂里去接班了，你听，这正是八点钟，咱们明天再见！”

海关上的大钟悠扬地打了八下，街上的人，连电车公共汽车里边的人也少了，人们早已守住自己的岗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晨八点钟的太阳正百般辉煌地照着黄浦江和上海，它也同样地照着中国广大的土地和数不尽的城市。

1959年7月

第一个十年

对于伟大的宇宙来说，对于祖国的几千年历史来说，十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可是对于我，对于我们每个人，从解放以来我们过的是多么丰富多么不平常的伟大的十年呵！想起来还恍如昨日似的，我们从阴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摇着红旗，欢迎解放了我们的亲人。我还记得天下着蒙蒙细雨，看到那些转战千万里的人民子弟兵，因为欢喜而流出的泪水和雨水是流在一起了。一个外国记者说他们是从月球来的，——那是说不是人间的兵，是超凡脱俗的战士。我记得在一个会上，一个穿着布军装的人雄赳赳地朝我走来了，当时解放不久，过去惊险的记忆还没有消尽，我本能地躲开他；可是他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摇摇头，他脱去了军帽，我看出他来了，我高兴地叫着他二十多年前的名字，和他欢快地拥抱在一起了。解放军本是人民的亲弟兄，十年前，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解放了我们，把过去那些悲惨、恐惧的、象一连串恶梦的历史翻过去了。我们站起来了，闪着红光的新纪元揭开了；从此再不是少数人奴役着绝大多数人的中国，而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劳动人民打碎了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多少年来我们在风沙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沾满灰尘；多少年来我们在旧社会的泥坑里翻滚，弄得一身污黑。党耐心地教育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明镜之前拂去尘埃，让我们在清泉之中涤尽积垢；让我们明明亮亮堂堂皇皇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新中国的公民。我们丢开一切世俗的称呼，我们是亲密的同志。呵，同志，同志，这是一个多么响亮的称号，我们有共同的志向，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的道路。叫着别人就好象叫着自己一样，它落在地上都发出铿锵的声音；这是金光闪闪的名称，这是心对心的召唤。听见了一声同志，我们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去；无数只手呵结在一起，那就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共同欢乐，共同歌唱；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密不透风的铁壁铜墙！我们挡得住一切正面来的敌人和微小的虫豸，我们共同保卫我们亲爱的党和祖国。

是呵，祖国过去多少年来从没有对我这样亲密过。当我快乐的时候，她静静地望着我；当我烦愁的时候，她轻轻解去我的忧闷；当我在困难中的时候，她给我力量。祖国，祖国——我们亲爱的母亲。记得有一个过去在外国长大的人，那时候就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她受尽了凌辱；可是回到中国，她自己又看不起被践踏的中国人民。解放以后她还是高翘着她的下颚，傲然四顾，一直以为中国不配是她的祖国。可是由于她弹得一手钢琴，让她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在那里她听到多少人热烈地叫着中国万岁，也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而受到热爱和尊敬，她才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做一个中国公民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当她再踏上

祖国的土地时，她感到无比的激动，她从国外带回来一个多年失迷路途、彷徨无依的失去祖国的女儿；她在迢迢万里外找到了自己亲爱的祖国。

是呵，光明对于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更珍贵；美妙的歌声对于一个喑哑的人更可羡慕；多年失去祖国的人重新投到祖国的怀抱中自有难以遏止的激情。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理解的尊贵的称号了，我们是多么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伟大的毛主席呵！

想起了毛主席，就想起了毛主席不断给我的勇气和力量。解放后我曾经被派到一个陌生的工作岗位上去，人是生疏的，工作也是生疏的。每天晚上同志们来到我的身旁，帮助我了解情况；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贪婪地翻着《毛泽东选集》。开会的时候，只要我心中把握不定，我就抬头望着眼前的毛主席像。他那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他那发亮的上额好象一盏明灯，照到了我面前的路：只要听他的话，顺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任何困难我都能超越的。

如果看到毛主席，那是多么令人兴奋难忘的呵！在天安门上，在怀仁堂，在北京饭店的酒席筵上，我都留下了永生不忘的记忆。可是有一次，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在上海友谊电影院的前厅里，我的双手拉住毛主席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那伟大的身影遮住了灯光，可是发散更辉煌的光彩，他的大手是多么有力又多么柔软呵！他的微笑，他的话语使我的灵魂都震颤着；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神经都被快乐填满了。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心里不断地在

想:“听毛主席的话，他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为了党，为了毛主席，我可以牺牲一切!”

跟定了党和毛主席我们胜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十年，我们将紧跟着党和毛主席跨进第二个十年的开端。

1959年9月

上 北 京

上北京去，对我说起来，从小就是一桩欢天喜地的大事。甚至于天不亮就醒了，抓耳挠腮地一直要等到九点钟上了从天津开的快车，中午右右就到了前门；然后随着人群流入了北京城。我既喜欢挤在喘不过气来的天桥云里飞的场子边，也喜欢夹坐在前心贴后心的广和楼的池子里，有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跑上北海山顶白塔上静观沉在绿树的海里的北京城，那时我也可以遥望不远处吊死一个末代皇帝的景山。我既喜欢赶隆福寺、护国寺的庙会，也喜欢独自撑着油纸伞，伫立在金鳌玉蝀桥头望尽雨中的中南海。北京城萦绕着多少幼年和少年时的幻想和美梦！而这些美梦，随着岁月逐渐消逝，一直到我在北京不能立脚，匆忙地离开了那座北海东边的“三座门十四号”的小房子，到今天算起来将近二十五年了。

北京虽然留有我最好的记忆，可是它也曾使我不再回顾，奋然前行，不要说那些异族恶敌和汉奸贼子，就是那些逆来顺受，不辨是非，钻在个人小天地中，只追求眼前欢乐自以为超然物外的人也使我不能忍受。经过多少年的考验和磨炼，古城重复闪着青春的光辉。它得到和平解放的

时候，上海的敌人还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那时候我们既兴奋又小心地在深夜里听着北方来的声音，我们听着毛主席从北京发出来的庄严的号召，我彻夜不眠想念北京城和分别多年的朋友们，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上海解放的时刻。北京重复成为我心上最宝贵的圣地，那里实现了多少年来的理想，那里有毛主席，有党，是新中国的心脏，是将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人民翻身的司令台。

当我在上海等待解放的时候，我的心呵，早已飞上了北京！

上海是五月底解放的，我们在六月底就浩浩荡荡地到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到今天想起来我的心还是很激动，那时候简直是几天晚上都睡不成觉。铁路还没有来得及全修复，有的桥梁在敌人逃跑的时候炸毁了，只是为了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才从北方各地调来一些车辆。几张仅有的睡铺让给年纪大的同志和女同志，有的人爽性到晚上爬到空空荡荡的行李架上去睡大觉；没有饭，吃饼干；没有水，喝烧开了的泥汤；路断了我们就步行一段，我们的心在沸腾，就是徒步也要走到北京！到了北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和周先生（多少年来我们这样叫惯了的）。就可以看到分别多年的朋友和第一次见面的同道的人。火车日夜不停歇地穿过苏北，山东和河北，在路旁看到农村的父老和孩子们，在我的心中起着异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比我幸福得多，因为他们早就解放了。尤其是在车站上停下来，他们喊我一声"同志"的时候，我的心都

快乐得发抖，恨不得赶过去和他紧紧地拥抱！

同志，同志，这是多么亲切，多么尊贵的称呼呵！

火车过了丰台，我就坐立不安了。北京城就要到了，我们就要和毛泽东同志和许许多多同志呼吸着一个城的空气，十五年没有看见过的北京高大的城门楼，一下子闯到我的眼前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一直到火车在东站停下来，我和许多相识而多年不见的友人握手拥抱的时候，我的心跳动得使我说不出话来。北京的朋友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我们这些才被解放的南方代表。

多少新鲜的事物，多么动人的情景，每时每刻我都沉在欢乐的海里。午睡的时候我们和多年不见的朋友们谈话，晚上看过节目还是兴奋得不能成眠。记得有一次，不知道哪一位吃馒头剥下皮来，平时对我们非常和蔼也极其周到的刘同志涨红了脸提出批评："这是咱们农民的血汗呵，怎么能这样糟蹋！"这是很简单而深刻的批评，虽然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也受到震动。我很爱这坦率的性格，使我初次接触并了解什么叫做批评。

当毛主席在怀仁堂和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和所有的人站起来鼓掌，久久不能平息。我的眼睛有些模糊，原来是被欢乐的泪水涨满了。我怪不好意思地用手背偷偷抹去，可是当我看到许多人都象我一样，我就满心欢乐，让它畅畅快快地流出来。周恩来同志的热情而又朴实的报告，字字句句打在我们的心上，打开了我们多年来愁锁着的心，点起了一盏盏明灯。使我们感觉到祖国的将来充满了希望，党为

我们掀开了崭新的、幸福的未来。

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我们和北京的人民，还有解放军共同在先农坛过了不平常的一晚。数不尽的红旗数不尽的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红通通。欢呼象大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我们象轻轻地丢开了二十年的日子，重渡着青春年少。

忽然，雨来了。而且愈下愈大。这时候，在欢呼和歌声之外又兴起了挑战的声音，看谁不怕大雨保持整齐的秩序。雨淋在身上是美滋滋的，只有雨中的微风，一阵阵送来了寒冷。年老的同志早就被说服先回去了，坐在大雨里的人也自有人送来白酒取暖。会照常开了，这时我们关心的是在雨中致词的领袖，忘记了个人身上的寒暖。说实在的，尽管风吹雨打，我们的心却象一团火哩！

如今，我写出来十年前上北京的激情，为的是纪念我们祖国的十周年。这十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人，都走过了多么远的一段路程呵！十年来我到北京不知走过了多少次，每一次我的心都感觉到不平常：因为北京城住着全国人民热爱的毛主席，因为北京城有领导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中央。

1959年9月14日

上 海 颂

现在，你来到上海了。如果你是初来的访问者，正有数不尽的新鲜事物在等待着你；若是你多少年前曾经来过，就请你收拾起陈旧的印象，放眼观看吧。万一你一时丢不开过时的记忆，那也好，你只要多看看再多想想，就会有一幅鲜明的对比。你是从海上来的，或是从空中来的，还是坐火车来的呢？如果你能坐上到上海来的夜航机够多么好！它可以在你睡着的时间，把你平安地送到。也许你睡不着觉，远远地你就会望见大地上一座灯火透亮的发光的城市。不错，上海就要到了。终于，你来到上海的夜空，灯显得不亮，火光却冲天，那是日夜沸腾的炼钢炉和不久才造起来的两座高炉。多少盏红灯浮在空中，那是高大的建筑和高大的烟囱，那个闪亮的红星，却是中苏友好大厦的屋顶。越过发亮的黄浦江，顺着一排指路的灯标，飞机就可以慢慢、慢慢地下来了。你感觉到飞机已经着陆了，不错，你已经到了上海，可是你望不见什么。时间还不太晚啊，市区中却是静悄悄的，过去那种畸形的夜生活早已无影无踪了。可是在厂里，才接班的夜班工人正生气勃勃地开始了工作，黑夜就是白天，他们不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当七百万居民都已安

睡的时候，总有二三十万工人在努力奋战，为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战。如果你投身在那热火朝天的车间里，你也会和同志们一样浑身是劲，奋战迎天明。

你疲乏了，那么你还是安睡吧，你就睡在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里。你的记忆不错，过去它叫什么百老汇大厦，上海哪里来的什么百老汇，还不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奴才们的白日梦，现在它属于中国，它是我们的上海大厦。你倒头便睡，天还没有亮你就醒转来。你说一夜间都在梦见奔驰的车和汽轮。同志，那不是梦，一夜中窗下大路上的电车没有断过，拖带着一长串木船的小汽轮来来往往也忙了一夜；到了早晨四五点钟，你要醒未醒的时候，大路上，江面上已经忙碌起来了，开始了一天的战斗。这么高的窗口望不清楚的，好，让我们出去吧，让我们到黄浦江边迎接日出吧。

站在外白渡桥上就望得见苏州河流入黄浦江的界线，上边飘着红旗的正是苏联领事馆。现在可不同过去，你多看几眼，甚至于吟诗一首，也没有恶人来盯住你；河那边的英国领事馆几年来却双扉紧闭。多少年前使你碰过钉子的黄浦公园，早已把围墙拆除了，更不要说那块丑恶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里是一片花草，让游人清晨黄昏在这里散步锻炼，向离去的船只道别，祝它们一路顺风，迎接才来的船，表示上海人民的欢迎。就有这么巧，咱们又碰上了和平二十八号进口，它是大跃进的果实，可是今天，我们英勇的造船工人，只用了十九天的船台周期，就使三千吨的和平六十号货轮下水了，这是我们工人的气派，这是我们

工业生产的速度。

一面是滚滚长流的黄浦江，一面是矗天的大楼；这里最早是荒凉的渔村，帝国主义分子强占了它，造成它一寸土地一寸金，地价贵得吓死人；因此那些要装点门面的“冒险家”们，买了一块巴掌大的地，只好向空发展，因为天空不要钱。这样就形成了没有太阳的街，没有风的日子很阴凉，有了风就吹得瘦弱的人站不住脚。那些跑到中国找运气的“冒险家”，和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你看南京路口那座最大的楼房，就是那个贩卖毒品的老沙逊造的，他真称得起老牌的吸血鬼，他是靠那些由吸毒而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养肥了他自己。无数的高楼是中国工人造的，路是中国工人铺的，单单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自由，过着牛马的生活。可是今天，呵，今天中国劳动人民做了主人，那些渣滓就象黄浦江的垃圾一样，流出吴淞口，滚入无边的大海。

从清早起，上海人民就在唱着一首壮美的歌，不，这首歌是日日夜夜都在唱，从来也没有唱完过，而且是愈唱愈雄伟，气势愈磅礴冲天。上海有上百万产业工人，在今年七个月中间，提了二十六万条技术革新建议，十四万个已经实现，到了八月底，试制成功了一万三千七百十七种新品种新花样的产品，真是象豪迈的工人所提出的，要：“天上无废气，地上无废料，地下无废液。”上海有万人的大厂，也有十几个人的小厂；有百年以上的老厂，也有昨天才造起来的，或是正在建造的厂，有的厂能造万吨的大海轮，成套的发电

和冶炼设备；也有造极精密、极细微几乎肉眼都看不清的精密仪器，纺出比头发还细的二百支细纱。在上海，新建了十一个工业区和一个卫星城镇，彭浦工业区，只一年时间就造了二十一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厂房；闵行镇建设了三十一万多平方米，其中锅炉厂的金属结构车间就有三万八千多平方米，占地近六十亩，有两个黄浦公园那么大！在今年早春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曾随着许多人到那里去参观，天寒地冻，在旷野中我们不得不把头紧紧缩在衣领中；可是女电焊工在凛冽的寒风中不可摇撼地挺立在高空，象勇敢的女神一般。她们自如地挥动着手臂，炫眼的电火毫不容情地把溶化的焊条镶在钢缝的中间，让它们坚固地接在一起，就象从同一个炼钢炉中经过严格的考验共同流出的钢水，紧紧地铸成的钢锭。在那狭窄的屋架上她们自在地蹲下又立起，跨开豪迈的步子走来走去，望不断的墙地，接不完的屋顶架，都是由她们一点一点地焊好。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雪里；是谁给了她们力量和勇气？是谁能使她们用耀眼的蓝火绘出美丽的图画？如果你的眼睛好，看得清看得远，就望得见她们脸上的从容的笑，那是她们干好了一桩活，挺身站起来的时候，可是当她们聚精会神地向钢里钻的时候，在防护罩后边的脸虽然看不见，但从那一动不动的姿态中，就显露出紧张严肃的神情。她们是祖国的好女儿，自从解放以来，无论是在高空，在大海，在地下的矿井里，在深山大谷中，她们象最灿烂的金花一样放着异样的光彩。

谈到上海的钢厂，很久以前就建立起来了，在一九四九

年年产只有六千九百吨，今年的指标是一百六十五万吨，争取一百八十万吨。到底增加了多少倍，请你自己算吧。如今在上海钢厂中战斗的就有十万职工，生产一百多种高、低级合金钢，轧制上千种钢材，供应全国的特殊需要。在路上，在会场里，常看得见戴上镶蓝玻璃的工作帽，下边是发红的颧骨，也许有一个微微发红的鼻尖，那就是我们的炼钢工人。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炼钢手，站在炎炎的炼钢炉前，用无比的智慧和魄力，制服近两千度的翻滚的钢水！

你读过陈毅同志歌唱蚂蚁啃骨头的诗么？我告诉你，那个厂就在上海，叫做建设机器厂。他们的工作法叫蟹吃牛，这个对比更大，更惊人，一只螃蟹怎么吃得进一条老牛？蚂蚁啃骨头我们还看见过，蟹吃牛却是连想也不曾想过的事。在这个厂里，如今蚂蚁长了翅膀，又飞又跳，到处啃，随意啃也随意钻还随意舔，这就是说把那个小土机床设备改为通用设备，又是铣床，又是钻床，又是镗床；只要换上刀具，就什么活都能干。一个工人的胆子更大，幻想力更丰富，硬是一把刀不满足，装上了四把刀，让四张嘴同时啃，那就啃得更多更快。你想，有了这样的工作法，多么大的部件也吓不住咱们工人！上海的工人正和全国工人一样，意气风发，要跑在时间的前边，要做它的主人。他们目标明确，心境开朗；手脑并用，速度一加再加，大步跨进，把时间丢在后边。他们用双手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祖国象跨上了千里马追风驹向前跃进。新的面貌，新的精神，新

的一代人；真是扭转乾坤，日新月异；不，实在说起来，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呵！

对，你说得对，上海最大的变化和全国一样，是人。新的道德品质引导着人们跨上了更高的境界。过去那种你欺我诈，处处提防，恨不得咬下对方一口肉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朴朴实实，认真不苟，关心别人，热爱集体已经成为普通上海人所具备的品德了。今天在报纸上看到昨天晚上，二百多个十整岁的孩子在少年宫举行了幸福十岁联欢会。那个在上海解放的日子来到世界上的就叫做"解放"；那个和新中国同日诞生的叫"新华"。他们真说得上是幸福的诞生和幸福的成长；他们每个人捧着自己做的幸福的花朵在平坦的大路上迈进。你看他们笑得够多么好呵！你如果和这些孩子们说起上海过去光怪陆离和牛鬼蛇神的一些事，他们会睁大了眼睛，死命地摇着头。孩子的心象一望见底的清澈的池水，没有一点尘埃，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当这些孩子长大的时候，一身无牵挂，眼睛明明亮亮，手脚飞快，摘星奔月，都算不得一回事。不要说得那么远吧，就说我个人在上海看到的事，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好容易说完了，三天前的情况又变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速度。我一点也不抱怨常常被丢在后边，让我们拉起手来向前奔跑，好好加一把劲，还是可以同我们的伟大的时代和飞跃向前的上海并驾齐驱的。

1959年9月

上海——从国际饭店望下来

如果你立脚在平地，站在上海大路上，眼前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车辆和行人，你就无法看得远，甚至于连一条马路也看不齐全。还是让我们走上国际饭店的屋顶吧；它不仅高，而且处在上海的中心，环顾四周，就可以把上海尽收眼底。果真能看得全么？那也说不定。四方都看不到边，那就说明上海比你我的眼界远得多。不错，东边是黄浦江，过了江就是浦东，浦东到底有多少工厂和居民那是数也数不清的。这我还说的是上海，如果广义地来说，包括松江、浦东、宝山、青浦、嘉定……十一个县，那就不是眼睛望不尽的问题，而是快马也难得跑全了。

现在，还是让我们收回遥远的遐想，在屋顶上站定，极目四望吧。朝东一看，就是那几座高大的楼房，那是大新公司、新新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和七重天。同志，请原谅，我说错了，我的陈腐的记忆忽然冒上来了。今天，它们分明是：第一百货公司，食品公司，时装公司，永安公司和医药公司。过去那些公司，几十年来是为洋人和"高等华人"服务的，如果你能说英文，那才是受欢迎的顾客。到了紧要关头，屋顶上悬的都是英、美国旗，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得

一个在香港注册的招牌，以示介于中外之间而自鸣得意。那个七重天也决不是引人向天堂去的，而是在不知不觉间把人拖下地狱。这不是空话，在每座高高的屋顶上，解放前每年都有人从屋顶上跳下，把生命做最后一次的浪费。在那下边，就是电车道交叉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们，向中国人民开枪。烈士的鲜血把红木铺筑的马路染得更红了。那些刽子手想用手洗去血迹，可是他们失败了，中国人民的心更红了。在二十五年之后，上海解放了，路上红旗摇，几座大公司的屋顶也红旗迎风飘。

尽管南京路是一条出名的大马路，可是它的狭窄也是惊人的。电车轨道差不多就占去了三分之一；如果从外滩望进来，那简直象一条峡谷。因此夏天凉风习习，到了冬天有风的日子，瘦小的人就休想站得住脚。可是当那些帝国主义盘踞在上海的时候，南京路口的两座大建筑物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到今天，在和平饭店里还可以看到当年那个沙逊老板自己的一套房子，此外每层都有一套不同国家风味的房间，让那些“冒险家”在中国土地上温习着他们荒淫无耻的行径。正象在中国土地上，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喧宾夺主，横行霸道，高高地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也就是在这里，鲁迅先生来访问史沫特莱同志，被拒绝乘电梯，只能从楼梯上一级一级地走上去。可是今天，它是我们的和平饭店，我们欢迎来自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朋友，不管他们的国籍、种族和肤色。既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就热诚招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和所有爱好和平的朋友们和平共处。

我们也许说得太远了，尽管也是在南京路上，可是为目力所不及。现在，还是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我们跟前的事物吧。这里有小桥流水和碧绿的树丛，这就是上海的人民公园。你说树不大、也不多，不错，古人说“十年树木”，这个公园的全部历史不过几年，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过去是英国人的跑马厅——一个大赌场。这个跑马厅只有少数“高等华人“才能进去观光，参加赌博；其余的人只能隔着篱笆望，还要当心英国巡捕的当头棒。要赌的人自有他的办法，到处有马票卖，糊里糊涂就可以把钱输得一干二净。当然也有个别的“幸运儿”，钱赢了，流氓帮匪也来了，钱送光了，说不定性命也赔上了。那时候的社会，连自己的亲戚说不定也当上了绑匪的内线，那时候的居民是：“喊强盗人人关门，叫失火赶紧逃命。”一切的关系都建筑在金钱之上，一般人相互之间毫无感情可言。你欺我诈，谁也不信任谁。

咱们又说远了，还是望下去吧，不要看这时候游人不多，到了假日或是下班以后，那就到处都是人。清早人也不少，太极拳、集体操，……在毛泽东时代，谁都想把身体锻炼好，延年益寿，争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多做些工作。

越过人民公园，那边有一条宽广的大道，你的眼力真不差，还看到那些漂亮的路灯架。我早就该告诉你：这是解放后铺起来的最美丽的人民大道。到了五一劳动节和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就是上海人民欢乐的中心。几万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们把他们生产斗争和学习的成绩做成了鲜明的标志向祖国和毛主席汇报，精神昂扬地走过去。那是旗帜的

海洋，欢乐的海洋；天空上飞着的是白鸽和五颜六色的汽球，它们还带着我们的口号直上青空。掠空而过的是我们的空军健儿驾驶的银燕。

到了晚上，这是欢乐的会场，每个人都穿了节日的衣裳，脸上挂着欢笑的花朵。钻天的焰火在广阔的夜空上撒着金花和银花，陡然间红的绿的流星把天空织成一片锦绣。它多么象我们的希望冲天而起，然后把千万个希望的花朵向人间散落。尽情地歌唱，尽情地舞蹈吧；庆祝祖国的繁荣富强，庆祝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成就！请听吧，人们在唱：

红旗在空中飘扬，
白鸽在蓝天飞翔；
欢乐的人民齐声歌唱，
歌唱祖国，歌唱亲爱的党！

党是太阳，照亮了人人的胸膛，
党是春风，吹绽了百花齐放；
党是人民最亲爱的母亲，
给我们力量，指出斗争的方向。

我们工作，我们欢乐，我们歌唱，
我们的心是多么愉快欢畅；
我们写诗，我们唱出最美丽的理想，
理想就是现实，我们有这份力量！
亿万人民齐声高唱，

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亲爱的党！

真要是到了那个节日，我们就不能安心在高处了望了。你我一定是满脸红光，迅速跑下楼去，直奔人民广场，投身到人民中间去，让我们共同为我们亲爱的祖国欢唱。

1959年9月

回忆鲁迅先生

恍如昨日似的，几千送葬人的沉抑而哀痛的葬歌，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我们轻轻地把鲁迅先生的棺木放到墓穴中，盖上了人民送给他的“民族魂”的长旗。那时苍茫的暮色匝地，秋风四起，小鸟绕林，无树可栖；从歌声中也听出轻微的啜泣，我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我在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难道先生真地离开了我们么？”“不，不，——”紧接着我就自己回答着：“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的。”

二十年了，我更深刻而具体地体会到他从来也不曾离开我们，他将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鲁迅先生伟大的背影，一直在我们的面前。他肩着革命文学的大旗，领着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怠慢。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下一代，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真理的执着和百折不挠坚韧的战斗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我是在十月十九日清早就听到先生逝世的信息，仿佛一下子被丢进冰冷的海水里，我们就急忙赶到大陆新村的住处去。在我是第一次跨进那门限，原来是多么值得兴奋的，单单在那么一天，一切的兴奋化成更沉痛的悲伤了。我

看见先生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张清癯的脸容和疲弱的身体。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再不能从那里得到慈和的目光，它们再也不能向敌人怒目而视了。当我看到那狭小的房间，当窗的书案和相距不到二尺的眠床，尤其是那张先生只有在休息的时间才躺上去的藤躺椅，对先生自奉菲薄的生活引起无比的崇敬。我想起先生的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先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使我们却感到万分的不安。

当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的时候，我们是天天都去的，许多青年也象一股洪流似的不断来往，一直到举行葬仪的那一天。他们自愿地来，除开怀着悲痛的心情也需要勇气的，因为暗探特务象鬼影一样摇来晃去，说是来"保护"的马巡队挎着实弹的马枪围在我们的周遭，但那时我们都不怕，在真理和正义的面前，邪恶只能象苍蝇一样在四面嗡嗡着，先生伟大的人格，连反动派也只好束手垂头。

我还记得在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一只大手紧紧抓住我的肩头，我回头一望，才看到是眼睛涨满了泪水的西谛，我的心中感觉到：该以鲁迅先生的精神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敌人猛攻吧。

其实我和鲁迅先生相识是很晚的，那是一九三五年我从北京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的时候。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有时是在展览会上，有时是在人不多的宴会上，有时我也偷偷跑到内山书店，好象是去买书，实在是想看先生一眼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先生的时候，一个同志把我领到

他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我怯生生地伸出手去，握着先生的手，仿佛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流传到我的全身，使得我的脸更红了，话更说不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可是当我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望他的时候，他那慈和的、好象早就认识我的亲切的笑脸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顿时恢复了失去的勇气。尽管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话，可是他对和他走在一条大路上的青年一代的关切与挚情，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后来我和青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也是在学习先生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而当我和勇往直前、充满了战斗精神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年轻，很愉快，也很有生气；使我感染到他们的朝气和战斗精神这一点，至今还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当我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编辑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曾寄过文章来。那时候我们真高兴极了，把原稿抄了一份发排；不仅是珍贵先生的手迹，也怕被“检查官”看出了笔迹而加以扣留没收。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查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我们那时只得在敌人的内部矛盾中做好我们的工作。可是当南京的文化特务的魔爪伸到北京来以后，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文学季刊》也只好停刊，我也只得一人走上海，另闯一条新的道路了。

但更早的说起来，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在一阵激情之下写出的第一首诗就是投给鲁迅先生

主编的《语丝》而被刊登出来。那诗实在写得不好，而且后来认识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就绝不再写诗了；可是那时看到自己不象样的诗句印成了铅字，由鲁迅先生过目，经过他的手的抚摸而和他的文章在一本刊物上印出来，我的心情的昂奋是可以想象的。后来当我快离开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出了《铁流》和《毁灭》，我就是通过一位同志的手用半价预购来的。当我把这两本书捧在手中，我那兴奋的心情简直是说不出的。同时我也悔恨自己不该只用半价就得到这两本宝贵的书，因为那时我的经济情况还宽裕，不该占去穷苦青年半价购书的机会；同时也感觉到对不起鲁迅先生，使他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但实在说起来，那时候我也无从用另外的方法来购得这两本书。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心读者，那正是《语丝》在北京大学二院创刊的时候。后来又有《莽原》。算定了出版日期，准时到传达室前，从砖头下取出一份《语丝》或《莽原》，然后把两大枚铜元放在纸盒里。此外我也订阅《京报副刊》，北新书局在北京翠花胡同成立以后，我更是一个经常的购书者。从初版的《呐喊》，一直到后来鲁迅先生所印的书，包括先生那时的翻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我都是争先购得一本。有些文章那时说起来也不一定看得懂，可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看到《纪念刘和珍君》，我不仅看懂了，而且在我小小的心上划下了深刻的血痕，给我勇气，憎恨敌人。在那里我看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在文后，我还看到："苟活

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那时，在凶暴的军阀统治下的天津，时时把杀下来的人头挂在中学门前的电线杆上，吓得胆小的孩子们半夜都睡不着觉。而我，最初也是感到害怕的，由于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却敢于正视。但毕竟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不是猛士，没有能奋然前行；不过在人群之中，摇旗呐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政府，我总是不落在别人后边的。

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初看就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记忆中是栩栩如生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方纬甫，九斤老太、七斤嫂不必说了，《故乡》中的闰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仿佛看到月光下海边瓜地上拿着钢叉又跑又跳的十几岁的闰土，我仿佛也看到三十年后满脸皱纹、灰黄脸、红眼圈、叫着“老爷”的闰土。“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隔开了他们，而我，长大起来的时候，也同样地感到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悲哀。人与人之间被什么看不见的铁手扯开了，连童年时珍贵的感情也飞得无影无踪了，真是惘然若失，感觉到在过去的日子中，一天一天都在失掉些什么。

但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却说他从挂在北京寓居东墙上的藤野先生的照片中，得到了不倦的教诲和不尽的勇气。读到最后一节，“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我就象看到鲁迅先生丢下烟头，振笔如飞，紧握着武器，向着敌人毫不容情地投去。

过去我在经常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没有能常在壁间悬起先生的照相，但在我的心上，刻印着先生最美丽最神圣的肖像。每当我在困难的面前将要低头的时候，在个人的得失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在疲困万分渴想休息的时候，……不但先生严峻的脸和慈和的笑容都在督促着我，他的战斗的一生，一节一节生动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昂首挺胸，决然前行，大踏步地紧踏着先生的道路前进。

当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的时候，我的琐细的、微不足道的回忆，不过说明一点先生生前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热爱。而我自己，也稍稍说出来直接和间接从先生那里所受到的教诲和益处。

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的话，他的笑声该更爽朗，他该笑得更好。对文学青年来说是更有福的，但对残余的邪恶的人和事，他将无情地用烈火把它们烧成灰烬！

二十年的愿望实现了

——安息吧，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

二十年前，当鲁迅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人民用自己的手埋葬了他。成千上万的群众挤满了万国公墓，在紧靠着墙边的狭窄的墓穴中我们不忍心地放下他的棺木。鲁迅先生一生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我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当他战斗到最后的一刻，挤尽了奶和血，我们只能把他葬在极其局促的一角，占了一大块土地的，紧紧挤着他的无非是那些恶官豪吏，富商大贾，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家伙们！

我们用了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埋葬了他。葬仪完毕了，四野夜色沉沉，月亮上升了，黑暗遮住那些丑恶的坟墓，银色的光辉射在一抔新土上。我仿佛看见鲁迅先生站起来了，微笑地向着我们，轻轻地说着："忘掉我吧！"可是谁也忘不掉他，我们连脚步也不想移动了。我的耳边只是不断地回荡着万人合唱的歌声：

你安息吧，啊，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

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我默默地想着："那一天一定要到来的，我们不仅要在墓前报告你：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了，我们更要你安适地躺卧在宽广的母亲大地的怀抱里。"

今天，先生生前最大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光明已经普照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民兴奋而愉快地工作着和生活着。当全中国人民将要纪念他的逝世二十周年的前夕，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人民把他的坟墓迁移到宽敞美丽的地方。

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国经过了多少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呵！埋在土中的木棺的油漆已经剥落了，覆盖在那上面的大旗已经无影无踪；可是，"民族魂"三个大字却深深地印在棺上。正如同在二十年斗争的道路上，许多人对先生的记忆不曾磨灭一分一样；先生的伟大的背影，一直闪在面前，不断地引导着我们前进。

十四日的早晨是万里无云的，我们在先生的灵柩前献上了鲜花，我们又把红绸黑字的"民族魂"长旗覆盖在木棺上，我们轻轻地把灵柩移上了灵车，平稳地在宽坦的大路上奔驰。从西到东，又折向北方，穿过上海的大半个城市，到了虹口公园的门前。门前等候着的是青年工人和学生，他们不再唱哀伤的挽歌，他们不再喊激愤的口号，在他们的脸上，流露着最庄严与敬仰的神情。

我们又轻轻地从灵车上移下灵柩，稳妥地放在活动的车架上，秋风吹起红绸的一角，广平先生就把自己心爱的圆

宝石别针从衣领上取下来簪住它；当乐队奏起了萧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时候，在肃穆的道路上，我们缓缓地扶柩前进。

宋庆龄先生赶来了，我顿时想起二十年前她的激昂的墓前演说，我更记起在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她写给先生的信中真挚而亲切的语句；现在她也站在扶柩人的行列中，左手扶定了向前行进的老战友的灵柩。

二十年前，这里曾经留下过鲁迅先生漫步的脚印，今天我们又顺着先生走过的路向前去，随着走的还有先生的老友和无数的青年人。秋天的花朵也在路旁昂首张望，空中弥漫着美酒似的桂花香，在顶上翻飞的小鸟，好象怕惊醒先生似地轻轻地曼妙地鸣叫，蓝天上的一抹白云也象不忍离去似地停止了飘荡。一草一木都曾沾过先生的雨露，如今都怀着依恋的心情做最后的瞻仰。

我们踏上了宽敞洁白的墓地，又一次地把先生的灵柩放在墓穴上，毛主席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闪着金色的光辉，恩来同志和广平先生亲手栽植的两株常绿的桧柏立在两旁，数不尽的花环飘着“永垂不朽”的红带，微风象轻轻的哀愁一般拂在人们的心上。

我们原来应该是快乐的，当先生预言的“将来的光明”已经温煦地照耀着我们，广大的人民的希望和志愿已经实现了的时候；但如果在蓝天之下耸立着的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先生自己坐在藤椅里，象往常一样地和我们娓娓而谈，那我们更该多么快乐啊！要不是因为那么多的人，我真想躺在先生脚下的绿绒般的天鹅草上，象先生从前喜欢做的那

样；先生的化为青年的心情感动着我，我想自由自在地打一个滚，如果先生还在的话，也许要走下来和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吧！他之伟大，正因为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从来不想占据别人的心，而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上为他筑了最美丽的、最神圣的坟墓。

在二十年的两端，我两次参加了先生的葬仪，那一次悲痛和愤慨在我的胸中激荡，这一次我们才把先生葬在静谧的、美丽的地方。当春天来了的时候，两边的木架上将垂下来紫色和白色的藤萝，春草将如碧绿的海水似地荡漾无边，我们将再来到你的墓前，让你看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你的身边我们将得到更多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将更坚定地顺着你走过的道路永远向前。

1956年10月16日

不是悲伤的时候

——悼念郑振铎同志

我想不到今天早晨同时得到西谛的噩耗和他最后寄来的信，都是十七日的事情，如果那封信是从莫斯科寄来的，那就成为一个喜讯了：可能是飞机失事了，他和同志们都得救了——那么有一天我们遇见的时候就象说故事一样地叙述遇险的经过，我们一定破格地对饮一大杯！可是不，他是写完了信才上了图—104的，信是从北京寄来的，他是在到莫斯科去的中途失事的，距离他的目的地还远得很，他随身带去的四季衣裳还只穿了冬季的，他还没有能完成祖国交给他的使命，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和热忱带给阿富汗和阿联的人民，他们是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上空失事的，乘客和飞行员同志们全部牺牲了，西谛也从此不回来了……我眼中忍不住落下热泪，报纸上黑边的消息和信中粗犷而热情的字迹都模糊了；可是我好象听见他低低地在我耳边说着：

"——我就要到阿富汗去了，经过苏联，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卡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去，虽只有三天的途程，却似整整地过了一年。……你

到了工厂，千万要放下什么写作的心肠，只是完全地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只有深入工农之间，才会有创作的源泉。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乃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乃是虚伪不实的。全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将怎样赶得上呢？将怎样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头呢？文艺在这时代最能，而且最应该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得写点什么才好呢！……”

将近三十年的友情，怎忍他一旦化为烟尘！想起来第一次看到他坐在大学的教员休息室里，裹了一件破旧单薄的大衣，掩住半个脸，好象畏寒一样地蜷缩着身躯，坐在墙角的一只椅子上。他的脸是长的，那中间是一条高长的鼻子，一副希腊人的脸型；头发天生是卷曲的，初看给人一种寒冷和严峻的印象。可是当我和他相识了，才认识到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满腔激情，有时冲动得象一个孩子。在是非善恶之间，他反映得很敏锐，也很强烈；任何时候从他的脸上就一直可以望到心底，他掩不住心底的快乐和愤怒，虚情假义简直和他没有一点关联。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强忍着不说，他的脸相也会把他强自按捺的心情浮露出来的。

我们在文学工作上开始合作是《文学季刊》的编辑，那时我还很年轻，没有一点经验，更不善于在那些所谓“学者”“作家”之中周旋。他虽然比我大了些岁，也还是天真未泯，有时也只好露出无可奈何的脸色，不断地说着：“真正岂有此理！”那时他虽然在充当大学教授，实在是不被那些“学者名流”所看重，他被当时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聘为教

授，若以一个学校来说，他不过算半个教授，而这“半个教授”还被那些“正人君子”排挤得“无以复加”（这是西谛好说的口头语），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回到上海去了。

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前，我们中间曾存在了小小的误会；和鲁迅先生遗体告别的那天，我忽然觉得肩上落下了一只有力的手掌，紧紧地抓着我的肩头。我自己那时已经担负不起沉重的悲伤；怎么还能经受得起别人给我的负担？我侧头一望，原来就是西谛，眼镜里的一双眼早已模糊一片，低垂的头，好象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点小小的误解从此冲得没有了，我们之间建立了更深更坚固的友谊。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意见就完全一致的，有时对事对人我们会引起一番争论，表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更大的却是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在抗战开始的前夕，我还记得号召文艺界要团结起来，在新雅召开一个成立大会。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搅乱了会场，使我们遭受到一番挫折。我还记得当巴金和我跑到三楼看见情况不对偷偷跑下来的时候，正遇见气得满脸绯红的西谛和欧阳予倩同志坐在二楼的茶座里气愤填膺，不断地叫着“真正岂有此理！”于是我们也坐下去，交换着此后应该怎样做的意见。

在抗战期间，他留住在上海。本来就懒于写信的他，那时为了避免多惹无谓的纠纷，就更少音讯了。我住在重庆，情况也不妙；都住在虎狼的爪牙下，都以相互的平安为念。

但我们都有根本的信念，都有有所不为的决心，尽管是万里迢迢相离，在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面却都很放心。记得有一次，一个无耻的家伙说到他可能气节有亏，我就立刻气愤地加以驳斥，我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能折不能弯的汉子，到了紧要关头，他就会显出他的本色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几年没有他的信息了，我只记得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当人正确地说到他的时候我满心欢喜，当他受到诬蔑，我就毫不迟疑地为之力争，这才算得上知心的朋友。

我的看法和想法都没有错，当抗战胜利之后，我看到他由于长期蛰伏显得一些颓唐和苍老了；可是他的赤子之心仍旧，爱憎仍然非常分明。虽然清贫如洗，他的气节却是坚贞如铁，朋友之间肝胆相照，满腔热血仍然赤红沸腾！

在我们之间，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无所不谈，有分歧之处必争。他很欢喜朋友，有一次为了证实他由于蛰居学会了一套烹饪术，就请了一桌客人，亲自下厨，做了不少的菜，让一桌人欣赏他的艺术，他自己却躺在藤椅上用毛巾盖了肚子；原来他一直在病腹未愈，只是为了使朋友们高兴，就忘记了个人的病痛！

解放前他就去了香港，解放以后他移居北京；我总记得四九年第一次到北京开文代会，我们是以热烈的拥抱在最大的欢乐中相见！他仿佛更年轻了，他的精力充沛，无论是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中，我们就不断地相见，不断地争论，在朋友的感情之外，我们更是亲密的同志。尽管我们都很忙，尤其是他最懒于写信；可是我们只要

到了一个城，就尽快地通知，尽快地相见，见了面就有说不尽的话语。

他有一些朋友我是不喜欢的，有的是尖酸刻薄之徒，有的是自高自大的“专家”，有的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在这些人面前，我照例是不说话的，总是等到人散了才和他争论起来，一直到深夜才罢。当然，有时我也是看错了，或是根本不了解；可是有的人确是如此，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到后来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无论对人对事，一般地说起来，他大处还是看得分明，小处有时则不免糊涂。治学也是如此，气魄大，下笔快是他的长处；可是在这之间错误和疏忽之处就在所难免了。读书过目不少，但是沉心静气地细致研究的功夫就比较少了。由于出身和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没有经过好好改造，立场观点有问题当在意中，在真理的面前，经过一番斗争，我想得到他会低头的；从此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一日千里之势，再重新写作，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作家。我没有想到在他最后的一天，他什么都想过了，他劝我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殷殷以朋友们的下乡下厂的近况为念。他劝我的话也正是他自己的决心，对于一个六十左右的人，这个决心也不是十分容易下的。他一点也不老，在一天二十年，一日千里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伟大形势下，他正要全力赶上去，而且站在时代的前头。可是这突然的意外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信尾，他说如果提前几天动身，就可以在塔什干看到茅盾、周扬、巴金他们。那还不仅是在国外见到自己的相识的事，他就可以完成了使命，平安地回

到祖国的怀抱来，和所有在祖国盼望他归来的亲人相见。如今，一切希望化成了一阵风，他的音容笑貌是再也不可复见了，他光荣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却把悲伤留给他的家人和许许多多朋友和同志们。

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应该接过来他未完成的使命，继续努力；把和平的种子散在世界各地，在伟大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伟大的国际友谊。把生命献给伟大的和平事业，应该是光荣而幸福的。

为了个人的友谊，我为西谛的死洒下了眼泪；但为了我们共同的庄严的神圣的和平事业，连他自己也将为他的牺牲感到光荣和骄傲！

1958年10月20日深夜

和振铎相处的日子

自从振铎和我们永别了以后，我一直觉得他还活在我们中间，有时好象听见他迈着大步叩门而入，有时就好象还坐在他的客室中争辩不休。对于大问题我们争论得不多，常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一些对人对事的不同看法，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但不管争论得如何，最后还是握手言欢，依依而别。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可是我们的友情却一天一天加深；常是在客人散了以后，他一定要多留我坐些时候，多吃一杯茶。有时我已经很疲倦了，想回去早些休息；但还是留下来，没有什么可争的，就相对默然无语，到了很晚的时候，才站起来，亲切地握手道别，他一定送到门外，殷殷地说走以前再来一次，而我也频频回首望着灯光下他高大的身影。

我最初看到他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之间，那时候他在复旦大学的中文系里担任几点钟课，我却是一个商科学生。可是我和他第一次谈话却是在《小说月报》的编辑部里。我寄去第一篇小说，三个月没有消息，有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等了许久才见他匆匆地跨着大步进来了。不知怎么样，我总觉得他很冷的样子，手插在裤袋里。我说明来

意,他想了想就说稿子看到了,准备用,便从裤袋里掏出钱来数了十二元给我,好象早已准备好了的。告诉我这是稿费,希望我以后再写稿子。我接过来就握在手里,问他对那作品的意见,他好象心不在焉地说:“还好,还可以写长些……”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想每个第一次在大刊物发表作品的人都经过这一刹那,我就和他匆匆握手道别了。跨出阴暗的屋子感到阳光更可爱,我走在大街上,手心沁出来的汗把握在手里的钞票都浸湿了。

后来我又投了几篇稿,差不多都发表出来了。但这些稿子后来都没有收在单行本里,就是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很惭愧。到今天还觉得振铎对作品的要求太低了,可是当时却给了我勇气,使我选定了文学工作做为我终身的事业。在这一方面他对许多作者都帮助过,许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过他的手介绍给读者的,他帮助新作者是很热心的。

一九三三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由于朋友的辗转介绍,一家书店想约我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从经历和能力来说我都不能胜任,知道他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象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出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有想到他一口就应承了。而且爽快地说出来《文学》在上海的处境一天天地困难,有许多文章都被“检查老爷”抽掉,我们正好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这个阵地敌人还没有注意到,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谈的很

高兴，不知不觉就很晚了，却苦了在门外等我的曹禺和陆申，他们抱怨我说："差点冻僵了！"后来振铎知道了这件事，再三怪我为什么不把他们请进去，当时我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陌生客人，怎好带去再多的生人！

《文学季刊》从开始以来就只有我一个人搞具体工作，另外请了一位兼打杂的厨师，他有时还要跑邮局送信，跑印刷所送稿。稿件全排好以后再送到警察厅的传达室送"审查"。一般他们是用一个"查讫"的木图章逐面地盖，有时他们忙了，就说："你自己盖吧。"盖完了留下一份，再带回一份来。最初，稿子没有发生过问题；后来蒋介石的爪牙伸过来，把上海和南京的那一套全搬过来了，开"天窗"，抽文章的事就逐渐多起来；文化特务也时常来麻烦，最后还是停刊了事。前后一共是八期，两年的时间。记得创刊号振铎和我都校对，有许多作者自校，由于缺乏经验，许多错字和字钉都留在上边，印出以后，错字之多，无以复加！振铎校对常常一面谈话一面校，错字也不少。

有人说他不失赤子之心，他很爽直，很难口是心非，什么话也忍不住。好恶都有几分夸张，但对人的看法大致还是有一定准绳的。记得有一次看杨小楼的《连环套》，当窦尔墩骂出："黄天霸，小奴才！"振铎一人大鼓掌，还连声说："骂得好，骂得好！"全场为之侧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性格。在我去沪之前，他很热心地把上海当时的文坛情况告诉我，生怕我会吃亏上当。……

我到上海不久，他也被那些“教授”和“学者”赶回来了。其实他早些离开也好，那种空气真受不住；青年人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斗争，那些“文人雅士”却在胡适周作人之流的周围清谈雅会，低吟慢唱，不仅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冷血无行，而且也为敌人粉饰太平，磨损青年人的斗志。他早就该回来了，人地都对他不宜，为什么还留在那里呢？可是回到上海以后，我们为了某种原因却疏远起来了。见面的机会不多，话谈的也不多；今天看起来我们都有些偏狭，都有错误的成见。一直到鲁迅先生逝世以后，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上，和鲁迅先生最后告别，我流了泪，抬头一看，他也不能仰视，我们的心才重复贴近了。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从天而降，“五子登科”，巨细不遗；这本在他的意想之中。到了和谈破裂，情势不佳，他稍稍显得有些消沉了。闲来搜集一些明器，千百年前为帝王贵族殉葬的泥俑，本来就阴暗的屋子更显得死气沉沉，只是一瓶大红花，才为他那斗室带来了生气。每次我到他那里去，就感到一股寒意，总是喜欢把他拖到院子里的阳光下讲话。可是那也有不便之处，因为抗战时期，为了生活困难的缘故，楼下又转租了两三户人家，又摸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只好噤口不言。我曾劝他到学校里去教书，多和青年们接触，自然就会振作起来；他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话也说不出来。我又劝他至少到学校去演讲几次，多鼓

动青年的斗志；可是他又怕惹来是非。我没有说动他，他倒劝我小心些，不要平白地牺牲了自己。我默然了，我望了他好久，可是我想得到，他绝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的。

解放之后他移居北京，他的情绪好，很乐观，显得更年青了，我每到北京去，总能相见数次。有一次我随赴朝慰问团到京，他大清早就找到了我，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吃了一顿最简单的早餐，他殷殷地告诉我要谨慎小心，——不怕牺牲，也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宋之的同志逝世了，我也再三劝他戒酒。我们不仅是互相关心，更重要的是都能更多地、更好地为祖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谁也想不到仓卒间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不仅我自己，许多相识的人听到他遇难的信息都觉得愕然，好象"死"和他一时间连不到一起。他的精神很旺盛，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高兴的；他的身体也很好，好象从来也不懂得什么是疲乏。他在临行之前的信中说到了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说到了深入工农才会有创作的源泉，说到了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文艺工作者要怎样才赶得上这个时代，……而且说在完成出国任务以后他还要全面检查自己的文艺观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将从新的起点努力工作和著述。这正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却没有想到他竟和我们永别了！

追忆死者，除开表示个人心中的哀伤，更主要的是从他生前的言行和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彻底地改造自己，

做一个普通劳动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我们脑力劳动者的心愿，也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振铎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走下去，振铎没有看到的伟大的现实我们将亲历其境。只有我们改造得更好，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才对得起我们一日千里的祖国和为祖国为和平事业牺牲的振铎。

1958年11月13日

（以上十二篇选自《热情的赞歌》）

后　　记

去年是靳以逝世二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怀念他的短文。我当时这样写到：

时间好象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老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

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象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的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今天还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

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1979年8月11日

最近靳以的女儿洁思把《靳以文集》下集的全稿送给我看，我才知道出版社愿意履行诺言，尽它的职责，把落在大海里的石子拣回来。当然海底捞针只是神话中的故事，下集原稿早已丢失，我现在看到的是重新编选的稿本。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又看到这样一叠文稿，它们多么值得珍惜！我相信这一次不会再有阻力了。

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不小的成就。他后来发病住院治疗还在病房里审稿校稿，可以说他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早逝是一个大损失。三十年来他留下不少的作品（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等等），在读者中间产生过影响。香港书店不久前还编印过《靳以小说选》和《靳以散文选》。对今天的读者说，上下两册文集似嫌份量太少，希望将来能看到靳以的多卷本文集。这大概不是我的奢望吧。

巴　金　1980年12月7日

后　　记

靳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在他去世后为他编选的文集上卷出版至今也已将近二十年了（上卷是一九六四年四月出版的），而文集的下卷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常以为憾。

最近出版社决定出版下卷了，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前不久，故友方殷同志把下卷的一包书稿交给我，并且说巴金同志写了“后记”，要我也写一点。为此，使我回忆了许多往事。

我们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的重庆，那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常从北碚来重庆参加文艺集会时见面。不久，他被“解聘”了，他到了福建，除了教课外，还为当地的改进出版社编辑《现代文艺》。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到上海，并恢复了复旦大学的教授职务。

一九四九年我们一起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一九五二年又一同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共同生活了四十天。回国后又一起写总结、搞传达，在南方各省市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这一段共同生活，使我们之间加深了认识，增强了

友谊。

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生气勃勃，而又平易近人的作家。对工作勇于负责，从不计较得失。我们一起写总结、起草传达报告的时候，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为了尽快把传达报告写好，常常是通宵挥笔疾书，很好的完成任务。

他对生活态度是严肃的，从朝鲜回来后，他先后又曾到了山东老根据地，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一九五六年又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他深深感到过去写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对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为此，他不断寻求机会到群众中去。一九五六年中国作协和全国总工会组织作家代表团到东北工业城市访问，我们的团到长春时，他又随团访问了几个城市。之后，他又回到长春汽车厂。

早在他青年时代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经常连夜工作。由于他的精神状态，致使亲友对他的健康容易忽略。一九五九年是十年大庆的一年，他特别兴奋，也特别忙碌，就在这一年，他多年未发的心脏病，竟连续发了三次，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

他去世时刚刚过了五十岁，走得太早了，走的太匆促了。他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还有不少作品要写，但是生命终于被夺走了，他也来不及留下一点遗言，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点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任何预感。

他在《第一个十年》这篇散文中，抒发了他对新中国、对解放后的第一个十年充满的激情，他写道："十年并不是一

个长时间；可是对于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从解放以来，我们过的是多么丰富多么不平常的伟大的十年啊！”

这一年对他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五月，他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长期追求的理想和愿望，他说过：“有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将入党当做自己最后的归宿，这是不够的，入党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诺言。

在这短短十年中，他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都是反映十年现实生活的，他是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新中国走过来的十年。从他编选集子的题名也可以体现了这种感情。如《佛子岭的曙光》、《江山万里》、《幸福的日子》、《热情的赞歌》……等等。

只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倾吐他对祖国的歌颂、对党的歌颂、对人民的歌颂。这种由衷的感情，正是因为他亲自经历过的道路，形成的强烈对比。他在《第一个十年》中说：“多少年来我们在风沙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沾满灰尘；多少年来我们在旧社会的泥坑里翻滚，弄得一身污黑。”

在他生活的五十年中，他的写作时间占了三十年，出版了三十多部散文和小说集。

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十分勤奋的编辑家。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同郑振铎同志合编《文学季刊》，和巴金同志合编《文季月刊》。一直到五十年代，再次与巴金同志合作编辑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收获》。三十年代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青年作者的作品，后来都成了全国知名

的作家。

他对编辑工作是付出了极大精力的，他主持《收获》时，常常亲笔写信向作者约稿、退稿。不少来稿是经他阅读的，也亲自写信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这种负责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靳以同志在他三十年的劳作中，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有贡献的作家，对他的作品的编选和研究工作，都还做得很不够。

最近香港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和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五卷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他的一部早期的散文选集《同根草》。

我想，这些选集的出版，会引起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应有的注意。

巴金同志在《后记》中的一段话，是对靳以同志做了很好的概括，他说："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不小的成就。"

就用这段话来结束我的"后记"。

罗荪　1982年10月



封 面 设 计：王 增 寅

书　　号：10019·3901

定　　价：　2.65 元